　　—————————————

　　作者：川原砾

　　插画：HIMA

　　译者：邱钟仁

　　扫图：ANZU

　　录入：朽影

　　发布于：轻之国度-轻小说论坛http://www.lightnovel.cn

　　—————————————

　　—转载时请留心注意事项—

　　请尊重翻译、扫图、录入、校对的辛勤劳动，转载请保留信息

　　本文特别严禁转载至SF轻小说频道

　　仅供个人学习交流使用，禁作商业用途

　　下载后请在24小时内删除，LK不负担任何责任

　　在所录入的每一本书里，扫图者有很大一部分功劳

　　「游戏结束了，有田学长……不，应该叫你Silver Crow。」

　　与校内第一美少女黑雪公主的邂逅，让少年春雪的人生有了一百八十度的转变。先前身型肥胖又被霸凌的他，也逐渐成长为一名称职的「骑士」。

　　时值春天。升上二年级的春雪等人面前出现了一名奇妙的新生。这名神秘的一年级生可以让自己不出现在「BRAIN BURST」的对战名单上，但在日常生活中却能巧妙运用「BRAIN BURST」。

　　黑雪公主参加校外教学期间，这名一年级生叫出了一个怪模怪样，名叫「Dusk Taker」的对战虚拟角色，以压倒性的力量从春雪身上夺走他「最宝贵的东西」。春雪再度陷入校内地位金字塔的最底层，被逼得走投无路的他，所采取的行动竟是……！！

　　●作者简介川原 砾

　　群马县高崎市出身，现居东京都练马区。以《加速世界》一作荣获第15届电击小说大赏〈大赏〉。得奖之前则以笔名「九里史生」于自己经营的个人网站发表网路小说。着作有：《加速世界１～３》、《Sword Art Online刀剑神域１～２》。

　　●插画家简介 HIMA

　　10月3日生。首次担任小说插画的插画家。能得到这份工作，是因为轻小说编辑看到我投稿到『电击萌王』别册的图，于是委托我担任本书插画。本行工作的闲暇之余，我也会在部落格或SNS网站等发表插画。

　　■黑雪公主：梅乡国中的学生会副会长，是个清纯又聪慧的千金小姐，但本性却充满了谜团。校内虚拟角色为自创程序『黑凤蝶』。对战虚拟角色为『黑之王』=『Black Lotus』。

　　■春雪，有田春雪。梅乡国中一年级生，体型略胖，遭人霸凌。对游戏很拿手，但个性内向。校内虚拟角色为『粉红猪』，对战虚拟角色为『Silver Crow』。

　　■千百合=仓嶋千百合。跟春雪从小就认识，是个爱管闲事又活力充沛的少女，校内虚拟角色为『银色的猫』。

　　■拓武=黛拓武，跟春雪及千百合都是从小就认识，擅长剑道，对战虚拟角色为『Cyan Pile』。

　　■能美征=刚进梅乡国中的一年级新生，来历不明。将‘BRAIN BURST’利用在日常学校生活，站上校内金字塔的顶点。

　　————————————————————

　　■神经连结装置=以量子无线方式与大脑连线，透过影像与声音等方式。对所有感官都能提供讯息的携带型终端机。

　　■校内局域网络=建构在梅乡国中校内的局域网络，用于点名与授课等用途，梅乡国中的学生在校内都有随时连结校内网络的义务。

　　■连结全球网络=连上全球网络的行为。梅乡国中校内禁止连结全球网络，仅提供校内局域网络供师生使用。

　　■BRAIN BURST=黑雪公主传给春雪的神经连结装置内应用程序。

　　■对战虚拟角色=在BRAlN BURST内对战时，所操纵的玩家虚拟体。

　　■军团=Legion，由多名对战虚拟角色组成的集团，以扩张占领区域及确保利权为目的。各军团分别由『纯色七王』担任军团长。

　　■领土战争时间=定于每周六傍晚，改采特殊规则的对战时间。进行的不是一般的一对一格斗战，而是不分等级，由同人数展开对决的团体战。

　　■区域支配=在『领土战争时间』内平均胜率超过50%，就可以获得系统颁与特权，只要处于己方军团所支配的领土内，就算连上全球网络也可以拒绝『对战』。

　　■正常对战空间=指进行BRAIN BURST正规对战（一对一格斗）用的场地。尽管有着直逼现实的高规格重现度，但游戏系统则与上个世代的格斗游戏相差无几。

　　■无限制中立空间=只允许4级以上对战虚拟角色进入的高等级玩家用场地，其中建构有远超出『正常对战空间』之上的游戏系统，自由度比起次世代VRMMO游戏也毫不逊色。

　　■强化外装=Enhance Armament。指对战虚拟角色所拥有的武器或护具等物品，取得方式很多，包括一开始就计入起始装备、以升级点数取得，或是在『无限制中立空间』内的『商店』购买等等。

　　称作「全球网路」的最大规模网路，早在五年前就已经超出了「全球」两字所概括的范围。网路架构先延伸到建设于东太平洋上的宇宙电梯静止轨道太空站，之后甚至连上了月球的国际多功能基地，如今任何人只要想去，都可以沉潜到月面的准即时影像世界之中。

　　当然除此之外，还存在着无数的网路。从受到国家或企业防火墙保护的大规模封闭式网路、学校或社区的区域网路，到个人经营的私人网路，无数网路层层叠叠，如果将内部来去纵横的讯号加以视觉化，相信整个世界都会被发出白色光芒的细小网格覆盖得密密麻麻。

　　一个相较之下规模实在微不足道，但对有田春雪来说意义却无比重大的网路，即将出现在他的房间之中。

　　「……那、那小百，我要连线了。」

　　春雪以有紧张的高声宣示之后，小百——仓屿千百合倒是一脸不怎么紧张的表情回答：

　　「你在卖什么关子啊？赶快弄一弄啦。」

　　实在是，也不想想别人有多少顾虑。

　　尽管内心这么呐喊，春雪还是乖乖地将拿在左手上的接头，插入了自己脖子上的神经连结装置。

　　两个有线式连线警告标示，以红色字体在视野中央闪烁，髓即消失。

　　坐在床上的千百合颈部那具淡紫色的神经连结装置，左右两个接孔各接着一条XSB传输线，一条连接到坐在地板上的春雪，另一条则接往坐在透气网椅上的阿拓——黛拓武的脖子。

　　何必特地选这种让人紧张兮兮的连线方式呢。而且真要说起来——

　　「……我、我应该根本就不必直连吧……」

　　春雪嘴里嘟囔着，千百合立刻以有如猫科动物的双瞳瞪了他一眼。

　　「不~行。我们都讲好了，要是小拓拷贝失败，接下来我就要从小春身上拷来安装。我才不会放过你。」

　　「……遵命。」

　　春雪点点头，目光往右一瞄，就看到拓武用手指推了推无框眼镜，回以短暂的苦笑。

　　春雪、千百合跟拓武等三人，同一年生在这栋位于南高圆寺区的大规模公寓，换言之就是所谓的青梅竹马。

　　长年来他们互为知己，每天一起玩闹，就算不时为了一些小事吵架，也不用多久就会和好。不过就在三年前，也就是他们十一岁的那年，千百合跟拓武开始交往，让春雪退出这个圈子。结果，原来呈现正三角形的人际关系，就此变成其中一个角拉得比较开的等腰三角形。

　　然而去年发生了某件事，导致他们之间的关系完全归零，一直到过了半年的现在，仍然维持着十分尴尬的状况。

　　站在春雪的立场，自然希望他们两人快点和好，但引发事件的拓武至今仍然十分自责，完全不采取主动，让三角形的每一边都时松时紧，始终没有稳定下来——就跟此刻在三具神经连结装置间不规则摆荡的传输线一样。

　　「那，小千，你准备好了吗？」

　　拓武语气十分柔和，让人看不出他在想些什么。

　　千百合晃着短发点点头，用力握紧放在裙外小小膝盖上的双手。

　　拓武也点头表示了解，修长的手指轻飘飘地在空中——只有他看得见的虚拟桌面上划过。然而中指按在档案上的那一刻，他清秀的白皙面孔上却浮现出些微犹豫。

　　「……小千，我最后再问你一次……我现在要传给你的『BRAIN BURST』是个游戏，但却不是普通的游戏。它会带给你不得了的特权、快感跟刺激，相对地也会要你付出种种代价。也许将来有一天……你会后悔。」

　　这句话毫无遗漏地说出春雪内心的担忧。

　　一旦安装这款神秘游戏软体「BRAIN BUEST」，成了具备加速能力的「超频连线者」，就再也没有办法回头。他们会沉溺在这个叫做加速世界的神秘网路中，为了维持连上这个网路的权利而不得不永续进行「对战」，这样的压力有时甚至会造成人格扭曲。拓武之所以会在千百合的神经连结装置中植入后门病毒，导致千百合暂时跟他绝交，就是因为被失去加速能力的恐惧逼得走投无路。

　　然而被左右两人投以担心表情的千百合却鼓起脸颊，尖声顶了回去：

　　「我说你们喔！我之所以要当你们讲的那超频什么来着的，不是想要什么加速能力、更不是想当那个学姊的随从！我是对小拓还有小春你们那种好像事情有多严重似的模样看不顺眼！我要给你们一记当头棒喝，让你们知道既然要玩游戏就应该玩得开心才对！」

　　春雪跟拓武忍不住往后缩，两人同时对望一眼，互相苦笑。

　　「好、好啦，小千。那……你准备好了吧，我要传过去了。」

　　「请请请。」

　　千百合抬起了噘高的嘴，眨着眼催他快点。

　　而拓武的手指就在空中朝着她的脸一划。

　　千百合那双大眼睛注视着空中的一点，相信在她视野中的那个位置上，已经打开了一个对话框，询问她是否安装应用程式「BRAIN BURST 2039」。

　　千百合没有露出丝毫犹豫，右手从膝盖上举起，用食指往Y E S按钮上一戳。

　　「啊……！」

　　紧接着，那身穿粉红色毛线衣坐在床边的娇小身躯就猛然一跳，滴溜溜地滚动瞪大的双眼环顾四周。这让春雪想起了自己在半年前接受BRAIN BURST时的情景，当时他一按下按钮，立刻就窜出虚拟的火焰，占据了整个视野。

　　这些火焰是程式为了检查安装者的「加速资质」而显示的。

　　要当上超频连线者，必须具备两种资质。首先是从刚出生就一直配戴神经连结装置，这个条件千百合肯定完全符合，但问题在于第二个条件，也就是大脑的反应速度。

　　神经连结装置会透过无线量子讯号跟配戴者的大脑连线，然而大脑属于活体器官，在反应速度方面会有个体差异。不管是天生就拥有高性能的反射神经线路，还是透过长期的训练来提升，总之如果神经连结装置跟大脑的回应速度没有超出一定基准，幻影火焰就会中途熄灭，BRAIN BURST便无法安装成功。

　　不……也许失败反而比较好。

　　春雪紧握冒汗的双手，忍不住产生这样的想法。

　　加速世界中有着对战者之间活生生血淋淋的情绪，包括憎恶、怨恨、嫉妒、欲望等各式各样的恶意。他绝对不想看到天真无邪的千百合因这些负面情绪而受伤的模样。

　　『……小春。』

　　忽然间，从他的脑海深处传来说话声，是拓武以思考发声的方式说给他听的。

　　春雪视线往右一瞥，看到这名从小就认识的少年在椅子上轻轻咬着嘴唇。

　　『我……很害怕。我怕小千她……会改变……』

　　春雪迅速以手指操作虚拟桌面，同样将发声对象限定在拓武一人身上回答：

　　『只要有我们……不，阿拓，只要有你保护她，一定不会有事的，再说安装也不见得就会成功。而且……这么说对小百是有点不好意思，不过我想她大概装不了。』

　　『说……说得也是。虽然她说做了很不得了的特训，不过我怎么想都不觉得「资质」这种东西短短两个月就练得出……』

　　就在这个时候，千百合一直四处张望的脸孔忽然固定回正面。

　　略粗的眉毛往中央皱起，眼睛的焦点从左往右转动。

　　她嘴唇微张，从中发出的人声，让春雪跟拓武不由得摒住呼吸。

　　「这什么东西？We……Welcome to the……accelerated world？」

　　1

　　猛力痛殴窗户的强烈风声，打破了春雪浅浅的睡眠。

　　一片漆黑之中，他蒙着棉被仔细倾听，就能听见无数水滴乘着吹来的风，霹哩啪啦打在玻璃窗上的声响。看样子在他不知不觉间，外面已经下起了雨。

　　相信一夜之间，这阵风雨就会将大楼庭园内的樱花吹得七零八落，但无论这些季节递嬗的现象是否发生，春天对春雪来说始终是个忧郁的季节。

　　理由有二。首先是湿度跟气温都会上升。春雪的汗腺比常人加倍发达，就连摄氏二十五度左右的气温，都足以让他的额头开始冒汗。

　　另一个理由则是升上了新学年。维持良久的苦难生活总算过去，春雪好不容易算是在班上争取到了一个无关痛痒的位置，却在这时被迫重新分班，这对他来说根本只是在找碴。得面对一群陌生的同学，从下PING指令试探彼此间的距离开始来往，实在令他觉得天旋地转。

　　至少要把春假最后的几个小时延长一点，这应该不会遭天谴。

　　想到这里，春雪伸手摸索，从床边梯子踏板上抓起了神经连结装置，将其配戴在脖子上并开启电源，环扣就在一阵轻轻的驱动声中往内侧摆去。接着开机程序敔动，在检查完装置与五感接触无误的同时，半透明的虚拟桌面便在眼前展开。

　　春雪先朝显示在视野右下方的时刻「2047／04／08 AMO1：22」一瞥、接着深深吸气，开口念出：

　　「超频……」

　　连线。

　　就在他即将念出这句神奇魔咒之际。

　　随着一声轻巧的来电提示音响起，语音通话的呼叫提示开始闪烁蓝色的光芒。

　　春雪反射性地用右手指尖触控。几乎就在同时，他也发现这通呼叫来自住在下两层楼的儿时玩伴。

　　『……小春，你醒着吗？』

　　听到悄悄从头部正中央响起的说话声，春雪不禁有些动摇。因为千百合一向晚上十点就上床睡觉，照理说在她睡到早上七点之前，应该是无论如何都不会醒的。她为什么会在这种时间醒来，又有什么事要找自己呢？

　　春雪将乱成一团的思绪赶到脑海中的角落，以思考发声含糊地回答：

　　『我才刚醒过来……』

　　『风好大耶，不过我会睡不着倒也不是因为风啦。』

　　『睡不着！你竟然会睡不着！』

　　春雪忍不住说溜嘴，千百合立刻大喊：『我说你喔！』

　　『你到底把我当什么了？而且真要说起来，我会睡不着可都是小春你害的！』

　　『咦……？是、是因为我……？』

　　『对啊。你今天……啊，已经是昨天啦？昨天傍晚我要回家的时候，你不就对我说过一些很奇怪的话吗？说什么今天晚上也许我会作恶梦，但是神经连结装置绝对不能拿下，也不能关掉电源。被你这么一说，会不安得睡不着也理所当然好不好！』

　　大约十小时前，春雪确实对千百合说过这些话。

　　理由非常单纯，因为对战格斗游戏软体「BRAIN BURST」在安装完成的第一个晚上，会以恶梦的形式搜寻安装者的记忆，滤出精神创伤与自卑感等心灵伤痛，创造出安装者在战场上的分身「对战虚拟角色」。

　　半年前，春雪自己就在获得「BRAIN BURST」的当晚，作了这辈子最大规模的恶梦。对于恶梦内容他只模模糊糊记得一些，而软体所创造出来的，就是在极细身体上安了个巨大安全帽头的银色虚拟角色「Silver Crow」。

　　春雪怀念地回想当时自己失望的模样，对千百合答道：

　　『那……那有什么办法？要是不作恶梦，就创造不出最重要的对战虚拟角色啊。等等……我现在才忽然想到，你会有什么精神创伤吗……』

　　『你可真敢说！精神创伤这种东西我当然也有的好不好？以前念国小参加远足的时候，不知道是谁在公车里玩游戏玩到平衡感失调，晕车晕得好厉害，最后还在我膝盖上……』

　　『对不起，非常抱歉，请你不要再说下去了。』

　　一激之下反而刺激到自己的精神创伤，让春雪呐喊着赔罪。然而千百合却没有因此就不再翻旧帐，以一种光听就知道她已经鼓起脸颊的声调继续抱怨：

　　『啊，说到这里我才发现，当时小春你根本就没有好好跟我道歉。正好，我现在就要你还我这份人情。』

　　『咦……咦咦！都几年前的事情了……追溯期都过了好不好！』

　　『前阵子电视新闻才刚报过，说追溯期这个词很快就会变成过去式了。』

　　的确，随着记录日本全国所有公共空间的「公共摄影机网路」整建完成，刑事案件的公诉追溯期限规定在好几年前就已经全部废止。不过如果照这样算来，春雪到底欠了千百合多少人情，可就数也数不清了。

　　『照「儿时玩伴特别法」规定，追溯期都是只有一年的好不好。』

　　春雪嘀咕了一会儿，这才同时发出了来自嘴唇的叹气与来自脑内的问题。

　　『……那，你是要我怎么还你人情？又要请你吃「圆寺屋」的巨无霸圣代？』

　　『我总觉得最近那家店的味道变差了，多半是把鲜乳换成合成乳了……等等，不是啦。用讲的太麻烦了，你马上给我钻到我家的家用网路里面来，我会开好门等你。』

　　『咦……？』

　　当春雪为这意想不到的命令惊讶得连连眨眼时，千百合的语音通话已经切断了。春雪看着通话图示从闪烁到消失，歪着头想不通「都几点了她还想做什么？」但又没胆放她鸽子，只好乖乖听话，开口念出指令：

　　「直接连线。」

　　指令才刚念完，昏暗房间内的景象立刻随着咻的音效呈放射状淡出，体表感觉跟重力感也被切断，让春雪缓缓坠入一片黑暗之中。这是因为开启了神经连结装置的「完全沉潜」功能，令他抛下一切其他感觉，只有意识解放到网路之中。

　　飘浮了一阵子之后，下方有几个圆形的网站入口缓缓接近，这些地点就是现在可以沉潜的各个网路入口。在全球网路上许多已经加入「我的最爱」的VR空间，以及自家公寓大楼的区域网路之中，就有包括挂着仓嶋家家用网站名牌的入口。春雪就朝着这个入口，伸出了隐形的右手。

　　紧接着产生一股虚拟引力，将他的意识吸进这小小的入口中。当春雪跳进门内的同时，一个温暖的柠檬黄光环就在眼前不断放大——

　　「呜……哇。」

　　看到眼前出现的光景，春雪忍不住叫出声来。

　　一般来说，家用网路的VR空间会模仿该家庭住宅的风格来建构，里头有「起居室」、「客厅」与每个家庭成员自己的「房间」，而大多数人都会去修改各个房间，调整出现实世界中不可能有的宽广空间或装饰来取乐。

　　然而现在春雪眼中所见，却是一整片由无数形形色色大小不一的坐垫所构成的海洋。

　　四面八方都没有墙壁存在，只见风和日丽的蓝天下，蜡笔色调的坐垫堆了又堆，一路延伸到地平线去。春雪就掉落在这片坐垫海的正中央，高高弹起之后又再度落下，一屁股着地坐稳。

　　「……这、这什么玩意儿？」

　　目光扫过躺在正面的黄色长颈鹿型坐垫、旁边的大象型坐垫，以及再过去的各种奇形怪状坐垫，让春雪又一次喃喃自语。

　　「这是奇虾，是寒武纪的生物。」

　　忽然间背后传来千百合说话的声音，春雪转过身去。

　　一个外型娇小的虚拟角色，踩在疑似棘冠海星型的坐垫上站着。她全身覆盖着看起来很柔软的淡紫色毛皮，还穿了一件小小的连身洋装。千百合在梅乡国中校内网路之中，也同样采用这个看起来像是由猫进化成人的造型作为虚拟角色。

　　千百合的虚拟角色脸孔有六成像猫，眨着一对水蓝色的大眼睛哼了一声。

　　「你还在用这个虚拟角色啊？也差不多可以换掉了吧。」

　　听她这么一说，春雪就低头瞥了自己的身体一眼。

　　那是具同样居家学校通用的粉红猪型虚拟角色。几乎完全呈球形的躯干上接着圆滚滚的手脚，脸孔中央突起一个平平的鼻子，另外尽管自己看不到，但头上应该还长着一对招风耳。

　　这个模样实在说不上帅气或可爱，而且这个虚拟角色其实也不是春雪自己挑的，但他一直拖到现在都还没有换掉。春雪动动鼻子先呴了一声，之后才像找藉口似地回答：

　　「我都已经习惯这个身体的戚觉了，现在才要换掉也很麻烦。而且别说这个了……我刚刚会大喊『这什么玩意儿』，不是想问你脚下这神秘生物是什么东西，而是针对这整个VR空间问的。这个坐垫地狱……呃我是说坐垫天堂，到底是怎么回事？」

　　他记得千百合从以前就很喜欢这种布偶类坐垫，床上就摆了很多不同的种类，但眼前的规模实在超乎常轨，真不知道这些物件总计用了多少容量。春雪一问之下，猫型虚拟角色就摇着绑有丝带的尾巴得意地笑了：

　　「嘻嘻嘻，很棒吧？前阵子为了庆祝我升上二年级，爸妈帮我在家用伺服器里增设了我专用的记忆容量。就算解析度开到这么高，两端之间都可以拉到十五公里远哟。」

　　「真……真的假的！」

　　春雪反射性地后退，结果他圆滚滚的屁股一滑，让整个身体埋进了大象与奇虾之间。他一边胡乱挣扎一边思索，如果自己有这么多容量，就可以拿去重现一九四三年俄罗斯库尔斯克坦克大会战之类的壮大战场。可以部署成山成海的虎式战车跟T-34战车，空中还可以准备Bf109战斗机。啊啊，那样的景象真不知道会多么令人热血沸腾。

　　「……小、小百啊，你这边也让我修改一下。」

　　「不行！」

　　话才说到一半，千百合就冷漠地拒绝，还从可以看到小小牙齿的嘴里吐出舌头。

　　「要是让小春修改，一定会弄出那种到处都是汽油、钢铁跟烟尘味道的东西。」

　　「那、那才棒啊。」

　　「我-才-不-要-啊啊，够了，害我想讲的事情一直都没机会讲。」

　　春雪抬头望向将纤细双臂环抱在胸前的猫型虚拟角色，这才想起自己被叫来的理由。

　　「啊……对、对喔。那我到底得做什么？」

　　「你只要坐在那边就好了。」

　　「咦？」

　　坐在巨大坐垫上的春雪不明所以，维持短短双腿往前伸出的姿势歪头思索。紧接着——

　　猫型虚拟角色轻飘飘地跳到他眼前，修长的身体毫不犹豫地躺到春雪脚上。

　　「呜……哇？」

　　春雪弹跳起来，想要往上钻出出口，但千百合的右手却猛然抓住他的鼻子，强行将他拉回原位。

　　「你啊，给我乖乖躺在那边当枕头，这样我就忘记远足时的事。丑话说在前面，你要是敢动歪脑筋，我就放奇虾咬你。」

　　「我、我才不会啦！不对……你说枕头，是怎么……」

　　千百合没回答春雪的问题，弹响了长着小小爪子的手指。紧接着头上风和日丽的蓝天就整个开始旋转，切换成浮着巨大月亮的夜空。

　　无数只会在图画故事书上看到的星型天体，鸣响着铃铛般的音效。她就在这些星星的闪烁下——也在春雪的膝上——大大打了个呵欠，接着才侧躺着缩起身体。

　　「……没有什么特别的意思啦。」

　　从春雪的角度看不见的嘴，小声地嘟囔着。

　　「我只是想起从前，小春你还常来我们家过夜的时候，只要拿你当枕头，我都可以很快睡

　　「……你、你在讲几百年前的事情啊……」

　　「谁知道呢？都已经好久……好~久了。」

　　猫型虚拟角色打了个呵欠，真的闭上了眼睛。

　　……这种事情你应该去拜托阿拓吧。

　　春雪本想这么说，但随即吞下了这句话。小时候曾经当枕头给千百合躺的人，就只有春雪一个。拓武由于双亲的家教十分严格，所以从来不曾在春雪或千百合家里过夜。

　　然而就算是这样，这种好久以前的条件反射习惯会一直留到现在吗？而且现在双方都以动物型的虚拟角色相见，所在的地方更是神经连结装置所营造出的虚拟坐垫天堂。不过话又说回来，以血肉之躯绝对做不出这种事来。不，就算是VR恐怕也未必可以。

　　这些念头在脑子里转着转着，就发现千百合居然真的开始发出平稳的打呼声。

　　「……真是的……」

　　春雪忍不住嘀咕，原以为已经睡着的千百合却紧接着以含糊不清的声调轻声说：

　　「小春，你知道吗……我啊，真的好努力哟……」

　　「咦？努力什么……？」

　　「为了当上超频连线者……我真的好努力好努力……这样一来，我们，又可以，回到那个时候了，对吧……回到我们三个，每天都一起玩到天黑，的那个……时候……」

　　千百合说到这里，似乎就真的坠入了深沉的梦乡。春雪右手轻轻摸着发出虚拟打呼声的虚拟体耳下柔软的毛皮，默默在心中回答。

　　——有些东西是绝对不会改变的。

　　——可是多半也有些东西一旦改变，就再也没办法恢复了。

　　几分钟后，神经连结装置侦测到千百合进入深沉的睡眠状态，自动解除了完全沉潜的功能。猫型虚拟角色随着铃声般的声响从膝盖上消失后，春雪仍然在这群不说话的动物之间瘫坐了好一会儿。

　　2

　　私立梅乡国中位于杉并区稍微靠东的位置，各学年都只有三个班级，规模实在不算大。

　　尽管如此，受到在体育馆内整齐列队的全校三百六十名学生注目，压力想必还是相当大。春雪敢说，如果自己被这些视线集中照射，肯定会烧出一个洞来。

　　然而在入学兼开学典礼的讲台上所站的人物，不但嗓音清晰得不必用到神经连结装置就能传到最后一排，脸上表情也显得举重若轻，让人看不出她有一毫克的负荷。

　　「……相信现在各位同学中大部分的人，心中都非常期待，也非常不安。尤其是各位刚进学校的新生，要面对陌生的校舍、陌生的学长姊，也许更会觉得不知所措。不过我希望各位想一想，现在坐在各位新生后面这些表情充满自信的学长姊，在一年前、两年前，也跟各位新生同样满怀不安，坐在你们现在的位置……」

　　——真是的，有谁会想到在台上讲得那么头头是道的人，在另一个世界里竟然是秩序的破坏者，更是残酷的杀戮者，而且还是连美国海军陆战队都会吓一跳的魔鬼教官啊。

　　春雪内心嘀咕之余，却又始终以压抑不住的憧憬眼神，望向讲台上的女学生——身穿黑衬衫，绑着胭脂色丝带，将修长的双腿裹在黑长袜之中的黑雪公主。

　　从跟她有着建立起堪称十分特别的关系——至少已经发展到无法完全否认这个说法——以来都已经过了半年，春雪还是没能达到所谓男女朋友的境界。校园内周遭对他们的认识也是大同小异，似乎觉得黑雪公主只是出于义务跟怜悯救了这个被霸凌的胖嘟嘟学弟，顺便收了他当宠物带着走。

　　而春雪对此其实倒也没有任何不满，甚至觉得这样的看法才是对事实的正确描述。虽然当宠物这点他实在敬谢不敏，但只要能当个侍奉公主的骑士——不，只要能当随从，不不不，只要能当随她使唤的小差，就已经心满意足了。

　　「……一年的时间，换算成秒数是三干一百五十三万六千秒，这样的时间看似庞大，但转眼之间就会过去，还请各位务必度过充实的一年。我的致词就到此为止。」

　　黑雪公主深深鞠躬，洒开了一头黑色长发，接着回到后头的学生会干部座位上。

　　春雪跟全校学生同样拚命鼓掌之余，内心也不由得忽然想到一件事。

　　从今天起，我就是二年级生，学姊就变成三年级生。也就是说再过短短一年——她就要从梅乡国中毕业了。

　　不，我们之间的关系不会就此断绝。我跟她之间的情谊远比单纯的同校学姊学弟更坚定——那就是超频连线者之间的「上下辈」关系。

　　春雪先用力闭上双眼，重新睁开眼睛之后，双手更用力地鼓掌。

　　就在这时——

　　全心全意注视着远方台上黑雪公主的春雪，忽然觉得她那超然的美貌在瞬间微微一颤。

　　那眯起的漆黑双眸定在最前面的大群一年级新生之中，紧接着又拉回原处。春雪皱起眉头，从椅子上挺直腰杆，想看清楚黑雪公主的视线到底射在谁身上，但要从大群身穿同样制服的学生之中分辨出一个人，终究是办不到的。

　　入学典礼结束后，回到校舍内的春雪，差点就想也不想地爬上三楼，这才赶紧变更行进路线，走向二楼的新教室去。

　　自己分到哪一班早已经由校内网路通知，但班上其他学生的名字，则要等到进了教室才会知道。当春雪一边在心中默祷，希望班上千万不要有那种会叫他「猪仔」或是使唤他去买面包的家伙，一边走进二年C班教室时——

　　「嗨，小春！」

　　一只手掌随着这句话猛力拍在背上，让春雪一口气差点转不过来。

　　他高速左转九十度，眼前是一如往常以猫型发夹夹起浏海，露出犬齿甜笑的儿时玩伴。

　　「……小、小百，你……是这一班的？」

　　「怎样啦？干嘛一脸五味杂陈的表情？」

　　看到她噘着嘴的模样，春雪一边怀疑这丫头昨晚是不是真的有梦到那必经的「恶梦」，一边回答：

　　「没、没有啊。」

　　没错，就算跟千百合分在同一班，只要霸凌的情形没有再度上演，照理说自己应该就不需要担心。不过若说有没有其他问题，其实还是有的，那就是三角形的各边长度又要变得十分尴尬——

　　「嗨，小春。小千也早啊。」

　　背上又被人拍了一记，春雪这次则是来个向右转。他拾起头一看，就看到戴着蓝色眼镜的拓武露出微笑。

　　看样子他们三人全都分在同一班了。也就是说三角形维持原来的形状，只是尺寸缩得更紧而已。春雪想起千百合昨晚所说的「我们又可以回到那个时候了」，尽管自觉到心中起了些涟漪，但还是同样挤出笑容回答：

　　「哟，阿拓也分到C班啊……呃。」

　　春雪将这个状况套入记得十分模糊的机率算式之中，说出了自己计算的答案：

　　「三个人分到同一班的机率是……三分之一乘三分之一乘三分之一，也就是二十七分之一了？还真是巧啊。」

　　结果拓武朝窗边走去，轻轻摇了摇头。

　　「不对，是九分之一。」

　　「咦？为什么？」

　　「为什么？」

　　看样子千百合也跟春雪算出了同样的答案，因此同时发出疑问。拓武让自己修长的身躯靠在窗框上，用手指推起无框眼镜开始讲解：

　　「如果算的是『我们三个人全都分到C班的机率』，答案就是小春算出来的二十七分之一。可是以我们的情形来说，分到哪一班并不重要，所以题目应该是『我们三个一起分到A班、B班或是C班的机率』，所以数字就是三倍，也就是九分之一啦。」

　　「啊——」

　　「对喔！」

　　春雪又跟千百合不约而同地连连点头，接着才咧嘴笑着补上一句：

　　「不愧是阿拓，一个春假没见，越来越有博士样……」

　　「小春，拜托你不要这样叫我！要是我在这个班上被人取了『博士』还是『眼镜兄』之类的绰号，可就都要怪你了。」

　　拓武先认真摆出一副厌恶的表情，之后朝着越来越多学生进来的二年C班教室瞥了一眼，放低声音说道：

　　「……不管怎么说，这也就表示这世上很多看似巧合的事情，实际去计算一下就会发现机率意外的高。所以我觉得最好还是先提防一下。」

　　「咦？提防什么？」

　　拓武把脸凑到瞪大眼睛的春雪耳边，悄声说道：

　　「一年级新生。提防那一百二十个新生之中混进了陌生超频连线者的可能性。」

　　听到这句话，春雪先迅速地吸一口气，接着才频频摇头说道：

　　「这、这嘛……可能性当然不是零啦，可是会有人跟『上辈』就读不同学校吗？如果是像阿拓你这样转校的情形当然是另当别论……」

　　「嗯，毕竟一般人都不会特意去收跟自己进不同学校的人当『下辈』，因为要是那间学校有别的超频连线者在，『下辈』被收编过去的可能性就相当高。『上下辈』固然是加速世界里最坚定的关系，但其次就是『同校』关系了……」

　　拓武说得没错，超频连线者若就读相同学校，现实身分便无可避免地会在彼此间曝光，一旦相互敌对，必然会演变成超出游戏范畴，不择手段也要整垮对手的死战。处在这样的状况，如果想保住彼此的BRAIN BURST，迟早得握手言和。

　　所以任何超频连线者，都不会选可能进不同学校的人当「下辈」。也就是说，现在就读梅乡国中的超频连线者，就只有黑雪公主、春雪、拓武——千百合姑且也算一个——而已，在这样的状况下，陌生的超频连线者以一年级新生的身分进入这间学校的机率可说是趋近于零。

　　但这当然不表示他们不需要去查证。

　　春雪一边想起自己刚进学校时的事情，一边对拓武问道：

　　「呃……新生第一次连上校内网路是什么时候？」

　　「应该差不多了吧。如果跟我之前的学校一样，那么在入学典礼结束，走进教室之后，才会开始分配帐号。」

　　听到这个答案，春雪思索了一会儿后，好笑着说道：

　　「……那我们就这么做吧。反正都要花掉1点超频点数来查证，干脆顺便在『对战场地』上看看小百的对战虚拟角色长什么模样吧。下一堂导师时间结束，我就『加速』找小百对战，拓武你就先进来观战。」

　　新导师是位敦日本史的年轻男性。这位姓营野的教师虽然年纪轻轻，却是个相当强硬派的「小孩不需要网路」主义者，站在春雪的立场，自然没有理由对他产生什么亲近戚，但他满腔热血的调调却很受其他学生欢迎。

　　营野在台上高谈阔论，说要是什么事情都靠网路搜寻，小心长大以后变成根本不会独立思考的大人。但春雪却是左耳进右耳出，轮到学生自我介绍的时候也勉强混过去，一个小时的导师时间刚结束，就在口中念出加速指令。

　　「超频连线。」

　　啪！清脆雷鸣般的声响回荡在春雪脑海中，周遭的景物也染成一整片蓝色。

　　此时正要走下讲台的菅野，以及正要从椅子上起立的其他学生，动作都倏地停止。

　　这并不表示时间停止流动，而是潜藏在春雪神经连结装置内的「BRAIN BURST」程式将他的意识加速到了原本的一千倍。

　　春雪点选在虚拟桌面左侧燃烧得特别明亮的「B」图示，开启操作介面，怀抱着几分兴奋的心情等待对战名单更新。

　　名单的最上面立刻显示出「Silver Crow」，也就是春雪自己的对战虚拟角色名称，右侧的等级标示则是4。

　　接着是「Black Lotus」也就是黑雪公主，等级当然是9，再来又出现了等级跟春雪同样是4的「Cyan Pile」——也就是拓武的名字。

　　隔了些许的空档，另一串文字发出淡淡的光芒。

　　「Lime Bell」，等级1。

　　名单上的搜寻字样就在这时消失，也就是说现在这一瞬间，有连上梅乡国中校内网路的超频连线者一共只有这四人，而「Lime Bell」毫无疑问就是千百合。

　　到了这个时间，一百二十名一年级新生应该没有例外，全都已经登入了校内网路，所以结论就是新生之中并没有新的超频连线者存在。

　　然而还是有件事让他放心不下。

　　入学典礼中，讲台上的黑雪公主曾有一瞬间对新生集团投以锐利的视线，那到底意味着什么呢？

　　春雪当场就想发个邮件去问清楚，但随即想到身为学生会副会长的黑雪公主如今应该正忙着处理堆积如山的各种事务，于是打消了主意。

　　春雪以虚拟角色的手指伸向梅乡国中第四位超频连线者的名字，同时分心思索。

　　莱姆色多半是黄绿色，也就表示属于略偏近战型的间接攻击型角色。然而她实际上拥有什么样的能力，还是得等对战过之后才会知道。

　　对战虚拟角色会体现玩家的自卑感——他的脑海中再度响起半年前黑雪公主的这句话。

　　当然这并不表示只看虚拟角色的外表，就能立刻看出玩家本人的「精神创伤」。像春雪一直到现在，依然完全无法推测黑雪公主那么强悍的虚拟角色，到底是来自什么样的自卑感。

　　只是话说回来，虚拟角色终究会显现出一个人「不为人知的一面」。

　　春雪在冻结成蓝色的视野中，朝着坐在左前方远处的千百合背影瞥了一眼。接着吞下些许的犹豫，碰触「Lime Bell」的名字，从跳出的选单中点选「对战」。

　　出现的对战场地类型，是有巨大齿轮与输送带忙碌运转的「工厂」。

　　春雪自己的模样变成银色的「Silver Crow」，等到写着FIGHT的火焰字样炸开，才慢慢站起身来。

　　同学们的身影已经消失，取而代之的是被一群奇异机械围绕的二年C班教室。春雪放眼朝教室中望去，首先看到的就是蓝色的大型虚拟角色「Cyan Pile」的身影。春雪先对他微微点头，接着注视独自站在另一边，个子跟自己差不多小的虚拟角色。

　　不出他所料，「Lime Bell」果然穿着一身色彩鲜艳的嫩叶色外装。

　　全身柔软的线条明显呈女性体型，手脚跟躯干几乎都跟Silver Crow一样细，腰上还围着一圈状似树叶的护甲；头上戴着魔法师用的宽边尖顶帽，帽子下面则戴着一副像猫一样眼角上扬的面具。

　　然而真正最引入注目的特征，还是配备在左手上的巨大吊钟状物体，想来多半是手摇铃。这到底是武器，还是真的就跟外观一样是乐器呢？春雪边思考这个问题，边朝她走了过去。

　　「Lime Bell」——也就是千百合，朝着接在左手上的摇钤打量了好一会儿后，轻轻地歪着头说道：

　　「这颜色……会不会太鲜艳了点？」

　　「别抱怨啦，这么高彩度的颜色就算自己想要，也没有这么容易出现呢。」

　　「不过话说回来……」

　　帽子下那对橘色眼睛讶异地眯起。

　　「……你是小春？」

　　「……是。我知道你想说什么，所以你不用说了！」

　　春雪快速补上这一句，但千百合还是毫不留情地大喊：

　　「好瘦！记得你们说这个游戏里的虚拟角色会体现出玩家的……精神创伤？咦咦？哦哦？原来如此啊。」

　　「不要你管。」

　　春雪低头朝比现实中的自己瘦了一半以上的腰围瞥了一眼，接着用力撇开脸去。

　　结果就看到Cyan Pile不知不觉间已经站在那儿。

　　右手配备着打桩机的蓝色虚拟角色，以带着几分紧张的视线，低头看了看黄绿色的虚拟角色。

　　千百合也默默接下他的眼神。

　　过去——就在半年之前，拓武因为承受不住可能失去虚拟角色「Cyan Pile」的恐惧，而在千百合的神经连结装置中植入了后门病毒。

　　这种病毒原本的目的，是以千百合的神经连结装置当作跳板，从外界连上梅乡国中的校内网路，猎杀加速世界最高额的悬赏犯「黑之王」，也就是Black Lotus。

　　然而病毒还有一个附带的效果，让拓武得以窃取千百合的视觉与听觉资讯，而他也忍不住用了这个功能，去试探千百合真正的心意。

　　后来春雪跟拓武一起去跟千百合道歉，说出了这个事实。千百合当下自然极为愤怒，说要跟他们两人绝交，而且整整花了一个礼拜，才肯再跟他们说话。为了达成她提出的和解条件：「圆寺屋圣代吃到饱」，他们两入神经连结装置中储值的金额变得少到不能再少，但三人之间的关系总算得以修复，变得跟以前没什么两样——

　　至少春雪是这么相信，也期盼事实真是如此。

　　而他们两人互相对望的视线，则述说着三角形的三条边之中，连接拓武跟千百合的那条到现在还在不规则变动。

　　「……好啦，我们赶快来搞定初学者讲习会吧。」

　　春雪像是要斩断这些许紧张戚似地这么宣告，接着转身面对黄绿色的对战虚拟角色。

　　「这『BRAIN BURST』的规则，拓武应该差不多都已经跟你说过了吧？」

　　「嗯，说穿了就是只要多打赢几场对战，多赚些点数，升上10级就破关了对吧？」

　　「……你、你不要说得这么简单好不好。当然你这话是没说错啦……」

　　听千百合说得轻松，春雪心想要是这番话给「那个人」听到，真不知道她会说什么。随后他又连连摇头抛开这些想法，接着说下去：

　　「不、不管怎么说，要打赢对战，就非得看穿对方的弱点，采取对自己有利的战法不可。要能做到这一点，首先就得完全掌握自己虚拟角色的性能。」

　　——真没想到我也会有像这样对别人讲大道理的一天。

　　春雪心中略生感慨之余，动了动右手手指说道：

　　「在视野的这一带，不是有一条自己的『体力计量表』吗？你点选这玩意，从跳出的视窗里点选『招式列表』看看。」

　　本来这样寸工作应该由身为上辈的拓武来做，但说着说着就变成由春雪指示了。

　　「嗯……嗯。」

　　千百合点点头，以生硬的动作伸出手指，朝着空中的一个点敲去，接着她又在选单上操作了几下。

　　「呃……看样子通常招式有三个，另外还有一招必杀技。『香橼钟声』……？说是要用左手摇铃……这样……」

　　千百合一边喃喃自语，一边照着招式列表上的示范影片动作，将从肘关节以下都是一整个巨大摇铃的左手抡动两圈，最后再由上往下一甩。然而现阶段当然什么事都没有发生。

　　「怎样啦？根本就没反应嘛。」

　　「要发动必杀技，就得先累积体力计量表底下那条蓝色的『必杀技计量表』才行啦。」

　　「这要怎么累积？」

　　「造成对手的损伤，再不然就是自己受伤……」

　　话才刚说到这里，千百合就朝着春雪的头部慢慢举起左手的巨大摇钤，吓得春雪赶忙补上一句：

　　「还、还有破坏场地也会累积。这一带的机械全都可以打坏！」

　　「啊，这样啊？」

　　千百合看似有些不满地点点头，朝着盘据在原先讲桌所在处的一具蒸汽机关状摆设走去，毫不犹豫地用左手砸向这台猛冒蒸汽的机械。

　　随着砰一声清脆的爆炸声响起，机械喷出大量的火花与白烟。

　　「哇，好痛快！」

　　随着天真的欢呼，眼前戴尖顶帽的虚拟角色把转动输送带的无数齿轮逐一砸烂，那模样让春雪看得整个背都在发抖。对那种爆炸的逼真，还有构成场地的超高解析度模型，竟然没有表现出半点感动的样子，就是因为这样我才受不了女生……

　　正当春雪在内心嘟囔个不停时，先前一直保持沉默的拓武在他身旁小声说道：

　　「小春，你有注意到吗？小千的H P计量表完全没有减少。打坏『工厂』场地的机械物件时，自己应该多少也会受些损伤才对。」

　　「啊……真的。」

　　「她外表虽然柔弱，防御力却相当高。当然『绿色』在防御上本来就是仅次于『金属色』的颜色就是了……」

　　听完拓武冷静的分析，春雪忽然想起了传闻中「绿之王」的铁壁传说。

　　跟等级1时的Silver Crow比起来，Lime Bell的装甲显然硬得多了。这是否表示千百合属于防御型的角色呢？虽然这似乎跟她本人的形象正好相反。

　　春雪脑子里还在想这些不相干的念头，Lime Bell的必杀技计量表已经有半条左右被蓝色的光辉填满。

　　「喂，小百，已经够啦。」

　　春雪这么一喊，转过身来的虚拟角色就大跨步走近——

　　接着毫不犹豫地高高举起左手的大型摇钤。

　　「呜！」

　　对准发出惨叫，反射性地将双手举到头上的春雪。

　　往反时针方向抡动两圈的摇钤，突然笼罩在一阵刺眼的黄绿色光辉之中。

　　「……『香橼钟声』！」

　　就在千百合有模有样地喊出招式名称时，垂直下挥的摇钤发出壮丽的音效，同时洒出光的粒子，裹住了Silver Crow全身。

　　「……！」

　　春雪完全无法预测这一招会造成什么样的伤害，于是憋住气闭上眼睛。会是高热还是冲击？另外也可能招如其名，是一种酸性的溶解攻击——

　　「……咦？」

　　「……唔？」

　　左右两边分别传来千百合跟拓武讶异的声音，于是春雪微微睁开眼睛。

　　他战战兢兢地低头一看，自己身上那亮丽的白银光辉仍然完好无缺，丝毫感觉不到疼痛或滚烫，H P计量表更是完全没有减少。

　　「搞什么啦！根本就什么事都没有！」

　　听到千百合愤慨的呐喊，春雪反射性地摇头辩解：

　　「应……应该不会这样。你的招式肯定有命中我……而且必杀技计量表也有在扣。会是持续性损伤……看起来也不像。是迟效性的时限启动型损伤吗……？」

　　春雪嘀嘀咕咕地等着看会有什么事情发生，但不管等上几秒、几十秒，Silver Crow的HP就是文风不动。

　　「嗯……这也就是说，这个招式纯粹是靠声光效果扰敌的障眼法？说来确实有像黄色系的风格是没错啦……」

　　听到春雪这句话，千百合忿忿不平地右手叉腰大叫：

　　「那多没意思！小春，你的必杀技丢一个给我！」

　　「咦咦，这我想给也没办法啊，而且我的必杀技也只有一招头鎚而已。」

　　「都这种时候了，我会将就将就。」

　　正当他们两人展开与现实世界中没什么两样的互动时，拓武忽然低声喃喃说道：

　　「不对……纯以障眼法来说，必杀技计量表未免扣得太多，毕竟先前足足累积了半条，却一次就全部用掉了……照理说应该会有某些更实际的效果才对……」

　　Cyan Pile强壮的双臂环抱在胸前，垂下面罩上有着成排缝隙的头思索：

　　「不是伤害类，也不是弱化类……这也就表示……啊……等等，搞不好是……！」

　　听到这句尖锐的惊呼声，春雪跟千百合同时侧头。

　　「怎么啦，阿拓，你想到什么了吗？」

　　「……算是吧，只是我自己也很怀疑……小千，你用于上的摇钤打一下小春试试看。」

　　「嗯好。」

　　铿——

　　拓武这句话还没说完，千百合就毫不留情地举起巨大摇钤往下一砸。呆呆站着不动的春雪脑门上挨个正着，视野中立刻出现无数金星。

　　「好、好痛……」

　　春雪还来不及哀嚎，拓武又接着下指示：

　　「计量表还不够啊，再打个三次看看。」

　　「嗯好。」

　　铿锵锵——！

　　……小百的摇铃好棒啊，打人的时候声音有够好听的。

　　春雪心里想着这些不相干的念头，整个人已经呈大字形昏倒。

　　BRAIN BURST毕竟还是款彻头彻尾的对战格斗游戏，光是升级并不会让HP、攻击力与防御力等参数明显增加。虽然升级可以得到新的必杀技或能力，藉此增加战术的广度，但要是像这样毫不招架地挨打，还是会受到相当大的损伤。因此，这四次殴打已经让春雪的HP计量表足足减少了三成，相对的，千百合的必杀技计量表则再次有半条以上被蓝色的光辉填满。

　　就在呻吟着站起的春雪眼前——

　　手摇钤再度连连抡动，闪耀出黄绿色的特效光芒。

　　——这太奇怪了，学姊第一次指导我的时候，可完全没有出现过这种「师父亲身试招」的场面啊。

　　——而且真要说起来，为什么是我在当小百的对战对手？

　　春雪脑子里还转着这些已经太迟的念头，千百合又以比刚才更大的声音，第二次喊出招式名称：

　　「香橼钟声——！」

　　清澈的钟声响起，莱姆绿的光带从中洒出，接着微微飘过一阵清爽的柑橘类芬芳。

　　这些光带重重围绕在Silver Crow的身上，就在这一瞬间。

　　「哇……？」

　　春雪已经有好几个月不曾在加速世界中像这样面临令他由衷惊愕的现象，让他忍不住喊了出来。

　　画面左上方被打掉三成左右的己方H P计量表——

　　竟然在迅速恢复！

　　恢复HP。

　　对战格斗类的游戏中，本来根本不可能有这种现象，而春雪以往在「BRAIN BURST」之中，也从来不曾看过HP计量表恢复的情形。

　　不，严格说来他曾经见证过唯一一个例外，就是在三个月前，历经壮烈的激战之后遭到破坏而毁灭的诅咒强化外装，灾祸之钟「Chrome Disaster」。那个虚拟角色就拥有「体力吸收」的能力，可以吃掉对手后吸收对方的体力来治疗损伤。

　　然而他们跟「Chrome Disaster」是在看不到其他虚拟角色HP计量表的「无限制中立空间」交手，所以今天还是春雪首次实际目击到计量表恢复的光景。

　　短短十秒左右，他的HP就已经补满，黄绿色的光也同时消退。

　　但无论是春雪，还是站在稍远处的拓武，都惊讶得目瞪口呆。

　　解开这阵僵硬的，是千百合那已经不知道喊了几次的不满叫声：

　　「好烂，是怎样啦！这不是反而让你的HP恢复了吗！太诈了啦，我要重来！」

　　「不……又、又不是我在耍诈……」

　　春雪勉力以沙哑的声音说出这句话，接着看向拓武要求讲解。

　　Cyan Pile面罩缝隙下的蓝色双眼瞪得不能再大，但随即摇摇头低声惊呼：

　　「天……天啊……刚刚那毫无疑问是『治愈能力』。原来小千的虚拟角色是『治愈术士』……」

　　「咦？说穿了就是所谓的僧侣？有够不起眼的。」

　　千百合发出略带不满的戚想后，总算从惊讶中振作起来的春雪也老实说出感想：

　　「治愈术士……我还是第一次听到，原来BRAIN BURST里头也有这样的角色啊。」

　　然而拓武却与他们两人形成鲜明的对比，显得十分惊惧，说话声音放得更低了：

　　「哪里会不起眼……这可是不得了的稀有虚拟角色。这下小千一旦在『对战』中亮相，事情可就不得了了……搞不好会掀起比Silver Crow出现时更大的……」

　　3

　　「你说什么？」

　　简短的一句话，加上之后漫长的沉默，表现出她是多么的震惊。

　　现实世界中是梅乡国中学生会副会长，在加速世界里则是「黑暗星云」军团的首领，同时也是春雪的「上辈」，更是9级超频连线者黑之王「Black Lotus」的黑雪公主，凝视着春雪的脸孔足足五秒以上，才总算将右手端着的茶杯放回杯碟上。

　　「……我本来预测仓嶋当上超频连线者的机率只有一半左右……真没想到她竟然还成了『治愈术士』……」

　　黑雪公主拢起一头黑色长发，靠在漆成白色的椅背上，轻轻叹了口气。漆黑的衬衫上，一条全新的胭脂色丝带发出艳丽的光泽。

　　春雪总觉得这阵子她的美貌益发出色，忍不住看得出神。

　　二零四七年四月十日，星期三，下午三点半。

　　他们两人照惯例在学生餐厅隔壁的交谊厅里，面对面坐在最里面的桌子旁。这个地方每到午休时间就会客满，但放学后就没什么人会特意留在不能连上全球网路的校内，现在也看不到其他学生的身影。

　　从千百合当上超频连线者，以及虚拟角色「Lime Bell」的特征让春雪跟拓武跌破眼镜后，已经过了整整两天。由于学年度才刚开始，黑雪公主的学生会事务繁忙到了极点，连午休时间都空不出来，到今天两人才总算可以面对面谈话。

　　拓武提供软体给千百合安装成功，以及她的虚拟角色名称，都在两天前就已经用邮件报告过。其实春雪当时就想在邮件上提到她那惊人的能力，但拓武大力主张「这点还是面对面直接讲比较好」，所以才会延到今天。

　　春雪小声为延后报告一事道歉，黑雪公主这才拉回目光，摇摇头说：

　　「不用道歉，这点拓武的判断很正确。这件事如果透过网路讲，万一被其他超频连线者窃听到，事情可就不只是难以收拾了。」

　　「有……有这么严重？」

　　「错不了。全东京的超频连线者都会聚集到杉并区来，想要趁仓嶋……趁Lime Bell进入其他军团之前拉拢她，而且一定会不择手段。」

　　听到黑雪公主带着些微的苦笑这么说，春雪更是瞠目结舌。

　　他踏入加速世界已经有半年之久，却从来没有听说过有「治愈能力」这种事，因此以为自己已经了解到这种能力有多稀有。然而若是会引发挖角大战，事情可就危险得很了。

　　如果要说稀少，春雪的「飞行能力」正是稀有中的稀有。然而从他挂上「黑暗星云」的名牌之后，虽然有被人盯上，但邀他转入其他军团的情形顶多也只有两三次．

　　春雪大吃一惊之余，含糊不清地问：

　　「可、可是……这是为什么？她甚至还没有在实战中亮相呢……」

　　「嗯……我想想该怎么说……」

　　黑雪公主露出正在思索该怎么回答才好的模样，接着竖起一根手指说道。。

　　「这么说不知道你会不会懂。从加速世界诞生以来已经过了七年多，却只出现过两名具备『治愈能力』的超频连线者。其中一人屏退了无数的邀请跟暗杀陷阱活到今天，另÷人则忍受不了为了争夺自己而发生的争执，自愿退出了加速世界。」

　　「退……」

　　退出，也就是说，这个人自己删除了自己的BRAIN BURST？

　　看到春雪惊讶得全身僵硬，黑雪公主脸上闪过讽刺的表情。

　　「不过嘛，照我看来，『对两位王子的求爱不知如何选择而从高塔上跳楼身亡』，根本就是公主病已经病人膏盲了。」

　　「这、这说法还真是一点都不留情面……」

　　春雪不由得脸颊痉挛，结果黑雪公主接着要说的话却还更狠：

　　「所幸仓嶋完全不属于这种类型。她不但不会自己退出，更难保不会要两位王子自己决斗解决。」

　　看到她哈哈大笑，春雪忍不住反射性朝身后一瞥，确定没有人在之后，才赶忙拉回话题。

　　「可、可是，这个，为什么只是具有『治愈能力』，就会引起这么大的波澜？」

　　「你想像一下，要是在正式领土战争的团体战里，辛辛苦苦才打掉对方前卫一部分HP，等到这家伙退定再回来，身上的伤却已经完全治好了。老实说……」

　　「……实在是让人玩不下去啊。」

　　这的确很难应付，不，根本就是过分到了极点。

　　看到春雪连连点头，黑雪公主右手一摆，继续补充说明：

　　「也就是说，只要对方团队里有治愈术士在，首先就非得干掉这家伙不可。然而对方当然也会料到这点，所以爱怎么埋伏、夹击或是设下各种陷阱都行。」

　　「……这样啊……」

　　「老实说，面临『只有敌方阵营有治愈术士』的局面，一直到现在都还没有人想出对策。」

　　听到黑雪公主带着剽悍笑容说出的这番话，春雪瞪大的眼睛连眨了好几下：

　　「咦，请等一下。刚刚你说现存的治愈术士只有一个人……啊，当然这是指不计小百的情形……对吧？那如果这个超频连线者所属的军团『有这个意思』，要统一加速世界似乎也不是办不到……？」

　　「可能性是有的，而且很够。」

　　「那他们为什么不做？」

　　听到春雪这个理所当然的疑问，黑雪公主瞬间露出苦笑，但随即换上别的表情。

　　一道危险的光芒从她眯起的漆黑双眸中闪过——至少春雪是这么觉得。而且她的声音也带着跟先前不同的冰冷。

　　「理由很单纯，因为这个治愈术上如今已经是『纯色六王』之一了。哪怕团体战胜率可以达到百分之九十九，只要败在其他王手下一次，就会立刻丧失『加速』，所以这人不能亲自上战场。」

　　「是六王……之一！」

　　春雪差点打翻了正要拿起的乌龙茶纸杯，赶忙用双手抓稳。

　　「这人是哪个颜色的？」

　　春雪咳着这么发问，但奇妙的是对方并没有立刻回答。

　　黑雪公主视线放低，犹豫了许久，随后她轻轻摇头说：

　　「……对不起，现在我连这个人的名字都不想让你知道。我甚至不希望你对这人产生一丁点兴趣。」

　　「咦？这话……怎么说？」

　　春雪掌握不住黑雪公主的意图，发出了搞不清楚状况的疑问。

　　黑雪公主用问题来回答问题。

　　「我说哪，春雪，问这个似乎很奇怪……不过这半年来，其他军团来挖角过你几次了？」

　　「嗄？」

　　春雪立刻挺直腰杆，一张嘴开开闭闭。

　　但他当然没有说谎这个选项可以选，只能以小得几乎听不见的声音说出事实：

　　「这个……如果三个月前仁子那次也算进去，由『王』率领的六大军团一共有两次，其他小军团一次。可、可是我当然全都当场二话不说就拒绝了！」

　　春雪拚命补上最后一句话，但遗憾的是黑雪公主对此似乎没什么感动——应该说她似乎另有别的事挂心不下，皱起眉头继续问下去：

　　「唔。你说另有一次来自六大军团的邀约，具体来说是哪个颜色的？」

　　「……呃……没记错的话，应该是蓝色吧……」

　　春雪这一回答，过了几秒之后，黑雪公主才轻轻叹了口长气。

　　「……这样啊？原来如此。不过真没想到会是蓝色，每个礼拜都派人来攻击却还想要招揽你，再怎么说脸皮也太厚了吧。」

　　「就、就是说啊。」

　　白皙的美貌总算稍展笑靥，让春雪也露出松了口气的笑容，接着歪头思索。

　　「可是，这件事有什么关系吗？」

　　「我当然相信你，认为你绝对不会答应其他王的招揽。相信归相信．……我还是没办法不去担心，因为那家伙就是具有这么绝对性的吸引力……」

　　春雪不知道所谓「那家伙」指的是哪个颜色的王。

　　黑雪公主一双夜空色的眼眸凝视着困惑的春雪，忽然间她举起了右手，以优美的动作抚过春雪那圆圆的脸颊到下巴之间的线条，同时轻声耳语。她说话的声音有如丝绢般柔滑，却又显得冰冷而紧绷：

　　「春雪，你听好了……你是我的。过去是，以后也是，哪怕海枯石烂，我也不会把你交给任何人。」

　　突然的肌肤接触与宣告，让春雪吓得两眼圆睁，全身僵硬得连呼吸也忘了。

　　如果只从字面上解释，要说是表达爱意——似乎倒也说得通。然而黑雪公主闭上嘴唇之后，春雪仍然认为自己清清楚楚地听到了她没有说出来的话，至少他这么觉得。

　　——要是你想投奔其他的王，我会先砍了你。

　　一股寒意从春雪背脊上直窜而过，但他仍然在内心回答。

　　——到时请不用手下留情，尽管砍了我就是。

　　同时嘴上则说出了略带玩笑性质的回应：

　　「那、那还用说。要是学姊信不过的话，可以直接用油性麦克笔把名字写在我的虚拟角色身上。」

　　「……呵呵，这个主意不错。我先跟你说清楚，『另一边』的世界里可也照样有着这种擦不掉的笔存在。」

　　「咦、咦咦！」

　　看到春雪惊讶的表情，黑雪公主这才露出一贯的笑容放下手，又喝了口红茶。

　　「抱歉，有点离题了，主题应该是仓嶋的事情才对。我想说到这里，你应该也已经知道『治愈型虚拟角色』有多么稀有……」

　　说着放回茶杯，视线微微游移，之后轻轻点头说道：

　　「拓武说得没错，这事无论如何都必须慎重再慎重。毕竟要是第三个『治愈术士』出现在加速世界的消息传开，各方势力肯定都会想尽办法要拉拢仓嶋。」

　　听她这么一说，春雪实在没有办法不担心。

　　尽管不觉得千百合会一遇到其他军团招揽就乖乖跟去，但麻烦的是千百合跟「黑暗星云」的首脑黑雪公主完全合不来。要是两人大吵一架，依千百合直来直往的个性，难保不会因为一时气愤就离开军团，结果正好被敌对组织看准机会下手，这样的情形也并非不可能——甚至机率还挺高的——

　　「……确实，是挺可能的啊……」

　　说完背上忽然一颤，就看到黑雪公主呼出一口长气说道：

　　「这种时候，看来还是得跟她敞开心胸谈一谈啊。」

　　「……说、说得也是。」

　　尽管嘴上同意，但春雪死也不想待在那样的现场，可是没有在场却又令他极为不安。看样子只能在事前先跟拓武针对所有可能发生的情形研讨出对策，努力让事态往和解的方向发展了。

　　——我要努力，竭尽全力。

　　春雪才刚握紧右拳下定决心，黑雪公主却说了一句出乎他意料之外的话：

　　「不过不管怎么说，这都是十天以后的事了。」

　　「咦？十、十天？为什么要等这么久？」

　　「你还问我为什么……」

　　黑衣学姊先摆出有些不敢领教的表情，接着才若无其事地说道：

　　「因为毕业旅行啊。」

　　「啊！」

　　「今天导师时间发的学年行事历档案里头不就有写吗？从四天后的星期日起，三年级就要开始为期一周的毕业旅行。去的地方是冲绳，所以你就先想好要我带什么礼物回来吧。」

　　——冲绳！

　　冲绳东坡肉猪耳朵猪肋排荞麦面等各式各样的关键字接连在脑海中卷动，但这些东西又带不回东京，还是那个好了，那个有点像甜甜圈的，呃，是叫开……

　　「开口笑？不过那玩意可是要刚炸的才好吃呢。」

　　看样子自己不知不觉中已经说出口，听黑雪公主这么一说，春雪才赶忙连连摇头。

　　「请、请等一下好不好？整整一个礼拜？那小百的事就先留到那时候再说是吗……等等，那下周末的领土战要怎么办！」

　　所谓「正式领土战争」，简称领土战，是在每周六傍晚举办，让各个军团互相争夺支配战区的团体战。

　　春雪所属的黑色军团「黑暗星云」，现在控制着杉并第一至第三战区，也就是支配了整个杉并区，而要维持这些领土，就必须在领土战时对来犯的团队保持百分之五十以上的胜率。

　　团体战的胜负判定法，就是遭到歼灭的一方算输。若拖到时间用完，则比较各方生存人数，如果连人数也相同，则以H P计量表的合计剩余量决定。这阵子春雪也有了进步，就算遇上狙击型对手，也慢慢不再像先前那样单方面被击落；但这仍然有个大前提，那就是有黑雪公主这种具备压倒性攻击力的近战型角色带队应战。

　　不，还有更根本的问题。领土战只有防卫方人数达三人以上时，挑战者团队才需要在人数上配合。当然就算防卫方只有一人或两人，也照样可以进行防卫战，然而这也就表示——

　　「咦？该、该不会说，我跟拓武得以二敌三？」

　　「唔，对，就是这么回事。」

　　黑雪公主理所当然地点点头，并将杯子里的奶茶摇得团团转。

　　「如果仓嶋赶在下周末之前加入我们军团，当然是再理想不过……不过才当上超频连线者还不满一周，就要她参加领土战争，也未免太残忍了。别担心，就凭你跟拓武的搭档，应付寻常三人团队是不会处下风的。」

　　「哦……哦哦……」

　　能让她说这种话，春雪心里自然十分受用，脸上也露出了几丝笑容：

　　「我是会努力……那、那么如果来的不是寻常的家伙，那也是无可奈何的对吧？只要下次抢回来就好了。」

　　「不，这可不行。」

　　结果黑雪公主却将脸撇向一旁。

　　「我不能容忍这个杉并区里插上其他军团的旗子。所以呢，春雪，你要死守。」

　　「死守？」

　　黑雪公主瞥了当场双目含泪的春雪一眼，以一副拿他没办法似的神情微笑。

　　接着忽然说出不得了的台词：

　　「我想想……那，我们就这么办吧。要是下个礼拜防卫成功，我就答应你一个请求作为奖赏，你想要求什么都行。怎么样？」

　　「奖赏？」

　　忽然被黑雪公主这句怎么想都具有物理性攻击力的话打个正着，春雪连人带椅往后一倒。好不容易恢复平衡，重重往前翻回之后，他的双手才开始连连颤抖。

　　什么要求都行……这是什么意思？在学生餐厅里随我吃？不对，要到校外的店也行？

　　不不不，范围没有限定在吃的。像是两个人一起出门……不，也可以请她到家里来玩……然后请她跟我直连……而且用的线还是一公尺，不对，五十公分，不对，三十公分也可以？真的可以？

　　「啊，话先说在前面，超出我能力范围的要求可就不行了，像是用鼻子吃义大利面之类的。」

　　「这……做这种要求谁会有好处啊！」

　　粉红色的妄想一口气被扫空，让春雪整个人从椅子上滑了下来。

　　他连连摇头，重新整理思考。

　　「不……不管怎么说，我一定会全力以赴……还有，学姊不在的期间，我也会教导小百基础事项……」

　　「嗯，之后再由我去邀她加入军团。」

　　到此黑雪公主的视线朝着显示在视野角落的时刻瞥了一眼。

　　「……啊，我差不多得回学生会办公室了。对了，你是不是也有什么话想跟我说？」

　　「啊，我都忘了。」

　　春雪点点头，很快地说下去：

　　「不过这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情，只是要跟学姊报告，一年级新生里面没有超频连线音。」

　　「你也查过啦？我前阵子也藉由校内区网查过对战名单，多出来的确实只有仓嶋……也就是『Lime Bell』……」

　　说是这么说，但春雪察觉到黑雪公主语气中有着些微含糊，忽然想起了她在入学典礼的讲台上只展露了一瞬间的锐利视线，因此战战兢兢地问起了这件事：

　　「请问一下……学姊，先前你演讲快结束的时候，是不是有注意到哪个一年级新生？」

　　黑雪公主苦笑一声，摇着头说：

　　「你看得还真清楚。其实也不是注意到谁，硬要说的话……顶多也只是察觉到某种气息吧。」

　　「气、气息？」

　　「你应该也有过这种感觉吧。就像在『对战』场地上，被不知道躲在哪里的狙击手用瞄准镜瞄准……」

　　这是春雪在加速世界中最讨厌的感觉，自然反射性地皱起眉头，但黑雪公主随即摇摇手指头说道：

　　「既然到头来一年级新生里并没有新的超频连线者，就只是我的错觉……好了，那么我差不多要失陪了。」

　　「啊……我也要回去了。」

　　春雪顺利升上二年级，所以已经有权使用这个交谊厅，但他却没有胆量一个人留在这个时髦的空间里。春雪跟着黑雪公主站起，将以再生材质制造的杯子丢进回收桶，一个毫无脉络的想法忽然从脑海中闪过。

　　——刚刚说的「什么奖赏都答应」，该不会也适用在阿拓身上？

　　春雪很想用一句「怎么可能」否定掉这个想法，但黑雪公主在BRAIN BURST相关事项上，对春雪跟拓武完全一视同仁。如果说这是为了奖赏领土战的表现，那么就算两人都列入奖赏对象也不奇怪。

　　——不过就算是这样，对小百那么死心塌地的阿拓应该不会对学姊做出什么逾矩的要求。

　　——可是他对学姊的崇拜实在是非同小可啊，还称呼她作「军团长」。以骑士的角色来说，阿拓也远比自己称职得多……而且学姊看上去也不是完全没有这个意思……

　　黑雪公主朝餐厅出口走去，跟在左后方的春雪大脑负荷过度而冒出黑烟，因此不由得问了出来：

　　「学……学姊，请问一下。」

　　「嗯？」

　　看到她的白皙侧脸伴随着亮丽黑发转来，春雪嘴巴开开闭闭地动了好一会儿，这才战战兢兢地问道：

　　「刚刚学姊提到两个王子跟一个公主的比喻，如果换做是学姊，又会怎么选呢……？」

　　结果黑雪公主露出剽悍的笑容，想也不想地答道：

　　「不用想也知道吧。我会叫他们跟我决斗，选打赢我的那一个。」

　　说着，她将左手食指与中指伸直并拢，笔直对准了春雪的心脏。

　　春雪背脊一凉，不小心绊到学生餐厅里头的长桌桌脚，这才重新体认到一件事。

　　那就是对这个学姊胡乱猜测根本毫无意义。

　　4

　　周四放学后，下午两点五十分。

　　春雪朝着某处几乎整个一年级国中生活都不曾踏入的区域快步行进。

　　梅乡国中的校舍年代相当久远，一般教室与专科教室的校舍相互平行，中间则由运动校舍连接，形成一个H字形。

　　而这个H字形中间的横杠部分里头，跟用来举办入学典礼的体育馆相邻的武道馆，就是春雪眼下的目的地。他当然不是准备加入柔道社来活用自己的体重，如果有教导学生射击或武术的「特种部队社」，他倒是想加入，但很遗憾地并没有这样的社团存在。

　　真要说起来，今天的主角应该是拓武，而不是根本没打算加入任何社团的春雪。

　　一接近道馆的入口，便听见里头传出压低的加油声，以及大得压过观众声音的清脆打击声响。春雪脱下外出鞋放进自己的袋子里，踏上擦得十分干净的木质地板。

　　他从不算太多的参观者所围成的圈子里，找到了一个眼熟的短发后脑勺，小跑步接近对方。千百合回过头来，瞬间噘起了嘴小声抱怨：

　　「小春，你来太慢啦！小拓都已经比完一场了。」

　　「不好意思啦，反正第一轮的对手也只会被阿拓瞬杀吧？」

　　「话是这么说没错啦。」

　　春雪将目光从千百合鼓起的脸颊上移开，踮起脚尖环顾四周，马上就从并排坐在比赛场地另一头那群身穿护具的剑道社社员之中，发现了举止显得特别自在的儿时玩伴。看来他也同时发现了春雪，右手做个小小的动作朝他打招呼。

　　春雪轻轻点头回应，注意力转回到比赛场地中。

　　「嘿啊啊啊啊！」

　　「喝啊啊啊啊！」

　　两名小个子的社员正以竹刀互劈得十分热络。从尖锐的喊声跟绿色的垂绳来看，双方多半都是一年级新生。

　　今天举办的是梅乡国中剑道社全社参加的锦标赛。尽管有着要分出主力跟准主力社员的名目，但听说同时还有另一个目的，就是让高年级生对新进社员来个下马威。梅乡国中剑道社由于有专用的道场，长年来维持着一定的实力，像今年就有十名左右的社员加入，其中唯一一个二年级新进社员就是拓武。

　　拓武本人从今年年初转校过来的那天起，就打算将所有时间都奉献给黑暗星云，但黑雪公主则大力反对。拓武一向把这位「军团长」主张的「不要把现实生活之中的一切都跟BRAIN BURST同化」奉为圭臬。而据她所言，拓武应该也有心继续练习浸淫已久的剑道，到了今年春天，拓武才总算提出了入社申请。

　　按照春雪的解释，拓武之所以邀春雪跟千百合来看这场锦标赛，多半是想向他们表明心态，告诉他们说即使会输掉比赛，也绝对不会在把「加速」用在剑道上。就是因为这样，春雪才会来到一直不太敢踏进的运动社团地盘。

　　「胴！胜负已定！」

　　社团指导老师的喊声响起，打断了春雪的思绪。

　　其中一名一年级生退回开始线后方，收起竹刀后仍然掩饰不住懊恼，踩着重重的脚步声忿忿不平地入列，相较之下，获胜的一方则轻飘飘地转过娇小的身躯，无声地退回场外。

　　春雪眯起眼睛目送他人列，但指导老师的喊声打断了他的视线。

　　「第二轮，第一场比赛！红方，高木。白方，黛！」

　　两名学生应声站起。高木是三年级生，黛——拓武当然是二年级。两人的身高差不多，但高木的身材显然厚实得多。

　　拓武敬礼后走上三步，在开始线上蹲踞，竹刀一动也不动地定在中段。春雪则在一旁凝视着过程。

　　仔细想想，这还是他第一次用肉眼看到拓武穿剑道服的样子。当然他曾经看过上传到网路上的比赛影片，但现场的资讯量终究不一样。不但感受得到用了许久而发出黑色光泽的竹刀份量、道服坚硬的质地，甚至连护具的味道都彷佛传了过来，让春雪不由得吞口水。

　　这足足维持了一百年以上的剑道选手装扮之中，唯一的异质光辉，就是头巾下微微露出的神经连结装置。

　　运动比赛采用这种装置的主要目的，是在于以覆盖视野的方式显示双方得分与比赛时间，另外还有用在剑道或西洋剑等比赛的有效打击判定。只要利用神经连结装置的戚觉回馈功能，就连差距只有数百分之一秒也不稀奇的打击先后顺序，都照样可以轻易判定出来。

　　当然比赛中对于选手是否执行外挂程式及连上全球网路，都会进行严格检查，然而这世上却有种超越这一切的程式，可以轻易钻过这些监视，那就是「BRAIZ BURST」。

　　拓武在去年夏天进行的东京都国中校际剑道大赛中，就有动用「加速」能力，所以还只是一年级就夺得了冠军。然而他也因此消耗了太多超频点数，濒临丧失BRAIN BURST程式的危机，走投无路之际，甚至在千百合的神经连结装置中植入病毒，企图将黑雪公主——「Black Louts」的点数抢夺殆尽。

　　对于这些所作所为的后悔，直到千百合与黑雪公主都已经原谅他的现在，仍然强烈留在拓武心中。

　　然而春雪可以感觉出来，拓武现在重新回到剑道场上，正代表他试图踏出新的一步。

　　「小拓——！一剑劈了他——！」

　　身旁千百合毫不客气的声援，让春雪忍不住缩起脖子，但他随即也卯足全力大喊：

　　「阿、阿拓！加油！」

　　面对三年级的高木，拓武虽然被击中一次，但仍然获得胜利。

　　接下来的准准决赛他也顺利得胜，准决赛虽然拖到要比得分，但仍然获得胜利，挺进到了决赛。

　　然而集本次锦标赛话题于一身的却不是拓武，而是位每一轮比赛都直落二取胜，展现惊人实力的一年级新生。

　　「小、小手！胜负已分！」

　　指导老师有些破音的喊声，跟盛大的交头接耳声融成一片。「有个一年级超猛的」这样的传闻两三下就经由校内网路传开，尽管已经过了放学时间，仍然在短短十分钟之内就涌入了大群学生，挤得比赛场周边水泄不通。

　　这个对此显得完全不放在心上，踩着平顺步伐回到开始线上的一年级生，就是春雪所看到的第一场比赛中那位小个子选手，刺在垂挂名牌上的名字写着能美两字。

　　他的身高应该顶多只有一百五十五公分，身材也很瘦，对上大个子的高年级生时简直就像小孩对上大人，怎么看都不觉得有办法打出像样的比赛。

　　然而就是没有人可以击中他。三年级生的攻击快得让春雪甚至没办法看清楚，但他却以彷佛早已料到对方剑路似的反应速度轻巧地闪过，再不然就是看准对方出招之际出手。

　　照春雪模模糊糊的认知，剑道这种竞技除非抓准对方出招或收招之际，不然实在很难有效击中对手。而前者称为先之先，后者称为后之先，也就是说一切的关键就在于能以多快的速度去针对敌人的攻击做出反应。

　　看样子这个姓能美的一年级生，在这方面有着极为突出的能力。

　　没错——是「能力」。

　　「决赛！红方，能美！白方，黛！」

　　在指导老师的宣布下，能美与拓武进入了比赛场地，观众登时欢声雷动。

　　以国中生来说身材相当高的拓武，对上怎么看都只像国小生的能美，两人之间有着将近二十公分的身高差距，不用想也知道是拓武比较有利，因为挥刀的距离完全不一样。然而先前能美对上比自己高大的对手时，却没有一次被击中，每一场都赢得非常彻底。

　　两人互相鞠躬，在开始线上采蹲踞姿势拿着竹刀摆出架势后，大群观众似乎也察觉到了不寻常的气息，立刻变得鸦雀无声。看在春雪眼里，甚至觉得两人对峙的剑尖之间进出了泛青色的火花。

　　「开始！」

　　——老师才刚喊完，两声叫喊与一声打击声就在宽广的剑道场上交错。

　　先动的人是拓武，至少看在春雪眼里是这样。他在站起的同时跨步上前，紧接着就大喝一声：「面——！」挥刀直劈。这从刚好构得着的间距看准对方颜面出手的一击毫不容情，攻击距离较短的能美根本无法反击。照理说是这样。

　　然而拓武的竹刀还没挥到底。

　　「手——！」

　　能美的竹刀就在这一瞬间的呼暍声中击中拓武手腕。啪一声，清脆的打击声响重重撅动了空气。

　　拓武追上前想要造成双刀互击的态势，但这时能美已经拉出足够的距离，高高举起了竹刀。

　　「小手！」

　　红旗随着这一喊举起，这时观众与三十名以上的社员才大声鼓噪。就连站在春雪身旁的千百合也瞪大了眼睛大喊：「不会吧！」

　　春雪心中也只觉得不敢相信。

　　先动的人是拓武，这点绝对错不了。

　　而拓武是从自己攻击范围刚好构得着的距离瞄准对方的颜面攻击，但招式出到一半就被击中手腕，这代表着什么呢？代表能美完全掌握住了拓武出招的轨道与时拨，并根据预测「抢先放好」了自己的竹刀——理论上不就是这么回事吗？这不是先之先，也不是后之先，说来算是「中之先」。

　　春雪惊讶得甚王忘了眨眼，一瞬间还怀疑起这里到底是现实世界还是虚拟世界。

　　如果是在虚拟世界——在反应完全取决于大脑回应速度的电子世界之中，这样的反应或许真的有办法办到。然而在现实世界之中，任何动作都会受到好几种物理定律盯限制。考虑到会将沉重的身体留在原处的惯性、神经的传导速度、肌肉的收缩速度等因素，要在看到对方出招之后才抢在前头挥剑击中对手，根本是不可能的，绝对不可能。

　　只有一种特定人士才具备的「能力」例外。

　　春雪感觉到握紧的双手都被渗出的汗水弄湿，两眼注视着再度回到开始线上对峙的双方。

　　「第二战！」

　　这次的情形跟第一战时完全相反，拓武握着竹刀一动也不动，保持跟对手之间的距离。面罩下的双眼有如刀刃般锐利，嘴唇紧闭。

　　相较之下，能美的剑尖则轻飘飘地上上下下，丝毫感受不到紧张的气息。逆光让人看不清楚他的脸，但看在春雪眼里却觉得他的嘴唇上有种轻薄的笑容。

　　十秒。二十秒。

　　双方都不出招，唯有时间不断流动。

　　春雪的双眼瞪得不能再大，持续投注全副精神在能美的脸上。

　　如果春雪的推测——或说是不祥的预感——正确，能美将会在某个时间点上开口，为的是以没有任何人听得见的音量，念出一个简短的语音指令。

　　双方都只沿着顺时针方向缓缓绕行，最后指导老师终于深深吸一口气。

　　但就在他即将喊出「时间到」之际——

　　能美忽然以看起来不怎么快的速度挥起了竹刀。

　　而春雪也终于看见了。看见能美的嘴迅速地小幅度开闭。

　　——错不了。

　　是加速指令。

　　这个姓能美的一年级新生，是个脖子上的神经连结装置中有着神秘超级应用程式「BRAIN BURST」的超频连线者。

　　「胴！」

　　就在能美举起竹刀的瞬间，拓武朝着他空门大开的内侧劈去。

　　同时春雪也在口中低喊：

　　「超频连线！」

　　随着啪一声音效响起，世界冻成了一片蓝色。

　　即使透过加速到一千倍的知觉，仍然可以看到拓武的竹刀正一厘一厘地逼近能美的躯干，怎么看都觉得能美应该已经没有任何手段可以闪避或格挡这一刀。没错，就算他已经在这一瞬间启动「加速」也不例外。

　　春雪以粉红猪虚拟角色的模样进入比赛场地内，探头往能美的面罩内看去。很遗憾的公共摄影机并没有包括到面罩内的部分，看不清楚他的长相，唯有露出微笑的嘴角透过多边形重新建构出来。

　　春雪瞪着他的脸，以左手启动BRAIN BURST的操作介面。

　　春雪不清楚这个姓能美的一年级新生是如何躲过刚入学时自己跟黑雪公主的检查，但现在既然有在参加比赛，照理说能美的神经连结装置就一定要连上梅乡国中的校内网路，那么他的名字也就非得出现在对战名单中不可。

　　——我就抓准这一瞬间找你「对战」。

　　春雪如此下定决心，等候名单更新。能美显然已经在剑道社的比赛中动用加速能力，那么紧接着在下周举办的学力测验，他想必也打算这么做。然而有件事他非得告诉梅乡国中的超频连线者不可，那就是必须遵守黑暗星云军团的铁则：「在考试或比赛中不可动用『加速』。」如果有需要，甚至不惜动用虚拟的拳头。

　　在搜寻字样消失后，名单上接连出现了Silver Crow、Black Lotus、Cyan Pile．以及Lime Bell的名字。

　　「咦……？」

　　春雪剧烈地喘着气，伸向名单的右手僵住不动。

　　没有。

　　名字没有出现。就跟前几天一样，名单上只有四名已知的超频连线者名字。

　　「为……什么？」

　　他茫然地喃喃自语。

　　怎么想都不觉得这是误会。相信拓武也看准了能美是超频连线者，所以第一战时才会丝毫不观望就上前攻击，为的自然是不给对方空档念出加速指令。

　　难道说半年前拓武用的后门程式又流出来了？春雪瞬问想到这个可能性，但立刻抛开。那个程式是用别人来当跳板，让封闭式网路外的人可以跟里头连线。

　　然而现在这一瞬间，能美确实待在梅乡国中的剑道场上，那么他无疑应该有跟校内网路连线，所以他非得出现在对战名单上不可，绝对没有例外。

　　春雪那猪型虚拟角色短短的双手抱在胸前，低头拚命运转思考回路。他整整花了一分钟，才整理出三个可以说明这个状况的可能性。

　　一、能美不是超频连线者，纯粹是剑道的天才。

　　二、能美是超频连线者，但没有连上校内网路。

　　三、能美是超频连线者，也有连上校内网路，但可以拒绝出现在对战名单上。

　　相信真相一定就在这些可能性之中，但仍然有无论如何都难以说明的部分。

　　春雪承受着这种难以言喻的不痛快戚，呼出一口长气。现在多想也没用，只能等事后再找拓武商量看看了。

　　春雪回到自己那变成蓝色而静止不动的身体上，又朝能美的身影瞪了一眼。

　　能美或许是有勇无谋地想击向拓武的颜面，他正高举竹刀想要扑过去砍劈。拓武针对这个动作挥刀扫向能美的躯干，时机的完美就连春雪这个外行人都看得出来。

　　就算能美是超频连线者，是剑道的天才，又或者兼具这两种条件，终究还是无法可想。春雪心想至少要用肉眼见证到拓武拿下一场的模样，于是瞪大眼睛念出了停止加速的指令。

　　「超频登出！」

　　现实中的声响从远方慢慢接近，同时蓝色的世界也逐渐找回原有的颜色。拓武与能美的动作正慢慢地，慢慢地恢复到原有的速度——

　　这时春雪又遭逢了短短几分钟内已经不知道第几次的惊愕。

　　能美的身体往右偏开了。

　　那不是挪步之类的动作就能造成的偏栘，能美只有左脚脚尖碰到比赛场地的地板，然而他却以这唯一的一点为轴心，矮小的身体就像在花式滑冰似地，一边往左旋转一边往右偏栘。拓武的竹刀逼近，但躯干护具的外皮却越逃越远……

　　春雪的知觉加速就在这时完全解除。

　　霹的一声轻响，拓武竹刀刀头的皮套打在了能美的躯干护具上，但角度却很浅。

　　紧接着能美肆意舒展的竹刀准确地命中了拓武的面罩。

　　右脚咚一声踹在地板上，顺势拖刀斩过。

　　「面！」

　　一声大暍之后，连后势的动作都无可挑剔。

　　过了一会儿，鸦雀无声的剑道场上响起了「击中颜面！」的喊声。

　　「……胜负已分！」

　　装着鞋子的提袋咚一声从春雪手中落下。

　　5

　　春雪定不出讨论事项的优先顺位，瞪着右手那片披萨上头放的小虾米好一会儿。

　　下定决心咬了一口之后，他才抬起头问道：

　　「……阿拓，那家伙……能美是超频连线者吗？」

　　「劈头就单刀直入啊？」

　　拓武扬起右嘴角苦笑，依样画葫芦地咬了一口披萨。

　　时间是晚上八点半，地点则是春雪家中自己的房间。由于拓武先参加完社团活动，回自己家冲过澡之后才来，时间也就晚了点。

　　春雪的母亲照惯例要到凌晨才会回家，不过拓武的双亲就不一样，像这样答应他在朋友家吃晚饭的情形，在国小时代根本想都不用想。尽管拓武本人绝口不提详细情形，但看样子在今年年初转学到梅乡国中这件事，让他跟双亲吵得不可开交。

　　到头来拓武自己提出了几个答应要做到的条件，才总算让双亲认同，但春雪当然不知道这些条件的内容。尽管他对拓武的奋斗佩服得五体投地，但同时也不禁想到一些不太能说出来的想法，例如站在小孩的立场，拓武跟完全不受双亲重视的自己之间，不知道谁的环境才算比较好等等。

　　「啊，你们又在吃这种东西了！」

　　就在春雪咬下第二口时，一个突如其来的喊声打断了他的思绪。

　　千百合从没关的门大剌剌地走进屋里，右手叉着腰继续大吼：

　　「真是的，我说过多少次了，小春你也该学着自己下厨好不好！」

　　「我、我这不是有下厨吗？」

　　「你只是从盒子里拿出来解冻而已吧！」

　　「可、可是有放到盘子上啊。」

　　「这种东西才不叫做有下厨！」

　　千百合先用食指瞄准春雪鼻头一指，接着才高高举起了左手拿的纸袋。

　　「我早料到你们一定会这样，所以就请妈妈做了千层面。看，我很厉害吧！」

　　——你明明也没有自己下厨嘛！

　　尽管心里这么想，但闻到袋子里传出的烤起司香味，春雪也只能拜伏在地了。

　　塞满整个方形耐热容器的千层面上，加了满满的千百合妈妈特制波隆尼亚肉酱，虽然同样是义大利菜，但滋味绝非冷冻披萨可以比拟。众人转移阵地到客厅，春雪吃掉全部的四成，拓武跟千百合各分三成，前后只花了短短的十五分钟。

　　「我吃饱了……小千的母亲实在应该开一间店啊。」

　　拓武以心满意足的表情说出这句话，春雪立刻连连点头表示赞同：

　　「就是说啊。而且不分日式西式中式全都会做。」

　　「啊，不行不行，妈妈除了做菜给爸爸吃的时候以外，都只用五成功力。」

　　千百合说这句话的表情十分认真，让春雪不由得低头看了看已经见底的千层面盘。

　　「真、真的假的？只有一半认真还做得这么好吃？」

　　「啊，这道应该有用到百分之九十五左右，因为妈妈说既然是要给我将来的夫婿吃啊啊啊看你害我讲出什么话来小心我扁你！一

　　千百合忽然大声怪叫，而且真的往餐桌底下春雪的胫骨踢了一脚，接着她将整叠盘子跟刀叉端进厨房，沿路还发出喀啷喀啷的声响。

　　春雪痛得喘不过气之余，跟拓武交换了尴尬的苦笑。接着他清了清嗓子，强行拉回话题：

　　「……那，刚刚说到能美，对了，他名字叫什么？」

　　「记得是叫征二吧，字是这样写。」

　　拓武在餐桌上叫出投影笔，流利地动了动指尖，以虚拟的笔在虚拟纸张上写下了「征二」两个汉字。

　　「唔……不知道他是不是有个哥哥。」

　　听到春雪这么说，拓武先清除掉虚拟纸张后点点头说：

　　「嗯，我查过毕业纪念册，发现比我们早三届的毕业生里有个叫做『能美优一』的学生，不过地址有经过加密，只有同届毕业生可以看，所以我还不能确定他到底是不是那个能美的哥哥。」

　　「大我们三岁啊？以年龄来说倒是勉强符合首要条件啊……」

　　超频连线者资质之中，首要的条件就是「从刚出生就配戴神经连结装置」，而能够符合这个条件的，必然是第一款神经连结装置上市以后出生的小孩，所以春雪才会这么说。而这些「第一世代」到今年则会升上高中二年级——也就是比春雪他们大了三届。

　　「不过如果这个优一是超频连线者，就有一年时间跟军团长同校。可是我们都没听说军团长的学长姊里头有超频连线者存在吧？」

　　「对喔……说得也是。」

　　春雪沉吟了一会儿，接着决定换个方向思考：

　　「算了，我们就先别管优一了，眼前的问题是一年级的能美……阿拓，那小子……他在跟你的比赛里有动用『加速』对吧？要不是这样，你怎么可能会输得那么彻底……」

　　拓武听到这句话，嘴形十分扭曲地笑了笑：

　　「也没有，像我这种程度没什么了不起的，从第二轮以后，不管哪一场输掉都不奇怪。不用加速的我大概就只有这样的实力。」

　　「才没有。你比在准决赛碰到的主将还要强得多了！」

　　听到拓武自嘲的话，春雪气不过地大声抗辩，但随即放低声调：

　　「不说这个了，你的看法呢？在我看来，能美确实有念出加速指令。」

　　经过一段很长的沉默，拓武也轻轻点了点头：

　　「……嗯，在我看来也是这样。」

　　「咦——！」

　　这个尖锐的叫声是来自刚洗完餐具而走回客厅的千百合。她一边将保特瓶装的绿茶跟三个杯子重重摆到餐桌上，一边说下去：

　　「不会吧？那小子也是超频连线者喔！可是小春跟小拓不是都说过这届一年级新生里面没有超频连线者吗？」

　　「就是查过没有，所以我们现在才会这么伤脑筋啊。」

　　春雪噘着嘴反驳，双手在头上乱抓一通。

　　「我有看准那小子加速的瞬间，自己也跟着加速，去检查对战名单，可是上面就是没有能美的名字……阿拓，他应该有连上区域网路吧？」

　　「有，要是没有连上，根本就没办法参加比赛。」

　　「我想也是啊……可是没有加速要做出那种反应……那小子对阿拓你在第一场的时候劈向面门的一刀，还有第二场扫向躯干的一刀，闪避的方式都像事先就知道你的剑路，不是吗？尤其是第二场那一下，该怎么说呢，简直就像维持加速状态来控制血肉之躯一样……当然这种事情根本不可能做到就是了。」

　　「咦？」

　　这时拓武发出了奇妙的疑问声，让春雪也跟着「咦」了一声。

　　「干、干嘛啦？」

　　「没有……小春，你该不会都不知道？」

　　——拓武的口气跟表情，让春雪产生一种强烈的似曾相识感。

　　「等一下……拜托不要又有什么只有我不知道的『加速世界的常识』。像是什么『无限制中立空间』啦，『处决攻击』啦，每次一讲到这个我就得出洋相。」

　　「嗯，那这就是第三次罗。」

　　拓武咧嘴一笑，接着似乎想到了什么，拿过一个杯子，从保特瓶里倒了半杯左右的绿茶。

　　接着用右手拿起杯子，视线固定在黄绿色的液体上——

　　「……『物理加速』！」

　　拓武喊出这个让春雪觉得有点印象又想不起来的指令之后，立刻就将杯子里的茶往正上方一泼。

　　「这……」

　　「啊……」

　　春雪跟千百合同时惊呼出声，紧接着又目睹到令他们加倍惊愕的现象，当场目瞪口呆。

　　拓武竟然以拿在右手上的杯子，一滴不漏地逐一接起高高溅起的绿茶！

　　他一边配合不规则飞溅的液体频频移动右手，一边让杯子从上往下栘，尽量让接住的茶水不至于再度溅出。一秒钟过后，当杯底咚一声碰到餐桌上时，里头已经有着跟刚从保特瓶倒出时几乎等量的茶水在摇动。洒到桌子上的茶水只有区区四滴。

　　「不会吧……」

　　春雪听着千百合的自言自语，这才想起了他是在什么时候听过类似的指令。

　　他不可能会忘记。半年前黑雪公主为了拯救即将被快车撞到的春雪，使用了禁忌的指令「物理完全加速」。那是一种只允许9级超频连线者使用的指令，而且得要消耗累积点数的百分之九十九，效果则是「将血肉之躯的行动加速到一百倍」。

　　刚刚拓武所用的指令，无疑就是比较低阶的版本。不是「完全」，只是「物理加速」。他早该预测到有这样的指令存在。

　　「也就是说……这是一种可以让意识留在身上『加速』的指令？」

　　春雪低声一问，拓武就一脸认真地缓缓点头：

　　「没错，倍率是十倍，持续三秒，消耗5点。肉体本身的动作不会加快，但要在比武时躲过对方的攻击或是破对方的招，都是轻而易举。」

　　「再不然就是可以在棒球赛里敲出一支又一支的全垒打了是吧。这样啊……能美真的就是『一边加速一边动作』，躲过了阿拓你的那一记横扫是吧……」

　　春雪补上这几句，呼出一口长气。

　　黑雪公主为什么不告诉他有这种指令，如今他也可以理解了。「物理加速」这种功能跟要展开对战时就非用不可的基本指令「超频连线」不一样，只有想利用加速能力来争取名声或满足自我表现欲的人才需要用到。而且一旦尝到甜头往往就会欲罢不能，频繁使用所消耗的庞大点数更是让他连想都觉得害怕。

　　拓武的嘴角上掺进了这阵子已经成习惯的自嘲笑容，说道：

　　「能美征二就跟去年以前的我一样，一模一样。用加速能力赢得比赛，又使用特殊手段回避本来应该付出的代价，也就是对战的风险。所以我就算输给他，也没有资格说什么……」

　　这句话说到这里就停顿，是因为——

　　千百合不知不觉间站到拓武身后，用小小的拳头在他脑门上敲了一下。

　　拓武脸上蓝色的眼镜滑落下来，呆滞地张大了嘴，千百合对他哼了一声说道：

　　「不对，不一样。小拓会想打赢比赛，不都是为了我吗？小拓，你每次打赢以后，都会第一个朝我挥手，不是吗？」

　　「嗯……嗯。」

　　「可是那小子不一样。那个姓能美的学弟，打完比赛以后没有看别人，就只是看着自己笑。所以他跟小拓你完全不一样！」

　　春雪将视线从说得斩钉截铁的千百合移开，转往拓武身上，跟着用力点头说：

　　「就是说啊，阿拓，你已经不是以前的你了。而且最重要的是，如果那小子是超频连线者，应该已经查出我们的现实身分了。我们不能放任他在我们的大本营里，打破不准滥用加速能力的规矩为所欲为……无论如何，我们都得查出让他可以不出现在对战名单上的机关，在『对战』里痛宰他一顿。」

　　「没错！不用担心，不管你们被打得多惨，我都会马上治好你们。」

　　拓武眉头深锁，低着头好一会儿没有说话。

　　但他随后稍稍动了动嘴唇，微微可以听见「谢谢你们」这几个字。

　　抬起头时，拓武已经恢复了一贯的冷静表情。他先点点头，接着才以低沉而有力的嗓音这么说道：

　　「……好，我会想办法在社团活动中查查看。小春，那小子的事就先交给我处理吧。」

　　6

　　然而情况毫无变化，两天转眼之间就过去了。

　　春雪也为了掌握二年C班的学生长相、名字跟个性而忙得焦头烂额，老实说根本没有心思去想能美征二的事。

　　春雪以前就很不会跟人交际，唯一会找他说话的就是霸凌他的人，所以看到千百合两三下就跟好几个女生混熟，还会一起去吃午餐，觉得简直不可置信。就连转学生拓武都已经融入班上的秀才集团之中，到了午休时间就会围绕着一些以立体投影显示的艰涩算式多方讨论。

　　当然只要对他们两人说一句：「我们一起吃饭吧」。想必他们随时都会婉拒新朋友的邀约，与春雪一起吃午餐，但他绝对不想这样依赖千百合跟拓武。

　　就像先前在加速世界里那般，他在现实世界之中同样也得打破自己的壳，交到几个新朋友才行。春雪抱着这个念头，想要找出跟自己比较会有共通话题的男生，于是拚命倾听别人的谈话，再不然就是在校内网路里四处闲晃，但同学们谈的尽是运动、音乐或时尚话题，游戏或动画的话题连一微秒都没有听见过。

　　——算了，慢慢努力就好，我好歹也找得到人陪我一起吃饭，而且还是全校最有名的人。

　　他是很希望能这样打肿脸充胖子，但这位全校最有名的学生会副会长为了应付几天后就要展开的毕业旅行各种相关事务而忙得不可开交，连日来别说是午休时间，就连在网路上见个面的时间都没有。

　　在这样的情势下，春雪能够再次跟黑雪公主说话，已经是在周末进行的「领土战」对战空间之中了。

　　「呀……呀啊啊！」

　　春雪的视线所向之处，漆黑的虚拟角色「Black Lotus」的右脚拖出一道青紫色的光芒，垂直向上踢起。

　　一名近战型的敌人被这一脚从腰到肩撕成两半，顺势在空中连翻了几圈，猛力撞在远方的大楼上，再也没有动弹。

　　春雪看着视野中浮现的团队战绩，知道今天进行的对战总胜率超过八成后松了口气，跑向军团长身边。

　　「嗨，辛苦了，Silver Crow、Cyan Pile」

　　「您辛苦了！」

　　「辛苦了。」

　　继春雪之后，Cyan Pile那壮硕的身躯也从附近一处倒塌大楼的入口出现，鞠了个躬之后小声说下去：

　　「对不起，我是趁社团活动的休息时间跑出来，所以得失陪了。军团长，祝你明天起的冲绳旅行一帆风顺，路上小心。」

　　黑雪公主看着拓武赶着留下这几句话就超频登出的模样，轻声地呵呵一笑说道：

　　「他也已经成了个有模有样的剑道社社员了啊，听说他刚进去就成了主力社员？」

　　「是……是啊。说到这个……拓武参加的剑道社里面。」

　　春雪先往四周一瞥，确定敌方团队的三人与超过十人以上的观众都已经全数离线，这才小声说下去：

　　「我们还没有确切证据……不过看样子跟阿拓一起当上主力社员的一年级新生，似乎是个超频连线者。」

　　「……你说什么？」

　　Black Lotus双剑环抱似地在胸前交叉，发出紫光的眼睛微微眯起，听着春雪说明前天比赛中发生的事情。

　　听完整件事之后，黑雪公主仍然沉默了好几秒。随后她视线往上一瞥，先喃喃说了声：「还有十分钟左右啊。」接着优雅地坐在不远处的一堆断垣残壁上，于是春雪也战战兢兢地在她对面坐下。

　　「能美……征二是吗？他哥哥优一的名字我没有什么印象，不管是去年还是前年，学长姊之中也都没有超频连线者存在。所以就算这个优一真是征二的『上辈』，那么他也早在我进梅乡国中的时候，就已经丧失BRAIN BURST了。」

　　春雪仔细咀嚼黑雪公主这番说得十分自然的话，沉吟了一会儿。

　　「这么说来……如果能美征二真是超频连线者，也就表示他进了跟『上辈』不同的学校？」

　　「这种情形很稀有，但不是没发生过，像我自己就是这样。可是在继续讨论之前……你们可以确定这个姓能美的一年级生，真的有在比赛中发动『加速』吗？」

　　「我们没有证据。只是……姑且不论其他运动，这次比的是剑道。阿拓自己就曾经在剑道比赛中动用『物理加速』指令，我想他应该不会看错……」

　　「唔……」

　　Black Lotus微微点头，接着忽然苦笑似地呼了口气：

　　「不过这样一来，你终于还是知道了物理加速指令的存在啊。我不会完全禁止你用，不过靠它在球赛里当英雄之类的用法，我们黑暗星云可是不容许的。」

　　「我、我才不会用呢！与其只为了短短三秒就付出5点的点数，不如花10点沉潜到『无限制中立空间』还划算得多……不说这个，问题应该还是能美可以不出现在对战名单上的理由啊。」

　　「坦白说，实在很难相信啊。」

　　黑雪公主锐利地眯起双眼，喃喃说道：

　　「从半年前的『后门程式』事件以来，程式就已经更新过，照理说同类的密技应该都已经不能再用了。如果能美是超频连线者，也有连上梅乡国中的区域网路，就非得出现在对战名单中不可。如果他没有出现在名单中，也就表示能美没有连上校内网路。」

　　「可、可是，待在校内的学生没有连上校内网路，这种情形有可能发生吗？更别说还是在上课时间还有剑道比赛中呢！」

　　「……这的确也不太可能啊……」

　　听春雪这么反驳，黑色镜面的护目镜轻轻往旁转开。

　　「如果能够入侵校内网路的主伺服器，或许……不，再怎么说这样做的风险都太高了，一旦事迹败露，哪怕是义务教育的国中，都有可能被勒令退学啊。看样子……最有可能的情形还是他用了某种违法程式来遮蔽自己，不让其他超频连线者搜寻到……」

　　「毕竟以前也发生过同样的事情啊。我也觉得这个可能性最高……才对。」

　　春雪低下银色的头盔，轻声这么回答。

　　「可是就算是这样，能美的目的又是什么？如果想隐瞒自己是超频连线者的事实，动用『物理加速』这样的指令只会造成反效果，实际上我们也正因为他的这种行动，对他产生了强烈的怀疑。只是话说回来，对方应该也已经查出我们的情报，却又没有利用这点来找我们『对战』。他到底想做什么？」

　　春雪当然无法回答黑雪公主的疑问。思索了一会儿后，他才以含糊的语调说：

　　「……我想，也只能试着看破那小子可以不出现在名单中的机关，找他『对战』来问个清楚了……」

　　「也是……吧。超频连线者之间还是得先对战过再说。我是很想打头阵，但是很遗憾地从明天起，我要离开东京整整一个礼拜……唔，我该装病留下来吗……」

　　「不、不可以啦！」

　　春雪赶忙大喊，乱摇双手打断黑雪公主这句不得了的台词：

　　「国中的毕业旅行可是一辈子只有一次的宝贵经验啊！请学姊放心去吧，能美的事我们会想办法搞定！」

　　「嗯……这样啊？可是你可别太逞强了。对了，你想好要我带什么礼物回来了吗？」

　　「啊，这个……拜托学姊带太大太笨重的东西也不好意思……只要请学姊拍些影片之类的给我看看就好了……」

　　说得更精确一点，是有拍到学姊的影片。

　　再说得详细一点，最好是有拍到学姊穿泳装模样的高解析度影片。

　　而且再加上少了军团长还守住领土的奖赏，所以这些影片要用只有三十公分的线来传输。

　　春雪虽然在内心补上这几句附加条件，嘴上提出的要求却十分单纯，黑雪公主听了后歪头说道：

　　「怎么？只要这样就好？那我就多拍些影片寄回来给你吧，我在旅行中吃到的冲绳料理也会一道不漏。」

　　于是黑雪公主就与梅乡国中的一百二十位三年级学生，一起坐上了翌日星期天上午从羽田机场出发的飞机，飞往遥远的南国岛屿。

　　当然他们还是随时可以用语音呼叫或是完全沉潜等等的方式联络，但一想到两人所在的物理座标远达数千公里，还是会觉得心里不踏实，让春雪就连睡起回笼觉时，也会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

　　——为什么我跟她不是同学年？

　　如果是同学年，也许就可以在毕业旅行中用肉眼看到她穿泳装的模样，而且也会一起毕业，升学考也可以同时……不，自己能不能考上同一间学校，其实都还难说得很……

　　一个个念头在脑海中转个不停，却被从视野中央亮起的语音邮件送达通知图示给打断。一发现这封邮件是拓武寄的，春雪立刻跳了起来，用手指往图示上一敲。

　　『小春，早安。不好意思，拖了这么久才跟你报告能美的事。我本来想找机会接触他的神经连结装置，检查里面有没有安装BRAIN BURST程式，可是完全无机可乘……好不容易弄到了一张照片，就附在信里给你。今天上午社团也有练习，有查到什么再跟你联络，就这样。』

　　就在讯息内文播放结束的同时，附档的图示亮了起来。

　　春雪发现档案格外地大，忍不住皱起眉头，但一打开档案，马上就知道为什么会这么大，因为显示出来的，是一张拍到所有剑道社一年级新生的团体照。

　　神经连结装置有内建摄影机，所以就技术上来说，随时都可以将视野中的影像拍成照片或影片，但这也就表示偷拍行为要远比上个世代的摄影手机更加难以防范。

　　也因此，现在除非进入摄影范围的人有透过网路许可，否则程式都会加上限制，让使用者拍不到视野中的其他人——当然如果像黑雪公主那样，用上神秘的手段来躲避这种规范，则又另当别论了。

　　拓武也跟春雪一样，对神经连结装置并没有那么高深的知识与技能，所以想来要得到有拍到能美长相的照片，唯一的方法就是等待这种拍纪念照的机会了。春雪让视线在占满整个视野的照片中扫过，从那些接连浮现又消失的嵌入式名牌中，找出了「一年A班 能美征二」这个名字。

　　没戴面罩的能美——是个没什么特征，一脸稚气未脱模样的少年。

　　略带咖啡色的头发剪得圆圆的，垂在额头上的浏海则稍微长了些。眼睛跟鼻子都像女生一样可爱，但露出微笑的嘴角倒也带着几分剑道社社员应有的野性。

　　「你……是超频连线者吗……？」

　　春雪自言自语地问起，但照片中的能美当然不会回答。

　　春雪将这位神秘一年级新生的面孔牢牢记在脑海中，撤下照片之后下了床。他本来打算下午要出门到新宿或涩谷方面去「对战」看看，现在则改变计划，决定到学校去，于是换上了制服。既然拓武跟能美有在参加社团练习，也许会有什么动作。

　　春雪先到厨房拿起买来放的土司面包，随便夹着些火腿跟起司送进嘴里，接着对看样子还在睡的母亲留下简短留言，就轻轻打开家门走了出去。一看到高层公寓大楼分栋上格外蔚蓝明亮的天空，视野立刻冒起金星。

　　仔细想想，这也许是他入学以来第一次在假日跑来学校。

　　春雪先在楼梯间换好鞋子，瞥了一眼现在时刻。没想到准备出门跟移动花了不少时间，现在已经快要十二点十五分了。他本想发个邮件问拓武是不是还在学校，但随即改变主意，心想直接去看还比较快。

　　星期日午后的学校里，清静得几乎令人吓一跳。

　　并不是说整间学校空无一人。运动场上有传来垒球社跟田径社的喊声，而且只要去学生餐厅看看，应该也会看到学术性社团的学生众在那儿。

　　然而关了灯的校舍内却十分昏暗、鸦雀无声，让春雪产生了错觉，怀疑自己是不是不小心闯进了不该去的地方。

　　他莫名其妙地放轻呼吸声，从一楼走廊转往运动大楼。从传出球鞋摩擦声的体育馆旁走过，一路前往道馆——

　　「……嘿啊啊！」

　　传进耳中的锐利呼暍声，让春雪立刻停下脚步。

　　里头有好几个人呼暍着，但在以同样节奏反覆喊出的声音中，确实分辨得出前几天才听过的能美那高而尖的声音。

　　春雪更加放轻呼吸，从两栋楼问的走廊下到铺着砂石的中庭，沿着道馆的墙壁走上几公尺，从窗户往内窥探。

　　看样子剑道社全社的练习已经结束，宽广的木质地板空间里只剩下几个社员。这些社员看来全都是一年级生，多半是被学长吩咐要留下来练习，一起并肩挥着竹刀。从春雪的位置只看得到他们的背影，但最右边一名个子比较小，头发带着几分咖啡色，发型也比较成熟的学生，无疑就是能美征二。

　　就连外行的春雪，也看得出能美挥刀的动作比起其他一年级生是压倒性地俐落，不难推知他的实力有多么坚强。

　　春雪咬了咬嘴唇，心想明明有着这么好的实力，为什么在比赛中还不惜动用加速能力来取胜？还是说他有什么苦衷所以绝对不能输，就像之前走投无路的拓武一样？

　　当春雪轻轻呼出一口气，就只有能美一个人忽然停下了动作。

　　春雪以为自己偷看被他发现，差点吓得缩起脖子，但看样子并不是这样。能美仍然背对着春雪，大跨步走向墙边，开始收拾竹刀。

　　「喂，能美，次数还没挥完吧。」

　　一名一年级生挥着刀这么说。能美对此则没有回答，拿起运动提袋就往道馆出口走去，彷佛在说他的练习已经结束。点他的社员大声啐了一口，身旁则有人出声表示：「当上主力的大爷就是不一样啊。」

　　尽管听到这露骨的讽刺，能美仍然连步伐都没有改变。他穿着道服走出道馆，就往春雪藏身的体育馆方向弯了过来，让春雪赶忙离开窗边，把身体塞进附近的树丛里。

　　能美看起来也没有发现春雪，笔直走在走廊上，最后走下通往体育馆地下的楼梯后就再也看不见了。体育馆的地下空间里，有着整间学校里对春雪来说最为无缘的设施——温水游泳池存在。

　　春雪有点不敢领教地心想「难道他现在要去游泳？」但随即挥开了这个想法。游泳池旁应该设有淋浴间，能美练得浑身是汗，多半是想换下剑道服吧。

　　——淋浴间。

　　「……！」

　　春雪尖声倒抽一口气。

　　从状况来看，剩下的一年级社员多半还会继续练挥刀，四周也完全看不到其他运动类社团的学生。也就是说，能美征二在接下来的几分钟里，身边应该完全没有旁人。

　　这难道不是个好机会？难道不是千载难逢的良机，可以去找能美问清楚他为什么拒绝出现在对战名单上，问清楚他为什么就读同一间学校，却对其他超频连线者视若无睹？

　　当然能美只要矢口否认，春雪也拿他没辄。然而能美却特意在理应已经知道跟他同样是超频连线者的春雪跟拓武面前动用了「物理加速」指令，跟拓武对打时更简直像是故意用给他看一样。那样的行动从某个角度来看，不也可以说是——在示意要春雪他们去跟他接触？

　　尽管内心犹豫，春雪仍然留意着四周，跟在能美后头。

　　春雪蹑手蹑脚，从位于体育馆入口不远处墙边的楼梯走了下去。梅乡国中的游泳是选修科目，春雪自然没有动机去选这样的课，所以走下这段楼梯对他面言，还是不折不扣的初体验。

　　从往左的直角转弯探头看去，短短的走廊上已经看不到能美的身影。在左侧的墙上，可以看到一个分成两边的入口通往淋浴区兼更衣室。春雪朝天花板瞥了一眼，确定没有眼熟的黑色半球型物体——公共摄影机存在。这就表示从这条通道至淋浴区内部的空间内，都处于摄影机的视野之外。

　　春雪躲在放置于转角处的清扫用具推车后面又犹豫了十秒左右，才下定决心走向淋浴区。

　　往入口正面的墙上一看，就看到墙上有用格外鲜明的标志，左侧的粉红色标明是女生用，右侧则以蓝色标明男生用。春雪看清楚楼梯的方向之后，当然往右弯去，走了几步后侧耳倾听。如果淋浴区里还有能美以外的学生在场，他当然只能沮丧地撤退，但怎么听就是没有听见说话的声音。接着春雪发现自己不知不觉间掌心冒汗，于是就在海绵上用力擦乾。

　　——我根本没什么好怕的吧。

　　我也一样是这间学校的男生，那么就算继续往前走，也没人有理由责备我。我只是想找个没有人打扰的地方，问清楚能美真正的意图而已。

　　再次喝斥自己的春雪，步伐走得生硬无比，但终于还是完成了入侵更衣间的任务。

　　整个空间比想像中还要宽广得多，右边墙上有着成排的置物柜：中间放着一张长桌，上头摆着一个学校指定的运动提袋；左边墙上则并排设置了几间淋浴间。

　　淋浴间的门板由雾面的压克力构成，可以看见最靠里面的一间里有水声与蒸汽，其他几间都空无一人。

　　……我来迟一步了吗？

　　春雪轻轻舒了口气。看样子就在他犹豫不决的空档，能美已经进了淋浴间。春雪终究没有胆量冲进去找正在冲澡的人谈判。

　　就在他心想还是下次再说，于是准备往后退开的当下——

　　长桌上那个半开的运动提袋里，有个物体反射出耀眼的光芒。

　　尽管只看得到一部分，但那有着平滑曲线的物体，肯定就是神经连结装置。

　　一般来说，只要是有在注意资讯安全的人，都不会把这种堪称另一个大脑的装置丢在别人看得到的地方。就算是在冲澡的时候，也会直接戴在身上进去冲，再不然至少也会放进上锁的置物柜里。或许是因为待在校内，再加上只有自己一个人，这样的状况让他掉以轻心，甚至懒得去转一下置物柜的机械式门锁？

　　如果真是这样，或许他会连关掉神经连结装置电源的作业也都省了？装置一旦关闭电源，重开机的时候就必须经过脑波认证，春雪也就束手无策，但如果能够在装置处于待机状态的情形下接触到，就可以用直连的方式来搜寻里头的记忆领域。

　　没错，今年一月，那个「红之王」Scarlet Rain去接触春雪母亲的神经连结装置，置入伪装过的邮件位址，不就是用同样的手法办到的吗？

　　当然无论是道义或校规，都不会容许这种行为。偷偷直连其他学生的神经连结装置一旦被老师发现，可不是训斥一顿就能了事的。

　　然而——就算公共摄影机网路号称能够二十四小时监控全国国民，终究无法涵盖到校内厕所或淋浴区这样的地方，而学校当局的作风向来是只要没有证据影片，对于违反校规的行为一概视若无睹。像过去春雪被同学叫去摄影机的涵盖范围外痛殴或恐吓，校方也都置之不理。而且只要能够用直连方式窥探物理记忆体，不但可以查清楚能美是不是超频连线者，还极有可能得以解开他之所以不用出现在对战名单上的机关。

　　——花了两秒想到这里，春雪下定决心。

　　他听着淋浴间里冲个不停的水声，屏气凝神地走近提袋，把开口拉得更开一些。里头放着一套折得整整齐齐的运动服，以上头则摆着珍珠紫配色的神经连结装置，指示灯散发出淡蓝色的光芒，表示处于待机状态。

　　春雪从口袋里拉出接头，迅速插到自己的神经连结装置上，抓住在空中摆荡的另一个接头，准备朝提袋内的——

　　……不对，等等。

　　这个颜色，这个带着点紫色的缎布银配色，这具眼熟得简直像是自己所有的神经连结装置，不是能美征二的。

　　春雪的思考停止运作，握着接头僵在原地，耳里却传来了扭紧淋浴水龙头的声音，水声就此停歇。

　　他迷迷糊糊地抬起头来，弹簧门就咿呀一声打了开来。

　　以大件毛巾披在及肩头发上走出来的仓嶋千百合，视线跟春雪撞着正着，四只眼睛瞪得不能再大。

　　先前停止不动的思考驱动装置当场超载爆炸，春雪——在这个状况下倒算是不幸中的大幸——更没有心思让双眼的目光焦点往下转动，就只是一直凝视着千百合的脸孔。而对方也是一样，维持着正准备擦乾头发的姿势僵住不动。

　　过了一会儿，春雪的自制力总算恢复到了能够勉力开口说话的地步，以几乎不成声的音量轻声说道：

　　「小百……你为什么在男生用的……」

　　同时千百合也眨了眨眼说道：

　　「小春，你在女生的淋浴区里做什么？」

　　——你说什么？

　　到了这个阶段，春雪才总算注意到自己周围空间的颜色基调不是蓝色，而是粉红鱼。举凡经过防滑加工的地板、光滑的墙壁跟天花板，以及眼前的长桌，全都统一漆成淡淡的灰调粉红。

　　……这，可是，这怎么可能！

　　春雪的眼睛瞪得几乎要跳了出去，在心中大声嘶吼。

　　我确实是沿着画有男生用记号的通道走进来的。那个标示不是壁挂式告示牌，而是直接漆在墙壁上，所以根本不可能被人恶作剧掉包。还是说有人强行用什么涂料重新漆过？不，照理说应该不可能会有这么多时间来搞这种大工程。

　　看样子就在春雪全力转动思考回路想着这些问题的当下，千百合也总算想起了自己现在是什么模样。

　　她一低头望向自己的身体，双眼立刻瞪得圆圆的，连耳朵都泛出血色，双手迅速往下遮住能遮的最大面积，同时再次抬起头来，深深吸一口气——

　　就在她即将以最大音量发出尖叫或是怒吼之际。

　　外面的通道上传来了几名女生一边讲话一边走近的声音。

　　这一瞬间，春雪才理解到自己所处的状况可不是说成误会或玩笑就能轻松带过。

　　这是不折不扣的险境。一旦被校方发现，事态可能会演变成停学或退学，不——甚至有可能被扭送警局。

　　千百合似乎也同时想到这一点，血色转眼之间就从涨得通红的脸上退去。就连他们两人僵着脸对看的当下，这群女学生的声音仍然不断变大。

　　千百合突然伸出右手，一把抓住春雪的领带跟衣领，以不容抗拒的力道将他拉进刚刚才用过的淋浴间里，然后自己也跟了进去，用背将春雪挤到墙边，将毛巾挂在雾面压克力弹簧门的上端。

　　接着她拿起莲蓬头，将触控式面板上的水温调整按钮一口气按到最高的六十度，接着水龙头开到最大，将猛烈的水流喷向右侧的墙壁。热水溅开，让淋浴间里登时笼罩在一整片纯白的水汽之中。

　　「……什么都不要说，乖乖待着不要动！」

　　才刚听千百合悄声说完这句话，就在只隔着一道弹簧门的淋浴间外，听到了至少有三个女生进来的声响。

　　「啊啊，真是够了，全身部是汗。」

　　「我说啊，你们应该也已经想换上夏季服装了吧？」

　　「至少就先把神经连结装置用的衬垫换成透气型吧。」

　　想来她们多半跟千百合一样是田径社的社员，说话声过后则是一阵拉下拉链的声响。

　　然而春雪当然没有心思去想像外头的光景，只是顾着将脸贴在墙上紧闭双眼，拚命地忍住呼吸。

　　尽管有九成心思都受到惊慌所支配，但他仍然以剩下的一成不断地思考为何会演变成这种状况。

　　不管再怎么糊涂，淋浴区的男女辨别标志实在不可能看错，而墙上所漆的标志也不可能在物理上被人调换。既然如此，那就只剩下一种机关。

　　那就是以电子方式覆盖视野。

　　透过神经连结装置来覆写视野。也就是说自己被人植入了恶意程式，用伪造影像覆盖事先指定的淋浴区男女识别标志，将男用标志换成女用，女用换成男用。春雪一想到这里，跟着就想到几分钟前看到的标志在昏暗的走廊上显得格外鲜艳，简直就像标志本身在发光一样，只是现在才发现也未免太迟了。

　　虽然还不知道自己是在哪里被植入这样的程式，但多半就是那小子一手策划的。

　　能美征二。

　　这一切全是能美设下的圈套。他早就知道春雪在偷看道馆内的情形，还顺其自然地引诱春雪来到淋浴区，让他认错标志而闯进女用淋浴区，因而陷入现在的险境，为的就是将春雪——将超频连线者「Silver Crow」——从梅乡国中排除。

　　手法的俐落、冷酷与无情都令人战栗。

　　比起过去黑雪公主排除那个姓荒谷的学生时，可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咦？千？你还在冲啊？」

　　弹簧式的隔板外忽然传来女生说话的声音。

　　春雪打着冷颤听千百合在耳旁回答：

　　「嗯，因为我也流了好多汗。」

　　「就是说啊，虽然地区预赛就快到了，不过老师也太拚了啦。」

　　身上穿着T恤、衬衫，甚至还有制服外套，又被高温的水汽猛蒸，让春雪浑身是汗，但他却丝毫不觉得热。不但不觉得热，皮肤甚王冰冷得几乎让他的牙关格格作响。

　　要是现在这个女生闹着拉开隔板，别说是春雪，连千百合都会跟着遭殃。她将不再被视为偷窥的受害者，难保不会受到跟春雪同等的处分。

　　「倒是干，你水温会不会调太高了？整间都是水汽耶。」

　　「咦？热一点才好啊，还可以促进血液循环。」

　　「讨厌，不要说这种跟我家奶奶一样的话好不好？」

　　其他女生哈哈笑了几声，千百合也跟着笑了笑，但透过紧紧贴住自己的背，感觉得出她结实的身体微微颤抖。

　　……对不起，对不起，原谅我，是我太笨了。要是我不去翻提袋里的神经连结装置，就不会搞出这样的状况了！

　　就在春雪内心这么呐喊，牙关咬得不能再紧之际——

　　耳中听到淋浴间隔板拉开的叽嘎声，让春雪全身猛然一弹。

　　但这是女生走进隔壁小间的声音。接着转动隔板的声音又响起两次，随后不约而同地开始响起淋浴的水声。

　　几秒钟过后，千百合的身体跟他分开，往外探头看了看。

　　紧接着她回到淋浴问里，捧着春雪的脸对着自己，用唇语对他说。

　　——趁现在，快走！

　　春雪一口气喘不过来，也不能说出对千百合急中生智的戚谢，只能点点头，踩着踉呛的脚步走出更衣间。

　　他双眼只瞪着出口，拚命操纵僵硬的全身，以腰部后缩的姿势一步一步往前进。要是这个时候绊倒——又或是有其他女生进来……

　　光想到这里就差点昏了过去，但春雪仍然奇迹似地没有绊倒，成功逃出了淋浴区。接着他以小跑步跑过弯成门字形的通道，抵达男生区跟女生区的分岔点，这下才全身无力地将背靠在墙上。

　　春雪双腿一软，差点就要这么瘫坐下去，但一阵突然爆发的愤慨情绪阻止了他这样做。

　　「……臭家伙……！」

　　春雪嘴里这么一喊，猛然抬起头来，朝着存在于通道另一边的真正男用更衣间冲去。

　　然而——漆成淡蓝灰色的空间里却空无一人，甚至找不出有人刚用过淋浴间的痕迹。想来能美早就趁春雪闯入女用区的空档离开了。

　　「……该死！」

　　春雪咒骂了一句，重重一拳打在身后的墙上。

　　大约两小时后，在住家大楼二十一楼的仓嶋家，千百合的房间里。

　　春雪额头用力压向木质地板。

　　「抱歉，对不起，不好意思，直一的很对不起！」

　　死命地反覆说着已经不知道说了几次的道歉。

　　房间的主人则连制服也没脱，坐在床缘双手抱胸，持续散发强烈的杀气。从她准许上门请罪的春雪进来到现在，都丝毫没有想开口的模样，更让春雪觉得恐怖。

　　春雪非常了解自己的所作所为，已经是一种不能拿来开玩笑的暴行——至少他本来是这么认为。然而对于千百合所受的震撼之大，身为男生的春雪自然没有办法真正产生共鸣。

　　毕竟自己就在只有一公尺出头的极近距离下，看到了她彻头彻尾一丝不挂的模样。

　　不用说也知道，这可是去年拓武在千百合的神经连结装置中植入病毒以来最大的一宗罪，因为他们已经不是那种可以一起洗澡的小孩子了。没错，一切都已经不一样了。她那突出得极为鲜明的锁骨、从肩膀连往胸部的胸肌曲线，以及份量大得令人意想不到的一对纯白——

　　「……你在回想对吧？」

　　突然听到这声低沉的说话声，让春雪整个人维持拜伏的姿势跳起了一公分左右。

　　「我、我才没有，我才没有在想！」

　　「骗人，你耳朵都红了。我话先说在前面，你要是敢用在什么不正经的用途，我可要叫你钻进那个……叫什么来着的？无、『无限制中立空间』，待到记忆丧失为止，至少也要待个一百年。」

　　春雪又一次惊呼着跳了起来。

　　「我、我不会，我绝对不会用！」

　　——的确，只要在这里叫春雪使用「无限超频」指令，就这么在旁监看一个小时不准他出来，在内部的时问就会经过足足四十天以上，储存在脑内的影像肯定会大幅度劣化。

　　然而要是这段期间内被其他超频连线者或是「公敌」追着跑，多半不只是会丧失记忆，还会弄得过劳死，春雪只好拚命猛摇头。

　　「我、我会忘记，我会忘得干干净净！」

　　「……好吧，我以后再慢慢考虑要让小春你怎么赎罪，这件事我就暂时搁下了。」

　　就在她哼了一声的同时，一个物体轻轻砸在春雪的头上。春雪视线往上一瞄，就发现那是一个很大的布偶坐垫。

　　「不用再跪了啦，坐着吧。」

　　「遵……遵命。」

　　春雪点点头，捡起了坐垫。他本来以为是大象，但这玩意儿鼻子比较短，还有六只脚。

　　「这、这什么玩意啊？」

　　「是水熊虫，地球上生命力最强的生物……等等，我不是要说这个！你说你会溜进女用更衣室，是因为被人放了病毒，然后这病毒就是那个叫能美的学弟放的……是真的吗？」

　　春雪赶忙在奇怪的生物坐垫上以跪坐姿势坐好，连连点头说道：

　　「错、错不了，我确定走进的是有男用淋浴间标志的那一边。就算我再怎么冒失，总不会连粉红色跟水蓝色的标志都看错。」

　　「可是这病毒是什么时候被人放的？你跟能美不是连话都没讲过吗？」

　　「嗯……嗯。」

　　春雪点了点头。

　　他确实完全不知道自己被施放病毒的途径。想来应该是在从入学典礼到今天的这一个礼拜内，被他碰到了自己的神经连结装置，但春雪怎么想都不觉得自己曾经露出这样的空档。

　　只要能将病毒本体分离出来，也就可以知道渗透的日期时刻，但不管他怎么检查物理记忆体，就是查不出任何可疑的程式。查看神经连结装置的运作记录，就发现有痕迹显示一个陌生的档案在春雪闯进女更衣间之后立刻自动删除。春雪完全不记得自己有做过这样的操作，想来多半是病毒本身就有设定这样的动作，在执行并完成目的——也就是覆写过春雪的视觉之后，紧接着就会自我毁灭。

　　「可是啊……」

　　千百合略粗的眉毛紧紧揪在一起，歪着头思索：

　　「有本事做到这种地步，为什么不直接把小春你神经连结装置的OS搞得乱七八糟，或是干脆删掉『BRAIN BURST』程式就好了？如果目的是要让你不能『对战』，这样不是更保险吗？」

　　「病毒再怎么凶猛，也破坏不了系统档案啦，顶多只能利用既有的功能来恶作剧。而且BRAIN BURST程式是只要成为超频连线者，就可以重新下载，不然想要更换神经连结装置机种的时候不就不能用了吗？当然核心识别卡还是得插到新的神经连结装置上啦……」

　　春雪反驳到这里，忽然也跟着皱起眉头：

　　「不，可是……你说得没错，既然有办法做到覆盖视觉这种大招，就不会只能恶作剧，还可以使出更凶狠的手段……说得极端点，只要让我把红灯误认成绿灯，再将针对路上开的车子所带来的感官资讯全部遮蔽住，要杀了我应该也办得到吧……？」

　　「杀、杀人……」

　　千百合忍不住大喊出声，接着才想到母亲应该还待在客厅，赶忙用手捣住嘴，这才重说了一次：

　　「杀人？你在说什么鬼话啊，不、不就只是个游戏吗？」

　　对此春雪也只能带着无力的微笑摇摇头。

　　「BRAIN BURST不是普通的游戏。像能美这样想在现实世界中吃香暍辣而使用『加速』的家伙，为了保持这样的能力，都是不择手段的。你想想看，如果当时从淋浴间里走出来的不是你，而是其他女生，我现在人已经……」

　　「……待在警局里了，是吧。」

　　千百合事到如今才吓得背脊颤栗，喃喃说道：

　　「可是……你是说以后那个叫能美的学弟还会继续设下这样的圈套？不只是对小春……还会针对小拓、黑雪学姊，还有我……？」

　　「不，我不会让他为所欲为。」

　　春雪以不习惯的坚定语气说得斩钉截铁，想要去除千百合的不安。

　　「既然已经知道他的手法，我也不会继续观望了，我明天就跟阿拓去找那小子谈判。虽然我不喜欢这样……不过如果有需要，就算得用强硬手段来跟他直连，我也要找出他可以不出现在对战名单上的秘密。」

　　「……小春……」

　　但千百合却更加担心地咬着嘴唇，低下头去。

　　「我……总觉得不喜欢这样，我觉得这样不对，明明只是游戏……不管是小春、阿拓，还是能美，根本就一点也不开心啊。」

　　「才、才不会呢。」

　　春雪赶忙摇摇头，同时却也觉得她会这么想也是无可厚非。

　　千百合由于拥有了「治愈型」这种极为稀有的虚拟角色，到现在还没有经历任何一次正常的「对战」。从对战空间的宽广与精细，到对战的兴奋与胜利的快感，春雪都满心想要快点让她体会到，但这点却得等到一周之后，也就是等黑雪公主回到东京之后才能进行。

　　「至、至少我就是遇到BRAIN BURST之后，才有办法改变……从那以来我才敢用真心面对阿拓，而且也觉得自己的自卑感稍微减轻了点……」

　　春雪口吃地说到这里，就看到千百合眨了眨眼，露出暗藏玄机的笑容：

　　「……这倒说得是。如果是以前的小春，要是看到我的裸体，大概得躲我躲上一个月，也不来跟我道歉。」

　　呜。

　　春雪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同时脑内萤幕又不小心播放出那个画面。他为了掩饰产生热气的脸色，只好再度下跪求情。

　　「抱歉，对不起，不好意思，真的很对不起！」

　　「就跟你说不用再道歉了！」

　　又一个坐垫飞来，命中了他的头部。

　　接着千百合恢复了威吓的语气低声宣告：

　　「还有我先跟你讲清楚，你要是敢跟小拓讲起淋浴间里头的事情。我真的会痛扁你一顿，而且我还会跟黑雪学姊告密。」

　　「咦。」

　　春雪当场全身僵硬。

　　因为尽管他确实丝毫不打算跟黑雪公主提起，但对于拓武则是打算等跟千百合谢罪过之后就去跟他报告。

　　「跟……跟阿拓也不能讲？」

　　「那还用说，你在想什么啊！」

　　春雪的脑门挨第三个坐垫打个正着之余，他恍然大悟地心想原来这样才是理所当然。然而这么一来，又该怎么跟拓武说明能美的攻击呢？不，还是只讲自己误闯女更衣室，不要说出在里头撞见千百合的事情就好？

　　尽管觉得对好友兼搭档保密让他十分别扭，但春雪还是深深吸一口气，抛开了这个想法。

　　现在不是继续烦恼淋浴间事件的时候了。

　　那是能美的宣战。对于今后展开的战斗，他们必须绞尽全副心力，而且只要情况允许，最好是能在黑雪公主从冲绳回来之前，就解决掉这个问题。春雪不能让9级的她陷入这样的危险当中。

　　春雪这么说服自己，接着告别仓嶋家，回到高上两层楼的自己家里。

　　但是春雪错了。他对状况的认知错得让事情无可挽回。

　　还没发现这一点，战争就已经开始，而且也已经结束了。

　　7

　　「游戏结束了，有田学长……不，应该叫你Silver Crow。」

　　这就是初次见面时能美征二所说的第一句话。

　　梅乡国中的校舍形成一个上边朝北的工字形，正门存在于东方，北边的专科教室栋与南边的一般教室栋之间，有一栋纵向连接这两栋校舍的运动栋，而三栋校舍所夹的两个宽广空间之中，靠东的一区称做「前庭」，西边的则称为「中庭」。

　　中庭里有着树龄颇高的樟树跟橡树朝着四面八方生长枝叶，就连白天也显得光线昏暗，而且又没有公园椅或草地，所以学生几乎都不会靠近这里，也没有设置公共摄影机。

　　能美叫春雪到中庭来的打字式邮件，是在星期一的第一堂课刚下课时寄到的。在这篇以小小字体写成的简短文章最后发现「请单独赴约」这句话后，春雪立刻朝着坐在右前方的拓武背影看了一眼。

　　结果春雪到现在，都还迟迟找不到机会把昨天的淋浴间事件告诉拓武。

　　自己被人放了病毒而冲进女用更衣室，这个部分还比较没关系，但要说明如何逃出险境，就非得提到撞见千百合的事不可。然而千百合本人又禁止他提起这件事，若要隐瞒这个部分，就无论如何都得说谎。

　　他对拓武不想有任何谎言。

　　但他也很能体会千百合不想再受伤害的心情。

　　被这两个相互矛盾的想法夹在中间犹豫不决之际，就收到了罪魁祸首能美找他出去的信。

　　春雪心想事非得已，只好等这次见面结束之后再跟拓武报告了。反正信里也讲明了要他一个人来，要是带着拓武去，能美自然不会现身。

　　能美所指定的第二、三堂课之间长达二十分钟的下课时间一到，春雪就起身冲到走廊上。接着跑下楼梯，从鞋箱里拿回运动鞋，经过体育馆旁的砂石路踏进中庭。

　　他对这个地方没有什么好的回忆。由于这里处于公共摄影机拍得到的范围之外，一年级时那群霸凌他的人就曾经叫他来这里好几次。被人又推又挤地跌坐在湿湿的树叶上时，真的只有悲惨两个字可以形容。

　　——可是这些全都过去了。现在的我已经跟那时候不一样了。

　　春雪一边在内心这么自言自语，一边朝着昏暗的树林中一株特别大的水橡树走去。

　　随着轻轻的脚步声，对面出现一个人影跟春雪对峙。

　　春雪本以为绝对是自己比较早来，所以从这一刻起，气势上已经小输了对手一截，不由得右脚退开半步。

　　当两人从正面对看，就发现能美征二的个子果然非常小。就算与身高略低于班级平均值的春雪相比，都还矮了十公分。不管是手脚、躯干，还是戴着暗灰色神经连结装置的脖子，都像个小孩一样细，体重恐怕更是差了将近一倍。

　　睑孔也幼嫩得几乎会让人误以为他是女生。明明已经先在拓武寄来的照片上记住了他的长相，但春雪仍然大感讶异，怀疑他是否真是对自己设下冷酷圈套的人。

　　能美摇着理成少爷头的柔软短发轻轻一鞠躬，长着长睫毛的一对大眼睛与小小的嘴上露出微笑——

　　「游戏结束了，有田学长……不，应该叫你Silver Crow。」

　　能美征二这么说了。

　　「咦……你、你说什么？」

　　春雪没料到他会这么说，只能反问回去。

　　能美脸上始终挂着笑容，耸了耸娇小的肩膀，又说了一次：

　　「我是说，我们已经分出胜负了。赢的人是我，学长。」

　　「哪、哪有什么赢不赢……」

　　春雪深深吸一口气，整理好思绪，用力瞪了对方一眼：

　　「我们根本就还没『对战』吧，因为你用了某种手段，都不出现在对战名单上。」

　　「已经不需要什么对战了吧，只要我手上有这个。」

　　能美拿出先前放在口袋里的右手，轻快地操作几下虚拟桌面。春雪视野中跟着闪烁着一个投影对话框，询问他是否确定要接收档案。

　　「请放心，里头没有放什么病毒。」

　　「……」

　　就算听能美这么说，春雪也不敢马上相信。他先以充满怀疑的眼神瞪了对方一眼，才小声地问道：

　　「……你是怎么在我的神经连结装置里放进视野遮蔽病毒的？」

　　「哦？学长已经发现这么多啦？那我就揭晓谜底，当作给学长的奖赏了。答案就是照片啊，照片！黛学长不是有转寄给你一张照片吗？」

　　「照……照片？」

　　听他这么一说，春雪这才恍然大悟。他说的是拓武昨天寄来那张剑道社一年级新生的团体照。还记得自己在打开照片之前，有发现到资料量格外庞大。

　　「帮那张照片嵌入名牌的人就是我啊。毕竟神经连结装置的看图软体跟扩增实境（注：Augmented Reality，缩写为AR）资讯显示软体用的是同一种引擎，要把可以小幅度修改视野的程式一起嵌进去也就简单得很哪。」

　　能美微笑着如此解说，但听在对程式撰写方面只稍有接触的春雪耳里，怎么听都不觉得那是只凭三脚猫的本事就能办到的。

　　想来能美就跟黑雪公主还有「红之王」一样，是个外表与精神年龄不一致的老经验超频连线者，就算年纪比自己小，也千万不能轻怱。

　　春雪一边在内心这么叮嘱自己，一边先执行了非内建的病毒检查程式，才战战兢兢地收下能美传来的档案。

　　刹那间档案便传输完毕，看来是一段简短的影片。春雪在播放前也先检查过，但以画质与秒数而言，档案大小并没有不自然的地方，于是他紧绷着嘴唇，用手指敲向图示。

　　一个方形的播放视窗咻一声张开，占据了整个视野。

　　播放出来的影像虽然有些杂讯却十分鲜明，是从高处拍摄一个看似学校走廊的地方。

　　这里看起来是在地下，左右两边的墙上都没有窗户。走廊本身也不怎么长，快到走廊尽头墙壁的左边，设有一处没有门的出入口。

　　入口内侧进去没有多远就分为左右两边，分岔处的墙上并排着两个标志，分别是水蓝色的男生用标志与粉红色的女生用标志。这是——

　　体育馆地下的淋浴区入口。

　　就在认知到这点的同时，春雪脑中立即鲜明地预测到了影片中接下来所要播放的光景，同时手臂跟背脊也跟着汗毛直竖。

　　一秒钟过后，一个身材圆滚滚的男生从视野右下方进入画面。他的发型蓬松而杂乱，配戴着铝银色的神经连结装置。

　　这个男生定到位于画面中央的淋浴区入口之后，先朝摄影机的方向回头看了一眼，这张从正面拍到的圆滚滚脸孔怎么看都是春雪。

　　影片中的春雪稍稍犹豫之后——

　　小跑步跑向了漆有女用标志的右侧通道。

　　「唉呀呀，学长你也真是的，害我不知道有多担心呢！」

　　春雪只觉脑袋一片空白，影片结束之后仍然呆站在原地好一会儿，这时能美开朗的说话声音传进了他的耳里。

　　「一般人看到里头四面八方都是粉红色的时候，就应该会发现事情不对，拔腿就跑了好不好！可是学长你却一直不出来，害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了。」

　　能美这番话就已经让人莫测高深，但更让春雪不敢相信的还是这段影片的存在。只听他挤出沙哑的声音问道：

　　「你、你……这，你是怎么……那个通道上应该没有地方可以躲……」

　　结果能美似乎觉得非常好笑，嘻嘻笑了几声，接着摇摇头说道：

　　「相信换作是别人，也会想抱怨这年头的年轻人实在是很没知识吧。学长你是不是以为这世上除了神经连结装置以外，就再也没有其他携带型的电子用品了？一直到大概十年前左右，这样的东西都还有在卖的。」

　　他边说着边从口袋里抓出来的物体，是个小得可以收进手掌的流线型装置，前面还嵌着一个镜头。

　　「不过也难怪啦，毕竟现在说到数位相机，指的都是大口径的单眼反光镜式相机啊。不过就算是这种小相机，解析度也很够了，不是吗？毕竟不管是谁来看，都可以一眼就看出上面拍到的是有田学长。我就是事先把这玩意，放到走廊上的那台打扫用具推车上设定好才拍到的。」

　　春雪茫然地凝视着这玩具般的机械，半自动地问起：

　　「……你……你不惜这么大费周章，也要把我从这间学校里赶出去……？你无论如何都想逼得我退、退学是吗？」

　　「不不不，这误会可大了！」

　　能美原本就很圆的眼睛瞪得更加浑圆，彷佛觉得春雪的话太离谱似的摇摇头说：

　　「逼学长退学，我又能得到什么好处呢？而且要是逼得学长走投无路，干脆在现实生活里找我报仇，那可就太不划算了。我只是想在接下来的国中生活里，请有田学长……」

　　能美征二说到这里先停了一拍，接着才露出那副天真无邪——却又蕴含着无尽狡诈与冷酷的笑容。

　　「……当一只忠实又勤奋的狗，一只会每天叼来点数供我花用的乖乖狗。」

　　「我不会让你称心如意。」

　　——这句话撼动了中庭里令人呼吸困难的沉重空气。

　　春雪背脊一颤，能美则脸上仍然挂着笑容，望向说话声音传来的方向。

　　从树林中现身的，是如猫般双眼闪闪发光的千百合。拓武没有在她身旁，看样子她是一个人跟踪春雪，偷听他们的谈话。

　　千百合大剌剌踩着草地走近，站在极近距离跟能美对峙，以锐利的舌锋撂话：

　　「是我从女更衣室里面叫小春进去的。要是你公开这段影片，我就会说出这段证辞，理由是因为我绊了一跤扭到脚所以站不起来，怎么样？这样一来，小春进女更衣室就是出于正当理由，当然也就不会退学或停学了。」

　　听到这一点，春雪一时忘了自己所处的困境，哑口无言地瞪大了眼睛。

　　的确，这种说法的说服力很够，而且真要说起来，如果目的是偷窥，光明正大从正面入侵也未免太有勇无谋了。

　　——然而。

　　千百合说完之后，能美的轻笑仍然没有消失。

　　他好整以暇地收起小型相机，双手缓缓互拍，彷佛在鼓掌似的说了：

　　「可以啊，仓嶋学姊，这理由相当不错。以一个刚当上加速能力者的菜鸟来说，还挺不错的不是吗？」

　　「……你别再硬撑了，你拍到的影片已经没有半点效力了。」

　　「嗯——这恐怕很难说吧。比方说……」

　　能美以装模作样的动作竖起了一根手指：

　　「……正好就在现在，有人从女更衣室的置物柜里发现了偷拍用的相机……你觉得怎么样啊？等到闹得整个学校沸沸扬扬，开始找起偷装相机的嫌犯之后，要是有人把刚刚那段影片上传到校内网路里……仓嶋学姊，这样你还能袒护有田学长吗？」

　　「……！」

　　春雪跟千百合同时倒抽一口气。

　　「难道说……你，已经做得这么……」

　　春雪干涩的嗓音才把话说到一半。

　　眼前忽然闪烁起红光，视野上方卷动着以惊悚的极粗明朝体记载的「紧急通知」文字。还来不及震惊，就听得一阵钟声铿铿铿地响彻整个听觉。这阵钟声跟上课钟不一样，音色中带有明显的紧迫戚，接着则是一阵由合成女性语音进行的广播：

　　『这里是梅乡国中管理部，进行紧急通知。从现在起，以下区域禁止所有学生进入，留在该区域内的学生请立刻离开。重复……』

　　紧接着视野之中就显示出了梅乡国中的立体透视图，中间的一部分上了鲜明的红色。

　　也就是体育馆的地上与地下部分，而女子更衣室当然也包括在里头。

　　画面缩成小小的图示，视野恢复正常之后，春雪仍然愕然地凝视着能美的脸孔。这个刚入学的一年级新生仍然不改脸上的笑容开朗地说道：

　　「看来相机终于被发现了呢。不过这也是因为我设定成会在这个时候响起快门声，说来也理所当然啦。」

　　他说话的声音被整栋南侧校舍涌起的交头接耳声浪盖过了几成。

　　千百合踉舱着退后一步，以几乎听不见的音量小声说道：

　　「你……脑、脑袋有问题啊？事情闹得这么……这么大……只不过为了游戏……」

　　「我才想问你呢，仓嶋学姊。你真的以为BRAIN BURST『只不过是游戏』吗……？」

　　就在这一瞬间，春雪看到能美先前极为明朗的笑容剧烈变质。

　　他的嘴角挑得老高，眯起的双眼发出冷澈的寒光，一副嘲笑人的样子，微微露出舌头舔了舔下唇。

　　千百合全身一颤。

　　能美的右手有如蛇一般地伸了过去，随手抓住了她胸前的蓝色丝带，就这么用力将她给拉了过去。

　　「啊……！」

　　就在发出小小尖叫声的千百合眼前，在双方鼻尖几乎都要碰在一起的距离，一个兼有稚气与强悍的说话声音严峻地发了出来：

　　「请你再也不要对我说话无礼。你也一样只能乖乖听我的话，只要你还想救有田学长……不过话说回来，就凭等级1的仓嶋学姊，恐怕也赚不了多少点数……」

　　能美忽然间绕到千百合背后，左手用力绕在她胸口下方，下巴放到千百合的右肩，直接在她耳边轻声说道：

　　「……你就别当猎犬，改当我的宠物吧。只要我参加『对战』，你就一定要来观战，对我膜拜。哼哼哼……就连『六王』也都没有专属的宠物呢。啊，请学姊放心，我没有打算在现实世界里对你怎么样。虽然我只是说现在。」

　　每听能美说一句话，春雪的太阳穴就猛然作痛。一时之间他没有发现那奇妙的格格作响，是来自自己咬紧牙关的声音。

　　「你……这小子。」

　　春雪低吼着想要踏出一步，这时。

　　「谁说你可以动了，臭狗……不对，我该叫你学长。」

　　一句污蔑的话随着冷笑一起出口。

　　「我一开始不就说过游戏已经结束了吗？学长你已经没有选择了。就请你给我乖乖坐在那边不要动吧。」

　　能美说话的同时，从制服外套的口袋里拿出一条细长的物体。春雪不用仔细看，也知道那是XSB传输线，同时也知道他的目的。

　　能美从背后用左手用力抱过千百合的身体，将小小的接头拉近千百合的脖子。

　　当春雪看到千百合瞪大的眼睛铺上一层薄薄的泪水——

　　再看到她洁白的牙齿频频颤动。

　　春雪心中的最后一丝理智应声崩断。

　　「……臭小子！」

　　还没意识到自己喊出声，春雪已经一脚猛踹湿滑的地面，以生疏的动作握紧拳头，猛然朝着能美扑去。

　　他没有自觉到自己现在想做什么。

　　企图用血肉之躯的拳头，也就是在现实世界之中以暴力逼对方就范，摧毁对方的尊严，让他听命于自己。春雪自己过去就曾经饱受这种暴力折磨，对这种行为理应深恶痛绝。但他心中已经没有这样的理智，有的只是一种冲动，想要将这个姓能美，个子远比自己瘦小的少年给揍得不成人形。

　　看到春雪庞大的身躯冲了过来——

　　能美脸上的浅笑依然没有消失。

　　他用力推开千百合，推得她滚倒在草地上。接着放低姿势，微微开口。

　　这一瞬间，春雪看出了他想做什么。

　　他想「加速」，而且不是正常的加速，是让意识维持在身体上并加速十倍的「物理加速」。

　　察觉到这一点的同时，春雪出自本能，与能美同时喊出了这个他从来没有用过的指令。

　　「「物理加速！」」

　　四周的所有声响频率都降为低沉的嗡嗡声，阳光的色彩也跟着变暗。

　　接着空气的密度增加了。

　　戚觉简直就像置身于无色透明的黏液中，连踏一步都要花上许多时间。春雪心想这样根本不是加速，反而是减速了，但随即又抛开了这个想法。这个指令是让知觉留在现实世界，同时将意识加速到十倍。换言之，包括自己肉身在内的其他一切事物，速度都会降到十分之一。

　　离自己只有一公尺远的能美，动作显得拖泥带水。他嘴角露出冷笑，挥起右拳。拳头先举到与肩同高，再缓缓转为前进。平常春雪根本完全看不清楚的拳头轨道，现在却能够明确预测出来。

　　春雪就在这黏腻沉重的空气中，企图让身体往右倒，同时左拳开始从下往上挥。他打算在躲过能美这一拳的同时来个反击，一拳打向他的腹部。

　　……这样，真的好吗？

　　这个念头形成的泡泡，在心灵的水面上发出小小声响跳了出来。

　　然而春雪决定强行将它压回水底深处。

　　……只有这小子，只有能美是春雪无论如何都饶不了的。他不但威胁我，还威胁千百合，让她担心受怕，而且还——他刚刚是怎么说的？说要她当宠物？

　　我饶不了他。绝对饶不了。

　　春雪看准自己的拳头将要打向的能美右侧腹，慎重地瞄准目标。

　　也因此让他晚了一步发现。

　　他晚了一步发现能美的右直拳只微微一动就停住动作，改而打出左钩拳。

　　——是假动作！

　　春雪赶忙右脚用力，企图将身体倒往左侧。

　　然而已经往右偏开的重心却没有这么容易拉回来。

　　能美左拳一寸寸逼近春雪的脸孔，同时身体往外偏开，春雪锁定的右侧腹逐渐远去。

　　春雪想要修正轨道，但却徒劳无功，拳头只微微擦过了能美的制服外套，紧接着他就感觉到能美的拳头碰到了自己下巴的右侧。

　　春雪心想他的这一拳怎么一点都不痛，紧接着——

　　这一拳的威力贯穿了春雪脖子周围堆得满满的脂肪，一路渗透到下颚的骨头，重量与硬度毫不容情地传达到了神经。春雪就在放慢到十分之一的速度下，尝到了柔软的身体组织遭到破坏，毛细血管接连破损的戚觉。

　　春雪受到一阵慢慢爆炸似的滚烫与压力推挤，开始往左侧倒下。就在越来越倾斜的视野角落，看到能美这一拳直挥到底之后，更顺势转动身体，抬起右脚。

　　能美以单格播放动作片似的完美动作使出后旋踢，春雪却只能眼睁睁地看着。

　　笔直伸来的右脚脚跟，碰到了春雪的右侧腹，踢得脚都陷了进去，而且踢进的深度深得骇人——

　　简直就像被人用巨大棍棒一厘一厘刺进腹部般，春雪就这么承受着这种超乎想像的痛楚长达数秒之久，同时身体轻飘飘地离了地。被不知不觉间涌出的眼泪湿得一片模糊的视野角落，可以看见千百合痛切扭曲的表情。

　　等到春雪以背部着地，又花了将近七秒钟之久。

　　「物理加速」指令的体感有效时间是三十秒，而剩下的时间，春雪只能难看地滚倒在地，等着痛楚过去。

　　嗡嗡作响的周遭声响频率开始恢复，同时空气的黏腻感也跟着消失。

　　「呜……啊！」

　　知觉的加速一停止，春雪立刻剧烈呻吟，抱着被重重踢了一脚的腹部缩成一团。反覆空呕了几次后，他就看到能美的运动鞋踏开地上的草走近。

　　「唉唉唉，学长你也太不像样了。在物理加速状态下打架，关键是在预判能力跟假动作，这种事情稍微动动脑也该想到好不好？还是说学长你根本就没有打过架？如果是这样，那我根本不必动用指令嘛，这可白白浪费5点了。」

　　能美随即在眼前站住，右脚放到春雪肩上，用力踹得他翻了半圈，变成趴下的姿势。

　　「离下一堂课还有三分钟啊……也好，应该来得及。我就答应你们的要求，先从有田学长奉陪起吧。」

　　「奉……陪……？」

　　春雪忍耐着总算渐渐平息的闷痛，呻吟着问道。

　　都做到这个地步，还有什么奉陪不奉陪的。

　　回答这个疑问的不是言语，而是逼近过来的XSB传输线接头上反射出的光芒。

　　能美用左脚践踏着春雪的背，弯下上半身，接着毫不犹豫地将接头插上春雪的神经连结装置并大喊：

　　「超频连线！」

　　8

　　【HERE COMES A NEW CHALLENGER！】

　　继一阵耳熟的加速声过后，视野中显示的这串文字，让春雪茫然凝视了好一会儿。

　　「对战」？为什么事到如今还要对战？

　　先前能美不是一直以未知的手段阻隔对战名单的搜寻，回避与他人之间的对战吗？为什么到了现在才站出来，而且还是主动挑战？

　　春雪被一连串的事情搞得脑子里一团乱，无法立刻看穿能美的意图。他就只是瞪大双眼，看着世界在一阵干涩的震动声响中，逐渐转变为「对战场地」。

　　学校中庭里长得茂密的树木一齐甩落新绿的嫩叶，化为全黑的枯树。天空转眼之间就暗了下来，沉入傍晚的深蓝色之中。

　　耸立在三个不同方向的校舍就在眼中一步步化为只剩骨架的废墟，灰色的地面更不断冒出无数的棒状与板状物体。不，那不是棍棒，而是墓碑。长着青苔的十字架与墓碑，一路绵延到视野的尽头。

　　就在场地产生完毕的同时，两条HP计量表就从视野上方分往左右两边延伸，左侧横条下方浮现出春雪的对战虚拟角色「Silver Crow」的名称，而右侧则是——

　　「Dusk Taker」。等级是5级。

　　这个名字他没看过也没听过，但以无名小卒来说，等级却挺高的。

　　想必能美这个人长久以来一直都在做着同样的事情，也就是设下圈套陷害其他超频连线者，掌握他们的把柄，威胁他们「上缴」超频点数，藉此得以不用对战就可以提升等级。

　　接着是一串写着【FIGHT！】的大字在牙关咬得格格作响的春雪眼前熊熊燃烧，最后爆开四散。

　　直到火焰消失，春雪才留意到自己就跟加速前一样趴在地面上，而且也同样有一只脚踩在自己背上。

　　「……！」

　　春雪赶忙弹起身体，一个大跳拉开距离，双手摆好架式的同时瞪了过去，结果他眼中所见的是——

　　一个模样诡异的虚拟角色悄然站在那儿。

　　轮廓是标准的人形，个子算是比较小，跟Silver Crow没有太大的差异；脸部也十分相像，整张脸形成没有凹凸的护目镜状，只有镜片下一对红紫色的眼睛漏出锐利的光芒；身体跟双脚也像火柴棒一样细。

　　他全身上下就只有双手呈现出一种只能用奇怪两字来形容的样貌。

　　右手明显属于机械类，粗壮的手臂由齿轮与传动轴所组成，手背上装着一具剪线钳似的凶恶刀具。

　　然而左手却怎么看都属于生物类。整条手臂都浮起细小的环状关节，完全就是生物的造型，手肘以下的部分更分成三条很长的触手。

　　形状完全没有一体感，但全身的颜色则非常忠于「暮色」的名称，呈现出泛黑的紫色。在色相环上的属性多半是近战跟远战兼具，但彩度相当低。

　　春雪一瞬间观察完这些迹象，毫不松懈地摆好架势，低声说出了他好不容易得出的结论：

　　「……也就是说，你马上就想从我身上吸定点数了？你是想叫我不要抵抗，乖乖被你打败，『上缴』今天的点数给你是吗？」

　　能美——Dusk Taker好一阵子没有说话，将那暮色的护目镜转朝向春雪一直盯着他看。

　　过了一会儿，能美蠕动触手状的左手，发出带有笑意的说话声：

　　「学长，你一变成对战虚拟角色，说话声音也就跟着大了起来耶，也不想想现实世界中的你明明就还被我踩在地上。」

　　春雪也不理会他嘲笑的嘻嘻声，立刻反唇相讥：

　　「我才想问你是不是太老神在在了点呢。我可是已经知道你在现实世界的长相跟本名，也知道你的虚拟角色名称跟外观。你不觉得这些情报就跟刚刚你在淋浴区前面偷拍到的影片一样致命吗？」

　　「所以学长的意思是说，要是我敢公开那段影片，就要让我『身分在现实中曝光』，让其他加速能力者攻击我来作为报复了？」

　　「……我有理由手软吗？」

　　「呵呵呵，我好害怕呢。也好，我就承认学长手上确实也有一张牌吧。不过不管怎么说，要收取点数，总是得经过『对战』才行啊，所以呢……我打算请学长先将一样东西交给我保管。」

　　能美这句带着金属质戚音效的话，让春雪一时间意会不过来。

　　「保……保管？」

　　「正是，我要收下学长最宝贵的东西。好了……难得来到对战场地，我们就来打一场吧。虽然这是用直连方式对战，少了观众总不免冷清了点。」

　　说完黑紫色的虚拟角色就举起右手的钳子，锵一声咬合在一起。

　　春雪已经完全搞不清楚能美的意图了。

　　可是既然说要战，就不能只是乖乖挨打。春雪毫无疑问也掌握到了能美的「现实身分」这张牌，只要他的身分被拿到加速世界中公开，肯定会被渴求点数的超频连线者盯上，根本不敢出门行走，能美应该也希望避免这样的情形。

　　既然如此，剩下的唯一方法就是在正常的对战中一决胜负。相信能美就是打算像刚刚那场架一样，展现压倒性的实力来夺去春雪「宝贵的东西」，也就是夺去自己的尊严，让自己臣服于他。

　　——然而。

　　「要是你以为在这个世界也可以轻松打赢……你就尽管试试看，能美征二！」

　　春雪大喊一声，握紧拳头一口气猛踹地面。

　　这次的场地是「墓园」，主要的特征就是光线昏暗，不时还会从地面长出死人的手臂，抓住对战者的脚。

　　等级是对方高了一级，但属于对战格斗游戏的「BRAIN BURST」跟网路RPG不一样，等级差异并不构成决定性的决胜因素。

　　当然如果是等级、跟9来比，基本性能的差异确实会大到难以推翻，但如果只是4级跟5级的差别，可以说场地属性跟相克关系还重要得多。而在这个墓园场地上，春雪敢确定绝对是对自己有利。

　　「唔……喔喔！」

　　他一边笔直飞奔，一边用金属制的拳头与双脚，就像打破保丽龙似地击破行进轨道上的墓碑。破坏物件的加分让蓝色的必杀技计量表开始慢慢充填。

　　能美——Dusk Taker将冲来的Silver Crow看得清清楚楚，却似乎不打算做出什么因应行动，只老神在在地放低姿势，摆出右手剪线钳在前，左手触手在后的架势。

　　「嘿啊啊啊啊！」

　　Dusk Taker就跟参加剑道比赛的时候一样，在一声尖锐的喊声中挥出左手，这时双方的距离还有五公尺以上。

　　像鞭子一样甩来的三条触手应声笔直伸长。

　　但春雪早已经料到这一招。触手这种东西在大多数的游戏里头都可以伸长，几乎没有任何例外。

　　反射着光芒攻来的锐利尖端速度确实相当快，但终究快不过枪弹。春雪脖子一摆，躲过一条瞄准头部的触手，剩下两条则用手刀拨开，逼近Dusk Taker。

　　「嘿！」

　　对于在短促的喊声中伸出的钳子，春雪则放低姿势闪过。

　　「……喝啊！」

　　春雪左脚猛力踩住前冲的力道，垂直使出的肘击分毫不差地正中敌人下颚。随着一声剧烈冲撞声，爆出的冷色调闪光特效照亮了地面，右侧的H P计量表猛然减少一段。连段的第一招已然命中。

　　大幅度后仰的能美想站稳脚步，使得胸前空门大开，春雪立刻用右脚补上一记中段踢。

　　「呜……！」

　　对方被打得呻吟之余脚步踉呛，春雪更不放过机会，以左钩拳打得他腾空，之后右脚接上一记上段踢。Silver Crow的身体之瘦之轻，都远非现实世界中的血肉之躯所能比拟，虚拟身体快如闪电，忠实遵循春雪意识所发那一动快似一动的指令讯号。

　　怎么样，知道……我的厉害了吧！

　　春雪以媲美功夫电影中吊钢丝特技的动作使出华丽的三段踢，同时在内心这么大喊。

　　——始终逃避「对战」的你当然不会知道，如今级数相近的对手里，已经没有人能在短距离的格斗战之中赢过我了。为了得到这样的速度，我费了多大的工夫……挨了多少发虚拟枪弹，痛得在厕所里呕吐，你一定都不知道。像你这种沉迷在现实世界中卑鄙的情报战里，以为这样就已经完全掌握住「BRAIN BURST」的家伙……

　　「没有资格自称超频连线者！」

　　右直拳拖出雷射般的轨迹，打进了黑紫色的面罩，刻下放射状的裂痕。

　　Dusk Taker被打得朝后飞起，重重撞在一块墓碑上瘫软不动，体力计量表已经减少到几乎只剩三成。

　　「……再一招就了结你！」

　　春雪强而有力地撂下这句话，这时才总算在肩胛骨上灌注力道。就在他将双手收紧到胁下的同时，巨大的双翼就发出唰一声锐利的金属声响张了开来。

　　到刚刚为止的战斗，已经让他的必杀技计量表完全集满。只要能用从高空加速的俯冲下踢命中，想必可以轻而易举地粉碎能美剩下的H P。四周只有一大片一望无际的墓碑群，找不到任何一处可以藏身的掩蔽物。

　　春雪腰一沉，正准备一口气起飞之际——

　　瘫在墓碑上的Dusk Taker左手毫无前兆地一动，三条触手就像各不相千的生物一样分三路飞了过来。

　　春雪侧身躲过其中两条，另一条却缠上了右手手腕。但他不慌不忙，抓住触手用力拉紧，接着就照原订计划往地面一踹。

　　约离地五十公分左右后，双翼推力从垂直切换为水平，企图拖走Dusk Taker。对方两腿用力想要站住，却被拖得在地上一寸寸滑动，划出两道深深的痕迹。

　　过去有很多敌人使用这种长鞭或钢索类的武器，想要捉住Silver Crow，但他们几乎都被强行吊到高空去，再不然就是被带得在地面拖行。只要必杀技计量表还没用完，Silver Crow的那对银色双翼几乎就能产生无限的推力，甚至连战斗力凌驾在「王」之上的那个魔性超频连线者「Chrome Disaster」都被比了下去。

　　「唔……喔喔！」

　　就在春雪大吼的同时，羽翼进射出一阵白银的极光。他毫不容情地心想干脆就这么把对方拖到墓碑阵里，连人带着H P一起削减到零——

　　下一瞬间。

　　Dusk Taker却用右手的巨大钳子，夹住了自己的左手手肘。

　　他更不让春雪有时间惊愕，发出啪嗤一声令人不快的声响，毫不犹豫地切断了自己的手臂。

　　触手的张力瞬间消失，让春雪一下子用力过猛，整个人往后翻滚着飞开，在地面弹跳了两三次，粉碎了好几块墓碑之后才总算停住。

　　春雪茫然地注视着红黑色的晚霞好一会儿，接着才赶忙想要跳起，但突然有着苍白的骷髅手臂从周围的地面穿出，抓住了春雪的手脚。这是「妨碍移动」，是墓园场地的地形效果。

　　「该死！」

　　春雪咒骂一声，想要挥开这些手，但地面上却源源不绝地涌出更多只手，死缠着他不放。无可奈何之下，春雪只好仰卧着张开翅膀，准备朝正上方起飞。然而——

　　就在身体即将离地之际，一个影子以昆虫似的动作扑了过来，半踢半踩地一脚踏向春雪右肩，将他再度按到地面上。

　　站在那儿的当然就是Dusk Taker，由于他刚刚自己切断了左手，H P计量表已经剩下不到两成，相较之下春雪则还保有九成以上，乍看之下似乎不可能反败为胜，但奇妙的是这暮色的虚拟角色全身却十分松弛，慢吞吞地弯下上半身，将他那没有五宫的面罩凑近春雪。

　　春雪心想等妨碍移动的特效一解除，我就马上起飞跟你做个了断。

　　他一边这么想，一边低声说道：

　　「……你就这么喜欢把人踩在脚底下？」

　　「呵呵……学长你才喜欢被人踩在脚底下呢。」

　　能美以平板的语气低声说着，举起已经少了半截的左手，看了看断面。春雪跟着望去，就发现又有三条新的触手尖端已经从断面慢慢探出头来，让他产生了微微的生理厌恶感。

　　「……还可以再生喔？简直像是蜥蜴的尾巴啊。」

　　「要说也应该说是章鱼或是海葵吧。不对，记得上一个拥有它的人好像说是海星？」

　　「你……你说什么？」

　　春雪意会不过来，顺口反问回去——

　　能美则以冰冷的嗓音小声对他说道：

　　「我不是说过要收下学长最宝贵的东西吗？我的那句话呢……」

　　说着用剪线钳的尖端夹住春雪的左手。

　　「就是——」

　　就在Dusk Taker那近得几乎凑在一起的面罩正中央，一对红紫色的眼睛中大放光芒，翻腾扫动。

　　「这个意思——『魔王徵收令』。」

　　……是必杀技！

　　但他喊出招式名称的发声却没有任何势在必得或昂扬的感觉，反而显得有些忿忿不平。

　　简直就像是排斥这种要发动必杀技就非得喊出招式名称不可的规则。

　　从Dusk Taker整张脸上发射出来的污黑光柱，从正面命中春雪的镜面面罩，往四面八方散射出去。

　　「呜……！」

　　春雪咬紧牙关，准备承受冲击。就算从极近距离中招，也不可能一招就颠覆这么大的HP差异。春雪打算看准对方招式出完之际立刻反击，于是仔细观察时机——然而……

　　计量表没有减少。

　　Silver Crow的体力计量表仍然散发出耀眼的绿色光芒，文风不动。既不痛，也不觉得滚烫。

　　但Dusk Taker的必杀技计量表却从集满的状态下以惊人的速度不断减少，散发出的黑紫色漩涡愈演愈烈，在春雪的脸上施加冰冷的压力，但除此之外并没有发生任何变化。

　　——不对。

　　春雪忽然感觉到有种东西从自己全身被吸了出去。这时他才发现，从敌方必杀技计量表扣到一半的那一瞬间起，光的流向就已经相反。光芒就像液体似的，从春雪的面罩中喷洒出去，被能美的脸部吞没。

　　几秒钟过后，所有现象就这么停止了。

　　对方的必杀技计量表已经消耗到零，相较之下，春雪的计量表又再度集满。体力计量表上也没有受到任何伤害，能美也同样只剩两成不到。

　　「……哦哦！」

　　春雪大吼一声，想要一口气跳起。刚刚那一招多半是迟效性的攻击，那么乖乖等效果发动实在没有任何好处。只要顺势拖着Dusk Taker气飞上高空，从上头将他砸落到地面上，就可以分出胜负——

　　……

　　寂静。

　　冰冷的空气笼罩住整个场地的地面。

　　先前抓住他全身的死人手臂已经消失，Dusk Taker的左脚跟右手也只是轻轻固定住他的双肩。然而……

　　就是飞不起来。

　　无论背上灌注了多少力道，无论怎么集中意识，那对理应能让Silver Crow的身体离地，将他解放到空中的金属翼就是没有回应。

　　春雪茫然地回过头去，望向自己肩后。

　　不见了。

　　那一副永远那么可靠，两两成对散发出美丽光芒的二十片白银翼，没有留下半点痕迹，就这么消失无踪。

　　就在搞不清楚状况而缓缓转回头来的春雪眼前，黑紫色虚拟角色无声无息地站了起来。

　　他随手放开按住春雪的手脚，往后退开几步。

　　「……哼，哼哼。」

　　一种幼儿般的无邪与年长者的执着等量并存的笑声从他口中倾泄而出。

　　「哼哼哼，相信学长你在面罩下一定吃惊得很吧？还是说你已经在用自己擅长的游戏脑想过各种可能性，去想说刚刚那一招是怎么回事……思考自己身上发生什么事了？我不喜欢卖关子，所以我会马上揭晓谜底。说穿了呢……」

　　能美学着几分钟前春雪做过的动作，双手在胸前交叉，接着用力往胁下一收。

　　「就是这么回事。」

　　古鲁。

　　一道湿而沉的声响响起，两根弯曲的突起物从。Dusk Taker的背上不断往上延伸，而春雪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连声音都发不出来。

　　这些物体穿出一公尺左右后停住，开始震动、鸣响——

　　接着洒出黑而浊的黏液，往左右大幅度展开。

　　是一对翅膀。

　　这对由骨骼与皮膜所形成的翅膀，在血色的傍晚天空中，刻下了一种像蝙蝠又像恶魔的不祥轮廓。

　　双翅啪的一声，小型的虚拟角色就在思考已经完全停止的春雪眼前跳起，然而随即又回到地面，紫色的面罩歪了歪头。

　　「咦？这可挺难控制的……是因为除了运动指令系统外，还有用别的系统输入讯号来控制吗？」

　　振翅的啪啪声剧烈响起，每次都让虚拟角色的上升幅度有所增加。

　　「哦，这样啊？看样子要可以自由控制这玩意儿，还得花些时间练习呢。」

　　尽管左右摇摆晃动，但虚拟角色仍然确实离地，不断往天空浮起。那不是跳跃，也不是用钢索吊起。这是——这是……

　　「……这不是真的。」

　　春雪口中流露出龟裂的说话声。

　　「不是真的，绝对不是真的。」

　　——一直到现在，都还没有任何一个对战虚拟角色实现过纯粹的「飞行能力。」

　　——明明连她也说过，说只有我一个人，这整个世界里就只有我会飞。那是我独一无二的力量，是我的希望，我的……一切。

　　「不对，是真的，如假包换。」

　　Dusk Taker悬停在三公尺左右的高度，慢慢张开双手。

　　「我唯一的必杀技『魔王征收令』，可以夺走目标对战虚拟角色身上的一种必杀技、强化外装或是一种能力。像刚刚的触手，就是很久以前从别人身上拿来的，只是不怎么管用。学长你知道这代表什么意思吗？就是说……有效时间是无限的，当然可以储存的数量还是有上限啦。」

　　——夺走别人的能力，持续时间为永恒。

　　这意思就是说，曾是Silver Crow存在证明的那对银翼，已经被这黑紫色的虚拟角色夺走，再也不会回来了……？

　　「你……你骗人！还给我……还给我————！」

　　春雪放声大叫，彷佛是要抗拒心中忽然涌起那股深不可测的虚无感。

　　他跳了起来，跑了几步之后猛力往上跳，伸出右手想要抓住能美的脚。

　　「唉呀。」

　　但对方的脚却轻巧地往上一抬，让Silver Crow抓了个空，接着掉在地面上撞出金属声响，难看地趴倒在地。四肢越来越冰冷，知觉也逐渐远去。春雪想要再次站起，虚拟的身体却不听使唤。

　　「学长，学长！请你不要那么沮丧好不好？」

　　一阵既像是揶揄，又像是安慰的说话声，从遥远的上空洒了下来：

　　「我不是说过我是帮学长保管重要的东西吗？请学长尽管放心，我会还你的，只是得等到学长从梅乡国中毕业的那一天罗。当然在那一天来临之前，得请学长每个礼拜都缴纳固定的点数给我享用就是了。说来这就像是两年份的分期贷款，只要有一次迟缴……后果应该不用我来说明吧？」

　　说着还现宝似地大声拍响已经化为异形的翅膀，细声细气地说下去：

　　「——学长你一定行的，只要有你刚刚那种近战格斗能力。毕竟学长你光靠普通招式，就差点逼我亮出底牌来了啊……就算不靠翅膀，也够学长混口饭吃了，这点我可以保证！哼哼哼……哈哈哈哈哈……！」

　　春雪按捺不住全身的颤抖。

　　这不是现实，不可能会发生这种事。哪有什么夺走别人能力，系统怎么可能认可这种乱七八糟的必杀技。这……这实在——

　　「学长你觉得这样很卑鄙，根本是作弊，是吗？」

　　能美先用喉咙嘻嘻笑了几声，接着说出了毫不留情的一句话：

　　「可是啊，以往跟学长对战过的人，应该全都有过这样的想法吧？他们一定觉得哪有人可以飞的，太乱来了，哪有这种事情。好了……那我就来收一收本周的点数吧，请学长就这么留在原地不要动……不对，你应该也动不了了吧？」

　　啪一声不祥的振翅声响起，接着就感觉到他在自己身前不远处落了地，然而春雪已经没有剩下一丝战意。

　　大型钳子彷佛在进行工程似的，大刺刺夹住了他的左手。无论是金属切断声、火花，还是窜过神经的疼痛，春雪都觉得好远好远，仿佛像是另一个世界发生的事情。

　　随着「对战」结束，回归到现实世界，能美的脚也从春雪的背上移开。小个子的一年级生卷起从双方神经连结装置上拔起的传输线，开朗地说了：

　　「有田学长，辛苦你了。这样一来，在现实世界跟加速世界里，都已经分出谁高谁下了吧？最低层的学长，得听站在遥远高层的我使唤，也是无可奈何的罗……所以啦，不好意思，这两年就要多劳烦学长了。」

　　说着回头一瞥，看着被推倒在地上没有起身的千百合说道：

　　「对战打得这么认真，害我都累了，仓嶋学姊的虚拟角色就留到下次再让我见识见识吧。还请学姊一定要牢牢记住，别忘了你要当我宠物的约定。还有……不用说你也知道，这件事还请你跟黛学长，还有你们的头目保密，除非你们不想要我还这对翅膀了。毕竟要跟他们对决，我还得先做点准备啊。好了，那我失陪了。」

　　说完就深深一鞠躬。

　　能美征二踩着跟来时一样若无其事的脚步，走出了中庭。

　　春雪的手还撑在地上，好不容易才用颤抖的手臂撑起身体，当场瘫坐在地。

　　在这个世界里被能美又打又踢，还过不到一分钟，但他已经几乎完全戚觉不到身体的疼痛。虽然全身都是冷汗，却只戚觉得到彷佛全身变得空无一物的空虚与凄凉。牙关咬不到一起，连深呼吸都做不好。

　　千百合也一样肩膀颤动，过了一会儿才挪着膝盖移到春雪身前，让沙哑的声音流露出来：

　　「……小春……为什么……为什么，会弄成这样……为什么你就非得……被说得那么难听不可……」

　　明明是在玩游戏，游戏明明是用来让人开心的。她瞪大的双眼这么诉说着。

　　春雪深深垂着头，从喉咙里挤出了不成声的道歉：

　　「对不起，小百，对不起，我不该把你牵连到这种事情里面来，害你担心受怕。可是，我已经……无能为力了。我的翅膀被那小子拿走了，我已经不能打了，我已经、已经什么都没有了。」

　　说着说着，眼眶中的水滴也越积越多，顺着脸颊流了下来。

　　我——有田春雪／Silver Crow在每一方面，都输给了能美征二／Dusk Taker。不管是现实世界当中的情报战，还是用血肉之躯打架，甚至连加速世界之中的对战都输得一场糊涂。而且——他还拿走了一切，什么都没留下。

　　泪水不停涌出的视野中，一对白皙的膝盖靠了过来。

　　春雪一瞬间心想自己多半会被打，心想她多半会像往常那样，在没出息的我头上敲一记，斥骂我一顿。

　　然而。

　　千百合却用力拥住春雪的脖子，将额头埋到春雪的肩膀上。

　　「我不要……我不要，我不要这样……我们会完蛋的……好不容易，我们好不容易才努力……恢复原来……好不容易……」

　　夹杂在悲痛话声中的小小啜泣，远比头上被敲一记时的痛楚更深地刺进春雪心中。

　　9

　　对于当天到底是怎么上完剩下的课、中午吃了什么，又是走哪条路回家，春雪几乎完全想不起来。

　　忽然间回过神来，他才发现自己连制服都没脱，就躺在房间的床上，看着天花板发呆。

　　戚觉就像一天之内的所有记忆都裹在一层半透明的缓冲材里头，无声无息地滚落在一片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之中，简直像是在说那一切都是梦。

　　——没错，那些都是梦。怎么可能会是现实呢？春雪没有出声，在心中这么自言自语。

　　想也知道只要现在马上加速，从名单里随便找个人来对战，就能轻而易举地揭晓事情到底是真是假。背上还有没有翅膀这种事情，不用回头看也知道。

　　但春雪就是没有心去实际验证。

　　他翻了个身，将毛毯从脚下拉到肩上，正打算就这么睡着，不去做一贯的特训时。

　　一阵轻巧的门铃声直接回荡在听觉之中。

　　春雪心想反正还不是寄给母亲的东西，想要装作没听到，但视野中却不容分说地显示出来宾的画面。在视窗中看到脸色严峻的好友——拓武的身影，春雪猛然拉起毛毯蒙住了头。

　　拓武在今天的午休时间跟放学后，都跑来问春雪到底发生了什么事。相信只要看到春雪嘴边的伤痕，还有千百合的模样，有出过事的迹象实在是明白得不能再明白。

　　看样子千百合只有回答他说：「你去问小春。」而春雪也只能回答：「没事。」他总觉得不管有没有说出事实，都会背叛拓武，还对自己找藉口说需要时间思考，就这么一路跑回家里来。

　　然而看样子拓武并不打算打退堂鼓。再次响起的门铃声之中，散发着一种不管几个小时都要等的顽强意志。

　　春雪深深叹了口气，半自暴自弃地举起手来，按下了投影对话框之中的开锁按钮。

　　接着他从床上起来，慢吞吞地走到走廊上，正好跟开门走进玄关的拓武四日交会。春雪以视线示意上来。

　　两人默默走进客厅，在餐桌旁面对面坐下。

　　沉默又维持了三分钟左右。

　　「……如果你真的什么都不肯说，我就不问发生什么事了。」

　　早已看到春雪嘴边伤痕的拓武，忽然问说了这么一句话。

　　他摘下蓝色鼻托的眼镜，视线笔直望向春雪：

　　「可是只有这件事我一定要跟你问个清楚。小春……你到底把小千当成什么？为什么看到小千的表情那么难过，不，是看到她在哭，你却放着她不管？不管发生过什么事，她都是我们的……朋友，不对，是我们的死党，不是吗？小春。」

　　春雪不敢看拓武的眼睛，让视线往左下漂走。

　　……我才不想放着她不管。

　　春雪在心中这么呐喊。

　　然而要解决这个连千百合都陷了进去的状况，就得让能美征二这个存在完全屈服。要是没有逼他删除拍到春雪潜入女更衣室的影片，并在加速世界里打败他夺回翅膀，春雪今后永远只能对能美唯命是从。而且只要有春雪这个人质在，千百合也一样只能乖乖听话。

　　只要冷静判断，就会知道哪怕能美要他们保密，现在仍然应该说出一切。

　　但春雪却无论如何，都不想对拓武说自己呆呆中了能美设下的视野覆盖程式，冲进女更衣室，最后还拖累了千百合。

　　——真要说起来，那个程式可是施放在你传给我的照片里头啊。要是你有留意到档案大小的异常，就不会演变成这种状况了。

　　春雪不去想自己也没发现到异常，在内心发着牢骚。

　　这显然属于推卸责任的情绪，促使春雪说出了根本没打算说的话。

　　「我……我才要问你，你把小百当什么了。既然你这样说，那怎不自己先做点什么？」

　　「……我想，我当然想……可是我……」

　　——我已经背叛过小千了。

　　春雪觉得自己听到了这句拓武没有说出来的话，立刻双手猛力在桌上一拍。

　　「阿、阿拓……你还不是一样！」

　　他任凭突然涌起的情绪驱使，大声吼道：

　　「每次，每次、都、都像这样缩起来！一直放不下以前的事，想说的话全都吞回肚子里！你不是喜欢小百吗！你不是想跟她从头来过吗，阿拓！」

　　「对，没错，我喜欢她！我比谁都更喜欢她！」

　　拓武带着椅子撞出声响，跟着喊了回去：

　　「就是因为喜欢她，我才希望照小千的意思去做！在小千自己找出答案以前，要多久我都会等！」

　　「等？那如果小百找出的答案不是你，你要怎么办？万一她选了你以外的人，你又打算怎么办！」

　　「没关系，那样也好！」

　　拓武咬紧牙关，双手抓着桌缘抓得嘎嘎作响，从喉咙深处一字一句慢慢说下去：

　　「只要、小千、可以幸福。哪怕她选上的人……是小春你，我也、可以、满意。」

　　「……你这是真心话吗，阿拓？」

　　春雪听着自己发出的声音，连自己都觉得平板得不可思议。

　　「那……你是什么意思？你想、把小百、让给我是吗？啊啊……还是说……」

　　不要，不要，我不想说，我没有想说这种话。我只是一直希望，你可以跟小百重修旧好，我就只希望这样。

　　「还是说，这次你喜欢上学姊了？所以才想把我跟小百送作堆，你才好去追学姊？这就是你的盘算吗？」

　　——我明明一直祈求你们可以顺利。

　　对于右脸颊上产生的滚烫与冲击，春雪带着半理所当然的心情承受下来。

　　春雪被拓武隔着餐桌挥出的左拳打个正着，连人带椅被打得滚倒在地。

　　就在今天第二次被泪水弄得模糊的视野远处，春雪看见了呆呆站着不动的拓武脸颊上，也流着两行像丝线一样细的眼泪。

　　「小春……小春。」

　　拓武的声音中有了裂痕，不停颤抖。

　　「小春，我们不是说好，我们三个人之间再也没有秘密了吗？为什么……为什么你就是不肯跟我说？为什么不告诉我实情？我……我这个人，就那么，让你不敢相信吗？」

　　「阿……不……」

　　阿拓，不是这样。

　　但春雪的喉咙却再也挤不出更多任何声音了。

　　他说不出口。

　　一旦说出一切实情，拓武多半会直接找上能美对峙，如此一来他多半就会知道。知道春雪，也就是Silver Crow失去了翅膀，知道他再也不会飞了。

　　不，就连这点也应该吐露才对，只要自己还当他是搭档，当他是好友。

　　但春雪却说不出口。自己变得远比等级还只有1的那时候还要脆弱，已经没有资格担任Cyan plie的搭档，这点他无论如何也不敢吐露。

　　拓武又等着春雪说话等了十秒以上，之后放松了肩膀的力道，用右手袖子擦了擦眼睛，就这么转过身去。

　　「……对不起，我不该打你的。」

　　身材修长的好友只留下这句话，就慢慢从客厅走了出去。开门声响起，之后就只剩下一片寂静。

　　不知道在冰冷的木质地板上躺了多久。

　　不知不觉间，面向南方的窗外已经完全换成了夜景。

　　春雪仍然停止一切思考，慢吞吞地站起，在自己房间里随便挑了些衣服换好，就走出了玄关。搭电梯下到一楼，快步走出了大厅。

　　大楼腹地被大群携家带眷前来隔壁购物中心的消费者挤得水泄不通，看到一个小朋友将游戏零售店的袋子牢牢抱在胸口，脸上露出灿烂的表情，春雪才想起今天是某个著名RPG系列最新作品的发售日。

　　……我也去买来玩玩看吧？

　　买好套装软体就立刻杀回家去，灌进神经连结装置里专心玩他一阵子。不过到了这年头还装进储存媒体贩卖，想必容量一定很惊人，装置里的记忆空间容量多半会不够用吧。那也没关系，只要删掉其他游戏就好了，只要删掉那个大得不像话的程式……删掉「BRAIN BURST」。

　　没错，就算不再玩下去又有什么关系？反正游戏这种东西总有一天会玩腻的。现在回想起来，就觉得也真亏自己可以沉迷在里面长达半年之久。

　　只要离开加速世界，不再是超频连线者，跟能美之间的利害关系也就会跟着消失，被他掌握在手上的证据影片也就会变得一文不值。相信这么一来，他也就没办法继续拿春雪当人质来威胁千百合了吧。

　　难道这不是现在他所能做的最佳选择吗？当然这样一来就会没办法继续帮助以升上10级为目标的学姊，但也不必再用已经不会飞的虚拟角色扯她后腿，让她失望。

　　——只是恢复原状而已。拿到过的东西又不见了，就只是这样而已。

　　——我难道还剩下什么理由不能离开吗？

　　跟春雪擦身而过的一个小女孩，以一脸不可思议的表情抬头看着池。

　　这时春雪才注意到自己走在人群之中，却哭得整张脸都皱成一团。

　　他赶忙用连帽风衣的两边袖子用力擦拭脸颊，开始朝着公寓大楼的大门跑去。

　　为的是找人「对战」，想办法赢得胜利，去赚取点数来缴给能美。为的是乖乖听话进贡点数，以期他有一天会将翅膀还给自己。

　　要是在杉并区对战，万一拓武有打开观战功能，就会将他叫到对战场地之中观战，所以春雪决定换个区域，一路走到环七大道上。

　　在高圆寺陆桥路口的公车站牌前，对该搭内圈还是外圈路线的公车犹豫了一会儿，最后决定等通往涩谷的公车来。北方的中野区跟练马区都是红色军团「日珥」的领土，他现在也下想见到这个地区的支配者Scarlet Rain。

　　当有着成排车轮，外型圆滚滚的电力公车停在站牌前，春雪就踩着阶梯上去。在视野的角落，可以看到车资从剩余的电子货币中确实扣除。

　　春雪让身体挤进车中角落的一个空位上，看着流动的夜景，茫然地想着。

　　——现在的超频连线者总数约有一千人，几乎全都存在于东京之中。这个知识已经有人教过春雪。

　　但是累计总人数——也就是从「BRAIN BURST」程式在网路上出现到今天为止的七年半之中，总计有多少人得到，又有多少人失去了加速能力，他就不得而知了。

　　真不知道他们这些曾经是超频连线者的人，现在到底有着什么样的感想？是懊恼得咬紧嘴唇，还是静静缅怀回忆——又或者是怨恨得全身颤抖呢？

　　春雪想着换做是自己又会怎样。

　　如果我失去了所有点数，被迫强制反安装，是否就能当作只是「游戏结束」而释怀呢？哪怕堪称他存在证明的翅膀已经被抢走，到现在他还还死命抓着超频连线者的身分不放。

　　不，自己绝对无法立刻忘怀，肯定会拚命挣扎，想要再一次得到BRAIN BURST。

　　而且——一定也有人还想得「更远」。因为愤怒与失望到了极点，愤而想带整个加速世界同归于尽的人，绝不会一个都没有。黑雪公主过去曾经说明过，说小孩子没有物证就去告发，也没有人会相信，但事情真的是这样吗？只要大众传媒跟警方多收到几次这类密告，相信大人也不能视若无睹，总要开始调查吧？

　　到底「BRAIN BURST」为什么能在长达七年以上的时间里，一直保密得这么完美呢……？而制造出这种状况的程式设计者，到底又有着什么样的意图呢……？

　　春雪半逃避地转着这些念头，公车已经从甲州街道（注：日本的国道20号）上左转，开进了绿色军团领土所在的涩谷区。

　　在所属军团支配的领土之中可以不接受挑战的权利，在这时应该就已经解除。春雪——Silver Crow的名字应该已经出现在对战名单之中，随时有人来挑战都不奇怪。 ：

　　……是谁都无所谓啦。

　　春雪闭上眼睛，身体深深靠在椅背上，等待那一瞬间的来临。Silver Crow已经成了个「不耐打的近战型」，不管对上远战、近战还是扰敌类的角色，都没有任何优势。

　　由于晚上八点是平日中「对战」进行得最为如火如茶的时段，短短三十秒后，整个听觉就被那雷鸣般的加速声响所占据。

　　被丢进黑暗之中的春雪变身成对战虚拟角色，往下掉了一段短短的距离，接着牢牢踏上了地面。

　　他还是忍不住先朝背上看个清楚，金属翼片确实已经消失无踪。春雪先用力闭上眼睛一会儿，接着才仔细观察四周。

　　夜晚的甲州街道本身没有改变，但将道路填得密密麻麻的车流，包括春雪搭来的那辆公车在内，都已经消失无踪。路面龟裂凹陷，四处都有成堆的断垣残壁。

　　春雪一边想着这大概是「世纪末」场地，一边避开占领周围废弃大楼屋顶的观众视线，连对手的名字也不看就低下头去，就这么站在宽广的道路正中央等待。告知敌人所在方向的导航游标指着东方不断震动。

　　没过多久，就有一阵低沉的驱动声响，从远方的黑暗中传来。

　　以机械型外装的虚拟角色来说，对方的接近速度相当快。这么说来对方是以移动力取胜的类型了？那么这个声音多半就是旧式的内燃机引擎，没有几个超频连线者会有这种玩意……

　　一想到这里，春雪才总算抬起头来。

　　圆形的车头灯灯光猛然照向他的双眼。一辆美式机车前后碟刹洒出红色的火花，镀铬的车身零件上反射出周围的火光，做出一个漂亮的甩尾转向动作煞停。

　　「HEY、HEY、HE——Y！」

　　后仰着坐在座位上，戴着骷髅面罩的机车骑士，伸直双手食指朝春雪一指。

　　不用看右上方的名字，也知道对手肯定就是他熟得不能再熟的机车骑士「Ash Roller」。也就是说，无论场地种类还是对手，都跟半年前，春雪这辈子第一次加速对战时一模一样。

　　「Mega久不见啦YOU！怎么啦？这么想念大爷我，还跑到Bitter Valley来见我YOOOOOU？」

　　「……嗄？」

　　春雪一时愣住，连招呼都忘了打，当场先问了回去：

　　「什么叫做Bi、Bitter Valley？」

　　「喂喂喂，拜托你听懂好不好，Understand一下啊！当然是谷涩好不好谷涩！」

　　「……」

　　春雪又想了一秒钟左右，才发现他指的大概是涩谷。

　　「……我说Ash兄啊，我想Bitter这个单字的意思是『苦』，不是『涩』……照你这种说法，涩谷就不是涩谷，会变成苦谷了。」

　　「……真的Really？」

　　「……真的Really。」

　　在Ash Roller的调调传染下，春雪明明已经消沉得不能再消沉，却还是忍不住吐槽，让道路沿线大楼上的观众爆出了盛大的笑声。Ash Roller抬头往这些大楼上一看，双手中指乱比一通：

　　「不要给我在那边LOL（注：Laugh Out Loud，指放声大笑，为欧美网路上常用的缩写）！等会儿我就去痛扁你们，给我乖乖等着吧！」

　　接着一张骷髅脸立刻转回春雪身上，放低声音说道：

　　「……那，涩的英文怎么说？」

　　「呃、呃……是Rough，吗？」

　　「哦？所以应该说Rough Valley是吧……等等，这种事情根本不重要！」

　　「明、明明是你自己问……」

　　「闭嘴Shut up！YOU不要以为我们的对决里你打赢的场数比我多了那么一点，就给我嚣张起来啊！给我看看这玩意看得吓破胆吧，」

　　说着，Ash Roller按下一个握把旁边的按钮，装在前轮架两旁的神秘筒状物体之中，立刻应声露出了深红色的圆椎状物体。春雪心想「怎么可能」，但怎么看都觉得不会是其他答案，只能茫然地喃喃问道：

　　「这……这玩意，是飞弹？」

　　「Yes I dO！这可是Missile，还有导向功能咧，你这个飞天小子！」

　　「可、可是美式机车上面装飞弹，造型上……还是该说美学上，会不会太那个……？」

　　「你说什么！这明明就Mega酷到世纪末好不好！好啦，赶快飞上去！然后等着被大爷我打到哭吧！」

　　一直喊到这里，Ash Roller这才总算发现Silver Crow身上异状，伸长了脖子猛瞧。

　　「……等等，你干嘛收起翅膀？对战明明已经开始了，赶快给我亮出来。」

　　春雪轻轻摇摇头，加快速度说道：

　　「出了点问题，今天我就在地面奉陪。」

　　「……嗯？也好，随你高兴……不过如果你是看不起我，我可真的会打得你哭爹喊娘啊？」

　　说着朝着显示的剩余时间瞥了一眼，先催了一下油门，才以高亢的声音大喊：

　　「Let's Dance——！」

　　机车先是后轮猛冒白烟，再往右侧展开冲刺，春雪就一直在旁看着。

　　这阵子对上Ash Roller时，战况多半会演变成看春雪如何以俯冲攻击命中可以自由在垂直墙面上行驶的机车。然而现在这个战法当然已经用不出来了，唯一剩下的战法，就是躲过对方的冲锋，从背面一点一滴地造成对方损伤了。

　　机车在远处做了个锐角转向，笔直冲了过来。春雪放低姿势，集中精神想要看清楚机车的行进轨道。

　　玩惯了游戏，让春雪一旦开始对战，身心就反射性地动了起来，但他当然并没有就此甩脱被。Dusk Taker抢走翅膀的阴影，心里还是一样开了个大洞没有补上。春雪感觉得到自己现在正在将手伸进这个大洞，想找找看里面有没有什么东西。

　　「……呜喔！」

　　他先等对方逼近得即将撞到，再大喊一声往右跳开。前轮的胎面轻轻擦过他的脚。

　　——就是现在！

　　春雪顺势转动身体，挥拳就要朝骑士打去。

　　然而。

　　「喝啊啊啊！」

　　一只靴子在喊声中从旁飞来，捕捉到了春雪的头盔。被踢飞的同时，春雪看到了Ash Roller直立在座位上，踢腿后势未收的身影。

　　紧接着他就坐回座位上继续加速，在离了二十公尺左右的地方转向，又在座位上站了起来。看样子他是用右脚在控制油门。

　　「看到了没有啊YOOOU！这就是大爷我的新招式，V型双汽缸拳！」

　　站起身的春雪大感佩服，姑且不论命名，技术本身确实了不起。

　　他就像站在冲浪板上似的，只用双脚控制巨大的机车。不只是用车体冲撞，骑士本人也具备了攻击力，藉此填补了冲撞被躲开之后会出现的破绽。

　　……看样子是赢不了啦。

　　春雪在心中这么自言自语。

　　如果演变成纯粹的打击战，有机车冲力可以运用的Ash Roller是压倒性地有利。就算双方都中招，Silver Crow所受的损伤想必远比对方要大。再硬撑下去也只是浪费时间。

　　春雪垂下双手，呆立不动，机车的前轮从正面撞飞了他。

　　Silver Crow就像根木棍一样直挺挺地飞上天空，重重撞上路面，又再翻了两三圈，在t阵盛大的撞击声中冲进大堆断垣残壁，这才总算停住。

　　春雪难看地躺在地上，用昏昏沉沉的脑袋想着。

　　……洞里果然什么都没有剩下了啊。被拔掉翅膀的我，已经什么都不剩了。

　　今后也只能尽量找低等级，而且还要尽量挑适合自己对付的超频连线者来对战了。一场一场地累积稀少的点数，存起来缴给能美，而且两年内都要一直缴，直到他把翅膀还给自己的那一天。

　　忽然间一阵轰隆隆的低沉引擎声，就从头部旁边传来。

　　春雪心想快点给我个痛快，静待对方下手，但不管等了几秒，又硬又热的胎面就是没有压上来，反而是从高处传来说话的声音：

　　「So——bad啊。喂、Crow，你这小子干嘛不飞？」

　　春雪微微昂起头来，用眼角捕捉到了骷髅面罩，以观众听不到的音量小声回答：

　　「……是飞不起来。我没有翅膀了，所以已经赢不了同等级的对手了，今天我只是想确定这一点而已……你可以就这样结束这场对战。」

　　又是只有V型双汽缸引擎的低沉声响响起。

　　随后传来的说话声，有着以往在Ash Roller口中从来没有显露过的平静。

　　「……结束对战？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哪还有什么意思……只要用你的轮胎碾过我几次，对战应该就会结束吧。」

　　「哼？那你的意思是说，你已经飞不起来，所以就赢不了，因此放弃了对决，躺在地上不抵抗？」

　　春雪也能理解自己摆出来的并不是对战者应有的态度，但就算在这里绞尽脑汁，出奇制胜地赢了一场，也没有任何意义。今后还会有无数场的对战要应付，能不能留下足够的胜率，才是唯一重要的事情，而春雪已经确定这是不可能的了。所以——

　　「……我再站起来也只是白费力气了。」

　　春雪躺着说出这句话，等着Ash Roller痛骂自己。

　　然而他等到的却是一段压抑得更加平静——甚至可说是心平气和的话。

　　「……我说啊，你还记不记得，以前你跟大爷我第二次『对战』的时候……你抬起了我的机车车尾。」

　　「……」

　　春雪不可能会忘记。因为那是他第一次赢得胜利，是场值得纪念的战斗。然而春雪却什么也不说，连头也不点，只等着他说下去。

　　「当时我可慌得很。整个后轮都被你抬起来了，所以不管我怎么催油门，机车就是动也不动。可是如果我继续赖在车上，也只会被你从后面用头锤撞到爽，完全就是没有解的局面了。可是啊……」

　　Ash Roller气安全帽骷髅护片下的双眼忽然精光暴现，发出了低沉而紧绷的声音：

　　「那个时候，大爷我可有放弃比赛？有像现在的你这样放弃，任对手宰割到输吗？」

　　——你没有。

　　当时这位几乎所有点数都灌注到了机车这件「强化外装」上，骑士本人的战斗力可说是趋近于零的超频连线者，选择翻身下车，以血肉之躯找上有着金属装甲的Silver Crow展开了一场肉搏战。

　　结果春雪单方面地痛殴对手，赢得了胜利。

　　然而直到打完HP计量表的最后一线为止，Ash Roller都没有放弃。他满口嚷着脏话，直到被K。的那一瞬间为止，都一直挥着拳头。

　　「…………你没有。」

　　春雪以细得几乎连自己都听不见的声音否认。

　　同时他感觉到了已经不知道是今天第几次流的眼泪，在自己头盔下，从虚拟角色的双眼夺眶而出。

　　「……可是、可是，我……我的翅膀已经不会回来了。你不会懂的，今后还可以一直跟这部机车一起应战的你是不会懂的。」

　　又是一段漫长的沉默。

　　周围大楼上的观众实在不耐烦，开始出声喧嚷。但Ash Roller对这些声音并不介意，摇摇头小声骂道：

　　「……Suck。Ciga suck，不对，是Tera，你是个Tera suck混球。都升上4级了，却还什么都不懂……第三次『对战』的时候，看到你突然给我飞起来，你知道我有多……不对，不只是我，所有超频连线者知道出了个可以飞上这世界天空的家伙时，都不知道有多惊讶，对你有多么的……」

　　骷髅骑士没有说完这句话，反倒将脸往前凑，以耳语般的音量问道：

　　「喂，你现在人在哪？」

　　「……咦？」

　　春雪对这个突如其来的问题意会不过来，眨了眨被眼泪濡湿的双眼。

　　「我是问你，你是从哪里沉潜的？」

　　——对战中询问对方肉体所在的位置，这种问题本来是不可能去问的。然而春雪完全没有考虑到现实身分曝光的危险，被他的气势压住，想也不想就回答：

　　「在……在甲州街道……我在搭公车。」

　　Ash Roller先短短地啐了一声，又说了一大段莫名其妙的话：

　　「那等这场对战结束，你就马上回家。先去上个厕所，然后躲进棉被里，钻到『上层』来。」

　　「上……上层……！」

　　「白痴，你太大声啦，这样会被观众听到好不好！上层当然是指『无限制中立空间』，不然还能够指哪里？钻进去以后，你要给我再来环状七号线跟井之头大道的路口一次。至于时间……我看看，就挑九点整，连一分钟都不准给我差。」

　　对哑口无言的春雪下完命令之后，Ash Roller就站了起来，用手指在空中比划了几下，请求平手视窗就在春雪眼前打开。

　　「好啦，快点答应啦。」

　　敌不过他的气势，春雪只好不明所以地按下了OK钮。

　　「对战」以意想不到的形式结束，回到跑在现实世界道路上的电力公车内之后，春雪立刻从全球网路上离线。

　　正好公车在一处站牌停下，春雪跌跌撞撞地下了车。左右张望了一会儿，再一路跑到最近的路口，过了马路跑到甲州街道的另一侧，跳上开往高圆寺的公车。

　　春雪跌进椅子上，气喘吁吁之余，开始思考Ash Roller的意图。

　　——他是想彻底了结我吗？他是为了让没出息的Silver Crow永远退出加速世界，所以才叫我去无法即时登出的无限制中立空间，想把我的点数打到光？

　　不，怎么可能，不会有这种事的。对方也得冒同样的危险，而且没有人可以保证春雪不会带着大批同伴出现。可是这么说来，他到底是有什么目的——

　　「算了……无所谓啦。」

　　春雪嘟囔完这句话，就很干脆地放弃了思考。想来Ash Roller是他在加速世界里对战过最多次的敌手，春雪对他本人绝对不算讨厌，还觉得如果是被这样的对手了结倒也不坏。

　　当春雪再次回到位于高圆寺陆桥路口的公车站牌，时刻已经过了八点半。春雪拚命跑回自己家里，立刻照他所说先去上好厕所，喝了些乌龙茶，抓起一片昨天剩下的披萨塞进嘴里，然后躺到床上去。

　　——搞不好这会是我最后一次「加速」？

　　如果真是这样，我要再见带我进这个世界的人——再见黑雪公主一面。就算没办法跟她说明原委，至少也想跟她讲一两句话。

　　尽管心中忽然有了这个念头，但想到黑雪公主人在遥远的冲绳，这时多半正为了领导一百二十名学生而忙得焦头烂额，就不太敢呼叫她。尽管如此，在视野角落所显示的时刻逐渐接近九点的期间，春雪都一直在等，想等等看她会不会主动跟自己联络，但来电图示却一次都没有闪烁过。

　　当数位时刻的数字来到午后八点五十九分五十八秒，春雪用力闭上眼睛，深深吸一口气，低声说出了指令：

　　「……无限超频。」

　　10

　　这个建构于正常对战场地之上的永续世界——无限制中立空间，春雪还只是第二次来，更是第一次孤身一人沉潜进来。

　　淡黄色天空下，只见成排红褐色巨石的光景，看来多半属于「荒野」属性。然而这个世界中存在着「变迁」系统，每经过一定时间，空间属性就会切换。春雪打算趁脚下地面还算稳固时抵达会合地点，于是在干燥的大地上拚命奔跑。

　　无论换上什么样的属性，加速世界的地形本身都是以现实中的东京为依据。环状七号线到了这里，就成了两旁有大群巨石包夹的宽广乾谷。春雪避开山谷中央，专挑有岩石遮蔽的地方奔跑，同时毫不放松地留意左右。

　　无限空间里有种由系统制造并控制的怪物栖息，叫做「公敌」。春雪目前还只目击过一次大型的公敌，并没有实际打过。这些怪物之中有些个体甚至比高等级的超频连线者还要强悍，现在自己不能飞，要是受到这样的强敌攻击，想必三两下就会被解决了。

　　所幸一路上春雪都只有看到一些像是牛或蛇的生物在远方荒地上慢吞吞地移动，没有被公敌盯上，顺利抵达了接近杉并区与涩谷区交界线的代田桥附近。

　　为防万一，春雪先躲在远处的岩石后面窥探情形，看来不像有大批敌人埋伏。

　　——其实哪有什么埋伏。

　　朝着两条宽广的乾谷交叉处一看，春雪立刻觉得全身虚脱。因为这一看之下，就见到一辆停在交叉点正中央的美式机车，以及一名戴着抢眼的骷髅安全帽，坐在机车上双手抱胸，拽得不得了的机车骑士。

　　「Too——late！慢死啦！」

　　一看到春雪走近，有大批敌人埋伏就挥着右手大喊。

　　「对、对不起，因为我只能用跑的……」

　　「反正你一定是怕遇到公敌，因此偷偷摸摸地移动对吧？不用担心，在这种干道上只会出现超大型的家伙啦。」

　　「这、这你要早点说啊！而且万一遇到超大型的要怎么办？」

　　「那还用说，当然是哭着跑走啦。」

　　春雪在银色面罩下叹了口气，摇摇头换个话题：

　　「……那，你叫我来这种地方，是打算作什么？想继续刚刚的对战吗？」

　　「你白痴啊？就算打赢你赚到10点，下潜本身就已经用了10点，这样Never不会有赚好不好？」

　　春雪也懒得吐槽说这样讲会变成双重否定，只双手一摊了事。

　　「那，你为什么要找我来？」

　　「别问了，上来吧。」

　　听他说得若无其事，春雪愣得下巴都掉了下来：

　　「……啥？」

　　「我叫你坐到后面来。安全帽……你应该用不着吧。」

　　说着嘻嘻一笑，用大拇指指着自己背后的后座。春雪觉得再去提防有没有圈套实在太白痴，于是就以生疏的动作跨上后座。

　　「好，你要抓牢，大爷我的爱车加速起来可是很Violence的啊！」

　　英文单字才刚说完，Ash Roller已经全开油门，高举前轮，春雪差点就从车尾摔了下去，急忙用双手撑住身体。紧接着这辆全黑的机车就发出粗犷而宏亮的咆哮，朝着正东方——沿着井之头大道往东京都心方面飞驰而去。

　　「呜……哇！」

　　引擎的吼声越来越高亢，每当春雪以为已经达到最高速时，就听到皮靴用力踢向踏板，换上更高的档位，继续加快速度。红褐色的路面拉成无数的流线，从前方逼近的岩石接二连三往后飞开。

　　「等……太……太危险……！」

　　春雪几乎是用尖叫地要他减速，但得到的回答却极为悠哉：

　　「嘎？你白痴啊？跟你飞在天上的时候比起来，明明就连一半也不到。」

　　「可……可是，机车，这样！」

　　在现实世界中，春雪就连电动速克达机车都没有骑过。当然如果是四轮的车辆，双亲离婚前家里的自用车或计程车他倒是坐过几次，只不过电动四轮车不会发出引擎声，乘客当然也不会吹到风。

　　但这款旧型的机车虽然是虚拟世界中的多边形物件，却有着一种跟以能源运用效率及安全性为最优先的现代交通工具完全不同的特质。

　　春雪完全无法相信直到二十年前为止，这样的玩意儿都还在现实世界的公路上乱飙。机车骑士们只戴着安全帽，连安全带或安全气囊都没有，就直接坐在车上，让血肉之躯完全暴露在车外。

　　「这……这玩意，可以跑到几公里，啊！」

　　从春雪的位置看不到仪表板，只好用喊的这么问，结果又听到对方显得十分悠哉的回答：

　　「这不是赛车用的车款，只催得到两百左右。」

　　「两……两百……」

　　春雪在脑海中呐喊这一撞车会死人的啊啊啊啊啊，忽然间却恍然大悟。

　　这辆机车就是这样的交通工具。

　　这种机械除了跑出速度以外，完全没有考量到其他需要。从毫不吝惜地让宝贵的石化燃料在引擎内爆炸来推动的引擎、复杂的换档机构、到像是放弃设计似的粗犷轮胎，设计与组装上都只追求一个目的，那就是要跑得更快。

　　说起来就是一种将对速度的向往做了最纯粹体现的存在。

　　这种没有翅膀的人所打造出来的机械只追求快，快还要更快，彷佛是要对抗只能在地上爬的宿命一般。

　　春雪忘记了恐惧，抬头睁大眼睛仰望淡黄色的天空。

　　结果就在遥不可及的高空中，看到了一小群翼龙般的公敌成群飞翔。

　　——我。

　　对于系统赋予自己的翅膀，对于这种能力的意义，我一点都不了解。

　　我一直只把翅膀当成对战用的工具，当成求胜用的优势。然而那对银色的翅膀既不是升级获得的必杀技，也不是用点数购买的强化外装，而是由我的心所创造出来的Silver Crow的本质。它本来应该是一种救赎、一种向往，更是一种希望。

　　就是因为我忘了这一点……因为我只把它当成工具看待……一定是因为这样，才会那么简单地被人抢走。我竟然……竟然到了现在——

　　才发现这么重要的事。

　　春雪拚命吞下哭声，不想让坐在身前的Ash Roller发现。

　　时速两百公里的速度再也不可怕了。不但不可怕，甚至还觉得就在自己下面拚命咆哮的引擎是个极为坚强，极为可靠的存在。

　　机车从井之头大道往南绕开都心地带，再度朝东方前进。

　　差不多进了港区时，春雪才总算问出了一开始就该问的问题：

　　「请问一下……我们到底要去哪里？」

　　「你自己不就看得到了？就是那个。」

　　春雪沿着Ash Roller抬起安全帽用下巴所指的方向看去，在成排粗犷巨石连往的远方，有个淡淡的细长轮廓。

　　那多半是一座地势险峻的岩山，不，那已经是座「塔」了。它划出一道与地面完全垂直的线条，延伸到遥远的空中。

　　春雪一时想不起现实世界里头对应的地点有没有这样的建筑物，于是在脑海中描绘东京南部的地图，花了几秒钟才终于找到答案。

　　「咦……那、那该不会是，『前东京铁塔』……？」

　　「Very yes！」

　　春雪也不理会得到的回答文法有多怪，翻出了脑海中模糊的知识。

　　过去位于港区芝公园，负责对首都圈一带发送电视讯号的东京铁塔，将职责让给建设在墨田区押上的「东京通天树」，已经是距今至少三十年的事情了。

　　之后前东京铁塔仍然继续经营展望台许久，但由于高度只有三百三十三公尺，东京各处接连盖起了远超过这个高度的高楼，观光景点的作用终于也在二零三零年代初期结束。现在连电梯都没动，被当成禁止进入的历史遗产来保存。

　　随着尖塔逐渐接近，就发现在这个无限制中立空间里，前东京铁塔成了一块纯粹的岩石，内部的构造似乎没有重现出来。也就是说，它就只是一座独自矗立在荒野之中，高达三百公尺的石柱而已。

　　「那、那种地方，会有什么东西啊？」

　　春雪茫然地这么问，就看到Ash Roller难得支支吾吾起来。

　　「嗯，还好啦，这个，怎么说，我想带你去见一个人。」

　　「人……？」

　　——不是「家伙」、「混球」或「SOB（注：son of bitch的缩写）」？

　　「呃，啊，说穿了，就是大爷我的『上辈』啦。」

　　「什、什么！」

　　这个答案让春雪打从心底惊讶，忍不住喊了出来：

　　「是A、Ash兄你的『上辈』……？这也就是说……这人比你更、更夸张？例如说满脸胡子、戴着墨镜、系着真皮腰带、身上有刺青，还挺着啤酒肚？」

　　「你这小子把大爷我当什么了！」

　　Ash Roller喊了几句，整个背却忽然一颤：

　　「……我先跟你讲清楚，要是你敢当面对我师父讲这种话，下场可不是只有后悔而已。我师父已经从第一线『对战』退下来很久，所以你大概不知道……听说在很久很久以前，还曾经被人取过什么『铁腕』啦、『ICBM（注：洲际弹道飞弹）』之类的绰号，让人听到就怕的咧。」

　　或许是因为恐惧，让Ash Roller说到后来连语尾都变得很怪，春雪听完不禁喃喃复颂道：

　　「I、ICBM……？」

　　「就是说的咧。啊啊，对了，记得还有一个绰号……叫做『伊卡路斯』。」

　　「……这、这绰号听起来倒不是那么吓人。」

　　「也是啦，听说这个绰号是退隐江湖以后才取的。我师父啊……在你这小子出现以前，可是整个加速世界里最接近天空的超频连线者咧。」

　　几乎就在春雪心中一凛的同时，机车也拖出飞扬的尘土停了下来。

　　眼前干燥的红褐色地面上，矗立着一座垂直到几乎可以摆上三角尺的石柱。

　　这一根石柱的直径大约有二十公尺，几乎完全呈现圆形，接近一看就发现果然找不到任何阶梯或入口之类的部分。或许是因为前东京铁塔在现实世界中已经禁止民众进入，才会以这样的形式重现。

　　接着春雪就开始四处张望，想要找出这位ICBM又称伊卡路斯的人物所在，但目光却只停在远方缓缓移动的石龟状轮廓上。春雪心中觉得离谱，但还是问起：

　　「呃……是那位吗？」

　　「你白痴啊？那是公敌。大爷我是在等风停下来。」

　　「等、等风停？」

　　听他这么一说，春雪才注意到刚刚机车猛飘的时候没有发现，但属于「荒野」地形效果的强风确实一直在吹。不过现在又不是在对战，到底为什么要等风……

　　就在此刻，毫无间断的风声忽然停了下来。

　　「好，要上了！Hold me tight！」

　　春雪先是搞不清楚Ash Roller突然鬼叫些什么，接着才听懂他说这话的意思。

　　油门全开的机车猛然抬起前轮，春雪反射性地用双手紧紧缠在Ash Roller腰上。引擎发出高亢的吼声，后轮卷得尘土飞扬。当前轮沉重地撞上垂直的岩壁时，春雪甚至没有空惊讶。

　　「哇……哇哇哇哇？」

　　春雪在心中大喊：「这实在太乱来啦啊啊啊啊」，脑子里鲜明地预测出机车将会一边后仰，一边朝着反方向摔下。

　　然而轮胎与壁面之间却像有一种神秘的引力在作用，让机车稳稳地沿着垂直的石柱往上跑。春雪又整整恍惚了五秒钟左右，才总算恍然大悟。

　　这是Ash Roller所拥有的「墙面行驶」能力。仔细想想就发现，自己在对战中早已经多次见识过这名机车手自由自在奔驰在大楼墙上的情形，然而春雪万万没有想到他完全不用助跑，就能沿着墙面往上跑这么久。换个角度来看，Ash Roller等于是无意中将自己的能力上限泄漏给属于敌对军团的春雪知道。

　　但春雪还是猜不出他真正的意图，就只是屏气凝神地注视尖塔顶端。

　　看样子爬墙终究没办法跑得跟在地面上一样快，机车维持在低档，以强劲的力量不断往上跑。眼睛朝下一瞥，就发现地面已经远得看不清楚，连颜色都显得不一样了。

　　用自己的翅膀飞行时，这样的高度多半根本不当回事，但现在却觉得下腹部附近有种纠成一团的感觉，让春雪赶忙拉回视线。好不容易慢慢看到尖塔上方，似乎是个水平的平台，边缘在黄色的天空中划出一道美丽的弧线。

　　再十秒左右就要抵达顶端时，左方忽然有道空气形成的高墙发出轰隆巨响压来。

　　「Shit！这风Shit！」

　　Ash Roller咒骂着将把手一歪，让机车的轨道往左偏去，紧接着吹来的劲风就毫不容情地打在机车的侧面。

　　「Fly high！」

　　「嘎啊啊啊啊啊啊啊！」

　　就在仿佛乘着风垂直飞起的机车上，春雪跟Ash Roller以捷泳般的姿势全力滑动空气。或许是这些努力奏了效，机车的后轮一寸寸往前偏开，达到抛物线的顶点之后开始落下，重重落在从塔顶边缘算起只有五公分左右的地方。

　　「我、我我我我再也不坐了！我这辈子再也不坐没有四个以上轮胎的车了！」

　　春雪从座位上翻落，双手双脚牢牢按在坚硬的岩石上嚷嚷。至于Ash Roller，则仍然跨坐在机车上，不以为然地连连摇动右手食指：

　　「YOU还真是搞不清楚状况，机车就是会摔车才有意思啊。」

　　「刚刚那样根本不是摔车这种小事好不好！」

　　春雪气喘吁吁地这么喊完，又猛力摇了摇头，才总算开始环顾四周。

　　相当于现实世界中前东京铁塔的石柱顶端，是一个直径跟下半部完全相同，约有二十公尺左右的圆形平台。

　　但模样却跟下界完全不一样。

　　春雪脑海中浮现了空中庭园这个词。圆形平台几乎整片都是看起来就显得很柔软的草地，反射出绿色的光芒。正中央有一池小小的泉水，波光粼粼的的水面极其透明。

　　泉水正中央又浮着一座小小的岛屿——而春雪就在岛上看到了一个意料不到的东西。

　　那是团椭圆形的蓝光，它有如海市蜃楼般摇曳不定并缓缓旋转。是「登出点」，唯一可以主动让人从这个无限制中立空间回到现实世界的手段。

　　「为什么这种地方会有登出点？」春雪十分惊讶，但凡是较大的车站或观光景点这类可以当作地标的建筑物，原本就几乎都会配置登出点，那么前东京铁塔之中会有或许也并不稀奇，可是登出点像这样设在塔顶，不就只剩下像Ash Roller这样可以攀登垂直墙面，或是像过去的Silver Crow那样可以飞行的人才能使用吗？

　　春雪歪着头拉回视线，就发现另外还有一个出他意料之外的东西存在于庭园的另一边。

　　是住家。

　　一栋有如玩具般小巧可爱的住家，静悄悄地盖在无数花草之中。墙壁漆成纯白色，尖耸的屋顶则是深绿色。搭配爬在墙上的绿色藤蔓，形成一幅几乎会让人误以为身在图画书中的美丽光景。

　　春雪愣愣地看了一会儿，住家的门就发出轻巧的咿呀声打开。

　　门才刚打开，一旁的Ash Roller立刻跳下机车，换成立正不动的姿势。

　　照这样看来，从里头出来的人物，多半就是Ash Roller的「上辈」了吧。想来多半是个全身肌肉，穿着皮裤，一副飙车族打扮的家伙。虽然跟住家的形象多少有些不搭调，但春雪已经做好心理准备，就算有催得引擎巨响的哈雷机车从门后冲出，他也不会吃惊。

　　然而到头来春雪还是大吃一惊。

　　从里头发出唧唧声滚动出来的，确实是两个车轮没错，但这两个车轮横向并列，并非直排。钢圈内的辐条是采极细的银丝所制，轮面也不是橡皮轮胎，而是宽度只有一公分左右的银轮。架在这种车轮上的，则是一张同样以银丝编织而成的小椅子。

　　这是一张轮椅。上头既没有引擎，也没有排气管，是一种跟美式机车处于相反极端的代步工具。

　　而坐在上头的人物，外表也跟春雪的想像差了一万光年之远。

　　这肯定是对战虚拟角色。放在膝盖上的双手带有光滑而坚硬的泛青色光泽，低垂的脸颊部分也有着锐利的面罩状物体。

　　脸部只看得到这么多，是因为这个虚拟角色戴着宽边帽。不是千百合的『Lime Bell』头上那种巫婆戴的尖帽，而是纯白的草帽型，而身上也同样穿着纯白的连身洋装。

　　……咦，是女的？

　　这时微风吹得帽子下的长发轻舞飞扬，彷佛是在肯定春雪心中的惊呼并没有猜错。一头笔直留到腰际的秀发，有着几乎会把人吸进去似的透明浅蓝色——不，应该说是万里无云的秋季天空颜色。

　　车轮再次发出声响，轮椅缓缓开始前进。然而虚拟角色的双手却仍然放在膝盖上没有动，看样子这副轮椅有配备某种自走机关。

　　轮椅沿着一条绕着泉水铺在草地上的红砖道顺畅地行驶过来，在离春雪他们大约有两公尺远的地方停下。她轻轻拉起帽子，露出了虚拟角色的真面目。她那与世纪末机车骑Ash Roller怎么看都不像「上下辈」的容貌，让春雪看得呆了，怔怔地凝视良久。

　　那是张女性型对战虚拟角色十分常见的脸孔，就只是面罩上嵌着镜头眼，然而这张连鼻子跟嘴巴都不存在的脸孔，却让春雪觉得比以往见过的任何一张同类脸孔都要来得美。这个虚拟角色以一对发出淡淡橘红色光芒，在暗淡蓝色肌肤衬托下十分好看的枣形眼睛笔直望向春雪，接着又看了看Ash Roller长。

　　「好久不见罗，Ash。知道你还没有忘记我，让我好高兴呢。」

　　「师、师父，好久不见了。我我我，我怎么可能会忘记您呢？」

　　遗憾的是春雪也已经没有心思去对行最敬礼的Ash Roller吐槽说：「怎么不说『Mega久不见』啦？」因为天空色的虚拟角色又再度将视线定在了春雪身上。

　　「……你就是Silver Crow？」

　　被她用微风般平静的嗓音这么一喊，春雪也立刻跟着低下头去。因为他心中有种强烈的感觉，觉得非这么做不可。

　　「我、我是，初次见面，你好，我是Silver Crow。」

　　「初次见面，你好，我的名字是『Sky Raker』，很高兴见到你，鸦先生。」

　　春雪感觉到对方的视线往自己的肩膀附近瞥了一眼，身体登时一缩。从对方的口气听来，这个人物已经知道Silver Crow的存在，然而让这个名号响彻加速世界的银翼——也就是飞行能力，却已经消失无踪了。

　　春雪深深低下头去，躲避Sky Raker那温和却又彷佛能看穿别人脑子里想些什么的视线。

　　但听到经过短暂沉默后Ash Roller所说的话，春雪不禁忘记羞耻，大吃一惊。

　　「呃……那师父……我先失陪了。」

　　「啥……你说啥！」

　　戴着骷髅安全帽的骑士要回到机车上，春雪立刻跑去逼问：

　　「你、你要回去？……那那那我要怎么办才好．」

　　「这种事大爷我哪会知道？」

　　「什么你哪会知道，明明就是你带我来的！」

　　「那是因为你一直在那边钻牛角尖哭哭啼啼扭扭捏捏啊。而且要是放着你不管，大爷我装在爱车上的飞弹就没有机会亮相啊……」

　　Ash Roller仿佛想要弄掉根本没沾上的泥土般，一直用靴底往石板上用力磨蹭，沉吟了一会儿后，忽然间改了声调说道：

　　「……我说Corw啊，我是不知道你为什么会失去翅膀，不过我知道你心里一定在想，想说不会飞就打不赢，打了也是白打。可是啊……加速世界里有多少超频连线者想飞也飞不了，这你可曾想过吗？」

　　春雪小声吸一口气，反射性地将视线转往鞋底，但Ash Roller的话却像一把刀，尖锐地劈了进来：

　　「当然『对战』打久了，总是会有很多状况，没有力气的情形可能也是有的。可是啊，你的翅膀应该不是那种弄丢了就可以马上放弃的玩意吧？要是你继续这样有气无力地对战下去，最后就这么平白消失，那么那些一直抬头看着你飞的家伙又……我们又……」

　　Ash Roller说不下去，猛力朝地面一踹。

　　春雪仍然低着头，在心中自言自语。

　　——我当然也不想放弃。可是，既然翅膀……既然飞行能力已经从系统中消失，那我又能做些什么？

　　接着他抬起像铅块一样重的头，从哽住的喉咙里勉强挤出声音回答：

　　「……的确，我在刚刚那场『对战』的态度很不好。可是……那跟现在的状况，又有什么关系？」

　　「呃，这……这个嘛……也就是说……」

　　Ash Roller的「上辈」——Sky Raker先前一直没有说话，这时却忽然从他背后发出了平静的声音：

　　「鸦先生。Ash他啊，是这么想的。他是觉得我也许有办法帮助你拿回翅膀。」

　　「咦？」

　　春雪瞪大了眼睛，连嘴也张得圆圆的。

　　「拿……拿回我的翅膀……？说要帮助我……这……可是，Ash兄他是绿色军团的……」

　　「对啦对啦！不行吗！」

　　Ash Roller一屁股往机车座位上坐下，大声嚷嚷：

　　「你给我听清楚，不要会错意了！这是一份人情！不对，是计谋！是打算要让你的好感度参数冲破表，让你背叛黑色军团的秘密计划，你这小子懂不懂啊！哇哈，大爷我真是Mega cooooooool！」

　　骷髅骑士右手竖起中指乱挥一通，Sky Raker平静的声音立刻飞了过去。

　　「Ash，你这样很下流。」

　　「是！对不起，师父！那那那徒儿我就先失陪了！」

　　说着引擎猛力一催，美式机车朝着草地正中央的泉水狂奔，在岸边高高一跳，冲进了发出蓝色光辉的登出点——

　　就这么消失无踪。

　　春雪发了一阵前所未有的愣，之后才勉力挤出声音嘟囔：

　　「……还秘密作战咧……都讲出来了还有什么搞头……」

　　结果Sky Raker倒是嘻嘻一笑说了：

　　「他只是脑袋、嘴巴跟长相差了点，除此之外倒还不错。」

　　——除此之外还剩下什么东西啊？

　　春雪忍不住想了几秒钟，之后决定暂时先把Ash Roller的事情推到意识之外，朝着伫立在泉水边的银色轮椅走近几步。

　　春雪想问的一大堆事情在胸口翻腾，尽管犹豫着不知道该从哪个问题问起，但还是战战兢兢地开了口：

　　「我……我是……听Ash兄他说的，说你曾经是『加速世界里最接近天空的人』……」

　　结果Sky Raker的微笑变得有些透明，点头答道：

　　「Ash Roller所说的那些想飞也飞不了的超频连线者之中，最有代表性的应该就是我了。不……或许应该说我当时飞不了吧，因为到头来我的手还是没能碰到天空。」

　　听到这个早有料到几分的答案，春雪反射性地用力闭上眼睛。

　　——那么眼前这个人不但不必帮助我，反而有资格爱怎么责备我都行。

　　尽管在内心这么自言自语，但春雪还是没有办法阻止自己死命地扑向眼前这隐约可见的一线希望。

　　他眨眼抬起头，以沙哑到了极点的声音说出下一个问题：

　　「那么……他说的是真的吗……？你有办法让我的翅膀恢复原状……」

　　这个问题就没有立刻得到回答了。

　　身材玲珑有致的虚拟角色轻轻拢起一头有着金属光泽的天空色头发，注视春雪好一会儿，之后很干脆地说了：

　　「应该没办法吧。」

　　「咦……」

　　「如果会有东西从对战虚拟角色身上消失，其中一定有理由。在这个地方，还有在我身上，都没有方法可以除去这个理由。」

　　「……」

　　渺茫的一线希望转眼间就被斩断，让春雪差点就失望地垂下头去。但就在视线即将移开之际，Sky Raker却随手拉起了身上所穿的白色洋装裙摆，让他不禁瞪大了眼睛。

　　「你看。」

　　裙下有的——不，应该说裙下欠缺的，是虚拟角色膝盖以下的部分。

　　划出柔韧曲线的苗条大腿，接在一个圆形的膝关节部位上，但本来应该继续往下延伸的脚胫部分却不存在。

　　也许在看到这个虚拟角色坐着轮椅时，就该想到她的脚有些问题，但到底是基于什么样的理由，才会让虚拟角色的双脚凭空消失呢？

　　的确，战斗中有着各式各样的理由，可以造成身体部位缺损。春雪自己也曾经在激战之中，经历过多次失去手脚的情形。然而缺损在对战结束后就会立刻消除，到了下一个战场上，理应可以恢复全新的模样。

　　春雪一口气喘不过来，也移不开目光，由不得他不去思考。

　　难道说，Sky Raker她也一样……？也是被能美，也就是Dusk Taker，或是被拥有同类能力的超频连线者，永恒地夺去了双脚……？

　　但她接下来说出的话却否定了这个猜测：

　　「是我自己选择切掉的。」

　　「咦……！」

　　「是我决定自己再也不需要双脚，所以请人砍断的，尽管明知这种举动是莫大的傲慢、偏执，不，应该说是疯狂。之后不管我下潜到加速世界几次，双脚都再也没有回来。这也就表示……那股疯狂的余烬到现在仍在我心中燃烧。只要这种疯狂没有消失，我的脚也就永远都会是这个样子。」

　　Sky Raker以一对曙光色的眼睛凝视呆站在原地的春雪，静静地断定：

　　「你的翅膀也是一样。除非重新面对失去的理由并且加以克服，否则绝对不会回来。」

　　理由。

　　也就是能美／Dusk Taker的必杀技「魔王徵收令」。

　　不对，不是这样，理由是在于落败本身。除非在各方面都让能美征二屈服，克服深深刻在春雪心中的落败伤痛，否则就再也找不回翅膀。事情就是这样。

　　但这已经不可能达成了。原因很简单，因为春雪已经丧失了堪称唯一长处的飞行能力，而抢去了它的能美如今却已经能够自由自在地飞翔，怎么找都找不出胜算。

　　春雪不知不觉间膝盖一软，跪在草地上——

　　Sky Raker则丢出一句令他意想不到的话：

　　「不管你在这个庭园里怎么做，翅膀多半都不会回来，然而，我可没有说你飞不起来喔，鸦先生。」

　　接下来的部分我们就坐着谈吧。

　　这句话说完，自走型的轮椅就开始发出唧唧声响移动，六神无主的春雪只好跟上。

　　圆形的空中庭园里，东南西北四个端点各设有一张白色的无椅背长椅。Sky Raker来到北边的长椅旁，让轮椅面向外围停下，所以春雪也就战战兢兢地坐到了她身旁。一抬起头来，眼前鬼斧神工的光景就让他看得倒吸一口气。

　　三百公尺下换上「荒野」属性的整个东京都心，都可以尽收眼底。

　　永田町的政府官厅街一带，成了由红色砂岩砌成的巨大遗迹，巨石间则有着由拱形石堆支撑的首都高速公路。

　　更远处还有一座格外鲜明的红色宫殿大展威容。那是现实世界之中的皇居。无论换上什么样的属性，这座巨城始终存在，只是时而富丽堂皇，时而妖气森森。正当春雪茫然想着不知里面住的是谁，Sky Raker忽然打破了沉默：

　　「我一直很希望可以见你一面，鸦先生。」

　　「咦……啊，你、你客气了……」

　　春雪吞吞吐吐地缩起肩膀。看到他这个模样，天空色的虚拟角色先散发出几分笑意，接着静静地说下去：

　　「当我从Ash口中听到加速世界开天辟地至今七年以来，终于出现了『飞行型虚拟角色』时，我大吃一惊，同时也产生了兴趣。我一直在想到底是什么样的灵魂……怀抱什么伤痛的心灵，才会体现出足以切断这个世界巨大重力的力量。」

　　「不，这个……对、对不起，我、我的伤痛根本没什么了不起的。」

　　春雪的身体缩得更小，频频摇头。

　　「只是现实中胖了点，被人霸凌，长年来一直畏畏缩缩而已……而且最近我也觉得把这种情形说成伤痛，实在太厚脸皮了一点。」

　　尽管困惑着为什么自己会对第一次见面的对象说起这些事，而且严格说来这位超频连线者还比较接近敌方阵营，但这些话就是不可思议地接连迸出。

　　听到他这么说，Sky Raker再次微微一笑，轻轻摇了摇头：

　　「安装好的BRAIN BURST程式从安装者的意识之中读取出来，作为对战虚拟角色根源的『精神创伤』，指的绝对不是愤怒或憎恨的强度。」

　　「咦……可、可是，所谓的伤痛，不就是负面的感情吗？」

　　「话是这么说没错，但并不是只有这样。以巨大的负面情绪，例如说以激忿填膺的愤怒作为根源而诞生的对战虚拟角色，就会将这种力量体现为纯粹的破坏力，没有任何例外，像曾经在加速世界中散播巨大灾祸的『Chrome Disaster』就是很好的例子。」

　　听到这个名字，春雪倒抽了口气。

　　他亲眼见证到灾祸之铠Chrome Disaster那骇人的攻击力，看得连骨体都为之战栗，还只是短短几个月前的事情，而他也确实认为那件强化外装上头依附着一股莫大的愤怒意念。

　　「……以怨念为根源的虚拟角色，则会获得有如诅咒一般的间接攻击能力。从绝望中诞生的虚拟角色则有很多都是自伤杀敌的自爆类。不过并非所有的虚拟角色蕴含的都是破坏性的力量，这点你应该也很清楚吧？」

　　「……嗯。」

　　听她这么一说，就觉得一点也不错。春雪的翅膀不是直接攻击能力，Ash Roller的机车也一样。可是这么说来，所请「精神创伤」到底是——

　　「所谓的伤痛，就是一种欠缺，是因为欠缺宝贵的事物而在心中开出的空洞。」

　　Sky Raker的这番话彷佛看穿了春雪心中的念头。

　　「当一个人心中怀抱着空洞，他选择的是愤怒、是怨恨，还是绝望——又或者是再次朝着高处伸出手去，这就决定了虚拟角色的样貌。」

　　「伸出……手？」

　　「没错，也就是『希望』。所谓精神创伤，其实换个角度来看也就是一种渴望。」

　　斩钉截铁地说到这里，Sky Raker抬起头来，从白色的帽子下笔直望向春雪的眼睛：

　　「Silver Crow，你心中应该比过去出现过的任何一个超频连线者，都更加渴望天空。就是这种追求天空的强烈意念，产生了飞行能力，产生了你的翅膀。你听清楚了……不是因为有翅膀才会飞，正好相反，是因为你能飞，所以才会展现出翅膀。」

　　「因为……能飞……」

　　春雪以沙哑的声音喃喃自语，在心中反覆说了好几次，想要理解这句话的含意——之后银色面罩下的表情开始扭曲，猛力摇着头说：

　　「这……这实在是太离谱了。如果只靠意志力就飞得起来……难道你想说那对翅膀只不过是装饰……」

　　「说得极端点就是这样。因为某种现象，你的翅膀这个物件，以及系统上的『飞行能力』遭到剥夺，然而作为飞行能力根源的意志是不可能被剥夺的。原因很简单，因为不管是什么样的虚拟角色所拥有的必杀技，都办不到这一点。」

　　「你骗人……怎么可能会有这种事！」

　　春雪猛力抓住自己的两个膝盖，头深深垂了下去。

　　「就算我心中有着想要飞上天空的意志，那顶多只是……契机而已。是BRAIN BURST读出了我的这种意志，创造出了那对翅膀跟飞行能力。那么在这个世界里，那种能力自身才是本质才对！除非……除非拿回翅膀，不然我再也……」

　　春雪以呻吟般的语气这么说，双手上灌注的力道强得几乎让手指发出哀嚎。

　　接下来好一会儿，周遭就只听得见从地上三百公尺高处吹过的风声。从近在眼前的庭园绿地伸向天空的无名花朵随风摇曳，花办无声无息地吹散开来。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

　　哪怕夹杂在春雪迁怒似的喊声之中，Sky Raker乘风送来的说话声仍旧同样平静，而且甚至带了几丝以此取乐似的声调：

　　「你是说在这个加速世界里，意志力是没有意义的？你是说一切的现象，都只取决于经过系统规定、运算出来的数值？」

　　「……难道不是吗？我们是处在虚拟实境游戏之中啊，除了数据资料以外还能有什么？」

　　「这张轮椅。」

　　听到这句没来由的话，春雪忍不住抬起头。

　　「你仔细看看，这不是什么强化外装，就跟它的外观一样，是由椅子跟车轮组合起来的物件。可是你刚刚应该有看到这张轮椅独自行驶吧？」

　　春雪搞不清楚这个问题的用意，不免觉得困惑，但仍然回答：

　　「是……是啊。这轮椅一定有内藏什么推进装置对吧？像是马达之类的。」

　　——当然会有。因为刚刚轮椅就自己动了，想来她手中一定有个小小的遥控器……

　　春雪带着这样的念头伸长脖子，凝视细致的银色车轮。

　　接着就因为莫大的震惊而瞪大双眼。

　　没有。无论是细细的轮轴、轴架还是钢圈上，都看不到任何马达类的零件。春雪心想那多半是喷射式装置，可是朝背面一看，也找不到半个喷嘴存在。

　　「可、可是，刚刚，它明明，自己动了。」

　　在喃喃自语的春雪面前，Sky Raker轻飘飘地张开原本交叠在一起的纤细双手，她的手中根本连遥控器的影子都看不到。

　　虚拟角色就这样停在这个姿势，而载着她的轮椅——

　　车轮发出唧唧声慢慢后退。

　　「……真、真的假的？」

　　唧唧作响后退的轮椅，忽然在草地上滴溜溜地转圈。接着更像个冰盘上的花式滑冰选手，以优美的动作前后左右滑动。这段短短几秒钟的舞蹈结束后，轮椅就停在与先前分毫不差的位置上，一动也不动。

　　「怎么样？」

　　「还……还有什么怎么样？」

　　春雪双肩不停颤动，眼睛瞪得不能再大。

　　——没有道理会动。这个由「BRAIN BURST」程式所创造出来的世界，追求的是种堪称另一个现实世界的真实性。就拿Ash Roller的机车来说，油箱里就有装着汽油，驱动轮也是靠着跟引擎连接的链子才转动。所以过去春雪在对战中抬起后轮的时候，那辆机车才会就此不能动蝉。然而如果是在其他的游戏里，才不会管车子是采用什么样的方式驱动，肯定都会只靠前轮继续冲刺。

　　所以这张轮椅没发出任何驱动声或喷射火光就自己移动的情形，应该是——

　　「不可能……不应该会这样。一定是有什么……到底是什么力量在推动这张轮椅？」

　　春雪喘着大气问出口。

　　对此，有着天空色头发的对战虚拟角色则在小小面罩上露出优美的微笑，答道：

　　「是意志。」

　　「咦……！」

　　「我只有用意志力在控制。」

　　这次春雪真的惊愕得几乎魂飞天外，他就像坏掉的声音档一样，连连口吃地大喊：

　　「可、可是、可是、可是……这种事情，简直、简直……简直就像念动力不是吗！也、也就是说……这是一种叫做『念动力』之类的能力……是这种的……？」

　　对此Sky Raker则转为苦笑，大动作摇了摇头：

　　「呵呵呵，不是这样。凡是在这个世界……无论是通常对战场地，还是无限制中立空间，凡是在加速世界里对战的超频连线者，都具备同样的能力。」

　　「咦……咦咦！」

　　「请你想一想，你翅膀还在的时候，就可以自由自在地在空中飞翔，对吧？」

　　「是、是的……」

　　「可是你之前到底是怎么去控制翅膀的？现实中的你明明就没有翅膀。」

　　这个先前想都没想过的问题让春雪连连眨眼，忍不住动了动双肩，战战兢兢地回答：

　　「这、这是……靠肩胛骨这边的动作……」

　　「要是真的这样，你在飞行中应该根本没办法正常挥拳吧。请你回想起来……你根本没有意识到这件事，都是只靠意志力在控制飞行轨道。我有说错吗？」

　　「……」

　　春雪哑口无言之余，心中也觉得她说的有道理。Silver Crow的确没有乱挥双手，也不用靠助跑起跳，就可以在原地笔直起飞。而且还能在空中停止飞行，改为悬停。要问到自己在做这些飞行动作时，有没有做出其他身体上的动作来控制——答案是否定的。

　　但他终究没办法轻易地全盘接受Sky Raker的说明，频频摇头想要反驳：

　　「意志……的力量。可是、可是这样，意志这种东西，到底是要怎么读取出来？神经连结装置里应该没有这种……功……」

　　说到这里，春雪却听见耳里回荡着黑雪公主过去跟他说过的话。

　　——神经连结装置还能够存取大脑之中知觉与运动领域以外的部分。

　　然而这句话指的应该是先前话题中谈到的「精神创伤」部分才对。如果是这样，春雪倒还能理解，因为这可以解释为伤痛属于记忆，然而「意志力」这种暧昧不明的东西，到底要怎样才能数据化呢？

　　「那我们不说意志，说成『摹想力』，会不会比较好懂？」

　　听到Sky Raker这么说，春雪猛然抬起头来。

　　「摹想……？」

　　「对，也可以说是想像力。你在飞行的时候，对于接下来要怎么加速、转向跟减速，心中应该都有鲜明的想像。神经连结装置就是读取了你的这种想像，去控制你的虚拟角色。你听好……想像力才是我们超频连线者所蕴含的真正力量！我就是鲜明地实体化心中的想像，藉此来控制这张轮椅。要能控制到这种地步，确实花了相当长的时间……但并不是不可能，绝对不是。」

　　右边的车轮又应声微微转动，让Sky Raker面向春雪。

　　她接下来所说的话带着几分庄严肃穆，听起来简直像是高深莫测的神谕。

　　「在正常的虚拟角色控制体系『运动指令系统』背后，隐藏着『想像控制体系』，发现这个体系存在的超频连线者，对这种力量是这么称呼的。这是发自内心的意念——也就是心念。」

　　隔了一拍之后。

　　「他们称之为『心念系统』。」

　　「心……念？」

　　无论是在加速世界还是现实世界，这个字眼他都没有听过。

　　但春雪却能从这个字眼的音韵之中，感受到一种实在的力量，不禁在口中反覆念诵。

　　他并非已经完全懂得Sky Raker话中的含意。就算神经连结装置跟上个世代的VR器材有着根本上的差异，就算BRAIN BURST是一种充满未知数的超级程式，但「将沉潜者的想像转变为数据」这样的程序，真不知道到底要透过什么样的机制才有办法实现。

　　但这张银制的雅致轮椅上并不存在任何推进装置，却又已经在他眼前自由自在地舞动于草地上，唯有这才是干真万确的事实。

　　——我就接受吧。

　　春雪用力闭上眼睛，在心中这么自言自语。

　　虽然这种说法似乎有点倒因为果，但春雪就是觉得若说意志——也就是「相信」，能够在这个世界中具备实在的力量，那么只要相信Sky Raker所说的话，对自己而言她所说的内容肯定会变成真相。

　　「也就是说……就是说。」

　　一股火热的事物哽住喉咙，让春雪好不容易才说出接下来的部分：

　　「只要能够运用你说的这种『心念系统』，我就算没有翅膀，也能再次飞上天空……你、你是这个意思吗？」

　　春雪以几乎要陷进对方脸颊似的目光凝视着Sky Raker，热切地渴望她的回答。

　　然而过了几秒钟后静静说出的话语，却让人搞不清楚答案是肯定还是否定：

　　「……我刚刚有用心念的力量转动车轮给你看，但是车轮这种东西其实不必大费周章地绞尽想像力，只要动动手就可以轻易转动。你听好了……用心念代替正常控制体系可以做到的作业，跟以心念体现正常情形下不可能发生的现象，这两者之间有着莫大的鸿沟……不，甚至可以说是大峡谷。如果要打个比方，就像在现实世界中要用枪弹击中枪弹，物理上有可能，但却很难实践，非常困难。」

　　Sky Raker将视线从哑口无言的春雪身上移开，轻轻抬头仰望天空。

　　接着以一种听似静谧，但其中蕴含的情绪却又沛然莫之能御的嗓音，开始独白：

　　「我就没能做到。我舍弃双脚、舍弃朋友，舍弃了所有想得到的东西，仍然没能斩断这个世界的虚拟重力……刚刚我不是说过吗？想飞也飞不了的超频连线者就是我。……」

　　「嗯……嗯嗯……」

　　春雪整个人深深受到吸引地点点头，接着就看到天空色的虚拟角色轻轻将修长的右手举向正上方，对他点头回应：

　　「我有接近，但终究碰不到……我的这个虚拟角色从一开始就拥有一项强化外装，那是种能够离开地面，接近天空的力量。但那种东西实在称不上是飞行，只是透过短暂的推力跳跃到区区一百公尺左右的高度，之后就只能乖乖往下掉。」

　　「……」

　　春雪无话可答，只能屏气凝神听下去。

　　很久以前，他曾经试过Silver Crow的飞行能力可以上升到多高。通常对战场地上的东南西北四个方向，都会有「战区」界线上的半透明障壁围绕，但当时他就有了个疑问，想知道天空有没有这样的障壁。

　　结果直到耗掉整条集满的必杀技计量表为止，春雪的手指都没有碰到障壁。他记得当时的高度，已经超过远方新宿都厅大楼的三倍。近年经过改建的都厅大楼极为雄伟，高达五百公尺。这也就是说，春雪轻而易举地飞上了一干五百公尺高，而且那纯粹只是为了满足好奇心而做的事情。

　　——我对于系统赋予自己力量的意义，根本连想都没有想过。

　　春雪陷入了跟刚刚坐在Ash Roller机车上时同样的后悔中，只能将身体缩得不能再缩，继续倾听Sky Raker的话。

　　「……不知不觉间，我已经沉迷在一种只想飞得更高、更远的欲望之中。所有的升级点数都用在强化跳跃能力上头，又为了得到更多点数，一天到头都在战斗。就连少数的几个朋友跟『上辈』都受不了我，从我身边离开，只有一个人例外，只有当时的军团长能够懂得我的想法，还出力帮助我。而我也想要帮助她，跟她并肩作战了好久好久……可是，当我升上8级，再把点数灌进去，却只让我领悟到『跳跃』终究成不了『飞行』……我的欲望就成了一种偏执……不，是成了一种疯狂。」

　　「疯……狂。」

　　Sky Raker一瞬间朝着以沙哑嗓音自言自语的春雪看了一眼，露出极淡的笑容，接着深深点了点头说道：

　　「我……为了将虚拟角色本身的重量减轻到极限，同时也为了强化透过心念系统而得到的飞翔能力，下定决心舍弃我最大攻击力所在的双脚。我请既是我的朋友，又是军团长的她，用剑斩断我的双脚。她有阻止我，但是当时的我已经连她的心意都没办法去体会了……我对她说了重话，但她只是露出悲伤的表情，最后实现了我的愿望。」

　　Sky Raker以右手轻轻抚摸膝盖，平静地说完整件事：

　　「我消耗了所有的升级点数，锻链心念，更为了逼得自己没办法步行，连双脚都抛弃了，最后我所能抵达的极限高度是三百五十公尺，相当于刚开始的三点五倍，但还是上不了天空。就在勉强可以上到的这座前东京铁塔顶端，我才总算恍然大悟，领悟到作为我虚拟角色根源的精神创伤与希望，力量不够让我飞上天空。『Raker』指的是『展望者』，一瞬间处在抛物线的顶端，一眼看尽整片天空……这就是系统赋予我的能力所可以达到的绝对极限。察觉到这一点的时候，我已经失去了所有值得珍惜的事物。」

　　Sky Raker用只看得见阴影的嘴微微一笑，对春雪问道：

　　「Silver Crow，你怎么想？听了我这个愚笨的人身上发生的故事，你还想继续修练用『心念系统』飞行的方法吗？明知有九成九不可能也要试？」

　　春雪低下头去，用力咬紧嘴唇。

　　——我不可能办得到。就连这个强得升上8级的超频连线者都办不到，爱哭又没出息，充满输家精神的我又怎么办得到？

　　——就算放着不管，我的翅膀也不是永远不会回来，只要忍耐两年，就可以请能美归还。若是拓武跟黑雪公主问起翅膀不见的理由，就随口敷衍过去或是小小说些谎言，偷偷缴纳点数给能美缴满两年就好。先前被荒谷霸凌的时候，自己不也是这样撑过了半年之久吗？千百合那边也不用担心，只要拚命去拜托，在对战场地上被能美当宠物这种事情，她应该会愿意忍耐。这样就好。只要缩起手脚，低头只往下看，撑完这段日子就好。

　　「……我。」

　　办不到。

　　春雪想要这么回答，想要婉拒这件事，起身转向身后，从登出点回到现实世界。

　　「……我……」

　　但内心深处却有个念头顽强抵抗，不让他说下去，简直就像Silver Crow这个虚拟角色本身拒绝做出这样的发言：这个细得像铁丝的手脚上安着一个巨大头部，活像是个火柴棒人的虚拟角色，就像在对春雪诉说着哪怕已经失去翅膀，仍然有着需要去珍惜的事物。

　　春雪颤抖的胸腔吸满冰冷的空气，憋着不吐出来。

　　之后才深深低下头去说了：

　　「我还有事情非做不可……求求你，请你教我……教我运用『心念系统』。」

　　Sky Raker再次露出淡淡的微笑，头微微往旁一偏：

　　「会花很长、很长的时间喔。」

　　「没有关系。」

　　「多半会远比你现在想像的还要长。如果情形不顺利，甚至有可能长得越过超频连线者的『不归点』。」

　　春雪莫名地立刻听懂了这句话的含意。

　　春雪所认识的两个王——黑之王Black Lotus以及红之王Scarlet Rain，她们的言行举止之中有些部分跟现实中的模样差距极大，理由就是她们都曾经在这无限制中立空间里度过极为漫长的时间，导致实际年龄跟精神年龄之间产生了鸿沟。

　　这是否表示自己必须做出这个选择的时刻已经来临了呢？尽管春雪觉得战栗，仍然深吸一口气，点头说道：

　　「我明白……请你教我，Sky Rakcf小姐。」

　　「也好。」

　　加速世界的隐士转动轮椅，朝天空看了一眼。

　　「……目前现实世界的时间刚过晚上九点对吧，你在外头还可以沉潜多久？」

　　「呃……明天要上学，不过再持续三、四个小时都不要紧。如果有需要，就算要沉潜到早上……」

　　以前黑雪公主曾经警告过他，说要是在这个世界里度过太久的时间，沉潜前在现实世界中的记忆就会淡去，但春雪却觉得现在不需要担心这个问题。无论在里头过了多久，他都忘不了翅膀被能美征二抢走的事情。只有这件事他绝对忘不了。

　　「好。」

　　Sky Raker双手手指交握，转身面对春雪说：

　　「那……我们今天就先休息吧。」

　　「什、什么！」

　　「今天一整天发生的事让你心烦意乱，这样根本没办法修行心念。反正这个世界也快要晚上了，你就先熟睡一晚，明天早上再开始吧，毕竟我们多得是时间。」

　　「熟、熟睡……？」

　　春雪登时哑口无言，但还是问了出来：

　　「可、可是，在完全沉潜状态下睡着，神经连结装置不是会观察到脑波的改变而自动登出吗？」

　　「加速中不用担心这一点。这阵子不是有个还在读高中的当红漫画家，作品刚被改编成动画吗？」

　　尽管这句唐突的台词让春雪听得瞪大了眼睛，但仍然微微点头说道：

　　「是……是啊。我超迷他的……」

　　「他是个高等级的超频连线者。就是因为睡眠全都在这个世界解决，才有可能办到兼顾上学跟周刊连载漫画这种不可能的任务。」

　　咦咦，她说那个天才畅销漫画家是超频连线者？等等，先前好像也听过类似的事情。

　　轻微的似曾相识感让春雪脑袋一片昏沉，但还是跟在开始轻巧移动的轮椅后面。

　　他在Sky Raker带领下，进入那栋有着白色墙壁与绿色屋顶的住家，发现里头远比想像中来得宽广。

　　不过话说回来，里头就只有一个房间，设有小小的厨房、摆着餐桌跟床，仅此而已。

　　Sky Raker驾驭轮椅靠向放在厨房的烹饪用火炉，伸手帮上面一个发出声响的锅子掀去盖子，一阵香气立刻扩散到整个房间。

　　她就在春雪茫然呆望的视线下，熟练地将里头状似浓汤的料理盛进木制的深碗，双手捧着碗将轮椅转向餐桌，再把同样木制的汤匙一起排好，同时对春雪说道：

　　「别老是站着，怎么不坐下来？」

　　「啊……好、好的。」

　　春雪摇摇晃晃地在一张椅背很高的椅子上坐下，低头看了看眼前冒着热气的白色浓汤，内心喃喃说道。

　　不、可是，该怎么说呢，这里……

　　「这是在对战格斗游戏里，吧……」

　　不小心说出声来，就听到Sky Raker一副理所当然的表情点点头：

　　「对啊，有什么问题吗？」

　　「可是，怎么说，在格斗游戏里吃饭……」

　　「唉呀，在对战格斗游戏黎明期的某个2D作品里，就可以看到背景里头有观众在吃拉面呢。」

　　「话、话是这么说没错啦！」

　　猛然想要伸手在头上乱抓一通的同时，春雪却也发现自己的肚子饿得很了。在现实世界中明明才刚吃过披萨，这种空腹感到底是哪来的？

　　而这个形而上的疑问，也在Sky Raker一声「请用」之下立刻烟消云散，春雪迅速抓起了木汤匙。

　　接着又再次不知所措。

　　「啊、可、可是，我、没有嘴。」

　　Silver Crow的脸上盖着一面镜子般的银色面罩，眼睛、鼻子跟嘴巴都不存在。然而Sky Raker却挥挥手要他快吃，春雪只好战战兢兢地舀起浓汤，送到嘴边。没想到这么一送——

　　立刻就听到一阵嗡嗡轻响，面罩下方的部分微微往上滑开。他在大吃一惊之下用左手摸摸看，就发现里面确实摸得到一张嘴。春雪已经搞不清楚东南西北，只喃喃说了声：「那我开动了。」就张嘴含住了汤匙。

　　——浓汤非常美味。

　　一种比任何一家厂商的VR味觉重现引擎都来得更加自然而且精细的滋味，在口中扩散开来，让春雪接连舀起马钤薯、小洋葱跟鸡肉等各式各样的料来吃。吃得正过瘾时，坐在对面以优雅的动作用着木汤匙的Sky Raker就笑嘻嘻地说了：

　　「很高兴看到你这么爱吃，鸦先生。请你吃的时候要尝清楚滋味，让这些味道可以在你记忆里撑久一点。」

　　「……嗯？」

　　间不容缓地吃得碗底朝天，春雪才总算开始思考刚刚那句话的含意。可是还来不及反问，Sky Raker就把盘子扔到厨房的架上，让他也只能低头说声谢谢招待。

　　不知不觉间，朝南窗外的天色都已经黑了。远方可以看见一片想来多半是台场一带的灯光，反射在黑色的海面上频频摇曳。

　　也不知道是住家原有的功能还是用「心念」在控制，只听得Sky Raker弹响手指，接着所有窗帘就应声放了下来。轮椅唧唧作响地栘到小小的床边，失去双脚的虚拟角色用一只右手当作支点，身体轻飘飘地翻到床上。

　　「那么虽然时间还早了点，不过我们就先睡了吧。」

　　咦！

　　睡觉？

　　床只有一张，虚拟角色却有两个。这也就表示——表示什么情形？

　　春雪这个一瞬间产生的超高速思绪，被随手扔来的枕头一刀两断。春雪抱住枕头，一边痛骂自己说思当然是这样我在胡思乱想什么东西啊笨蛋笨蛋，一边让银色的虚拟身体躺到地板上。反正全身都披着硬梆梆的金属装甲，管他底下是床还是地板，都不会有多少差别。

　　Sky Raker将帽子挂到墙上的挂勾上，脱下整件连身洋装，在床上躺平之后又弹响一次手指。天花板的油灯跟烧柴的火炉都立刻熄灭，让整栋住家笼罩在淡青色的黑暗中。

　　「晚安了，鸦先生。」

　　——不愧是那个Ash Roller的上辈，这个人也不是小角色啊。

　　春雪佩服之余回答：

　　「晚、晚安……」

　　同时并在内心大喊「这种状况睡得着才有鬼！」然而——

　　连他自己都没想到，才刚在餐桌旁的地板躺下，两眼一闭，脑海中立刻开始笼罩在一层薄薄的白色雾霭之中。看来Sky Raker说得没错，今天发生了那么多事，自己在精神上似乎已经十分疲倦了。

　　当然这并不表示春雪忘记了能美带给他的屈辱与绝望，但他却觉得现在就只有在这个家里，他可以远离那些黑色的事物。当然这或许只是因为肚子里装着相当于一碗美味浓汤的幸福感，这种很唯物而且贪吃的理由。

　　接近暴力的沉重想逼迫眼皮就范，春雪跟这种睡意对抗了好一会儿后，以很小的声音喃喃说道：

　　「对了，Sky Raker小姐，我可以问你几件事吗？」

　　「请说。」

　　听到她的回答，春雪朝床上瞥了一眼，朝着划出优美曲线的轮廓问道：

　　「呃……Ash Roller兄他已经学会『心念系统』了吗？」

　　「还没有正式学过。不过我有先给过他一些提示，看样子他已经有动脑筋去运用了。」

　　听到这个回答，春雪心里就有了底。先前春雪一直觉得他直挺挺站在机车上操纵机车的那些新招再怎么说也太乱来了，但现在想想就觉得多半是采用了想像控制的技术。春雪先在地板上微微点头，接着问出下一个问题：

　　「既然你是他的『上辈』，那你现在也是参加绿之王的军团……？」

　　这次的回答则有先经过短短的停顿。

　　「……不是。无论过去还是将来，我都只属于一个军团。」

　　「那么……这个军团就是……」

　　春雪忍不住抬起头来，下定决心问出了他真正想问的问题：

　　「你所属的军团……该不会就是『黑暗星云』？而帮你砍下双脚的人，也就是……」

　　「『Black Lotus』，她比谁都更强悍、更有志气，也更善良，是我唯一的朋友。」

　　听到这个声音极小却像歌唱般优美的回答，春雪微微点了点头：

　　「我就觉得……一定是这样。你……跟她有点……」

　　「那已经是往事了。」

　　这句短短的话语从床上洒下，彷佛是要打断春雪的话头。

　　「已经是很久、很久以前的往事了。好了……你该睡了，鸦先生。明天可是要早起的。」

　　接着就传来翻身的声音，彷佛在拒绝继续谈下去。

　　——我还想多问一下她以前的事情。

　　尽管心中有着这样的想法，但春雪的眼皮也开始面对沉重的负担。

　　春雪委身于温暖的黑暗，往深邃的睡眠深渊中不断下沉。

　　下一瞬间，脑袋猛力在地板上一撞，让他心不甘情不愿地睁开眼。

　　春雪坐起身，心中嘀咕着是谁在自己睡得正熟时抽走枕头，结果就在拉开的窗帘彼端，看到天空染成了漂亮的橘色与紫色，不禁瞪大了眼睛。

　　「咦……已经早上了……！」

　　「就是啊。早安，Silver Crow。」

　　脸往声音传来的方向一转，就看到Sky Raker正在将疑似从春雪脑袋底下抽走的枕头放回床上，一身白色帽子跟连身洋装都已经穿戴好。

　　「早、早安……请问现在几点了？」

　　一边打着招呼一边发问，天空色的虚拟角色就默默指了指厨房的方向。装在墙上的壁柜上放着一个小小的黄铜色时钟，指针显示现在是上午五点。考虑到昨天是天黑没多久就躺了下来，这一觉已经足足睡了十个小时，但春雪却觉得连作梦的时间都没有。

　　然而脑袋里确实像用冷水冲洗过似的十分清爽，醒来的过程几乎可以说畅快得有些莫名其妙，而现实世界中还只过了三十秒。

　　「……原来如此，在这边睡觉也许还真是一种挺不错的点数用法啊……」

　　春雪忍不住喃喃沉吟，Sky Raker立刻微微一笑说道：

　　「只是得冒着睡觉时被人做掉的风险就是了。」

　　「……咦！」

　　「现在才按住脖子也太迟了吧，我叫了你五次，你就是不醒。」

　　——所以她才会用出抽人枕头这种强硬的招数啊？春雪想通之余，忍不住缩起肩膀：

　　「对、对不起，下次我会乖乖起床的。」

　　但对此Sky Raker则只回以一种意味深长的笑容，控制轮椅往门外前进。

　　无限制中立空间的早晨，闪耀着一种跟傍晚时又不太一样的美。属性仍然是「荒野」，但红褐色的岩山在朝阳的照耀下，简直就像巨大的红宝石原石般闪耀。

　　轮椅栘到被露水濡湿的草地上，在昨天他们坐下来谈话的北侧长椅旁停了下来。春雪也走到她身旁，但这次是站着等候Sky Raker发话。

　　这位从前是「黑暗星云」成员，如今则在加速世界中成了个隐士的8级超频连线者深吸一口气，以梢为严厉的语气说道：

　　「Silver Crow，那我们就从现在开始进行『心念』的修练。」

　　「好……好的，请多多指教！」

　　春雪用力地深深一鞠躬。

　　学会只靠想像来控制虚拟角色的「心念系统」，是自己所剩的唯一希望。管他要花上几天、几个礼拜，都一定要学会。

　　春雪心中燃烧着烈火般的决心，脑中还播放着类似香港功夫电影修行场面的背景音乐，等着她下达第一个指示。

　　——然而。

　　「……说是修练，其实心念的要诀只要一句话就能说完。只要领会这句话，任谁都能运用自如。」

　　「……你、你说什么？」

　　听到这句Sky RakcT说得再自然不过的台词，春雪不禁膝盖一软。

　　「……只、只要一句话……？懂了这个就可以出师了？」

　　「没有错。」

　　「请你告诉我。」

　　春雪当然这么说。

　　「好啊，不过这得等你下次见得到我，我才会告诉你。」

　　听到这样的回答，春雪赶忙踏上一步：

　　「不……不行，在你告诉我以前，我都不会回到现实世界。」

　　「我说的不是等下次见面，而是等你下次见得到我，对吧？也就是说……」

　　她说到这里就先住了口，朝春雪招了招手，春雪于是又往前走近一步。

　　有着流线外型的虚拟角色甩动天空色的头发，右手轻轻放上春雪的背部——

　　「就是这么回事。」

　　接着往旁用力一推。

　　「咦……啊……哇哇……」

　　春雪踉舱地在草地上走了两步。

　　第三步只踏到了空气。

　　「……咦。」

　　「祝你顺利，鸦先生。」

　　Sky Raker满脸微笑的模样，一下子就往上方远去。严格说来其实是春雪的身体从高达三百公尺的塔顶，往空中翻了下去。

　　「咦……等……哇……」

　　他赶忙胡乱挥动双手，但当然没有任何效果。Silver Crow就这么受到虚拟重力的牵引，进入笔直的自由落体轨道——

　　「哇……啊……啊——」

　　春雪死了。

　　11

　　一个小时后，他复活了。

　　无限制中立空间里的死亡，实在是非常奇妙。周围的景色转为黑白，自己的身体变得像烟雾一样通透，虽然可以轻飘飘地移动，但就是无法离开死亡位置半径十公尺。

　　视野中央有着一组小小的数字在进行倒数，当这个数字从60：00：O0倒数到零，空间的颜色跟虚拟角色的实体也就恢复正常。

　　春雪低头看了看地上被自己撞出的凹洞，先发了句牢骚：

　　「……她是黑雪公主学姊的朋友，这点百分之百错不了啊……」

　　接着双手叉腰，抬头仰望屹立在眼前的垂直石壁——前东京铁塔。

　　「……所谓下次能够见到她，也就是……就是说……」

　　……应该就是要我爬到塔顶去吧？

　　春雪连连摇头，深深叹了口气。俗话说狮子会把小狮子推下山崖，不过那个故事应该是被推下去的一方要能活下来，才能算是佳话吧。

　　但春雪的虚拟角色跟狮子不一样，有着灵活的双手可以运用。而且他的身体轻到极限，出力实实在在可以打穿岩石。

　　「……我就爬给你看。」

　　春雪像是说给自己听似地低语，接着用力握紧双手。

　　尽管是长达三百公尺的垂直石壁，表面总不会像玻璃那么滑溜。上头会有无数可以抓、可以踩的凹陷，而且应该也可以自行在上面挖出一些小洞。

　　春雪为了坚定踏出第一步的决心，先放低了姿势，右手举到腰际摆好架式。

　　「喝啊！」

　　大喊一声击出的正拳，深深嵌进了红褐色的岩石，打出了一个直径约有二十公分的凹洞。

　　春雪右脚踩上这个凹洞，将身体往上一抬，紧接着他就以左手抓住了一处高度正好合用的龟裂。

　　他扫视左右，先在脑海中描绘出途径，接着靠一只左手拉着整个身体上去。这次则是用左脚脚尖，隐隐踏上事先找好的突出部分。

　　其实春雪并不是第一次在虚拟空间里攀岩。在需要扛着步枪在丛林或山岳地带跑来跑去的射击游戏里，像这样攀爬悬崖，给敌军来个出乎意料之外的痛击，一直是非常合理的策略。春雪为了采用这样的战术，甚至曾经到图书馆借用攀岩的虚拟实境训练软体。

　　徒手攀岩的要领，就在于必须扎实地在心中拟定好最佳路线，再来就是身体不要跟岩石贴得太紧。

　　春雪仔细观察视野所及的范围，脑中详细描绘出四肢各要放在哪里来行进，以稳定的速度不断攀登石壁。

　　这时染红了东方天空的太阳也彷佛要跟春雪赛跑似的，位置开始一寸寸上升。不知不觉间朝霞的色彩已经消失，天空转变为诡谲的黄色。

　　春雪已经完全算不清楚自己抓过了几个落手处。塔顶融入天空中，从这里根本看不见，如果往下看去，应该就会看到地面已经离得老远。然而他一次都没有往脚下看，一张脸始终朝着天空，心无旁骛地攻略悬崖。尽管他自己几乎没有意识到这点，但这种对于任何「游戏」都能发挥出来的专注力，正是有田春雪这个人几乎可说是唯一，同时也是他最出色的能力。

　　他极度敏锐的神经，捕捉到了远方透过空气传来的些微震动，这是荒野属性特征之一——劲风即将吹起的预兆。春雪双手立刻插进岩石的龟裂中牢牢抓住，整个身体紧贴在石壁上。

　　几秒钟后，大气发出低沉的吼声，一阵彷佛巨人呼吸般的强风，就像特意要吹落春雪似地袭来。然而春雪也没觉得有多可怕，冷静地等待强风过去。Silver Crow极细的身体原本就没有什么突出的部分，不容易受到空气阻力影响，所以春雪相信这种程度的风吹不开他，而事实也正是如此。

　　当坏心眼的巨人终于死心，春雪才轻舒一口气，再度开始攀登。

　　当太阳来到正上方，微微开始往西倾斜之际。

　　那看似没有尽头的石壁前方，已经在空中划出一道鲜明的弧线。那里是圆柱的顶端，也就是有Sky Raker等候的塔顶。

　　距离应该还有一百公尺以上，但照现在的前进速度来看，天黑前应该就可以爬到。现在回想起来，Sky Raker说要他「记清楚浓汤的味道」，还有听到春雪说明天会早起时所露出的微笑，想必都是算准了春雪一天之内爬不上这座前东京铁塔而发。

　　——我偏要今天就爬到塔顶给你看！

　　春雪下定了决心，但仍然毫不松懈，以稳健的动作逐步攻略石壁。过了中午以后劲风转了方向，吹袭的频率变得更高了，但春雪全都以紧贴墙面的方式撑过。

　　当天空的颜色逐渐变浓，从天亮就开始的攀登行动眼看就要满九个小时，春雪终于开始觉得疲劳，咬紧牙关硬撑。此时他的鼻子却闻到了淡淡的花香，耳朵跟眼睛更分别捕捉到了淙淙的泉水声与淡青色登出口的光芒。

　　就快到了。只差二十、不，只差十五公尺了。

　　如果第一次就爬上去，就连Sky Raker应该也难免会吓一跳吧。春雪越想越起劲，加快了手脚的动作。

　　——就在这时。

　　一阵先前都没有感觉到的尖锐共鸣声撼动了空气。这阵彷佛有无限多个大钟从远方一齐敲响的声音，让春雪抬起头来，朝东方的地平线看了一眼。

　　接着他低声惊呼：

　　「啊……不妙……」

　　映入眼帘的是一阵从天而降，缓缓抚过大地的极光。

　　那是「变迁」，一种会造成整个无限制中立空间属性改变的超巨大现象。

　　春雪立刻转回头去，开始以先前两倍的速度在石壁上攀爬。途中不时手脚打滑，让他冷汗直冒，但总算惊险地用手指钩住断面撑住身体。他也不等心跳恢复正常，就再次扑向下一个落手处。

　　极光彷佛在催赶春雪似的，以惊人的速度从东方逼近，钟声也变得越来越大。地表上凡是被七彩光幕抚过之处，荒野的红褐色都应声消散，转变为全新的模样。没错，整个世界都在刷新。「变迁」结束之后，被打倒的公敌也会重新分布到地图上，被破坏的场地也会得到修复。这个高塔的周围没有公敌存在，但问题在于后者。一旦被极光扫过，春雪锐利的手在石壁上穿出的孔洞多半也将——

　　「唔……喔……！」

　　春雪大喊一声，几乎用爬的想要冲完最后一段距离。

　　但还是差了五公尺。

　　无数的钟声压迫耳膜，七彩光辉填满视野。霎时，春雪的双手双脚就在一股不容抗拒的斥力运作下，从石壁上弹开。

　　「该死……唔喔……」

　　他的手脚在空中乱抓一通，想要重新攀到墙上，但努力却徒劳无功。

　　「哇……啊……啊——」

　　春雪又死了。

　　等到一小时后，他终于复活，整个世界已经笼罩在夕阳的光景之中，而且不再是红褐色的荒野了。

　　地面是嵌合得整整齐齐的石板路面，眼前的前东京铁塔则已经转变成由多片发出蓝黑色光辉的金属板所拼成的钢铁高塔。这是「魔都」场地。

　　「……」

　　春雪铿一声在坚硬的石板上坐下，深深叹了口气。如果是在玩正常的游戏，他早就回到自己房间里猛槌枕头泄愤，但现在却没办法登出，而且他也没有力气去发泄了。

　　不过这第一次挑战，就几乎已经爬完全程。听Sky Raker的口气，显然认为这次修行将会花上好几周，甚至更久。想到这里，他就觉得或许刚刚已经做得很好了。春雪用力握紧双拳，心想下次绝对要爬上去给她看。

　　他是很想现在就开始攀爬，但想想就觉得晚上实在太勉强了。春雪决定等到明天天将亮时就立刻重新挑战，于是在周围找了间合适的建筑物躲进去，挑个看起来比较安全的房间角落躺了下去。

　　长达九个小时一直集中精神的反作用力，化为突如其来的强烈睡意，让春雪甚王来不及觉得饥饿，就已经落入了梦乡。

　　然而到了沉潜进无限制中立空间以来的第三天早上。

　　春雪却惊讶得瞪大了眼睛。

　　昨天他疏忽之下没有发现，现在才注意到魔都属性下的前东京铁塔，就跟先前对付Chrome Disaster的阳光城一样，完全只由光滑而坚硬的钢板所构成。上头既没有窗户，也没有铁梯，墙壁甚至找不到一处可以用手指抓住的凹陷。也就是说，整座高塔完全没有任何落手处可以用来攀爬。

　　「……那干脆自己开洞就是了。」

　　自言自语地说到这里，他便用手指头敲敲钢材试硬度。

　　春雪像昨天那样，握紧拳头用力打在墙面上。

　　接着就在一阵哀嚎声中跳了起来。

　　「好痛……痛死——啦！」

　　增幅到相当于低阶场地两倍的剧痛，让春雪抱着右手连连蹦跳，同时往刚刚打过的地方一看，蓝黑色的墙上连个凹洞都没有打出来。会是无法破坏的物件吗——想来应该不是，但要在上头开洞，多半得用热线或电钻才行得通，而Silver Crow当然没有装备这类武器。

　　「……意思是要我等到下一次『变迁』就对了……」

　　春雪咬着牙咒骂，但他根本不知道那阵极光下次来是几天以后的事情，而且也不知道下次的属性下是不是就有办法破坏。突如其来的挫折感让他膝盖一软，跪了下去。

　　这时突然有个东西撞到了他的头。

　　「唔哇？」

　　大吃一惊的春雪往后跳开，见到地上掉着一个白色的包裹。接着往上看了一眼，只见钢铁色的尖塔朝着灰色的天空无限延伸，看不到一个人影。

　　但对于这个包裹是Sky Raker亲手丢下来的这点，春雪却毫不怀疑。他在觉得有点不敢领教之余还是捡了起来，解开绳结，看到里头装着一个大尺寸的圆面包跟一张小纸片。

　　紧接着春雪就戚受到一阵强烈的虚拟空腹感，几乎等不及面罩下半部发出嗡嗡声滑开，就大口咬起了面包。这种面包里什么料都没包，但仍然有着淡淡的温热与香气，让春雪觉得美味得不得了，只顾一口又一口地猛吃。

　　转眼问吃掉半个面包，春雪这才总算翻过纸片，看完上头以流利笔迹写下的文章。

　　——【心念的修行已经开始了。想一想你昨天为什么没有被风吹走。】

　　「……啥？」

　　只看字面意思，春雪完全领会不到其中的含意。

　　春雪已经猜到这次攀岩是实际开始修行「心念系统」之前的一种基础训练，功夫电影里的师父传授拳法之前，不也会连续好几天都只叫弟子专心爬楼梯或做做打杂之类的事吗？

　　而且「为什么没有被风吹走」这句话也让人完全搞不懂。这种事情还用问吗？当然是因为自己紧紧抓在石壁上，而且Silver Crow的身体受到的空气阻力很小，所以只要紧紧贴在墙上，风就会从背上吹过。

　　「啊……」

　　春雪忽然惊呼一声，因为他觉得自己好像正逐渐接近一个很重要的概念，无意识地咬着剩下的面包继续思考。

　　所谓的心念，也就是一种用想像力来控制虚拟角色或物件的手段。

　　春雪昨天贴在石壁上等着强风过去的时候，丝毫没有想过自己被吹走的情形。他相信再强的劲风也吹不开Silver Crow那极细而且光滑的身体，而这个想法就成了事实。

　　该不会说那次——那个时候，「心念系统」就已经发挥了作用？是因为自己心中鲜明地想像着强风吹不开自己的光景，才减少了实际受到的空气压力？

　　那么同样的方法，是不是可以用来对付这道钢铁墙壁呢？

　　春雪将剩下的最后一口面包丢进嘴里，咻一声关上面罩，仔细看着自己的右手。

　　五根手指细得不能再细，尖锐得不能再尖锐，而银色的装甲更是闪耀出看起来就十分坚硬的光辉。

　　——不是拳头，要用贯手（注：空手道中以手突刺的技法）。

　　春雪自然地有了这个想法，五指并拢伸直，接着固定手腕，就发现手肘以下的部分看起来简直像是一柄剑。

　　接着沉腰斜身，瞪向眼前的墙壁。

　　这些反射出蓝黑色光芒的钢板看起来极为坚固，但终究只是关卡的背景，没有任何意念，就只是存在于整个空间之中。也就是说，它的实体只不过是一串写在BRAIN BURST伺服器之中的程式码。

　　连在这种东西上打个洞都办不到，还有什么资格说自己是对战者？如果是她，如果是黑之王Black Lotus，肯定根本就不会把这样的墙壁放在眼里，切起来就像切奶油一样轻松。

　　春雪将手指并拢的右手举在腰问，先做一次深呼吸，再深深吸一口气——

　　「……喝！」

　　手臂在喊声中笔直往前刺去。

　　随着锵的一声尖锐声响，指尖撞出了泛青色的火花。手指上的每一个关节、手腕以及手肘，都窜过一阵令他眼冒金星的剧痛。视野左上方的HP计量表有了微量的减少。

　　春雪忍不住呻吟一声，当场膝盖跪到地上，但抬起头来一看，就看到自己想要的迹象确实存在。光滑的墙壁上，已经刻出了一道长一公分，深约一公厘的锐利缺口。

　　——行得通！他才刚有了这个念头，马上又觉得还不够。

　　想像力还不够。就是因为还把手指当成手指，把手臂当成手臂，才会觉得疼痛。要把手臂当成剑，当成跟她一样，可以贯穿、斩断任何物体的利剑。

　　春雪站起身来，再次伸直手指。这次他先想了想，将大拇指收到掌心，让从手肘到中指指尖的部分，形成一道彷佛从一开始就是这么设计似的锐利线条。

　　他的右手不再举在腰际，而是举到更高一些的肩膀附近，往后收紧。左手大幅度往前伸出，让身体打横。这是他先前看过的Black Lotus必杀技「死亡穿刺」的架势。

　　「……喝！」

　　这次的声音比先前略微高亢且清澈，尽管又再度受到一阵电光般的疼痛，让春雪咬紧牙关，但墙上所穿出的缺口，却比先前稍微增加了一些。

　　结果这一天就在一心一意用手穿刺墙壁当中过去了。

　　过程中，他逐渐感觉不到疼痛，等到天快黑的时候，手指已经可以埋进三公厘左右，但这样的水准终究还没办法靠打出来的洞口来攀爬。然而春雪却也不怎么急，甚至对全身沉重的疲劳感到满足，回到了昨天过夜的地方。

　　自己正在做的事情，会不会只是在逃避呢？

　　躺下休息之余，心中也不是没有这样的想法，毕竟事实上他就是用「加速」拉长了时间，将千百合、拓武以及能美的问题都延到日后再解决。不过现在有事情可以让自己专心去做，确实让他十分高兴，同时也有种得救的感觉。春雪闭上眼睛，再次酣睡如泥。

　　第四天早晨。春雪站在跟昨天同样的位置，看着发出青光的钢铁墙上所刻下的无数伤痕，重新整理思绪。

　　自己想像的大方向应该是对的。他在指尖上想像坚硬与锐利，在推出手指的手臂上，则是想像着力量，但同时也觉得似乎少了一样东西。

　　沉吟了一会儿，头部又被包裹打个正着。春雪迅速捡起包裹，先朝天空喊了句：「我要开动了」之后，才开始咬起里头的面包。

　　今天也有附上一张便条，春雪兴奋又期待地打开一看——

　　【鸦同学，加油☆】

　　上面就只写着这句话，尽管被最后的符号逗得心烦意乱，但还是有点泄气。他本来期待会跟昨天一样有提示可以参考，但除了这句话之外什么都没写。

　　这也就是说，该知道的事情我全都已经知道了，对吧？

　　春雪想着想着，很快地吃完面包，又开始拚命运转脑袋。

　　心念。发自心的意念。想像力。Sky Raker的话在耳边回响。

　　——你听好……想像力才是我们超频连线者所蕴含的真正力量！

　　等……一下。记得以前……很久以前，学姊也曾经用过同样的语气说话。

　　——春雪，你听好了，你的速度很快，你可以变得比任何人都快，变得比我还快——也比其他诸王更快。速度才是超频连线者最重要的能力。

　　他不可能忘记。那是黑雪公主准备使出最终指令：「物理完全加速」救春雪一命之际，做好了不惜丧命的心理准备而告诉他的一番话。

　　当时的黑雪公主当然应该已经知道BRAIN BURST之中隐藏的「心念系统」。然而她是以「速度」而非「想像力」来描述这种最强的能力。也就是说——

　　这两者其实是一样的。

　　黑雪公主所用的「速度」这个词，并不是单指对战虚拟角色在场地上的速度，而是指与神经连结装置连线的大脑——也就是意识——输出讯号的速度，是指这个世界跟自己之间的反应速度。这也就是说，速度可以让自己更加贴近世界的本质。

　　「透过想像……来操作……」

　　春雪喃喃说着，轻轻举起右手摆出架势。

　　要想像的不是力量，而是速度。动作要快到极限，要趋近世界到极限，与世界同化。

　　「……呼。」

　　春雪轻喊一声，在右手加上光的想像后挥出。

　　尽管有些模糊，但确实有道白色的轨迹在空中流过。锵的一声声响，音色美得有如在演奏乐器。

　　看到自己的手指在钢铁墙壁中埋进五公厘以上，春雪用力握了握左手。

　　接下来的三天，春雪一直在这里进行同样的训练。

　　随着日出起床，大口吃着从塔顶丢下来的圆面包。尽管附上的便条纸上不是每次都有加上心号，但纸上鼓励的话语仍然支持着春雪面对墙壁，一心一意地反覆使出左右贯手。

　　春雪约十四年的人生里，从来没有这么长一段时间都集中精神在做同一件事。

　　不，或许应该说现实世界里原本就不可能有这样的时间存在。血肉之躯会频繁地饥饿，而且很快就会累，平常还得上学。正因为是在这个时间加速到一千倍的无限制中立空间，透过不会疲劳的对战虚拟角色，才可能进行这样的行为。

　　指尖发出的光芒，以及穿刺墙壁的深度，在可以知觉到的范围内都看不出有什么长进。春雪心中明白，知道自己追寻的境地是只有不断累积眼睛看不到的微小成果才能抵达的。就跟过去自己在梅乡国中校内网路一直挑战高分记录的虚拟壁球游戏一样。除了专注与累积之外，没有任何捷径存在。

　　没错……相信不管是在钢铁高塔顶上等着自己的Sky Raker，还是已经站上加速世界顶点的「红之王」仁子与「黑之王」黑雪公主，过去都曾经走过这条路。

　　尽管自己现在连这些遥遥领先自己的前辈身影都看不到。

　　但我总有一天……一定会抵达那个境界。

　　第六天日落，春雪看着五指终于在厚实钢板上直插到底的右手，在内心深处坚定地下了这样的决心。

　　练到身体紧贴墙壁还能打得一样深，又再花了他半天。

　　来到这个世界后过了一周。

　　这天正午，春雪瞪着在厚实乌云后方发出微弱光芒的太阳，先想了一会儿，终于决定开始第二次的攀爬。尽管离太阳下山只剩五、六个小时，但他已经不必像当初在爬「荒野」场地时那样寻找岩石突出的部分，也不会因为可攀爬的路线中断而被迫回头。只要一路直线往上爬，就有可能在天黑前爬上塔顶。

　　「……好！」

　　春雪拍了拍头盔两边鼓舞自己，先使出了第一次穿刺。

　　锵一声，清澈音色开始回荡的同时，手刀也带出一条白色的轨迹，深深穿进墙壁之中。

　　春雪以牢牢穿刺在墙上的右手为支点，用力撑起身体，接着再用左手刺在稍高一些的位置。

　　速度。光的速度。心中只想着这一点。

　　不知不觉间，春雪已经不再想起「速度」这个词，脑中只存在着化为白光刺出的剑尖。

　　穿刺，撑起身体。专注。再刺。

　　由于穿刺时手指必须尽可能保持水平，一次动作能争取到的上升距离顶多只有三十公分左右。以这样的步调要爬完三百三十三公尺，单纯换算下来就得穿刺墙壁一千一百一十次才行。

　　但春雪心无旁骛，只是一心一意地反覆同样的动作。他不看头顶，也不看地面，忘了过去也忘了未来，只剩眼前的墙壁跟自己的手指才是他的整个世界。

　　穿刺。穿刺。刺。刺。

　　贯手刺出时已经会发出有如雷射般耀眼的光芒。手刀陷进墙壁的深度也不断增加，拔出时固然费力，但春雪也没有意识到这些，只顾着专心穿刺、攀爬。

　　春雪的专注已经超出先前以自制的躲子弹游戏特训时的程度，达到了异常的深度。视觉与听觉资讯失去意义，钢铁的墙壁也随即消失，只剩双手交互发出闪光，在一阵无边无际的黑暗中闪烁——

　　……不对。

　　看得到有东西。

　　在黑暗的远方，在很远、很远的地方，有着一团像水面一样摇曳的蓝光。

　　是登出点？远方有人在。尽管只看得到黄金光辉下的轮廓，但确实——有人在……

　　春雪以双手击破这层具有密度的黑暗，想要往那儿过去。他觉得有人在呼唤他。

　　「你……是谁……？」

　　伴随着深沉回音的说话声在黑暗中回荡，希望得到一些回答，或说是讯号——

　　就在这时，微微的震动传上身体，让春雪惊觉地睁开眼睛。

　　眼前同样是一道蓝黑色的钢铁墙壁，天空已经染成深红色，日落时分已经近了。

　　然而东方却送来了一道跟阳光不同的光芒。春雪转头看去，就发现七彩的曙光正从天洒落，还听得到一阵叮叮作响的钟声。是「变迁」。

　　但这次春雪并不着急。

　　他保持原来的速度，以稳定的步调不断动着双手。不用抬头也可以感觉到塔顶的边缘已经来到头顶上不远处。极光彷佛有意要将春雪从墙上甩落，以猛烈的速度逼近。世界重新建构的霹哩啪啦声填满了整个世界。

　　穿刺，撑起。穿刺，撑起。

　　就在下一刺的同时，视野笼罩在一片七彩光辉之中。

　　Silver Crow瘦小的身体被看不见的巨人手指一弹，一瞬间就被吹到空中。

　　已经近在眼前的塔顶逐渐远去，虚拟的重力舔着嘴唇将手伸向春雪——

　　然而。

　　「……喝。」

　　春雪轻喊一声，从空中朝着离自己有两公尺远的墙壁发出了最后的一击。

　　咻的一声轻响，纯白的光剑越伸越长，深深贯穿了本来应该刺不到的墙壁。

　　就在感受到扎实手戚的同时，春雪就以这里为支点，猛力撑着身体往上跳起。整个人翻滚着在满是极光的天空中飞翔，最后沙的一声——

　　落在已经一个礼拜没有踏入的空中庭园草地上。

　　「欢迎回来，鸦先生。」

　　单膝跪地的春雪头上，传来了一个柔和的说话声。

　　春雪拚命抗拒突然涌来的强烈虚脱感，抬起头看。

　　坐在银色轮椅上的天空色虚拟角色，面带微笑地低头看着春雪。

　　「你回来的速度比我意料中快得多了，真不愧是她选上的『下辈』。」

　　听到这句赞美，春雪却回以不相干的自言自语：

　　「……应该碰不到的。」

　　就只有自己使出的最后一次突刺，莫名地在他脑海中烙印下了太过鲜明的痕迹。

　　「那段距离凭我短短的手臂应该是绝对碰不到的……可是我相信碰得到……不，是我知道碰得到。如果说……如果说那就是『心念』的力量……」

　　这时双眼的焦点才总算对在Sky Raker身上，接着说下去：

　　「那根本不是『操作力』这么简单的东西。是在更……在更深的层级……与这个世界相连……说来……说来就像是……」

　　春雪拚命搜寻自己为数不多的词汇，想要说出自己想说的事情。

　　「简直是『改写事实』……」

　　「对，你说得没错。」

　　Sky Raker撤下脸上的笑意，双手用力握在一起，以严肃的嗓音说：

　　「『现象的覆写』，这句话就是心念的唯一要旨。可是这句话用说的你也不会懂，只能透过体验去领会。」

　　「Over……write。」

　　听到春雪以沙哑的声音复诵，Sky Raker静静地点点头：

　　「心念系统，也就是BRAIN BURST程式中所包含的想像控制体系，本来终究只是辅助。只是种用来辅助运动指令控制体系，藉以弥补虚拟角色动作不完美之处的系统。然而，当意识发出讯号的速度实在太快，发出的想像坚定得超出程式限制，就会化为具体的现象，让不应该转动的车轮转动，让手臂碰到本来碰不到的距离。就是这种坚定不栘的意志，也就是心念，覆盖过了原本应该发生的现象。」

　　这番话让理应已经学会「心念系统」入门阶段概念的春雪再次产生了莫大的感叹。

　　从他开始玩这个游戏，也就是BRAIN BURST以来，已经过了半年。没错，本来这终究只不过是一款游戏。然而在他过去所玩过的无数作品之中，可曾有任何一款作品会要求玩家的想像力……也就是要求「心意」要坚定？

　　轮椅发出唧唧声前进，在戚慨得缩在地上的春雪眼前停下。

　　春雪战战兢兢地抓住朝自己伸出的右手，接着就被一股强得令他意外的力道拉起，尽管他的脚步显得有些不稳，但还是勉力站起。

　　Sky Raker放开手，再度满面笑容，说出了令春雪意想不到的话：

　　「……这样一来，我已经没有什么可以教你的了。」

　　「咦……」

　　春雪倒吸一口气，反射性地连连摇头。

　　「可、可是，我还……还只是好不容易才爬上墙壁而已啊！离飞还远得很……我还有好多事要请你教我……」

　　「鸦先生，我不是说过，我终究没能碰到天空吗？」

　　平静地说到这里，天空色的虚拟角色也缓缓摇了摇头：

　　「如果换做是你，也许有一天可以练到只凭心念就飞上天空，但要练到那个地步，相信应该会花上非常漫长的时间。就算一直留在这个世界里锻链，我想……恐怕也得花上十年。」

　　「十……」

　　春雪哑口无言，用力咬紧牙关——说道：

　　「没……没关系。只要能再次飞上天空……我……」

　　「不可以。」

　　话说到一半就被严峻的语气打断。

　　「如果只是一年半载，也许还回得去。可是如果在这个世界里待上十年，你就再也回不到现实之中了。」

　　「咦……」

　　「到时候你就会觉得现实世界里的事情根本不重要，会干脆退学，忘掉朋友，关在房间里，觉得只要有这个世界就够了。无限制中立空间里就有不少这样的超频连线者四处徘徊。他们已经不再去对战或修练，就只为了逃避现实世界而把自己关在这里……Silver Crow，你玩这个游戏，玩BRAIN BURST是为了什么？」

　　突然被问到这个问题，春雪尽管有些困惑，但随即像是深深被吸引住似地答道：

　　「是……是为了变强。我是为了变强，好跟她一起升上10级……为了把这个游戏破关，为了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我才……」

　　「既然这样，你就不可以继续留在这里。要是不赶快回去，不用多久你就会开始害怕这个世界结束，会变得只求加速世界能够永续维持下去。要是不想失去现在的这份心情……你就要回去，回到现实里去。」

　　「可、可是……我……我……」

　　春雪猛烈地连连摇头，大声呐喊：

　　「我想要飞！不……我非得……非得再次飞起来不可。」

　　他双膝一软，眼看就要跪倒在草地上，身体却被两只伸出来的手撑住。

　　春雪就这样被拥在Sky Raker怀里，惊讶得全身僵硬。他耳畔听见了一个小小的声音：

　　「不用担心，我会把我的翅膀送给你。」

　　「咦……」

　　「现在的你，应该有办法将我的强化外装『疾风推进器』运用自如……你应该可以飞上我过去到不了的高度。」

　　白色洋装底下那令人无法相信会是虚拟身体的丰满触感，让春雪几乎昏了过去，他勉力整理思绪，以颤抖的声音问道：

　　「……为、为什么……为什么、你、肯帮我这么多？问、问这个是太晚了点……不过你是Ash Roller的『上辈』，我跟他是……」

　　「是朋友，不是吗？」

　　听到她立刻接上的这句话，春雪再次一口气喘不过来。

　　「他每次跟你对战，都会很高兴地跑来告诉我，跟我说他是怎么赢，或者是怎么输的。能有这样的对手非常幸福，哪怕奉为盟主的军团长不同也不例外。所以，就算是为了他，你也非得再次飞上天空不可。」

　　「…………」

　　一阵非常非常漫长的沉默过后，春雪好不容易挤出了一句话。

　　「……非常谢谢你。」

　　尽管知道已经太晚，但春雪仍然重新体认到上次跟Ash Roller对战时，自己的态度是多么让他失望——不，应该说让他多么伤心。许许多多的情绪在胸中翻腾，让春雪找不到适当的话语来表达，所以只能一次又一次地反覆说着简短的字眼。

　　「一定……我一定、一定。」

　　「嗯，你一定能够克服这堵高墙。好了……你该离开这个庭园了，鸦先生。下次我们就在现实世界见了。」

　　「咦……咦！」

　　这句意想不到的话让春雪抬起头来，一对位于极近距离的橘色眼睛对他温和地微笑：

　　「那还用说吗？要转让强化外装，就一定要透过『商店』，再不然就得在现实世界中直连。那玩意一旦拿去卖，就会定出天文数字，凭你的超频点数实在买不起。」

　　「……这、这么贵重的东西要给我……」

　　「没有关系，因为它也一定想要再次飞翔……至于地点跟时间，我想想……就挑现实时间的早上七点，在新宿车站西口前的……」

　　Sky Raker指定的汉堡店春雪也知道在哪儿，所以尽管他对事态发展之快显得有些茫然，仍然连连点头。如果定在这个时间，要去上学也还完全来得及。

　　「很好。那么……嗯……？」

　　Sky Raker放开紧紧抱住春雪的双手，想要扶起他，却又微微歪了歪头。她的手指在Silver Crow那已经失去翅膀的背部正中央多次来回摸索。

　　春雪忍着发痒的戚觉，也跟着歪了歪头：

　　「请、请问……有什么不对吗……？」

　　「没有……什么事都没有。好了，你去吧。」

　　这次Sky Raker真的扶起春雪，在轮椅上面带微笑地对他点点头。

　　春雪不知道如何表达满心的戚谢，只好尽可能地深深鞠躬，以颤抖的嗓音说：

　　「……非常谢谢你，Sky Raker小姐。还有……浓汤跟面包都很好吃。」

　　说完就趁面罩下盈眶的热泪被发现之前，猛然转过身去，将无限制中立空间已经转变成全新面貌的夕阳光景牢牢刻在记忆之中，然后笔直跳向在正中央摇动的蓝色登出点。

　　春雪在自己现实世界中的床上醒来之后，就这么继续躺了好一会儿。

　　过了一会儿，他瞥了时钟一眼，时间才晚上九点十分。尽管如此，他仍然切身感受到自己已经有很长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回家，在沉潜前不久才刚吃的披萨滋味，也已经完全从记忆中消失。

　　只是短短十分钟——只在另一个世界过了一周，就让他有了这么明显的隔绝感，真不知道要是待上个一年半载，又会变成什么情形。春雪用力绷紧嘴角，右脸颊就忽然传来一阵擒痛。

　　只有这股痛楚的理由，他不可能会忘记。

　　那是他对拓武说了重话，因此被打出来的伤。

　　「……得好好跟他道歉才行啊……」

　　春雪用指尖摸过脸颊，喃喃自语。为了让他们再次成为独一无二的搭档，自己非得夺回被抢走的东西不可。夺回自己的尊严——以及翅膀。

　　春雪脱下神经连结装置，调好设在天花板上的闹钟时间，就闭上了眼睛。

　　眼睛这么一闭，在另一个世界攀爬高塔的疲劳感立刻一口气涌来，让他就这么落入了深沉的睡梦深渊。

　　12

　　所幸母亲似乎没有发现春雪的上学时刻比平常早了一个小时。

　　四月十六日星期二，早上六点三十分，春雪对寝室的母亲说声要去上学，请她将每天惯例的五百圆储值到神经连结装置之中，才走出了家门。

　　春无三日晴这句话说得不错，春雪就在乌云密布的天空下，一路走到离家很近的JR高圆寺车站，坐上中央线的电车。尽管被不习惯的人潮挤得头昏眼花，但他仍然顺利在新宿下车。从西口出站时，已经是六点五十五分了。

　　他一路小跑步移动到约定碰头的速食店前，这才忽然发现一件事。

　　——我们到底要怎么相认？

　　用神经连结装置连上全球网路的话，是可以让头上冒出写着「鸦」之类的名牌来供对方相认，但这里可是蓝之王所支配的新宿区正中央，一旦被人发现自己在对战名单上，肯定会接二连三地有人挑战。

　　而春雪本人的外表跟对战虚拟角色之间没有任何共通点，甚至应该说一切都正好相反。而且真要说起来，为什么自己会那么干脆地答应要直接在现实中见面，让对方知道Silver Crow里面的人其实长得这么胖呢？

　　以前唯一一次参加游戏网聚时的悲惨记忆也跟着苏醒，让春雪迅速缩起身子。

　　春雪心想，还是趁她发现之前回去吧。至于强化外装的转让，就想办法请她经过加速世界的商店……

　　「早安，鸦先生。」

　　「咿！」

　　随着柔和的说话声，有人从背后拍了拍春雪的肩膀，吓得他整个人跳了起来。

　　他边像乌龟似地努力想将头跟手脚缩进躯干之中，边认真考虑是否要回答「你认错人了」。他想了零点三秒左右，才惊险地抛开这个念头，静静地回过头去。

　　站在人行道上的，是一名穿着制服的陌生女性，看来像是高中生——但春雪立刻直觉地猜测这个人就是Sky Raker本人。

　　她稍长的发型非常好看，而且躯干前方上半部跟虚拟角色一样极为丰满，这个似乎有些抵触性骚扰防治条例的理由固然也是春雪认得出她的原因之一，但最主要的理由还是在于整个人散发出来的气息。那是一种平静、温和，却又绝非寻常人物的感觉，是一种跟黑雪公主还有红之王仁子共通的气氛。现实世界中的她并没有坐轮椅，但春雪仍然带着确信鞠躬：

　　「……早、早安……」

　　含糊地打完招呼，就卑躬屈膝地看着对方那长得十分和风的眼角问道：

　　「请、请问……你为什么，知道是我……？」

　　「是靠心念的力量。」

　　「咦……咦！」

　　「我是开玩笑的。会从这么早就一个人站在速食店前的国中生可不多啊。」

　　Sky Raker嘻嘻一笑，碰着春雪的肩膀将他转向店门口。春雪任凭她指挥，走过了自动门。

　　「鸦先生，你吃过早餐了吗？」

　　「啊，我、我吃过了。」

　　「那就只喝个饮料如何？」

　　经过这段简短的对话，春雪还来不及客气，就让她请了一杯中杯的乌龙茶。两人在角落的桌子旁面对面坐下。

　　春雪脑子里还不死心地转着「不知道她看到现实中的我会怎么想」，同时决定还是先低头道谢再说：

　　「这个……这、这次，真的，很……承蒙你照顾了……而且还有劳你跑这么远，真的非常谢谢际。」

　　「我的学校在涩谷，所以也没那么远。」

　　Sky Raker微微一笑，从放在旁边椅子上的书包里，拿出了一条绑好的XSB传输线。从水手服的领口，露出了跟她在加速世界中所用的轮椅十分相似的白银色神经连结装置，她先将一头插上自己的装置，再用双手紧紧握住另一头。

　　她的举止之中没有犹豫，但脸颊上却惊鸿一瞥地露出了惜别的表情。当春雪心中窜过一阵锐利的刺痛时，银色的接头已经悄悄递到眼前。

　　春雪意识到同一间店里几名学生与上班族的视线，集中到了自己的脖子上。如果是深夜也还罢了，一大早就穿着制服直连，说来确实是相当惊人的行为。

　　如果是在平常，在这种地方，而且还是跟高中女生直连，春雪免不了会心悸盗汗外加脸红，但现在例外，因为这不是害羞的时候。这件强化外装不是从商店买来，而是从一开始就有的起始装备，更一路跟着她升上8级、培养至今，这样的东西会有多令人爱惜，如今失去翅膀的春雪体会得再深切不过。甚至光是认为自己能够体会这种心情，都已经太厚脸皮了。

　　然而春雪也直觉地了解到，这时在形式上客气，只会构成对她的侮辱。原因很简单，因为她会采取这样的行动，多半是基于身为Sky Raker这个超频连线者的信念。

　　春雪先深深低头致谢，接着双手接过接头，用力插到了自己的神经连结装置上。

　　Sky Raker丰润的嘴唇微微动起，转变为念出超频连线四个字的嘴形。

　　透过直连对战来转让强化外装，以及讲解使用方法，这些都在一八○○秒的计数之内全部完成。

　　回到现实世界时才七点十五分。春雪戚受着直连传输线拔掉后仍然留存的些许温热与心动，大口大口地喝完了乌龙茶。Sky Raker也在饮尽咖啡后，以眼角对春雪微笑，站了起来。

　　获得全新力量固然令春雪亢奋，但能否好好发挥这项刁钻的装备，也让春雪觉得不安。他怀抱着这样的心情，跟在这名女性的左后方一路走到车站。

　　他发现这个声响，是在一处很长的行人穿越道上走到大约一半的时候。

　　Sky Raker穿着灰色紧身袜与黑褐色帆船鞋的脚，每次往前伸展并踢向地面时，就能听得到一阵微弱但又明确的马达驱动声嗡嗡作响。春雪从沉思中被拉回现实，皱起眉头仔细听了好几秒，这才恍然大悟。

　　是义足。

　　Sky Raker的双脚是由电子控制的人工义足。透过跟神经连结装置连线，接收来自大脑的运动指令，再驱动内部的致动器与减震筒，让使用者可以行走甚至奔跑，不至于在日常生活中有所不便，但仍然有着明确的极限存在。

　　春雪在过完行人穿越道的地方停步，深深垂下头去，用力握紧了双手。

　　Sky Raker渴望天空的理由，想要翅膀的理由，想来跟她的这双义足多少有些关连。那么她的动机想必深切得令春雪完全无法想像，深得几乎令人发狂。

　　——可是，她却……

　　——却帮助连获得翅膀的理由都不曾去了解，因而失去翅膀的我……还鼓励我……将自己的翅膀让给我。我的动机明明就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就只是想从每一件事都让我心烦的地面上逃开，明明就只是这样而已。

　　春雪眼角发热，鼻尖微酸，但心中仍然不断告诫自己「不可以在这里哭」，拚命地忍耐。Sky Raker的志气，比起春雪所知道的任何一位超频连线者——甚至比起黑之王Black Lotus都毫不逊色。自以为了解这样的她，流下廉价的眼泪，是绝对不能容许的。

　　正当他低下头用力捏着右脸，想要收起即将满溢而出的情绪时，就看到帆船鞋的鞋尖磕一声踩进了视野。

　　「……你人真好。」

　　听到这句慈爱的话，春雪连连摇头：

　　「没……没有。不是……你想的那样。」

　　说话声音在发抖，而且语尾还乡了奇妙的喉音，让春雪更加用力捏紧脸颊。

　　一只白皙的手臂伸出来抓住了他的手，用力拉了过去。

　　「鸦先生，你听好了，我帮你绝对不是因为可怜你，而我也知道你不是在可怜我，你的眼泪，证明了加速世界中存在着属于你的真实。」

　　「直(……真实……？」

　　Sky Raker轻轻点头，脸凑到双方的鼻子几乎都要碰在一起的距离。尽管被走向车站的通勘行人猛盯着看，但她却显得丝毫没有放在心上，以微小却又坚毅的嗓音说道：

　　「只把『BRAIN BURST』当成加速思考的工具，用以在现实世界中取巧的人，绝对不会像你这样哭泣。因为对他们来说，『对战』只是赚取点数的手段，而『加速世界』则只是用来欺骗、谋害他人的猎场。然而我们都知道这不是全部，我相信这个世界里也有真正的缘分，有着友情与爱情，也有不变的情谊。不是吗？」

　　「……对……对。」

　　春雪终于忍耐不住，泪珠不断地落下，深深点了点头。

　　Sky Raker以右手指尖拭去春雪脸颊上的泪，以情绪还有些许激荡的嗓音说下去：

　　「过去我曾经因为自己的愚蠢而失去友情……失去了羁绊。她之所以会奋不顾身地跟其他诸王开战，有部分理由就出在我身上，让我深深觉得后悔。可是，我不希望你也犯下同样的过错，我希望你能为了真正该去保护的事物而战。」

　　「……」

　　春雪用力闭起眼睛，心中坚定地想着。

　　——我就连翅膀被抢走的现在，都是如此地幸运，这点千万不可以忘记。唯有此事，这次一定要深深烙印在心中。我认识了很多人，培养出了情谊……Ash Roller、Sky Raker、Scarlet Rain，当然还包括拓武跟千百合，还有……黑雪公主。真正该去保护的事物。

　　「……好的！」

　　尽管带着点鼻音，但春雪仍以坚定的嗓音回答，用力擦了擦脸后抬起头说道：

　　「非常谢谢你。我……我一定会再次、再次靠自己的力量飞上天空。到时候，我一定会把你的翅膀……奉还给你。」

　　「好。加油喔，鸦先生。」

　　春雪站起身来，对微笑的Sky Raker一鞠躬之后就要跑开，接着他又停下脚步，回过头小声地说道：

　　「我想……我想，你应该没有失去什么情谊。我想她，一定，到现在都还在等……等你回去。」

　　听到春雪这么说，Sky Raker两眼猛然睁大，接着连连眨了几次眼睛。

　　过了一会儿，她脸上露出一种淡淡的，但却很清晰的微笑；春雪也生硬地笑了笑，终于从熙熙攘攘的人潮中，朝着中央线的月台跑去。

　　13

　　直到铁面无私的迟到倒数计时即将开始的短短几秒钟前，春雪才进了梅乡国中的校门。

　　他将神经连结装置连上校内网路，确定惊险地躲过处罚之后，才总算松口气，擦了擦额头的汗水。

　　前庭里已经几乎看不到学生，而春雪还得在五分钟内赶到教室，不然真的会被视为迟到。他没有心情先将脚尖塞进室内鞋，一路跑上楼梯，往教室的后门扑了过去，就看到已经先坐在座位上的两个儿时玩伴立刻回过头来。

　　千百合的眼神中有着无助，拓武的眼神中则有着沉痛。春雪依序回望两人的脸，用力咬了咬嘴唇，快步走到自己的座位上。

　　千百合是担心被逼上绝路的春雪，拓武则多半是对什么都不说的春雪失望。然而要釜底抽薪地解决这种状况，无论如何都得由春雪在对战中打得能美／Dusk Taker就范不可。

　　能美现阶段握有「春雪的现实身分」、「更衣室前的影片」以及「飞行能力」这三张牌，相较之下，春雪则只知道「能美的现实身分」。

　　可是仔细一想，「超频连线者的现实身分」这种资讯实在太致命，无论另外准备多少张牌，都没有办法抵销。就像已经到了这个时代，美俄却仍然派在外海的那些阴魂不散的核子飞弹潜艇一样，只要一艘就能够发挥强大的吓阻力。若是春雪真的在加速世界中公开能美的大头照、本名、住址，以及对战虚拟角色的名称，能美的超频连线者人生就会跟完蛋没有两样，肯定会遭到不惜在现实中出手的激进集团攻击，掳走他来榨乾所有点数。春雪就曾经听说过不少这样的实际案例。

　　所以能美千方百计拍到的「影片」由于威力太强，到头来仍是一张不能动用的牌。因为一旦对学校当局提供那段影片，肯定会让春雪的学生生活步上毁灭的下场，但如此一来能美也得面临自己的「现实身分」遭到自暴自弃的春雪公布的危险，相信这点他也很清楚。

　　说穿了，能美为了逼春雪「乖乖叼着点数来」，真正能够毫不犹豫打出的牌，也就只有「飞行能力」而已。然而点数的转移必然得要经过对战，所以就算翅膀被抢走，只要能打赢Dusk Taker，要抵抗甚至扭转局势都是有可能的。

　　当然，这个决定也就意味着他要跟一直到昨天为止，都还在Silver Crow背上发出灿烂光辉的银翼诀别。

　　但春雪决定这样也无妨。这并不是因为Sky Raker给了他新的飞行手段，而是因为他终于发现，就是因为对翅膀这种外观物件有着执着与依赖，才会把自己挤在一个狭小的框架之中。

　　——我要打倒拥有我翅膀的Dusk Taker。

　　——而且将来有一天，我要不靠物件能力或强化外装，只靠心念的力量飞上天空。

　　春雪紧握双手，对自己这么宣言。

　　紧接着教室前门打开，级任老师营野走进教室。他身上散发出一种紧绷到了极点的气氛，让交头接耳声越来越大的教室里忽然变得鸦雀无声。

　　全班同学才刚鞠完躬，营野就大声说了：

　　「所有人起立！」

　　正要坐下的学生一脸困惑地重新站好，这位年轻的日本史老师就气得短发下的额头冒出血管，继续下达命令：

　　「所有人头低下去，闭上眼睛。」

　　众人更为讶异，但在营野的凶样震慑下，看样子所有人都乖乖听话了，春雪尽管歪了歪嘴角，但也同样乖乖照做。

　　「……很好，你们就这样听我说。我想大家都已经知道，昨天上午，温水游泳池的女子更衣室里发现被人装设了小型摄影机，所幸学生刚进去里面就立刻发现，因此没有造成具体伤害，但这件事是绝对不容原谅的。老师很伤心，而老师的生气更胜过伤心十倍，气的是这间梅乡国中里竟然会有学生做出这么卑鄙无耻的事情。」

　　接着是砰一声击打敦桌的声响。

　　「……考虑到这次没有人实际受害，今天早上的会议里决定本次事件只做校内处分。所以，你们听好了……如果犯人就在我们二年C班里，请你抬起头来，看着老师。只要主动自首，处分就会减轻。怎么样……有人要自首吗？」

　　——他是认真的吗？

　　春雪哑口无言。哪怕低着头闭上眼睛，只要在虚拟桌面上一点，就可以轻易将神经连结装置的摄影机画面显示在眼睑上，相信现在也真的有学生已经在这么做了。而且真要说起来，都先说自己在生气，骂人卑鄙，甚至提到处分，却还要人出来自首，神经也未免太粗了。

　　春雪当然没有抬头，而其他学生也是一样。营野仍然不死心地让所有人站了一分钟以上，才以低沉的嗓音说了：

　　「……你们不会后悔吧？这可是最后的机会了，老师下次可就没这么好说话了。」

　　老师你的口气，简直像是已经确定犯人就在这个班上似的呢。

　　拓武之类的模范生很可能实际说出这样的话来——如果是黑雪公主，想必一定会——让春雪冷汗直流，但所幸他听到的话只有「好，坐下，睁开眼睛。」四十张椅子发出声响，又恢复寂静之后，老师又说了：

　　「自首的话就要趁今天，趁处分还没加重之前。」

　　春雪总觉得菅野说着说着，眼睛却一直盯着自己看，不禁皱起了眉头，接着立刻想到是怎么回事。前天星期日春雪有来学校，这点应该有留在校内网路的记录档内。明明没有参加社团，却在假日跑来学校，这大概就是菅野怀疑自己的理由吧，但他也不能只凭这种程度的根据就把人叫到学生指导室去。

　　春雪摆出一副不知情的脸移开视线，结果跟旁边望着自己的千百合四目相对。在青梅竹马眼中看到的深沉害怕与惊恐，让春雪一口气登时喘不过来。千百合当上超频连线者还没有多久，她并不知道现实身分已经曝光的能美要实际动用那段影片，得冒多大的风险。

　　春雪很想写邮件告诉她「不用担心」，但菅野的视线硬是一直钉在自己身上，他只好放弃写邮件，改对千百合简短有力地使个眼色。这名青梅竹马似乎也戚觉到了什么，嘴角微微一动之后，转头面向前方，但脸上的苍白迟迟没有消失。

　　上午的几堂课，春雪都以平常两倍的认真听完，还抄了很多笔记。这是因为一旦稍有松懈，意识就会晃啊晃地被吸到对能美的复仇战之中。

　　然而对于至今仍以神秘手法阻隔对战名单搜寻功能的能美，春雪仍然没有办法主动挑战。下一次再战的机会，多半就是能美要向春雪「徵收」下周的点数时了。反正自己也得花时间训练如何使用Sky Raker那件脱缰野马似的强化外装，这么一想反而觉得一个礼拜的时间很短。

　　认真听讲就会神奇地发现上课时间过得很快，转眼间午休时间的钟声就已响起。春雪本想至少要跟千百合或拓武讲上几句话，而看了看他们两人的模样，但千百合似乎要跟几个女生一起吃便当，而拓武看也没看春雪就走出了教室。

　　春雪轻呼了口气，打算先去追拓武看看，但才刚要起身，视野正中央就闪烁着一个小小的呼叫图示。这不是邮件或语音交谈，而是要求以全感觉模式交谈的沉潜呼叫。

　　春雪心想到底会是谁，一看到寄件人的名字，整个人立刻重重坠落在椅子上。一瞬间什么都忘在脑后，闭上眼睛喃喃念出指令：

　　「直、直、直接连线。」

　　神经连结装置接收到他这个念得太急而有些口吃的指令，将春雪的五感从现实世界中切断。教室的风景被涂成一片黑暗，紧接着就是一阵下坠的感觉。只要继续等待，就会落到梅乡国中校内网路的虚拟实境空间，但春雪却在落地之前，就先将手伸向浮在眼前的网路入口。

　　虚拟的身体被吸进入口，抛了出去——

　　接着就在强烈的阳光与蓝得令人难以置信的天空下，落在一望无际的白色沙滩正中央。

　　粉红猪模样的虚拟角色呆呆伫立了好一会儿，接着朝梢远处可以看见的岸边摇摇晃晃地走上几步，才发现到这里并不是由多边形构成的虚拟实境空间，因为他没有踏上沙子的感觉。也就是说，这只是将透过摄影机录下来的现实世界光学影片，平面投影在春雪的视觉之中。证据就是在他往左右转头时，风景并不会跟上，只会营造出不自然的远近戚而扭曲，正后方更是一片全黑。

　　传过来的资讯明明只有视觉跟听觉，春雪却不可思议地觉得自己感受到南国那干燥而火热的风，忍不住深呼吸一口气。紧接着……

　　「嗨……好久不见……好像也没有很久。我们有三天没见了，春雪。」

　　那已经听惯，但怎么听也不会腻的嗓音响起，一个人影从视野右侧轻飘飘地出现。

　　一顶大大的草帽，配上一件白色连帽薄夹克。那漆黑的长发彷佛上头有阳光溜过般，显得光泽动人。

　　双手背在身后，脸上露出几分缅腼表情的黑雪公主，以稍快的语调说下去：

　　「画面会不会顿？我是透过学生会室的伺服器跟你那边的校内网路连线，所以频宽可能不太够。」

　　「不……不会，一点都不会，没问题，而且也没有杂讯。那……那个，午、午安，黑雪公主学姊。」

　　春雪恭恭敬敬地低下虚拟角色的头，接着再次对眼前的身影看得着迷。

　　由于是光学影片，自然没有立体戚，但出现在眼前的却是黑雪公主最真实的模样，没有经过多边形重组。她特地准备了摄影机，履行跟春雪的约定，将冲绳的风景传回来给他。

　　「好、好漂亮。沙滩也是……还、还有，学姊也是。」

　　春雪以极小音量在最后补上这句话，就看到黑雪公主嘴角半是苦笑地绽出笑容，自己也跟着转过头去面向翡翠色的碧海。

　　「这是边野古海滩，本来到刚刚为止都还有你最喜欢的军用机飞过。」

　　「这……这样啊，我也好想看看。」

　　嘴上是这么说，但春雪的视线却钉在从夹克衣角延伸出来，什么都没穿的洁白双腿上。看到黑雪公主再次回头，他赶忙移开视线，像在掩饰似地说：

　　「天、天天、天气这么好真是太好了！天空真的好蓝，简直就像『沙漠』场地！」

　　照理说对方正在看着摄影机镜头，理应没有办法分辨春雪的双眼是朝哪里对焦，但黑雪公主似乎以她特有的直觉察觉到了异样，微微噘起嘴，双手用力往下拉扯衣角。

　　——就在这一瞬间。

　　「公主你也真是的，包那么紧是打算包多久啊？」

　　随着这句话响起，一个新的人影就从左侧进入画面之中。这个留着一头轻柔秀发的女生，是春雪也认识的学生会干部。她一身粉红色的连身泳装，就已经让春雪看得喉头当场哽住，而绕到黑雪公主身后的她更忽然做出不得了的举动。

　　她以惊人的快手拉下黑雪公主的连帽夹克拉链，接着将整件风衣从她的双手上拉走。

　　「哇，等等，你做什么！」

　　「上午是哪里的哪位大人物拖着我挑泳装挑了半天啊？」

　　女学生嘻嘻笑着，朝镜头挥了挥手说道：

　　「有田学弟，你就慢慢欣赏吧。」

　　接着她迅速往右侧跑出画面，之后就只剩下草帽下一张脸涨得通红，双手紧紧交握在胸前的黑雪公主。

　　从解除的装甲下露出的泳装果然是黑色，而且还是面积相当小的两件式，雪白的肌肤几乎有九成都露了出来。再看到阳光照在那尽管半径比较低调，线条却极为优美的两团隆起物上方，春雪立刻感觉到自己的脉搏急速上升，心想「怎么可以在这种时候因为被神经连结装置侦测到异常而登出！」赶忙连做了好几次深呼吸。

　　过了一会儿，黑雪公主抬眼看着春雪说：

　　「……也、也是，这个，怎么说呢，难得来到冲绳。」

　　「就、就、就是说啊，都都都来到冲绳了。」

　　春雪满心想要按下视野角落的录影按钮，但全感觉沉潜连线下一旦开始录影，对方也一定会知道。无可奈何之下，春雪只好使尽浑身解数将流进脑中的即时影像刻进记忆之中，同时拚命动着嘴：

　　「呃，那个，呃，这个……学、学姊……这、这样穿非常好看。」

　　「……谢、谢谢。」

　　黑雪公主微微一笑，双手再次放到身后，放胆让春雪凝视娇躯。眼看他就要真的昏倒，却有个迹象将他拉了回来——

　　有如瓷器一般柔滑的下腹部左侧皮肤上，有着一道很淡很淡的细微横向伤痕。

　　「…………！」

　　春雪瞪大了眼睛好一会儿，接着才用力咬紧嘴唇，彷佛嫌现在产生的虚拟疼痛不够似的，使劲去咬。

　　这个伤口肯定是半年前被人恶意开车冲撞之际，她为了救春雪一命而受到垂死重伤时所留下的伤口。现代再生医学十分发达，绝大多数手术痕迹都可以消除，这是否表示技术的进步还是有极限？还是说，她所受的伤就是这么深？

　　对于春雪这次沉默的理由，黑雪公主似乎也敏感地看了出来，先缓缓眨了眨眼，之后露出跟先前有着不同意义的温和微笑。

　　她举起左手指尖，轻轻抚过了伤痕。

　　「……平常是几乎看不到的，只是站在这么强的阳光下，就有点明显了。」

　　听到她平静的声音，春雪无言以对。只见黑雪公主抬起头来，目光笔直望向镜头——望向春雪的眼睛，稍稍加强语气说道：

　　「你不需要放在心上，因为这是我唯一的勋章。这是我这辈子第一次不是为了厮杀，而是为了保护别人所受的伤痛，而现在这份伤痛更是我的支柱。」

　　「…………学姊。」

　　春雪好不容易才挤出这两个字，握紧了虚拟角色的双手。

　　——我绝对、绝对，再也不会伤害你。

　　内心深处，春雪再次低语这个已经覆诵过无数次的誓言，但同时也无法控制自己不察觉到那一抹罪恶感。

　　此刻，如果春雪说出自己所处的困境，黑雪公主多半会骂说为什么不立刻告诉她，又会再受到伤害。而且她多半会设法编造出一些理由，立刻从冲绳赶回来，竭尽所能拯救春雪。

　　然而正因为这样，春雪才说不出口。为了将来能当个足以保护黑雪公主免于受到任何危害的骑士，现在非得靠自己的拳头抗战不可。

　　「……学姊。」

　　春雪又喊了她一次，以尽可能果断的语气说道：

　　「我也……我也会变强。虽然现在还得靠你保护我……但是总有一天，我一定会变得更强，强得可以支持学姊。」

　　「……嗯。不过之前我也说过，你慢慢来就好了。要是太早失去保护你的乐趣，那也太无聊了点。」

　　黑雪公主的微笑变得带有几分恶作剧的色彩，往前踏上一步，让手从春雪的虚拟角色所在的位置轻轻滑过。

　　「差不多要集合了，我再找时间跟你联络。等到星期天我就会回去，在那之前你可得先想好要什么纪念品。」

　　听到这句话的一瞬间，春雪脑子里已经将「冲绳旅行的纪念品」跟「领土战争的奖赏」混为一谈，结果说出口的是——

　　「啊，那，我要三三三、三十公分、直、直接……」

　　「啥？你说什么？直径三十公分的……开口笑？喂喂，冲绳再怎么猛，我想应该也没有人在卖这么大的啊……不过我还是会去找找看啦……」

　　挨到黑雪公主射出简直写明了「没想到你这么贪吃」的视线，春雪赶忙连连摇头，但说来可悲，黑雪公主却看不到这个动作。

　　「不……我是说，这个——有看到在卖的话再顺便帮我买就好……请学姊旅行玩得开心点……」

　　「嗯，谢谢。那我们下次再聊了。」

　　说着黑雪公主就伸手要去关掉摄影机，却又忽然想起什么似地停下了动作。春雪才正沮丧地低头，就看到黑雪公主纯白的苗条双腿映入眼帘，只好一边努力栘开视线，一边问道：

　　「学、学姊怎么了吗？」

　　「对了，拓武有寄一封很神秘的邮件给我，是关于上次我们谈到的那个剑道社里有可能是超频连线者的一年级新生……」

　　「咦！」

　　春雪倒吸一口气，急得咳了几声说下去：

　　「邮件……是怎样的邮件！」

　　「嗯，这个嘛……他是姓能美吗？拓武问我有没有办法查阅这个一年级新生入学考的各科目得分，所以我就回信说我会查一下学生档案资料库看看，倒是你有听拓武说起什么吗？」

　　听到黑雪公主悄声告知这些事，春雪张大了嘴。

　　「入……入学考？为什么事到如今，还要去查那种资料呢……没有，阿拓他什么都没跟我说……」

　　「这样啊……啊，我得走了，那我们就先关掉吧，改天见罗。」

　　黑雪公主右手轻轻一挥，来自冲绳的连线就此切断，让春雪独自留在漆黑的平面之中。他一时之间连黑雪公主的超高解析度泳装画面都抛在脑后，想要推敲出拓武在打什么主意，但实在没有头绪。

　　拓武会不会是想从外围补齐各种资料？可是自己已经只剩下跟能美「对战」这条路可以走了……春雪心里想着，念出了登出指令。

　　一回到现实世界之中的教室，才发现午休时间已经只剩十分钟。春雪打算去贩卖部买个面包，慌忙站了起来，同时朝拓武的座位上一瞥，发现他还没有回来。接着朝千百合看了一眼，就发现她难得地正在进行全感觉沉潜，春雪朝她低垂的苗条颈子上所挂的神经连结装置看了好一会儿，才走出了教室。

　　——接下来一个礼拜，这个状况多半都不会改变。

　　这是春雪的预测。春雪认为既然能美的口气显得暂时不会对拓武跟黑雪公主出手，就算自己想行动也没有机会。

　　然而春雪却错估了从小就认识的好友，错估了他那曾将黑之王Black Lotus逼得无路可退的智谋与行动力。而他被迫体认到这个事实，则是在来自黑雪公主的通讯结束后不久——就在星期二第五堂课的体育课即将结束之际。

　　相较于在体育馆练习创意舞蹈的女生，男生则被要求测跑三千公尺，不免令人觉得有些差别待遇，而春雪则气喘吁吁地绕着运动场的跑道跑。

　　视野正中央可以看到一串无情的数位数字正在计时，甚至连根本不想知道的剩余距离、预测抵达终点时间、平均圈速跟心跳都显示出来，看着心形符号上面又胀又缩的跳动，不禁让他担心自己的心脏会不会真的就这么胀破。

　　这时大部分学生都已经抵达终点，只剩春雪等几名极端的文派人马还在跑，运动社团的人似乎力气多得没地方使，甚至有些得意忘形的家伙，还在跑道圈内的场地上学着春雪脚步沉重的动作陪他跑，让春雪暗自咒骂：你们这些该死的体育派给我记住，等我哪天升上9级，看我怎么用物理完全加速指令在百米短跑里创下世界记录，到时候就算田径社来挖角，我也会故意说：「我有动画要看，没空」来拒绝，你们活该啦笨蛋白痴。

　　春雪就这么委身于这些毫无助益的思考，在最后一段直线跑道上气喘吁吁地准备展开最后冲刺。

　　就在这时，拓武乖乖坐在终点线附近的身影忽然映入眼帘。

　　这位儿时玩伴对春雪可悲的奔跑连看都不看一眼，春雪本来以为这算是种慈悲，但看样子并不是这样，只见他全神凝视着空中的一点——也就是在察看扩增实境资讯。

　　春雪擦着额头上不断流出的汗水，心想不知道那小子到底在做什么。

　　就在模糊的视线远方，他看到拓武的嘴唇微微张开，似乎念出了一个指令。

　　当然从这么远的距离根本听不到他念了什么，但拓武所说的这句话，却是春雪唯一只看嘴唇动作就可以读出的语音指令。也就是——

　　超频连线。

　　……拓武那小子，这时候加速干什么…… …

　　就在思考的同时，春雪准备全力跑完剩下的几十公尺，右脚猛力一踏。

　　霎时。

　　——啪！

　　一声耳熟的冰冷雷鸣声炸开，地面的颜色跟着改变。从有着透明感的蓝色，转变为微微带有绿色的浑浊银色。无论是跑在前头的同学、跟在一旁捉弄自己的运动社团同学，还是在终点线等着的体育教师，全都消失了。

　　「喔……啊……哇……！」

　　紧接着一阵光芒笼罩住春雪的身体，让他变身为白银色的对战虚拟角色。春雪先连连往前跌了几步，才以跟现实中的自己判若两人的敏捷动作煞住。他才刚在硬质的地面上踩稳脚步站起，就在面罩下流露出惊愕的呼声：

　　「阿……阿拓？你为什么要挑现在跟我搞什么『对战』……」

　　——春雪当然是这么想的。既然看到拓武加速，紧接着自己也跟着加速，多半就是拓武经由校内网路要求对战。

　　但事实却不是这样。

　　【A REGISTERED DUEL IS BEGINNING！】

　　也就是「已登记之对战即将开始」。春雪不是对战者，而是观众。是因为拓武找了别人对战，所以登记好要当他观众的春雪也自动加速，才被邀请进了对战场地。

　　视野左侧上方，出现了要求这场对战的「Cyan Pile」名称与HP横条。

　　接着则在右上方显示出接受对战的超频连线者——

　　「Dusk Taker」的名字。

　　「……这」

　　春雪惊呼出声。Dusk Taker，也就是能美征二，随时都以一种未知的手段阻隔对战名单的搜寻，要在校内找他对战，唯一的方法应该就是像昨天能美对春雪所做的那样，先制住他的血肉之躯再强行直连。

　　就在大约三十公尺外，由深蓝与水蓝色构成的虚拟角色沉重地站起。这时他才将视线转往春雪身上，但却不说一句话，举起右手要他退下。其实不管春雪退不退开，除非处于「上下辈」或「同军团」关系，否则观众都不能接近对战者十公尺以内。

　　Cyan Pile立刻转回正面，以有着成排隙缝的面罩下一对发出蓝光的双眼，定定地注视着校舍上半部。

　　一般教室栋已经转变为散发出黏液状金属光泽的生命体外形，无数的窗户全都被置换为眼球似的黑色凸透镜，墙壁上更排列着无数鳃一般的肉褶跟鱼鳍。天空染成异样的绿色，宽广的运动场也被一种有如血管般不停蠕动的金属触手覆盖。这毫无疑问是「炼狱」场地。

　　春雪从脚下爬来爬去的金属虫前面退开一步，想要找拓武问清楚事情的来龙去脉。

　　但在这之前，噗噜一声，令人汗毛直竖的巨大破裂声响彻了整个空间。

　　他惊讶地朝声音来源望去，就看到在校舍三楼中央附近，也就是一年B班教室所在位置的一面眼球玻璃从内侧粉碎。墙壁上开出的孔洞中溅出大量的黏液，一个小小的人影踩得这些黏液四处飞散，从昏暗的深处慢慢现形。

　　「……真是的，我本来还期待你会更慎重一点呢，黛学长。」

　　与这阵轻快的少年嗓音一起现身的黑紫色对战虚拟角色Dusk Taker，从高处俯视拓武之后，轻轻摇了摇没有五官的球面护目镜。

　　「先小家子气地到处收集我的资料，研究我的倾向跟对策研究半天，等到行动的时候才发现已经太迟了……亏我还想送给学长如此美妙的剧情转折呢。」

　　「资料我已经收集得太足够了。」

　　Cyan Pile冷冷地回了这句话，轻轻挥了挥左手。

　　「所以我才能像这样把你拖到对战场地上来，不是吗，能美？」

　　「……哼。」

　　能美发出了略显不快的呼气声，而拓武更举起右手的金属刺桩对着他说下去：

　　「能美征二，很遗憾地我还是不清楚你到底是用什么机关来阻隔对战名单的搜寻机制，不过我已经可以推测出你的遮罩会在什么时候解除了。」

　　「解、解除……！」

　　喊出这句话的人是春雪。拓武先朝站在稍远处的Silver Crow瞥了一眼，才总算对他开了口：

　　「对。能美将加速能力用在争取现实世界之中的利益，就连剑道社社内举办的练习比赛都不例外，那么在其他场合当然也应该有在用。例如说是在痛宰其他人，或是做作业的时候……考试的时候当然也不例外。」

　　「考试……」

　　嘴里嘀咕的同时，春雪才恍然大悟，知道拓武为什么要问黑雪公主那个奇妙的问题了。

　　Cyan Pile似乎也看出春雪已经猜到，轻轻点了点头，视线拉回能美身上。

　　「此时此刻，一年级生正在接受第一次学力测验。第五堂课考的科目，就是能美你在入学考拿到满分的历史，当然这满分也是用加速能力拿到的……只是入学考跟只要登入就好的剑道比赛不一样，考试过程中必须一直跟校内网路进行资料传输，根本不能中途断线。所以我料定你会在这第五堂课之中，让校内网路跟BRAlN BURST连线，所以一直在等这个机会，而既然要在考试中动用加速，当然会挑考试时间即将结束的时候，因为先用外挂和式把要查的项目一次查完，才会比较有效率。结果就是……」

　　拓武左手往旁一张，彷佛在说结果就摆在你眼前了。

　　春雪听得入神，甚至忘了搭话，不知不觉间发出了深深的赞叹。

　　能美于曾在入学考拿到满分的科目，会在考试时间即将结束之际，有短短的一瞬间出现在对战名单上。推导出这个结论的拓武，想必就是坐在运动场上连续加速，以检查名单上有没有行动完全被看穿的能美又继续沉默了几秒钟，忽然开朗地大喊：

　　「历史的考试又有什么了不起的！那些只要上网搜寻，一瞬间就能知道答案的事，偏要学生靠背诵方式去回答，你不觉得这实在没有意义到了极点吗？而且考试中部连上了校内网路，却阻挡学生查阅资料库！这任谁都会觉得是在开玩笑吧！」

　　能美动着肩膀哼笑几声，以温度逐渐降低的声音说下去：

　　「……黛学长，你刚刚说我『将加速能力用在争取现实世界之中的利益』对吧……说得好像这是什么罪大恶极的事情。可是啊，如果你问我，我会说只把超频点数用在对战的那些人才让人不敢置信。如果只是为了对战，又何必非玩『BRAIN BURST』不可？明明就有一大堆别的游戏玩起来更残酷、更暴力，也更没有痛苦不是吗——说穿了，你们几个在内心深处也一样觉得自己是特权阶级，认为自己拥有全世界只有一千人有的加速能力，跟其他慢吞吞的死小鬼不一样。你们明明就死命抓着这种菁英意识不放，却不去有效发挥这种能力？这不叫做伪善、不叫做欺瞒，又该叫做什么……？」

　　「我根本没有打算定你的罪。」

　　拓武轻轻耸肩后反唇相讥：

　　「毕竟一直到不久前，我也一样用加速能力四处取巧。点数要怎么用，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看法，你尽管爱怎么用就怎么用。不过能美，如果你肯听身为过来人的我说句话，我会说拿满分做得太过火了，只会引来无谓的关注，一点好处都没有。」

　　「这正是所谓见解的差异．我这个人奉行一种主义，那就是只要拿得到手，管他什么东西我都要拿到上限，就算小到只是考试的一分，或是练习比赛的一场都不放过。不……严格说来我应该讲『抢夺』才对吧，哼哼。」

　　能美从墙上开出的洞口探出虚拟角色的上半身，将配备大型剪线钳的右手手掌朝上，往前用力伸出。

　　「这世上的万物都是有限的，那么只要有人得到什么东西，同时也就有人失去同样多的东西，简直就像能量守恒定律一样。这个世界的根本原理就是『争夺』啊，学长。我啊……确实很喜欢抢别人的东西，不过失去或是被抢夺更让我不能忍耐。你现在正打算从我身上抢走最多一点八秒的时间，而且还是考试中的宝贵时间，这是不能容许的行为……所以我当然会要你赎罪，用你的超频点数来偿还。」

　　「不对……能美征二，我才要你奉还你用不当手段拿到的东西——奉还从我好友身上抢走的宝物。」

　　听到拓武静静说出这句话的瞬间，春雪整个人都僵住了。

　　拓武已经知道了。他知道Silver Crow的银翼，已经被Dusk Taker抢走了。

　　Cyan Pile造型凶悍的面罩上浮现出几分沉痛的神色，看了春雪一眼：

　　「……小春，我已经听说过昨晚你在涩谷的对战了。对不起……我什么都没察觉到。这次换我挺身而战了。」

　　「阿……阿拓……！」

　　对于春雪的呼喊，拓武只用力竖起左手食指，彷佛在对他说：「一切交给我。」

　　这一瞬间，春雪重重体认到了自己的渺小。春雪只因为不想让好友知道自己已经失去翅膀，失去力量，就说重话伤害好友，但拓武却仍然想要拯救他，而且就为了这个目的，不惜绞尽脑汁，消耗点数，实现了这场对战。

　　「阿拓……」

　　春雪用力握紧双拳，对想要隐瞒一切，偷偷解决事态的自己感到可耻。为此，他连先前在无限制中立空间花了漫长时间所做的修练都暂时忘在脑后，发出打从心底的呐喊：

　　「阿拓，你一定要赢！不是为了我，是为了让他知道你的本事！」

　　「我会赢，这是为了拿回你的翅膀，小春。」

　　Cyan Pile用力点点头，右脚重重踏出一步，踩得这只脚周围喷出淡蓝色的火焰，烤得空气不断晃动。

　　「唉唉唉……请不要让我看这种闹剧好不好？这种可以一脸认真，假装相信世上有所谓『无偿的友情』这种幻想的傻子，我看了就起鸡皮疙瘩。」

　　直到这时才总算从昏暗的洞中现身的黑紫色虚拟角色，以左手的触手缠在洞口边缘后慢慢下降。当他赶开了在地面爬来爬去的金属昆虫着地，就从二十公尺左右的距离外，瞪着身高远比自己要高的Cyan Pile。从校舍墙上解开的触手咻一声飞回手上，轻轻抚过虚拟角色背上两根弯曲的角——也就是折起的翼膜。

　　「我用不当手段取得，所以要我还给他？别开玩笑了。一旦东西抢到手，就永远属于我，直到我玩腻了，不想要了为止。这对翅膀我可中意得很……在有田学长付完两年分期付款之前，我会拿来好好玩个痛快的。」

　　春雪自觉到丹田涌起一股巨大的愤慨与嫌恶感，用力咬紧了牙关。

　　但他还没反唇相讥，拓武就以一贯冷静——却又蕴含着高热火焰的嗓音轻声说道：

　　「不对，不是这样。无论是什么，抢来的能力都绝对不会变成自己的。能力这种东西……只有自己去培养、磨练、锻链，才有办法真正得到。」

　　「嗯嗯嗯……你这个人还在鬼扯这些。」

　　能美以右手捣住嘴，嘲笑着说道：

　　「再让你说下去，我多半会吐出来，我决定快点拿了点数就请你退场，毕竟我还剩下五题没写啊。」

　　接着小个子的虚拟角色就将姿势蹲得更低，双手摆到无脸的面罩前方。

　　相较之下，Cyan Pile则摆出剑道比赛般堂堂正正的架势，只将左手笔直前伸。

　　急速高涨的斗气，让春雪退开一步，同时很快地大喊着说完：艳r

　　「阿……阿拓，那小子的触手砍断了还会再生！右手的钳子也有相当高的切断力！还有一旦被他制住，挨到他从面罩喷出的黑色光束，就会被抢走招式或是强化外装，你要小心！」

　　观众只对其中一方提出建议的行为非常不合规范，但在这个状况下，他当然没有理由客气。听到春雪的喊声，能美微微露出不高兴的神色——

　　紧接着拓武就有了动作。

　　随着一声轰隆巨响，高大的蓝色身躯以快得拖出残影的速度往前冲去。

　　重量级的身体不可能没有任何前置动作，就产生这么猛烈的前冲速度。这推进力是来自他不知道何时将尖端刺在地上的右手打桩机，也就是利用地面成了坚硬金属的「炼狱」场地特性，将金属刺桩击出的力道直接转换为冲刺力。

　　能美似乎也被打了个出其不意，反应慢了一步，Cyan Pile巨大的拳头已经夹着劲风逼近。

　　Dusk Taker放弃闪避，双手交叉，采取防御架势。拓武这一拳照打不误，成了这场对战的第一击，洒出大量的青白色闪光。

　　一阵彷佛用铁鎚敲在铁板上的冲击巨响爆出，小个子的虚拟角色被整个打飞出去，在空中连翻好几圈。眼看就要重重撞上背后的校舍时，他的触手却缠在地面突起物上，有如橡皮似地不断拉长，缓住了后冲的力道。

　　以单膝跪倒姿势落地的Dusk Taker明明有做出防御，HP横条仍然被这一拳削减了百分之五以上，足以窥见Cyan Pile的力量有多么强大。

　　「……哼？跟比剑道的时候差得还真多啊。也就是说，这个身体体现出来的就是黛学长你的『欠缺』？看你那么聪明又能干，内心深处却崇拜粗野的肌肉主义？」

　　看到能美哼哼冷笑，拓武也不多说，只是一边重新装填右手尖桩，一边毫不松懈地拉近距离。能美彷佛受到震慑似地后退，嘴上却仍然继续吐出掺杂嘲笑的话语：

　　「还是说，应该从虚拟角色的名称来解释，所以创伤是体现在你右手的刺桩？嗯？这会是象征什么东西呢？贯穿……打洞……咦？学长你怎么了？你的眼神变得有点恐怖了说……？」

　　「住口……你这个卑鄙小人，给我住口！」

　　大声喊叫的人是春雪。如果他的立场不是观众，或许已经冲过去痛殴他了。

　　对战虚拟角色是由使用者的精神创伤构成的，凡是超频连线者都知道这一点。

　　可是，也正因为这样，春雪过去无论对上哪个对手，都避免谈到这个话题。对于拓武跟黑雪公主，更是连在内心推测都当成禁忌。能美说得没错，Cyan Pile的「刺桩」多半是将拓武所怀抱的创伤具体化，但拓武却把这种刺桩当成武器，用得正大光明而且纯熟无比，这也就表示他每天都在跟自己的伤痛奋战。

　　「能美！你还不是……你的这只虚拟角色，明明也是由不想被人提及的『创伤』化成的！」

　　听到春雪锐利的话锋，Dusk Taker仍然看向前方，哼哼笑了几声：

　　「你也真是的，有田学长，我刚刚不就已经说了吗？我的伤痛就是『遭到抢夺』，所以我的Dusk Taker拥有『抢夺』的能力，再简单明了不过了，就跟你的Silver Crow差不多……不是吗！」

　　最后几个字的发音，跟切开空气的声响重合在一起。

　　垂在地面上的三条触手如蛇出洞般挥舞，不知不觉间已经抓在各条触手先端的物体，都笔直朝着拓武投掷出去。这些一边胡乱摆动细小肢体一边飞来的物体，是「炼狱」场地地形效果之一的金属虫。大部分金属虫都只会令人不舒服，本身却无害，但颜色格外鲜艳的金属虫一旦身体破裂，就会洒出各种毒素。

　　能美所掷出的三只金属虫，全都有着鲜艳的红色或绿色。他完全没将目光从一步步拉近距离的Cyan Pile身上栘开，同时还跟春雪对话，却能让三条触手都挑准毒虫抓来投掷，这可得要视野相当宽广才办得到。

　　……没想到这小子还挺老到的。

　　春雪瞪大眼睛想着这个念头时，Cyan Pile的左手则反射地拨开金属虫。虫的外壳随着打破鸡蛋似的喀啦声响破裂，让色彩更加毒艳的黏液飞散开来，蓝色护甲上被黏液溅到的各处都冒起了白烟。

　　「呜……」

　　HP横条只有微量的减少，但这意料之外的攻击却让拓武露出破绽。Dusk Taker没有放过这机会，身体有如一道黑色闪电般往前冲刺。

　　能美虎虎生风的触手转眼之间就绑住了Cyan Pile的打桩机，接着右手的剪线钳更朝着他的喉头伸去。

　　眼看脖子就要被剪住，拓武的左手总算在千钧一发之际抓住了钳子的一边刀刃。

　　对于不得不卡进两片刀刃内侧的大拇指，能美自然不可能会放过。他立刻夹住大拇指，彷佛是要拉长痛楚似的，一厘一厘越夹越深。

　　「呜……呜！」

　　较矮的能美对着轻声呻吟的拓武说道：

　　「唉唉唉，学长你妈妈都没教过你不可以握住打开的剪刀刀刃吗？你看，握了就会这样。」

　　啪嗤一声响起，Cyan Pile的左手拇指飞上了天空。HP计量表明显削减了一段，同时必杀技计量表也增加了一大段——

　　「……我才想问你，没有人告诉你我不是只有右手具攻击力吗？」

　　拓武压低嗓音说完，立刻挺起胸膛大喊：

　　「——『飞针四射』！」

　　Cyan Pile胸口唰地一声开出许多小洞，许多细小的飞弹同时露出弹头，一起射出。

　　Dusk Taker展现出过人的反应速度，交叉双手摆出防御姿势，但尖针飞弹仍从极近距离接连命中，开出爆炸的花朵。黑紫色虚拟角色的计量表一段又一段地减少，同时被轰得往正后方飞起，这次真的重重撞上校舍，身体有一半埋进了金属墙壁中。

　　「……哦哦哦！」

　　拓武不打算放过这个空档，毅然展开猛烈的冲锋。他冲刺的脚步撼动大地，左肩猛力撞在Dusk Taker身上。校舍的墙壁砰一声往内侧凹陷，两个虚拟角色就这么撞进了学校内部。春雪赶忙跑去，但他没有办法自己破坏场地，只好从稍远处的楼梯口进去。

　　长长的一楼走廊已经变得比运动场更加奇妙。墙上的细长开口不停蠕动，还不时吐出蒸汽。突起的大丛管线不停地滴着黏液，一滴滴落到走廊上。

　　在这令人作呕的光景远方，能看到两个已经分开站立的人影。至于剩余的计量表——Cyan Pile还有八成多，Dusk Taker则已经减少到六成。

　　「……能美，你已经输了。」

　　拓武低声做出宣告。

　　「……哦？是这样吗？」

　　「没错。凭你的出力，打不破炼狱场地的墙壁，出口又在我的身后。在这么狭窄的地方，速度型的你没有胜算。」

　　拓武说得的确没什么错，过去春雪自己也曾经在类似的建筑物走廊上跟Cyan Pile打斗，当时他拚命钻过刺桩攻击逃到屋顶上，这才总算找出了胜机，但现在Dusk Taker的身后却只有无路可逃的走廊尽头。

　　Dusk Taker红紫色的双眼细细眨动——忽然间那精瘦的虚拟角色毫无前置动作，咻一声往前突进。或许是想以拓武刚开始所用的那种冲刺还治其人之身，他的触手不知何时已经抓在远方墙壁柱子上，此时用力回缩，将整个身体往前抛出。

　　他就这么将姿势压低到极限，不死心地想要从Cyan Pile脚边钻过，逃出死巷。

　　但拓武却非常冷静。他以右脚在地板上用力一踏，就制造出属于重量级虚拟角色特权的震动波，绊了Dusk Taker一跤，接着左脚就对踉呛的对手来上一记前踢。能美虽然有防御，但仍然再次被踹得飞到走廊深处。

　　拓武张开双手摆出禁止通行的姿势，逼上前去说了：

　　「没用的，我不会让你绕过去。要是从一开始就在校舍内开打，多半会更快分出胜负。如果你不希望今后每次考试都被我找来开打，就乖乖把你背后的翅膀还给Silver Crow。只要你答应，至少我自己不会再干涉你。好了……你怎么说？」

　　听到拓武开出条件，能美右手仍然按在受伤的身体上，好一阵子没有说话。

　　之后他才叹了口气，摇着头说道：

　　「……凭黛学长你的为人，相信就连这种蠢得可以的口头约定，你应该也真的会遵守吧。真是够了……没想到这世上，不，应该说连同一间学校里，都会有价值观差异这么大的人存在……」

　　能美一副不敢领教的模样双手一摊，简短地喃喃念出一个陌生的指令：

　　「『全装备卸除』。」

　　紧接着左臂的触手跟右臂的剪线钳都应声分解，散入空间似地消失无踪。强化外装可以透过事前登录在「安装选单」的语音指令，来进行配挂或卸除动作。而这句平淡无奇的语音指令用字，多半就是能美自己选的吧。

　　——那么，他终于认输，打算奉还翅膀了吗——那个高傲的能美征二真的认输了？

　　春雪哑口无言，接着望向一步步逼得对方无路可退的拓武。心中一股敬佩的戚情油然而生。

　　「阿拓……！」

　　春雪正要接着夸他一句「真有你的」之际——

　　能美让自己那变得手无寸铁，矮小而且伤痕累累的虚拟角色放低了姿势，同时小声说了：

　　「我可不是要投降，只是因为如果两只手上有东西，就亮不出我的『底牌』了。」

　　「……底牌……？」

　　的确，上次——也就是在第一次跟春雪对战即将结束时，他也说过这样的话。当时春雪还以为那只是在侮辱自己——该不会，能美是真的还有底牌没有拿出来……

　　就在春雪深深吸气的同时，拓武迅速以右手瞄准敌人：

　　「……如果你还想继续，我可不会再手下留情，能美！我会抓准每一次机会跟你对战，每一次都要彻底打垮你。你不怕吗！」

　　回答他的，是打从这场对战开始以来最为平静，最不显露情绪的嗓音：

　　「……受不了，像你们这样搞得好像事情有多严重似的，实在有够烦人。我本来连必杀技都不想喊的……不过算了啦，都到这时候了，也没有办法……」

　　Dusk Taker双掌在身前拱成一个小小的三角形，接着低声发出了一段像是咒语——或者该说是诅咒似的话。

　　「……拿到、得到、抓住、凿下、夺取、夺取、夺取、夺、取……」

　　接着就听到一阵嗡嗡作响的震动声，随即转变为金属质地的高频声响。接着春雪见到了——能美的双手开始笼罩在一阵深浊的紫色波动之中。

　　走廊上的空气开始震动，电光火花大范围乱窜。春雪一瞬间以为是必杀技，但随即打消了这个想法。如果会发生这么大规模的视觉特效，就算攻击效果还没开始，必杀技计量表应该已经会开始减少，但能美的计量表却仍然停在比半条梢多的位置，完全没有动弹。

　　春雪直到最近，才知道了一种除了必杀技以外还会产生这般现象的理论。

　　也就是想像控制体系，透过想像来覆写现象。

　　又称之为——

　　「阿……阿拓，别管我了！快干掉他，马上！」

　　春雪凄声呐喊。

　　「——『雷霆快枪』！」

　　拓武犹豫了一下，接着尖锐地喊出招式名称。

　　Cyan Pile同样集到半满的必杀技计量表一口气消耗掉，同时「打桩机」后端喷出一团极光似的后焰——

　　化为一道光线的铁桩发出烧灼空气的嗤嗤声，朝着Dusk Taker发射。

　　从那样的距离想躲开拓武的4级必杀技是不可能的——本来应该如此，但是……

　　随着高密度空气爆开的声音响起，闪闪发光的铁桩尖端没有贯穿任何物体就停了下来。

　　挡下这一刺的，竟是区区两根手指。

　　Dusk Taker那笼罩在紫色波动之中的左手食指与中指，简直就像夹住纸筒般，轻而易举地夹住了Cyan Pile最强的必杀技。

　　「……这……」

　　春雪才刚以沙哑的嗓音惊呼出声，随着就听到一阵彷佛烧得火红的金属放进水里似的声响，闪闪发光的长枪本身被脉动的波动吸了进去，消失得无影无踪。

　　能美的双手松软地垂下，微微昂起头来，看看茫然站在原地不动的Cyan Pile。

　　如果在以前，遇到这样的场面，他多半会冷笑着说出充满轻蔑的言语。

　　但Dusk Taker却无言地将双手手指弯成钩爪状，身上散发出更加强烈的紫色波纹状灵气，同时往地面一踹。

　　这一冲快得让人连他的双脚都看不清楚，比先前用上触手的冲刺还要快了一倍以上。Dusk Taker一眨眼就冲过十公尺有余，逼近拓武身边，同时摊开的左手由下往上，划出一道很大的弧线。

　　于空中刻下痕迹的的紫色弯月，斜斜划过Cyan Pile厚重的胸部护甲。接着春雪看到了难以置信的景象。蓝色的装甲简直像黏土——不，应该说像是布丁一样，被深深挖掉一块。

　　五道钩爪在伤口上印下明显的痕迹，隔了一瞬间，几道泛青色的大丛火花就像鲜血似地从伤口中喷出。

　　「呜……」

　　拓武闷哼一声，上身后仰，想来置身局中的他多半比春雪还要惊愕，却立刻做出了反击。

　　能美的左手直挥到右肩附近，左侧腹空门大开，拓武立刻用力以打桩机的尖端顶上去——

　　铿！发射声响起，能美的身体却已经不在原地。他以快得只能用瞬间移动来解释的速度往右滑开，轻巧地闪过刺桩攻击之后，改以右手笔直伸出，握住了方才发射之后伸到最长的铁桩根部。

　　接着又是嗤嗤声响起，整根铁桩当场被捏扁。

　　不，严格说来，是被Dusk Taker以发出紫色光芒的手所抓住的部分在一瞬间消失无踪。铁桩露出有如镜子般平滑的断面，沉重地滚落到地板上。

　　——这绝对错不了。

　　是「心念攻击」。发自能美征二意识的想像干涉了系统，让被他双手握住的一切物件都跟着消失，直接否定事物的存在，覆写了现象。

　　想来拓武多半还不知道「心念系统」的存在，尽管他大为诧异，但仍然果断地试图反击。他似乎也看出能美的双手可以销毁一切，先大步往后跳开，接着使出了攻击距离上占有优势的踢腿攻击。

　　这记右回旋踢有如焚尽周遭空气般地犀利，就算是重量级虚拟角色，挨了这一下也势必得飞出去。

　　但拓武这一踢的威力，只具备了由虚拟角色重量+装甲强度+肌力参数等数据所演算出来的数值。

　　相较之下，能美却抢在这一踢的力道经由运动指令体系传达给系统之前，就透过想像控制体系覆写了现象。结果就是——

　　咚。令人毛骨悚然的声响后，这一踢又被一只左手接住。应该化为伤害传递过去的威力，全都被紫色的波动吞没而消失。至于这声闷响，则是能美的五指穿进拓武右脚脚胫部分，几乎直没至掌所发出的声音。

　　「呜啊……！」

　　拓武发出了压抑不住的呼痛声。

　　能美简直就像故意要折磨他似的，蠕动着埋进脚内的手指，终于轻声开了口：

　　「……黛学长，你刚刚是不是这样说的？说我没办法破坏这个场地上的墙壁还是怎样的？」

　　说完就拖着右脚被他抓住，左膝跪在地上的拓武，朝南边的墙壁走去。

　　Dusk Taker随意伸出的右手，无声无息地穿进反射出金绿色光芒的炼狱场地金属墙，直穿到手腕才停住。

　　「老实说，我本来不想亮出底牌的，不过算了，反正就算看到了，你们也不会懂。毕竟知道这个招式原理的，应该就只有六……不对，是只有七王跟他们的亲信，以及『我们这帮人』。不过你是个聪明人，只要亲身体验过这么大的力量差距，相信你就会懂……」

　　说着说着，墙上已经划出了一道直径将近两公尺的沟槽。能美接着一踹，墙壁就往里头倒去，让外面的光线照了进来。

　　「……你们已经没有选择的余地了。你应该会懂得打从我进这间梅乡国中起，你们的命运就已经定了，那就是在学期间内要一直当我的狗儿为我效劳。」

　　话才刚说完，能美左手就用力一甩，将Cyan Pile巨大的身躯抛出洞外。他对春雪甚至不看一眼，自己也跟着到了运动场上。

　　春雪只觉脑干发麻，双肩频频颤动，在昏暗的走廊上呆呆站了好一会儿。

　　——为什么？为什么像能美这样的家伙会学会「心念系统」？如果只靠自己，照理说应该连那个系统的存在都察觉不到，那种技术应该是要有人亲身示范教导，否则绝对学不会的。

　　拓武从远处传来的低沉呻吟声，将茫然自失的春雪拉回现实。

　　春雪惊觉地抬起头来，赶忙往外跑去。他钻过能美开出来的大洞，对厚重墙壁上刻下的光滑指痕全身一颤之余，还是跳到了外头。

　　就在宽广运动场上几乎正中央的位置，可以看到两个虚拟角色的人影交缠在一起。

　　但他们不是在打斗，那应该称之为单方面的破坏。

　　Cyan Pile从胸口跟左脚的伤处喷出大量的火花，看样子连站都站不稳了，但仍然果敢地以双手出招攻击，不过却连Dusk Taker的边都沾不到。暮色的虚拟角色有如跳舞般轻巧闪过每一拳，不断以爪子浅浅削去对方的装甲。

　　Cyan Pile的HP计量表已经只剩两成不到，被破坏的打桩机也还没有修复，让集满的必杀技计量表无谓地发出光芒。

　　「阿……阿拓……」

　　春雪好不容易挤出被压扁似的声音。

　　他很想对处于压倒性不利之中却仍然顽强抵抗的好友讲些什么，但却找不到话可以说。能美的心念攻击多半能够消除包含物理攻击在内的任何物件，纯属于「近战蓝色」的Cyan Pile根本没有手段可以对抗。

　　面罩上被划下不知几十道的伤痕后，Cyan Pile终于单膝跪地。

　　在正常对战场地上，伤害痛觉的重现只有无限制中立空间的一半左右，但如果一直累积细小的伤口，疼痛的总量仍将变得难以忍受。能美肯定就是想要制造这种效果，才故意反覆进行小规模的攻击。

　　拓武努力抵抗磨着神经的虚拟痛楚，仍然想再站起来，能美则用力一脚踢倒他。

　　Dusk Taker细细的脚，铿一声踩在了倒地的Cyan Pile面罩上。

　　「剩下五百秒啊……说来你比我想像中要拚得多了，黛学长。你玩这个比玩剑道更有才能呢。」

　　能美先哼哼笑了几声，才高高举起右手钩爪，以一定周期呈同心圆状产生的紫色波动变得更强了。

　　「那我就要拿走你剥夺我现实中一点三秒时间的代价了，我要你用你的超频点数、痛苦跟屈辱来偿还。」

　　眼看能美的右手就要伸向拓武的咽喉之际——

　　「能美，慢着！」

　　春雪从系统容许的最近观战距离这么大喊。

　　看到Dusk Taker手上的动作倏地停住，将半球状的护目镜转往自己的方向一瞥，春雪继续拚命呐喊：

　　「请你等一下……你要点数的话我给你！阿拓为了跟你打，已经用掉了相当多的点数！我的点数还够，你要抢点数就先抢我的！」

　　这话有一半是真心的。

　　——但另一半则是春雪的策略，他想在微乎其微的机会上赌一把。

　　春雪突然当场跪下，头盔的额头部分用力顶在有金属虫爬来爬去的地面上，发出了甚至像是哀嚎的声音：

　　「我向你下跪，求求你，能美！」

　　春雪在加速世界里还是第一次有这种丢脸下跪的经验，但现实中又是另一回事了。

　　去年接触到BRAIN BURST之前，春雪就受到班上三名男生的严重霸凌，动辄要他出钱买面包或饮料请客，手上没钱买不起的时候，就会被迫像现在这样下跪道歉。这段耻辱到了极点的记忆他完全不愿回想，但唯有现在这一瞬间，春雪将当时拚命求饶的心情表现在嗓音，也表现在态度之中，头一直用力往地面蹭。

　　「……呜哇，有田学长，不管从哪个角度来看，你真的都糟糕透顶耶。」

　　能美不敢领教似的说话声音传了过来：

　　「友情游戏玩得这么投入根本就是有病了，你好歹也是个拥有BRAIN BURST的人吧？就连我都以为至少你在对战场地上应该不会这么没有尊严呢。」

　　「……你怎么想都行，下周的点数我也会乖乖缴给你，我求求你……求求你！」

　　「好好好，我知道了。害我都想起小时候在庭院里欺负潮虫的情形了。不过也对啦，大概就是要像你这样的人，才能获得飞行能力吧……」

　　能美尽管在声调中加上了盛大的嫌恶感，但脚仍然发出了从拓武脸上移开的声音，接着看得出他正在从HP横条的部分操作安装选单。

　　接着就在尖锐的警告声响起的同时，视野之中显示出一个视窗。这是一个对话框，询问是否同意将这个场地从一对一的「正常对战模式」，转变为将观众也包括进来的「殊死战模式」。

　　春雪微微抬起头来，朝着一副受不了似的模样连连摇头的能美，以及仍然倒在地上的拓武看了一眼，立刻按下了YES按钮。

　　这么一来，只要拓武也同意，系统就会切换模式，让春雪不再是观众，而成为对战者。没错，如此一来不用等到下周，就可以跟Dusk Taker打了。

　　毫不意外，拓武迟迟没有按下按钮。照理说拓武当然也把春雪的话当真，以为春雪要代替自己付出原该被抢走的点数，他的自尊心当然不容许这样的事情。

　　春雪几乎整个人都贴在地面上，他从站着的能美眼睛看不到的高度，双眼灌注了全身力气去凝视拓武。

　　——按下去。

　　——我还没有死心，我想跟他打，我非跟他打不可。所以，请你按下去，拓武！

　　也许他脑海中的厉声呐喊，真的传达给了拓武知道。

　　拓武顿时从满是伤痕的面罩下瞪大双眼，随后举起颤抖的手臂——碰上了空中的一个点。

　　在充满寂静的几秒钟过后，视野之中原先显示的所有资讯都跟着消失，接着就在一阵金属收缩声响中，看到Silver Crow的HP计量表在左上方延伸开来。右侧的计量表还是消失无踪，但Cyan Pile跟Dusk Taker的头上都冒出了一个完全恢复的小型计量表。剩余时间四○○秒的下方，浮现出【FIGHT！】的火焰文字，接着爆裂飞散。

　　……终于。

　　终于来临了。跟能美征二／Dusk Taker再战的一刻终于来了。为了抢回被夺走的许多事物，这一战他绝对不能输。

　　暮色的虚拟角色踩得金属运动场唧唧作响，慢步走近。在天空洒落的绿色光线照耀下，他的身影发出了十分诡异的光芒。或许是还在维持心念系统的缘故，Dusk Taker双手依然不停滴下虚无的波动。

　　春雪仍然跪在地上，悄悄将右手拉回胸前，大拇指收进掌中，让剩下四只手指并拢伸直。

　　我的手是剑，是一把能够刺穿万物的光之剑，无论遇到多么坚硬的钟甲，多么虚无的黑暗也不例外。

　　就在坚定想像的同时，他戚受到指尖产生了强烈的热度。

　　脚步声慢慢靠近，一阵寒气抚过颈子。

　　脚步就在眼前停下。对方举起一只脚，就要朝着春雪的头——

　　「……去！」

　　一声短喝的同时，春雪以左手抓住正要踩住自己的脚，拉着这只左脚起身，同时笔直伸出右手。

　　「……呜？」

　　能美发出短短的惊呼声之余，展现出骇人的反应速度，想以左手格挡春雪的这一剠。

　　吭嗡一声，异样的声音响彻整个对战场地。春雪的右手指化为一柄闪耀着纯白光辉的剑，能美的左手五指则化为钩爪，两者咬合在一起，但彼此之间却又没有碰到对方。就是这两股分属光与虚无的灵气在相互对抗，发出了尖锐的共鸣声。

　　「……什么！……这招，是……！臭狗子……你什么时候，学会这种把戏……！」

　　能美呻吟着出声，加强了紫色的波动力，消灭万物存在的黑暗想像入侵系统，想要削下春雪的手。

　　对此春雪则以能够贯穿一切的雷射想像来对抗。

　　速度。光的速度。

　　……没错，你比任何人都快。

　　就在感觉微微听见这个说话声音的瞬间，春雪已经大声呐喊：

　　「给我……穿过去啊啊啊！」

　　一阵巨大却又如梦似幻，像是成千上万冰柱同时碎裂似的声响，弥漫着整个战场。

　　春雪右手的剑一口气伸长了一公尺以上，贯穿了能美的左手所形成的黑暗，让这团黑暗无声无息地消散。紧接着——

　　Dusk Taker的左手由掌至肩，一口气从内部爆裂四散。

　　「呜喔……！」

　　能美身上洒出大量的红紫色火花，上半身往后倒，春雪放开他的左脚，接着刺出左手。

　　「喔喔喔！」

　　但可惜这一招直取胸口正中央的攻击被敌人以右手往上拨开，只切开了他身上的装甲。能美以猛烈的速度往后大步冲刺，张开双脚停下。

　　这是乘胜追击的良机，但春雪却无力去追。或许是因为榨出太强的想像，视野之中不停进出火花。春雪连连摇头甩开它们，睁开眼睛一看，能美已经恢复了毫不松懈的架势。

　　「……哦、哦……」

　　没有五宫的球面护目镜下，发出了意带揶揄但却有些沙哑的嗓音：

　　「真没想到会是心念攻击……也就是说有田学长，你昨天一整晚都躲到深山里面去修行了？」

　　「也没花上一整晚就是了。」

　　春雪低声这么回答之后，也跟着站了起来。双手手指仍然并拢伸直，白色的光芒跟震动声响也仍然留在手上。

　　「哼？我倒是听说你难看地输给了绿色军团的小喽罗。亏我还担心你有没有办法赚到该缴的点数给我，没想到不但没问题，而且还有力气反咬我一口啊？我可真是太小看学长了。」

　　哼哼两声闷声嘲笑之后，能美右手用力一挥，甩脱了留在右手上的紫色波动。

　　「……怎么了，已经没电啦？」

　　「哈哈哈，怎么可能！」

　　能美以开朗的嗓音这么呐喊，又动了一次右手，从身体前方横切而过，往左上方高高举起：

　　「我……可也不是只顾着睡觉而已！」

　　就在大喊的同时，用力收紧手臂。

　　背上延伸出来的角就随着这个动作，啪一声往左右大幅伸展开来。

　　每边各五根轴骨，轴骨之间各有薄薄的皮膜连接。那是恶魔的翅膀——是从Silver Crow身上抢走的飞行能力。

　　在不由得屏息的春雪眼中，那对翅膀高高伸展开来，用力拍响。

　　紧接着就是空气晃动的声响，Dusk Taker的身体笔直往上飞起。

　　飞翔动作非常漂亮，前几天刚抢去翅膀时那种生硬的感觉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只见他转眼之间就抵达了远比校舍屋顶还高的位置，扭转身体转移到悬停状态。

　　——不对，不可以被这点小事吓到。

　　春雪咬紧嘴唇，这么说服自己。能美懂得「心念系统」，而他在飞行能力的控制上，也同样用上了想像控制体系，那么要掌握飞行诀窍也一定是轻而易举。

　　刻在绿色天空的不祥轮廓，洒下了有如歌唱一般的说话声：

　　「……这对翅膀真是了不起！有这么一面倒的优势，竟然只升到4级！不过也是啦，有田学长你的武器就只有短短的手脚，实在也是无可奈何啊……请学长放心，我就不一样了！我会把这种能力用得远比学长更高明……就像这样！」

　　话才刚说完，能美就笔直伸出右手，放低音量念诵：

　　「装备『烧夷喷射器』。」

　　系统接收到语音指令，让一具新的强化外装在Dusk Taker的右手上逐渐化为实体，春雪就站在地上呆呆地抬头仰望着这个过程。

　　实体化完成之后，出现的是一具遮盖住整条手臂的巨大装备。从挂在肩上的大型燃料槽状物件，有好几条管线沿着手肘伸展下来，一路连接到手背上的发射装置。

　　——远距离火力！

　　春雪咬紧牙关，全身神经紧绷。

　　零点五秒之后，能美就像个玩烟火的小孩子一般，漫不经心地让火焰从短短的枪身中流泻而出。

　　那是一道货真价实的火焰，既不是实弹、也不是光束，简直就像奇幻游戏中火龙喷吐出来的高密度火焰，从遥不可及的头上洒落。

　　春雪根本没有时间犹豫该怎么应对，他反射性地朝前方冲刺，紧接着背后就传出轰隆巨响，一阵强烈的热浪打在背上。

　　「呜……」

　　春雪从咬紧的牙齿缝隙间发出闷哼，但仍然拚命奔跑。就算以不规则的蛇行动作奔跑，火焰的轰隆声响仍然紧追在后。四周到处溅着火星，每一点火星都溅得Silver Crow的HP横条减少几条扫瞄线。

　　沿着校舍墙壁往西跑了将近十秒左右，轰隆声才总算停住。春雪脚底还在地面上滑动，同时转过身来，不禁看得瞠目结舌。

　　宽广的运动场正中央，开出了一个直径五公尺左右的红色池子，几条细小的水流从池子里蜿蜒外流，这些熔化的金属就这么一路流到春雪身前。

　　Dusk Taker叫出来的新强化外装显然是火焰放射器，而且还会制造出惊人的高热。一旦被喷个正着，脚下的地面就会熔化，之后连移动都有困难，就算被当场烧得精光也不稀奇。

　　春雪的视线从发出火红光芒的的池子，转到蹲在不远处不动的Cyan Pile。随着对战模式的变更，他的HP计量表已经完全恢复，外观上的损伤也已经修复，但看来削凿全身的痛觉震撼还没有消退。要等到他能参加战斗，看样子至少还得花上一分钟左右。

　　「哼……哼哼哼。」

　　就在思路高速运转的春雪上空数十公尺处，Dusk Taker发出了天真的笑声：

　　「『飞行能力』跟『远距离火力』的组合果然太美妙了。因为可以像这样悬停在高空，透过破坏场地的加分来帮必杀技计量表充电，简直就是永动机……老实说，我根本就是无敌的。」

　　春雪放低声音，对这个已然成了名符其实的「火焰恶魔」，再度将火焰放射器指来的虚拟角色说道：

　　「……这恐怕很难说吧。你要说自己无敌，还缺了一个条件。」

　　「哦？什么样的条件？」

　　「那就是能飞的人……必须只有你一个！」

　　说完春雪立刻高举双手，刹那间在内心深处想着。

　　——Sky Raker小姐，我的另一位师父。此时此刻，我就要借用你的力量……

　　借用你的翅膀！

　　「『疾风推进器』着装！」

　　语音指令高声响彻四周。

　　Dusk Taker的动作忽然停住。

　　接着两道天空色的光芒降下，命中春雪的背部，开始凝结成形——

　　形成了一对宽大、强而有力，而且极为美丽的物体。

　　那是一种长约八十公分、宽约十公分的流线型推进器，两具推进器并排在背上。前端薄而尖，后端则是方形的喷射口，周围有四片稳定翼。说穿了这种机具不太像是一般的推进器，跟背着两枚小型巡曳飞弹没有两样。

　　这就是让Sky Raker被称为「ICBM」与「铁腕」的强化外装。

　　春雪凝视着敌人流露出惊愕的身影，腰部往下一沉。

　　推进器发出吼声，脚下的地面反射出青白色的光芒。

　　……一颗渴望天空的心，就是「疾风推进器」的动力来源。

　　遥远的说话声再次在耳边回响。

　　……去吧，鸦先生，相信你一定可以再次飞上天空的。

　　「喔……喔喔喔！」

　　春雪大吼一声，猛力朝地面一踹。

　　巨大的冲击声撼动大气，让周围被一阵耀眼的光芒填满。

　　紧接着春雪就以猛烈的速度一飞冲天，远远超出过去以银翼垂直起飞的速度。

　　眼看着Dusk Taker的黑色轮廓就越来越近，但同时春雪的知觉也开始加速，让接近速度反而感觉相对减缓。

　　「这……」

　　Dusk Taker发出小小的惊讶声，企图以右手的火焰放射器对准春雪。

　　就在炮口即将发出红光之际。

　　「……喝啊啊，」

　　春雪大喝一声，左手掌往前一刺。

　　笼罩在白色光芒之中的锐利指尖碰到炮口，撕成上下两半，更顺势一路贯穿到肩膀上的燃料槽。

　　两个虚拟角色发出轰隆声交错而过。继续往上空窜升的春雪脚下产生了一道深红色闪光，还听到了一阵爆炸的巨响。

　　春雪张开折叠起的双手双脚，止住上升的动作。低头往下一看，就见到早已熟到不能再熟的梅乡国中H字形校舍、宽广的运动场，以及Dusk Taker那浮在这些背景上的身影。

　　对方继已经丧失的左手之后，右手也看得出已经受到极深的创伤。火焰放射器完全爆开，从肩膀到手肘的部分都烧得焦黑；本来散发着紫水晶般光芒的装甲也有裂痕窜过，接连滴出耀眼的火花；HP计量表也已经只剩一半不到。

　　春雪张开双手调整降落轨道，停在了一座设于运动场角落，原本应该是照明灯塔，现在却排满了眼球的柱子上。

　　「疾风推进器」跟被抢走的翅膀不一样，飞翔时并不会消耗必杀技计量表，但却跟拓武的「打桩机」同样，短短一瞬间的喷射耗光能量后，就得等候很长一段时间来充填。

　　春雪看着视野左上方新增的第三条计量表以极慢的速度开始增加，同时双手手刀稳稳摆出架势不动。

　　对此能美也用力举起了伤痕累累的右手，弯曲的钩爪再度附上了紫色的波动。

　　「……原来如此。想不到学长你还藏着这种底牌？」

　　或许是为了压过震惊与愤怒，能美流出的说话声音显得十分平板，但仍然裹着一层嘲笑的声调。

　　「有田学长，还请你告诉我，你这种强化外装到底是哪里捡来的？你的点数应该没有多到可以从商店买下这种玩意吧……啊啊，对喔，你一定是把拥有这个装备的虚拟角色打得被强制反安装，就这么抢过来用，没错吧？好过分啊，连我都没有做到这个地步呢。」

　　听到能美从喉咙深处发出哼笑声，春雪平静地回答：

　　「能美，你不会懂的。」

　　「……你说什么？」

　　「创生出这对天空色『翅膀』的人有着什么样的愿望，而这个人又托付了什么给我，说出来你也绝对不会懂，只把加速世界当成一种手段的你是不会懂的。而且……这样的你，根本没有资格自称是超频连线者！」

　　春雪以充满白色光芒的右手笔直指向能美。

　　暮色的虚拟角色好一阵子没有说话。

　　随后头一歪，说道：

　　「之前我也听过这句台词，是叫做『超频连线者』？我几时用过这个词了？」

　　「……你说什么？」

　　「我说啊，学长，你知道吗？超频连线者这个词，是BRAIN BURST早期使用者的自称。就算翻遍系统的每一个角落，都找不到有在用这样的名词，所以我们也绝对不会用。」

　　「我、们……？」

　　还没细想这个说法的意思，能美就重重撂下话来：

　　「如果要用正确的称呼，应该叫做加速能力者……不，应该是『加速利用者』。将系统赋予的特权做最大限度的利用，拿得到的东西全都要拿到，这才是我跟你该有的样子。好了……差不多该分个高下了吧，来看看我跟学长谁的心念——也就是『欲望』比较强！」

　　能美的右手发出低沉的共鸣声，洒出了强烈的波动。

　　「……心念不是欲望，是『愿望』！」

　　春雪也大喊一声，让白色的光之剑寄宿在双手上。

　　同时从全身汇集所有渴望天空，追求天空的心情。清澈的天蓝色满溢在胸中，流入背上的推进器。

　　这才是Sky Raker让春雪修练心念系统的真正目的。本来一次喷射只能进行短时间跳跃的「疾风推进器」，可以透过心念来填充能量。只要能做到这点，这套推进器就不再是单纯的跳跃辅助装置，而成为能够连续飞行的真正翅膀。

　　几乎完全耗尽的第三条计量表一口气填充到全满。

　　春雪的背上喷出青白色的火焰。

　　能美的黑翌一也张开到最大。

　　紧接着双方就在空中分别拖出银色与紫色的轨迹，以最高速度冲锋。

　　「喔喔喔喔喔！」

　　春雪在一声发自丹田的喊声下，以光速刺出左手剑。

　　「嘿啊啊啊啊！」

　　能美则加上刀刃般的气势，右手钩爪往下一挥。

　　铿！冲击声响起，整片天空都为之摇晃。两种颜色的闪光卷在一起、相互交缠，最后炸裂开来——

　　两条手臂都被扯下半截，应声飞开。

　　春雪咆哮的同时，接着将右手剑朝着能美胸口正中央刺去。

　　化为一道耀眼光线的手臂，无声无息地贯穿黑紫色的装甲，一路没入肩膀。

　　但同时能美那裹在虚无波动之中的右脚，也在春雪的左腹上挖下了一大瑰虚拟肉体。双方的HP计量表都一口气降到不满三成。

　　春雪忍受着几乎烧掉脑干的剧痛，绞尽所剩的全部心念，朝着正下方——也就是梅乡国中运动场，将推进器推力全开。

　　两个交缠在一起的虚拟角色就像流星似的，拖着由火焰构成的尾巴往下掉，服看坚硬的地面不断逼近。

　　要是就这么撞上去，就算双方HP横条剩下的长度差不多，Silver Crow也已经没有余力再飞了。

　　大概是直觉了解到这点，Dusk Taker缩起身体，摆出防御姿势。

　　但春雪却抬起头来，眼睛保持睁开，对掉落轨道做出最后的微调——

　　接着大喊：

　　「阿拓，趁现在——！」

　　「什么……！」

　　能美惊呼一声，猛然抬起头来。

　　拓武的必杀技——「雷霆快枪」化为一道闪电从地上直冲而来，贯穿了他的脸孔正中央。

　　这次冲击发挥了煞车的作用，春雪没有错过坠落速度减慢的时机，从Dusk Taker的胸口拔出右手，让身体翻转一百八十度，全力喷射推进器剩下的能量。

　　尽管如此，当双脚碰到地面的那一瞬间，白银的装甲上仍然窜出几道伤痕，溅出大量火花。地面也撞出了放射状的裂痕，他就以膝盖在裂痕的正中央着地。

　　一秒钟过后，Dusk Taker也沿着留在空中的这道闪光轨迹，坠落在离了几公尺远的地方。

　　那模样十分凄惨，让人觉得HP计量表没有扣光反而不可思议。他双手缺损，胸前装甲开出巨大的洞，脸上的球面护目镜也出现了蜘蛛网状的裂痕，正中央还穿出一个漆黑的贯穿痕迹，不停有火花喷出。

　　看来他还想再动，摊在地面上的翅膀尖端频频抽动，但终究没能振翅飞翔。

　　……结束了。

　　春雪在心中这么自言自语。无论多轻的一击，只要打在Dusk Taker身上，胜败多半就会立刻分晓。

　　但春雪却跪着不动，等着脚步声慢慢从背后接近。

　　不久后站到他身旁的拓武——Cyan Pile，模样也非常凄惨，几乎全身都烧得焦黑冒烟。

　　但这并不是因为受到别人攻击，而是他自己去承受伤害造成的。他拖着还甩不掉痛觉余波，无法正常动作的虚拟身体，沉进Dusk Taker以火焰放射器制造出来的岩浆池之中，为的是至少让计量表累积到足以发出一次必杀技的量。

　　春雪并没有看到这行动。一旦在战斗中看了拓武一眼，能美多半就会注意到他的意识有所转移，因而看穿拓武的意图，所以春雪身在空中时绝对不往下看。他就只是相信，相信拓武一定会这么出招。

　　「……能美。」

　　春雪低声对着已经精疲力尽的暗色虚拟角色诉说：

　　「你今天会打输，原因既不是我的『心念攻击』，也不是『疾风推进器』，而是出在我们不是孤军奋战，而这同时也是今后你同样赢不了我们的原因。」

　　能美没有回答。

　　春雪抬头看着身旁的搭档，以小却强而有力的动作点点头。

　　拓武也点头回应，伸出了焦黑的左手。春雪以右手回握，靠着这只手的支撑站起。

　　剩下的时间已经不到两分钟，春雪一步一步往前踏，准备对Dusk Taker施加最后一击。

　　就是在这个时候，远方似乎传来了一阵微乎其微的声响。

　　春雪立刻停下脚步，迅速环顾左右。

　　一个人都没出现，也不可能会出现。这个场地并不是透过全球网路，而是透过梅乡国中校内网路建构出来的，所以照理说根本不可能又跑出别的超频连线者——

　　叮钤。

　　声音再度响起。这次听得十分清楚，是一种清澈，但却带着几分寂寥的音色。

　　春雪跟拓武同时往声音的来源——天空抬头望去。

　　炼狱场地的绿色天空之中，看不到一个影子，但春雪却在下一瞬间，捕捉到了视野角落的一个小小动作。

　　不是空中，而是在耸立于南方的校舍屋顶。屋顶上绕着一层像枪尖一样尖锐的铸铁栅栏，后头有个颜色远比天空来得鲜艳，发出橄榄石般翠绿光芒的小小虚拟角色——

　　「咦……」

　　春雪分不出喃喃发出这个声音的是自己还是拓武。

　　那是，那个虚拟角色是——

　　「Lime Bell」。

　　也就是千百合，仓嶋千百合。可是为什么？无论是Silver Crow还是Cyan Pile．千百合应该都还没有登录到自动观战名单之中。

　　「小……」

　　春雪以沙哑的声音想要喊她的名字。

　　但千百合却像要打断他的话似的，悄悄将装备在左手上的大型手摇钤举向天空。

　　耳中似乎听到了说话的声音。一个非常非常轻、简直不像是声音，倒比较像是意识感应似的声音，悄悄地乘着场地上的微风传来——

　　……对不起，小拓……对不起，小春。

　　接着黄绿色的虚拟角色就挥动了左手的手摇铃，同时发声喊出必杀技的名称。

　　「……『香橼钟声』。」

　　钟声美得无与伦比，但或许是因为加上了场地的音效处理，听起来总觉得有些失真。

　　闪闪发光的绿宝石微粒从屋顶洒落……笼罩住了处在垂死边缘的Dusk Taker。

　　黑紫色装甲上深层的伤痕一起全部逐渐修复，春雪跟拓武却只能眼睁睁地在一旁看着。

　　「为什……么？」

　　春雪听见了一个龟裂崩溃的嗓音，从自己的喉咙里发了出来。

　　「这是为什么……小百？」

　　（待续）

　　后记

　　各位读者好久不见，也有部分读者是初次见面，大家好，我是川原砾，非常感谢各位读者看完《加速世界3暮色掠夺者》。

　　虽然加速世界这个系列是采「VR格斗游戏小说」的形式，但严格说来并不能算是游戏小说，相信早在第一集，应该就有很多读者已经注意到这一点。

　　原因很简单，因为有时候「气势」与「奇迹」这种难以捉摸的事物，往往会凌驾于书中所提出的系统之上。游戏小说不能够容许这样的情形，而我也由衷希望可以避免这样的情形出现（笑），但不知道为什么，写着写着就是会写成这样。

　　这或许是因为长年来我心中一直有个挥之不去的疑问，那就是「遵照系统规则赢得的胜利，算得上真正的胜利吗？」例如比剪刀石头布，一边出剪刀，另一边出石头赢得胜利，我就会怀疑这样真的好吗？会觉得说既然是主角（又或者是主角的劲敌），就应该要出布还能赢。

　　不，我自己也知道我在胡说八道！而我试图将这种厘不清的疑问融入游戏系统之中，构思出来的就是在本集之中登场的「心念系统」。内容就是让想像力跟意志力转变为游戏中极为具体的胜败因素，可说是一种为了掩饰胡说八道而存在的超胡说八道，至于走这样的路线，今后这个故事是能继续以游戏小说的形式走下去，还是会陷入更为极端的混沌状态……如果各位读者愿意一直看到自己的忍耐度容量用光为止，那就太令人欣慰了。

　　不过仔细想想就会觉得，就算在现实世界之中也是一样，如果要说有什么能量可以超出各式各样的系统规范，也就是超出常识范畴，那唯一的答案应该也就只有想像力了。毕竟尽管在当今的社会里不管怎么闯，往往都会四处碰壁而令人只能叹气，但我们还是随时可以透过想像来越过这些高墙。在这边我就多写一些这样的大道理来打打迷糊仗吧。

　　每当有新人物登场，都要进行现实与虚拟两方面的造型，真的给插画家HIMA老师添了很多麻烦；此外责任编辑三木氏也为了让照惯例消极得超凡入圣的春雪有点主角该有的样子，投入莫大的心力，这次也真的多亏两位大力相助了。

　　再来就是要对看完本书的您，送上凭我的心念所能具体化的全部感谢！

　　二零零九年七月二十三日 川原砾

　　----------------------------------------------------------------------

　　扫图 萌杀万物的CC=Anzu

　　录入 yanplaywow

　　初校 绝对绝对是受的夜夜

　　轻之国度 http://www.lightnovel.cn

　　仅供个人学习交流使用，禁作商业用途

　　下载后请在24小时内删除，LK不负担任何责任

　　请尊重翻译、扫图、录入、校对的辛勤劳动，转载请保留信息

　　本文特别严禁转载至SF轻小说频道

　　------------------------------------------------------------------------

　　1

　　“为什……么？”

　　春雪听见自己的喉咙发出破裂溃散的声音。

　　“这是为什么……小百？”

　　“炼狱”场地的冷风，将空洞的疑问吹散到黄色天空中。然而他没有得到回答。伫立在校舍屋顶上的嫩绿色虚拟角色“Lime Bell”——仓嵨千百合，仿佛要回避春雪的视线般低头，右手握住铁栏杆，喀啷一声瘫坐下去。

　　一个极为低沉扭曲的笑声代替她回答：

　　“哼……哼、哼。”

　　手脚摊开仰卧在稍远处地面的暮色虚拟角色，笑得镜头状的面罩微微颤动。

　　“哼哼……哼，这实在……实在太了不起了……这就是‘治愈能力’……简直是奇迹……哼哼，哈哈哈……”

　　这个窃笑不已的虚拟角色，一直到几十秒之前都还遍体鳞伤，如今却令人难以置信地修复完毕，闪耀着黑紫色光泽。恢复的现象还不限于虚拟角色本身，就连右手遭到破坏的火焰放射器也已经恢复原状。

　　春雪——“Silver Crow”以及就在他身后不远处呆呆站着不动的拓武——“Cyan Pile”，在梅乡国中进行一场激战，击破了夜暮色的虚拟角色“Dusk Taker”。他在空战中被春雪打掉双手，下坠时又被拓武的必杀技贯穿，只要补上一记普通攻击，就可以让他的HP计量表归零。

　　但有人打断了这场战斗，那就是突然出现在屋顶上的Lime Bell。

　　在她的左手发出的光雨笼罩之下，Dusk Taker的HP迅速恢复，现在已经满到最右端闪闪发光。

　　“为什么……这是为什么，小百！”

　　春雪再度仰望校舍，喊得几乎连喉咙都要裂开。

　　Dusk Taker是敌人，而控制这个虚拟角色的一年级新生能美征二明明拥有“BRAIN BURST”程式，却没有出现在对战名单上，还在考试与剑道社的比赛中滥用加速能力。

　　不仅如此，他还设下圈套将春雪逼到退学边缘，更在对战中以必杀技“魔王征收令”抢走Silver Crow的翅膀。春雪好不容易才从重挫之中振作，于漫长的奋斗后得到新力量，尽管满身疮痍，仍然掌握住了胜利。为什么千百合会在这种时候跑来搅局？

　　春雪陷入极度的混乱之中，只能瞪大银色面罩下的双眼，凝视着Lime Bell。

　　千百合什么话也没说，紧紧抓住屋顶栏杆，以宽大的帽檐遮住脸。她娇小的肩膀剧烈颤动，仿佛在强忍着某种情绪——

　　某个结论有如雷击般劈在春雪身上。

　　——为什么？答案再简单不过了。

　　——是能美。多半是能美征二利用今天午休时间与千百合接触，要求她听命行事，就像对付春雪那样，抓住把柄要胁她。除此之外不可能会有别的答案。

　　春雪拉回视线，眼前的Dusk Taker虽整个人横躺在地，却仍然笑不可抑，同时张开了背上的黑翼。

　　这对仿佛从黑暗中剪下来的翅膀拍动空气，以隐形丝线将瘦小的虚拟角色慢慢拉直。

　　“哼哼哼……哼、哼哼哼哼……”

　　鼓着喉咙发出的满意笑声音量不断增加，一对红紫色双眼更在状似昆虫复眼的亮面护目镜下剧烈闪烁。

　　“哼哼、哈、哈哈哈。‘飞行能力’再加上‘治愈能力’这两种极为稀有的力量……如今全都属于我了……”

　　虚拟角色完全站起，更顺势往上飘起三十公分左右后停住。Dusk Taker将他重生的双手往左右一张，钩爪状的十指朝向天空，一股黑浊的斗气就像黏液般从手上剧烈迸出。

　　“啊……这种硬抢的快感多么爽！抢走别人的梦想、希望跟可能性，践踏这一切，这种无所不能的感觉……实在令人难以抗拒啊……！”

　　稚嫩少年嗓音发出的称快声化为物理上的压力，在空间中扩散开来，撼动了春雪满身疮痍的虚拟身体。

　　但春雪没有意识到这点，只从面罩下挤出混合了无数种情绪杂讯的声音：

　　“……你这小子。”

　　他朝飘得比自己略高一些的黑紫色虚拟角色踏上一步说：

　　“能美……你做了什么？你对小百做了什么？”

　　听到他这么问，Dusk Taker缓缓转过头来，低头看着春雪。

　　半抛光的球面面罩下，细细的双眼缓缓眨了一下——

　　形成一种恶毒并充满嘲讽意味的无声笑容。

　　春雪的视野猛然染成了血红色。心中各式各样混沌的情绪汇集成针尖般的一个点，也就是——对能美征二压倒性的憎恨。

　　“能……美……”

　　春雪低声说出这个名字时，剩下的右手手指在无意识中并拢成剑的形状，发出尖锐的共鸣声，指尖闪烁着银色光芒。

　　或许是翻腾的憎恨成了杂讯，阻碍“银之剑”的意象形成，光芒始终没有稳定下来。但春雪不予理会，高举右手砍向Dusk Taker。

　　但有个人比他更快。

　　“呜……啊啊啊啊啊！”

　　在一阵呕血似的喊声中，一个蓝色影子从右绕过春雪。

　　是Cyan Pile。这个重量级虚拟角色的装甲先前受到高温烧灼，到现在还冒着烟，却仍踩着撼动地面的脚步往前冲去。

　　“你……弄哭了小千啊啊啊啊！”

　　拓武一向处变不惊，经常扮演安抚春雪的角色，如今却像个小孩子似的不顾一切后果，大吼着扑向能美。

　　尽管面临这有如重战车般的猛烈冲刺，Dusk Taker仍然丝毫不为所动。

　　他缓缓举起瘦弱的右手，尖锐的五根手指张得极开，同时简短地撂下一句话：

　　“你该消失了。”

　　随着一阵异样的震动声响，他的右手笼罩在一层发出紫色光芒的虚无波动之中。波动随即改变型态，从每一根手指的指尖不断伸长成爪子……不，是形成了镰刀。

　　五把镰刀硬生生从正面裹住了Cyan Pile迅速逼近的巨大身躯，弯曲的长爪尖端分别碰上颈子两侧、右腋下、左肩、左腋下五处——

　　紧接着，镰刀完全没有受到任何阻碍，干净俐落地往中央合上。

　　“……！”

　　就在闷哼的春雪眼前，蓝色的重量级虚拟角色上半身当场分成好几块。

　　Cyan Pile的头部与双手带着多得吓人的火花轨迹飞起，掠过Dusk Taker的身体，滚落到他背后的地面；下半身则仍然保持飞奔的姿势，发出沉重的声响往旁倒下。

　　短暂的延迟过后，Cyan Pile的HP计量表开始急速减少，仿佛先有切断的现象存在，系统才跟着认知为损伤。计量表减少到一半左右时变成黄色，剩下两成时转为红色，长度仍然继续衰减——

　　最后终于归零。

　　被切断的虚拟角色残骸洒出蓝色的多边形碎片爆裂四散，接着就在春雪眼前，显示出告知Dusk Taker击破Cyan Pile的系统讯息。

　　“……哼……哼、哼、哈、哈。”

　　频频中断的笑声从暮色虚拟角色的嘴边泄出。

　　“所谓的败者……为什么总是这么滑稽呢？不肯承认自己落败，难看地死命挣扎，最后连尊严也被剥夺。我本来还以为黛学长应该更有知性一点，实在太让我失望了。不过这大概也表示他是个连脑袋都长肌肉的肌肉虚拟角色吧，哼哼哼、哼哼、哈哈哈哈哈！”

　　Dusk Taker双手放射出浓烈的黑暗斗气，放声大笑。

　　春雪听着这阵笑声，注视拓武消失的地方好几秒，接着望向千百合在校舍屋顶上缩得小小的身影。

　　他呆呆站在原地，附在右手上的银光剑刃忽明忽暗，最后完全消失。

　　他没有丧失战意，状况正好相反，一股犹如炽热火焰般凶暴的破坏冲动在虚拟角色体内激荡，扰乱了春雪的专注。

　　可恨。要毁了他。要将这个叫做Dusk Taker的对战虚拟角色——不，是将其中能美征二的意识打得体无完肤，将他碎尸万段、踩在脚下。

　　世界已经不再是虚拟的游戏空间，战斗也不再是损伤数值的你来我往。

　　过去春雪在“BRAIN BURST”的任何一场游戏之中，遇到敌手打败自己时顶多觉得不甘心，从来没有恨过操作虚拟角色的玩家本人。

　　但只有现在不一样。在全身血管流动的那股黑浊憎恨，温度已经远远超出不甘心所具备的热量。

　　——那就毁了他。

　　忽然，有个声音在对他耳语。

　　——毁了他，吃了他。咬下他的肉，喝干他的血，夺走他的一切。

　　这个声音并不陌生。春雪确实有听过这个在失真低音中混杂着金属质倍频音的嗓音。

　　但他还来不及在记忆中搜寻，背脊正中央就产生了一股被冰针穿刺似的强烈寒意。寒意深深穿进肩胛骨之间，贯进春雪的心脏，让媲美液态金属的寒气解放到全身。

　　当极低温的饥渴与超高温的憎恨融合的那一瞬间——

　　视野猛然朝中央缩小。

　　无论是炼狱场地的金绿地面，生物状外型的校舍，还是在屋顶上垂头丧气的Lime Bell，全都消失在摇晃的黑暗之后，眼中所见只剩持续以尖锐嗓音放声大笑的Dusk Taker。

　　“能……美。”

　　春雪从喉咙流出的闷哼声，有着与先前听见的声音同种的金属特效。

　　“能美……你这家伙……你这家伙……”

　　汹涌翻腾的所有情绪就像受到牵引似的，贯进了右手指尖。

　　要发动“心念系统”——一种干涉BURST BRAIN程式的想像控制体系，引发超越游戏框架之现象的技术——就必须专注到深沉得无以复加的地步。春雪透过心念实体化的“光之剑”，也确实在受到憎恨能美的情绪驱使那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

　　剑明明已经消失……

　　突然一阵沉重的震动声响起，同时从Silver Crow的右手延伸出一把又长又大的剑。

　　但剑刃的颜色却非先前那种清澈的白。

　　那是把几乎吸收了所有光线的漆黑剑刃，是种比能美实体化出来的黑紫色利爪更深邃，更饥渴的黑暗色彩。

　　“……嗯？”

　　Dusk Taker留意到Silver Crow的异状，收起笑声问道：

　　“嗯……有田学长，你还想挣扎啊？你是打算追随你的好搭档，一起大出洋相吗？”

　　春雪没有心思去回应他的嘲弄，只觉得自己的思考逐渐被右手剑吸去，剩下的只有想要将眼前敌人碎尸万段的冲动。

　　——没错。吃了他，吃得连骨头都不剩。

　　凶暴的声音在头部中心对他轻声耳语。

　　春雪受到这个声音的驱使，右脚摇摇晃晃地踏出一步。

　　紧接着猛力踢向地面。

　　“唔……喔啊啊啊啊！”

　　他大吼着将右手的黑暗剑刃高举到头上，将冲锋的速度、虚拟角色的所有重量，以及心中剧烈翻腾的憎恨，全都灌注在剑尖，朝着双脚离地的Dusk Taker脸上直劈下去。

　　春雪这一斩没有任何变化，只是从正面硬砍，练过剑道的能美不可能躲不开。然而紫色的虚拟角色却丝毫不动，就像先前应付Cyan Pile时一样，只张开了右手，想用黑色刀刃抓住剑刃。

　　春雪实体化出来的剑，跟能美实体化出来的五把镰刀，在空中相碰。

　　照先前打斗的情形来判断，两人的心念攻击应该会一碰到就剧烈互斥而弹开。

　　但这次却发生了完全相反的现象。当漆黑刀刃与黑紫色镰刀猛力互击的瞬间，黑暗就以刀刃交击的一点为中心而翻腾，互相试图吸收对方。

　　“唔……”

　　Dusk Taker发出了小小的惊叹声。

　　“同属性的攻击……？这是怎么回事……？”

　　（插图）

　　他眯起眼睛，仔细观察；相对地春雪则已经完全无法思考，只是在右手上持续施力，想强行劈开对手。

　　“呜……呜，哦哦！”

　　面罩下的一张嘴咬牙切齿，发出闷哼。

　　“给我消失……给我消失啊能美！从我眼前……消失吧啊啊啊啊啊！”

　　右手剑发出振动声，剑刃交击点的黑暗翻腾得更为汹涌。从能美手指上伸展出来的镰刀，从刀尖开始软化，眼看就要被吞没。

　　能美啧了一声，左手也产生紫色镰刀，重叠在右手镰刀上抓住春雪的剑。媲美小型黑洞的黑暗肆虐得更为猛烈，金属昆虫与碎片等各式各样的物件都被吸起，留下一瞬间的闪光后便消失无踪。

　　“花样可真多……！”

　　Dusk Taker大喊一声，加强了从双手涌出的紫色波动。

　　“呜……喔喔喔喔……！”

　　春雪喉间也迸出了野兽似的吼声。

　　异常重力演算之下，连厚重的云层都开始慢慢旋转，逐渐呈漏斗状被吸往地面。校舍窗户接连破碎，洒出锐利的特效光线后，地面更追着电光般的火花而出现放射状裂痕。

　　接着好几件事同时发生。

　　“不要打了……不要再打了——”

　　千百合声泪俱下的尖叫响彻整个场地。

　　“给我……消失啊啊啊啊啊啊——”

　　春雪低沉的咆哮又压过尖叫声。

　　显示在视野上方的剩余时间跑到了零。

　　TIME UP！的文字在眼前熊熊燃烧，告知对战已经结束。

　　看完殊死战模式的战绩画面后，加速状态就此解除。穿越放射状的光环回到现实世界后，春雪一时之间甚至想不起自己开始对战前在做什么——想不起这里是哪里，现在又是几点。

　　铺上红褐色高弹力素材的田径跑道，在眼前笔直往前延伸，好几名身穿运动服装的男生就跑在自己前面。

　　而春雪自己也以双脚笨重地踢着地面。血肉之躯的动作缓慢得让他难以忍受，意识无法完全跟肉体融合，差点一跤摔倒，赶忙乱挥双手才勉强稳住。坐在跑道内侧的学生与跑在春雪左边的男生都笑了出来。

　　——对喔，我刚刚还在测验三千公尺。现在是星期二的第五堂课，体育课上到一半……

　　春雪茫然想到这里，接着自觉到一股岩浆般的情绪从丹田爆发上来。

　　——我到底在做什么？

　　——上体育课？长跑？这种事根本就不重要！无论如何，我都必须打得他……打得能美征二满地找牙！

　　“唔唔……！”

　　压抑不住的低沉吼声宣泄而出。春雪咬紧牙关，瞪着远方的终点线，将所有激惯都灌注在双手双脚上。先前显得笨重的脚步声频率开始加快，身体自然往前倾。

　　显示在视野下方的测跑时间旁边，开始有个红色的R字样在闪烁，系统告知这样的速度将会刷新个人圈速纪录。但春雪没有意识到这点，只顾全力跑完剩下的九十公尺。尽管没有超越跑在前面的学生，但春雪的冲刺显然缩短了差距，使得班上男生发出了一阵喧闹声。

　　但无论是喧闹声，还是一踏上终点线就开始在眼前闪烁的个人新记录数字，春雪都丝毫没有放在心上。他甚至没有停下脚步，一路朝着楼梯口直冲。

　　“喂～有田，你要去哪里啊？上厕所吗？”

　　体育老师悠哉的喊声跟学生们的笑声他都有听见，但都不予理会。

　　他当然不是要去厕所，而是打算一路跑到校舍三楼，杀进能美征二的教室。

　　直接去找现实中的能美算帐，强行跟他直连，让他彻彻底底地屈服。如果办不到，就干脆把神经连结装置从他脖子上扯下来一脚踏碎，破坏核心晶片。

　　有必要打消主意吗？对方可是卑鄙到了极点，要胁千百合逼她就范的人啊。

　　每当内心深处涌起强烈的暴力冲动，背上某处便有种抽痛的感觉。不，春雪甚至觉得冲动就是从这一点无限产生。

　　“给我等着……”

　　春雪以撂狠话的口气这么吼着，正要更猛烈地踢向地面时——

　　背后忽然有只手强而有力地按住他的左肩。

　　“小春，住手！”

　　同时耳边传来一个压低的声音，让春雪反射性地煞车。但身体无法像对战虚拟角色那样帅气地停住，他整个人往前一倒，接着就被身后这人抓着手臂稳住。

　　春雪维持深深低头的姿势，挤出沙哑的声音：

　　“……阿拓，你干嘛拦我？”

　　拓武——黛拓武以结实的右手用力抱住春雪左臂回答：

　　“要是你现在引发暴力事件而停学，小千只会更难受！”

　　“……她现在已经够难受了！能美……那小子他要胁小百，强迫她就范！我们可以容许这种事发生吗！”

　　这时春雪才回头望向拓武的脸。

　　儿时玩伴一贯冷静的双眼在运动款眼镜下因强烈的苦恼而扭曲，春雪登时一口气喘不过来。

　　没错——拓武不可能不当回事。相信在他内心深处，肯定比春雪更担心千百合，对能美的所作所为也更为愤慨。

　　但这个儿时玩伴同时还顾虑到春雪；尽管春雪只受到愤怒的驱使，丝毫没有考虑到拓武。

　　背上又是微微抽痛，但当抽痛过去，风暴般的冲动也逐渐远去。春雪深吸一口气，从抖动的喉咙慢慢吐出，接着才放松肩膀，无力地说：

　　“……你刚刚明明就比我早冲去扁能美。”

　　拓武听了发出苦笑。

　　“一点儿也不错，真不知道有几年没像那样气疯了……”

　　春雪觉得，从翅膀被能美抢走那天，自己在家里跟拓武争吵以来一直存在的疙瘩，已经慢慢融化消失。两人就这么在运动场角落呆站了好一会儿，直到背后的跑道上传来老师拍手要学生集合的声音。看样子所有学生的测跑都已经结束了。

　　“……回去吧，小春。”

　　听到拓武这么说，春雪先缓缓点头，接着小声补上几句：

　　“小百那边就由你去跟她说吧，说不管能美怎么跟她讲，根本就不必听他的。”

　　“嗯，我知道。小千就由我……不对，是由我们来保护。”

　　两人一瞬间目光交会，接着转过身去。

　　春雪最后又朝校舍三楼瞪了一眼，在内心深处自言自语：

　　——能美，你做了绝对不该做的事。从现在起，我跟你的战争已经变成不限时间的殊死斗。无论如何，我都会想办法看穿你阻隔加速对战的手段，跟你打到我们之中有一人的超频点数归零为止。

　　春雪用力咬紧牙关，跟拓武并肩走回集合场。

　　但就在短短十分钟后。

　　事态又朝超出春雪预期的方向进行。

　　第五堂课一下课，春雪跟拓武就冲向位于主校舍对面的体育馆。两人正好在联络走廊上发现千百合，于是从柱子后面连连招手。

　　穿着T恤跟短裤的千百合一看到他们，表情立刻僵住。这也难怪，毕竟她才在短短几分钟前沉潜到实战场地，还“治愈”了与春雪他们为敌的Dusk Taker，导致Cyan Pile的HP计量表归零落败，Silver Crow也因时间用完而被系统判定打输，两人都被能美抢走了点数。

　　但春雪露出生硬的笑容一直挥手，拼命想告诉对方自己并非来兴师问罪。本来一直低头撇开视线的千百合，向数名前往更衣室的同班同学交代几句话后，便朝两人走近。

　　尽管才刚做过剧烈运动，但一看到千百合略显苍白的脸色，春雪心中又涌起了对能美的剧烈愤怒。身旁的拓武也握紧了拳头，接着才深深吸一口气开口说：

　　“……小千，我想我已经知道你为什么会做出那种事来，所以我们只是来告诉你，不用再听他的话了。”

　　“就……就是说啊。”

　　春雪也拼命补充说明：

　　“那小子现在应该也开始害怕小百你的能力了。不只是HP，连坏掉的武装都能恢复，只要有这样的能力，我们就不会输给他……不对，是打得赢他！”

　　听春雪这么说，千百合立刻皱起眉头，看起来像是在思索，又像在犹豫。

　　几秒钟后——

　　“你们误会了。”

　　千百合口中缓缓吐出第一句话。

　　“咦……误、误会……？”

　　春雪吃惊地反问回去，千百合眼中露出与先前回然不同的坚强光芒，依序注视春雪跟拓武，接着又说了一次：

　　“你们误会了，能美并没强迫我这么做。”

　　“小千……你、你说什么……？”

　　拓武连连眨眼想要上前，看来这次连他也吃了一惊。千百合则退后一步躲开，以平静却坚决的语气回答：

　　“是我主动去拜托能美，要他收我当同伴。我说我会当他的专属治愈师，要他供应我点数。应该没关系吧，毕竟我又还没加入小春你们的军团。”

　　千百合又跟愣住的两人拉开距离，继续说下去：

　　“‘我们’跟‘黑暗星云’今后就井水不犯河水吧，毕竟我们都知道彼此的现实身分。当然能美跟小春之间订的契约得另当别论就是了。”

　　尽管意识几乎一片空白，掌握不住状况，春雪仍然懂千百合所说的“契约”是指什么。也就是只要春雪每周向能美缴纳10点缴满两年，他就会归还“飞行能力”的那个约定。

　　今后不打算彼此争斗，但对于能美从春雪身上压榨点数这件事则不闻不问，千百合的意思就是这样。

　　这点固然令他大受打击，但千百合以“我们”来称呼能美跟她自己，更对春雪造成了巨大的震撼。这么多年来，千百合讲到“我们”，意思一向只包括她自己、春雪跟拓武三人。

　　千百合从全身僵硬的两人身上移开视线，简短地说了句：“那我走了。”

　　接着立刻转身朝着更衣室跑去。

　　只留下长年来再熟悉不过的那股牛奶般的甜香。

　　2

　　在学校遇到不如意的事，心情低落地低头踩着沉重脚步回家。

　　这样的经验对春雪来说本是稀松平常。去年受到同学严重霸凌时，他几乎每天都数着人行道的地砖回家。

　　但现在身旁有着拓武——那么阳光的拓武竟然跟他一样垂头丧气拖着脚步，可是春雪这辈子第一次见到。

　　拓武以身体不舒服为由，跷掉了剑道社的练习，春雪默默跟他一起从梅乡国中走回住家所在的公寓，等到穿过正面入口时才无力地说了句：

　　“来我家坐坐吧。”

　　“……嗯。”

　　他跟头点得十分无力的拓武一起坐电梯到二十三楼，打开自家家门进到空无一人的客厅，将书包随手一扔，坐到餐桌前的椅子上。

　　拓武也在他对面坐下，两人就这么好一阵子没有说话。

　　——记得以前也曾经像这样面对面坐着啊。

　　春雪茫然想到这里，才发现那还只是短短二十四小时之前——也就是星期一放学后发生的事情。

　　昨天的下课时间里，春雪首次跟能美征二对战，背上的银翼被他用必杀技抢走。

　　拓武发现春雪与当时在场的千百合态度有异，于是在社团活动结束后找上门来，那时他就坐在跟现在完全一样的地方。春雪任凭心中自虐的心情驱使，对拓武说了重话，因此被儿时玩伴狠狠打了一拳。之后他更搭公车一路到了涩谷区，自暴自弃地找人对战，消沉的态度受到熟面孔的机车车手“Ash Roller”责难，并被强行带往无限制中立空间内的东京铁塔遗址。

　　Ash ROller在那里将他的上辈，同时还是前黑暗星云成员的“Sky Raker”介绍给春雪。她将超频连线者最极致的能力“心念系统”的存在告知春雪，并为了让他学会运用这种系统而安排了一场超斯巴达式的特训。

　　为了学会心念系统中最最初步的部分，春雪在加速到一千倍的世界里花了整整一个星期的时间。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他会觉得这样跟拓武面对面的情况隔了很久，也是理所当然的。

　　春雪无意识中举起右手，摸了摸昨天休息时间里被能美打伤的下颚，以及放学后被拓武打过的右脸。外观上已经几乎完全不留痕迹，但一摸之下仍然窜过一阵痉挛似的疼痛。

　　……看来就算精神加速躲进另一个世界，肉体的伤势——也就是现实中的疼痛，终究无法痊愈。

　　正当春雪转着这样的念头时，拓武留意到他的动作，以掺杂自嘲的嗓音说：

　　“小春，我打你时说过只要小千能够幸福，对象是谁都无所谓……那句话我要收回。我实在没办法接受……没办法接受小千竟然去当那个能美征二的搭档。”

　　春雪的手无力地置于桌上，满怀失落地回答：

　　“别说接不接受……我根本就不敢相信。当然BRAIN BURST是没规定现实中的朋友一定要加入同一队啦……可是小百竟然会为了点数而背叛我们，投靠能美……”

　　“不过如果只考虑赚取点数，跟能美搭档效率确实会比跟我们合作好啊。抢到小春翅膀的Dusk Taker，战斗力已经达到犯规的水准了……要是再跟‘治愈术士’Lime Bell搭档在对战中亮相，中等级的玩家里根本就没有人是他们的对手。”

　　“你消沉归消沉，判断倒还挺冷静的嘛，博士。”

　　这次换春雪露出苦笑，但随即又被叹息盖了过去。

　　“不过啊，阿拓……她是小百耶。你觉得那个一点游戏天分都没有，搞不好就连RPG里面的事件战斗都会打输的小百，有办法判断赚点数效率这种事情吗？”

　　“这、这个嘛……我是不觉得啦，一点也不……”

　　尽管有一句没一句，但跟好友讲着讲着，春雪心中因为千百合宣告诀别所受的震撼也终于稍有缓和。

　　他慢慢起身走向厨房，从大型冷冻库里拿出盒装的冷冻披萨，连盒子一起丢进微波炉；接着再拿出瓶装乌龙茶，准备两个杯子。再跟只需数十秒便解冻＆加热完毕的披萨一起端到桌上随手排开。

　　“……谢谢。”

　　春雪先在拓武杯里倒了茶，再打开盒子抓起一片海鲜披萨。他正要朝着牵出起司丝的披萨前端一口咬去时，耳中忽然回荡起说话声。

　　——啊，你们又在吃这种东西了！

　　——真拿你们没办法，我只好请妈妈做点什么来了。

　　但这当然不是现实中的声音，也不是神经连结装置所播放的PCM声音档。短短几天前千百合拿来的千层面滋味，差点就要在舌头上苏醒，春雪赶忙用力咬下量产品披萨，以求盖过记忆中的味道。

　　他低头咀嚼硬是咸了些的披萨，却听到吸鼻涕的声音。悄悄转动视线往上一看，就发现同样低头吃着披萨的拓武，频频在眼镜底下拭泪。

　　忽然间胸口涌起一种跟先前不一样的刺痛。

　　——阿拓这小子虽然平常都很冷静，聪明得让我根本比不上……精神层面却不算强韧。

　　——当我被抢走翅膀而自暴自弃时，他竭尽全力想要帮助我。既然如此，这次就轮到我了。轮到我来鼓励他，在背后支持他。

　　春雪在心中这么自言自语，闭上双眼，大口大口地咀嚼，三两下就消灭了披萨。接着喝干整杯乌龙茶，放回桌上时还撞出高亢的声响。

　　“阿拓！”

　　他这么大喊，拓武肩膀一颤，发红的眼睛转了过来。春雪正面接住他的视线继续说：

　　“阿拓，我相信小百！所以我不相信她说的话！”

　　“咦……？”

　　“我刚刚也说过，‘想要点数所以跟能美联手’这种作风一点都不像小百，所以这个可能性我们要整个排除掉，我想推测正确的可能性大概……不，肯定高达九成。小百是被能美要胁作他的搭档，还被迫对我们如此说明。这种推测还可信得多了，不是吗？”

　　听春雪紧握玻璃杯说出这一大串话，拓武斟酌了好一会儿。

　　没多久，他以稍微恢复冷静的声音慢慢回答：

　　“嗯……的确，你说的或许没错。可是小春，这个说明有点矛盾，说是‘整个排除’却又只是‘高达九成’？那么剩下的这一成就是说，小千主动投靠能美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对吧？”

　　“对……但是理由不一样。”

　　“理由……？你是说除了点数以外，还有别的理由让小千跟我们为敌？”

　　春雪看着歪头思索的拓武，本能地缩起肩膀，小声说道：

　　“也就是说，这个……我们‘黑暗星云’的首领……是‘她’……”

　　一听到这里，拓武连连眨眼，接着脸上也随即露出跟春雪同样的畏惧。

　　“对、对喔……万一小千觉得……觉得要她当军团长的部下根本是天大的玩笑……”

　　“你敢说绝对不可能吗？”

　　听到春雪这么问，拓武露出复杂的表情摇摇头，接着呼出一口长气，挣扎着补上几句：

　　“不过，如果这个推测正确，那就真的不能请军团长帮忙了啊……你想想她的为人，要是知道小千背叛我们而帮能美治伤……”

　　“难保不会把Dusk Taker连着Lime Be三刀两断啊……”

　　身为“黑暗星云”首领的“黑之王”，控制9级对战虚拟角色“Black Lotus”的黑雪公主个性有多刚烈，根本不需要特地去回想。她一旦认定对方是敌人，就会毫不留情地以双手剑刃斩杀。要说黑雪公主会不会只对千百合破例不采行这样的大原则，实在不太——不对，是肯定不可能。

　　（插图）

　　春雪用力抬起目光看着拓武的脸，像是讲给自己听似的说：

　　“学姐结束毕业旅行回来的时间是星期六晚上，所以还有四天，我们一定得在这四天内解决才行。”

　　“你说解决……是要怎么解决……”

　　“不管小百是受他要胁，还是主动那么做，只要打倒能美……让他失去BRAIN BURST，一切就会结束，不是吗？”

　　听春雪这么说，拓武先做了个深呼吸，接着微微露出苦笑说：

　　“小春，你说得倒简单。就算你揭穿得了能美不出现在对战名单上的机关，要把那么难缠的Dusk Taker点数全部打光，可不知道得赢多少场才行啊……”

　　“我看未必。”

　　春雪喃喃道出这句话，接着边想边说：

　　“能美现在刚进梅乡国中，为了透过考试跟剑道社比赛建立自己的地位，照理说他现在点数会消耗得非常快，尤其是比赛里用的物理加速指令，更是一次就要耗上5点啊！你觉得只升到5级的他，会有那么多点数可以浪费吗……”

　　“……对喔……况且能美目前似乎也没有进行正规对战，点数的来源应该很有限……”

　　拓武眯起镜片下那对稍微恢复了以往犀利的双眼点点头，很快地说下去：

　　“可是小春，这么一说，不管军团长什么时候回来，我们都得跟时间赛跑。能美得到了‘飞行能力’，再加上专属的‘治愈术士’，有了这么万全的准备，他一定会开始在对战中亮相。虽然限定搭档战的情形应该没有太多场次可以打，但想来他应该几乎可以百战百胜……”

　　“也就是说，得趁那小子开始赚点数以前就先拿下他是吧。”

　　春雪的视线先跟拓武短暂地对碰，接着斩钉截铁地说了：

　　“好，那小子阻隔对战的机关，就由我想办法查清楚。”

　　“你、你在胡说什么，我也一起……”

　　“不行，这段时间有件事非得要你去做不可。”

　　春雪的双手在餐桌上紧紧互握，稍稍放低声音说：

　　“阿拓，Dusk Taker什么东西都能用双手削下来的那招你直接挨过，应该还记得吧？”

　　“嗯……我到现在还不敢相信啊。”

　　拓武频频摇头，仿佛在怀疑自己的记忆。

　　“发光现象那么剧烈，必杀技计量表竟然没有减少……不对，更让人难以置信的是，普通的拳打脚踢也还罢了，连不属于实体攻击的‘雷霆快枪’都被吸收掉了啊……优先度高得离谱，那到底是什么能力……”

　　“其实……那不是系统所规定的能力或必杀技。该怎么说呢……我也讲不太清楚……”

　　春雪皱起眉头，拼命寻找合适的词汇，勉力想将昨天才刚得到的知识告诉拓武：

　　“那种能力是以超频连线者的想像力作为能源，说穿了就是一种‘超必杀技’。正确的名称叫做‘心念系统’，靠精神跟意志的力量来体现，是加速世界里最强大的攻击力……”

　　毫无遗漏地说完待在东京铁塔遗址的隐士“Sky Raker”传授的心念系统要点，以及自己如何学会“光之剑”，花了春雪将近二十分钟之久。

　　讲解之余，他又重新意识到自己对这个系统仍然抱有许多疑问。

　　照Sky Raker的说法，听来像是一种钻游戏程式漏洞的犯规密技，但如果真是这样，为什么管理者没改掉？如果他们是故意置之不理，那又是出于什么目的？

　　“BRAIN BURST”这个游戏原本就已经不亲切到了极点，既没有说明书，也没有NPC负责讲解。知道心念系统的存在之后，更让春雪觉得难以理解。这个应用程式的“真面目”到底是什么呢……？

　　尽管抱持这样的疑问，春雪仍然勉力说明他已知的部分。

　　听完说明之后，拓武茫然望着大口猛灌乌龙茶的春雪，勉强挤出沙哑的声音说道：

　　“……该怎么说呢——小春你这小子真的常常让年纪比较大的女生看上啊。”

　　“最、最先吐槽的竟然是这个？”

　　“有什么办法呢……老实说，这个叫心念来着的东西我实在没办法一下子就接受啊。把想像力这种暧昧不明的东西转化为实际的攻击力……用说的是简单，但这已经超越格斗游戏的范畴了……”

　　“话是这么说没错，像我也没办法说明自己到底是怎么弄出剑来的……”

　　春雪盯着自己圆滚滚的手指猛瞧，边想边说：

　　“……不过我想所谓的心念应该没有那么简单，不是‘想像什么都能实现’，而是跟虚拟角色的属性……或是超频连线者本人的资质……这类的东西有关。举例来说，我总觉得我之所以能从手上变出剑，是因为Silver Crow的手原本就是这样的形状。”

　　“唔……那也就是说，就算我跟小春用同样方法修练，也不见得就能变出光之剑了？”

　　“也许吧。不过若真是这样，应该会有其他更适合阿拓……更适合Cyan Pile的心念型态。问题就在于这到底是什么，又要经过怎样的修练才能学会……现在回想起来，Sky Raker应该是从一开始就看出什么样的修练方式最适合我，才让我去爬峭壁。还有这个也是推测：我想已经完全学会心念系统的高等级超频连线者，多半也知道该怎么指导别人学会心念……”

　　拓武轻咬嘴唇，沉思了一会儿后开口：

　　“这么说来，就算我跑去‘无限制中立空间’胡乱修练，学会这心念系统的可能性也很低，所以无论如何都得找个熟悉这个系统的人来指导？”

　　“嗯……我想Sky Raker一定肯教阿拓，问题是我没她的联络方式……”

　　春雪叹着气说到这里，拓武也皱起眉头。

　　“这样啊……她又不是NPC，不是只要跑去无限制中立空间里爬上东京铁塔遗址就可以找到，得先在现实世界里联络好，再讲好时间沉潜进去才行啊……”

　　“就是说啊。虽然只要在塔顶一直等，也许有一天会见到，不过那边可是加速到一千倍了耶，根本不知道得等到何年何月……我唯一想得到的方法，就是在涩谷跟Sky Raker的‘下辈’Ash Roller对战，然后请他帮我们联络……只是……”

　　春雪说到这里先顿了顿，双手撑得脸颊鼓起。

　　紧接着拓武就一脸认真地模仿起某人的口气：

　　“Hey、Hey、Hey，你们这些草莓族不要老是依赖别人啊……他一定会这么说吧。”

　　“你、你会的才艺还真怪啊……不过我想也是，他一定会这么说。”

　　光是昨天帮忙引见Sky Raker，就已经让春雪欠了Ash Roller一份天大的人情。再怎么说他们也属于互相敌对的军团，要再去找他帮忙，身为一个超频连线者，这种行径实在太软弱了。

　　春雪又拿起一片快要冷掉的披萨，一边咀嚼一边拼命思索。

　　如果是在平常，照理说第一个该去拜托的对象，就是身为春雪“上辈”，同时也是军团长的黑雪公主，毕竟她身为黑之王，对心念系统理应十分熟悉。但过去黑雪公主之所以没有教他们，应该也有她自己的理由，春雪怎么想都不觉得她会立刻答应传授。而且她现在人还远在南方的冲绳，没办法跟她在加速世界中见面。

　　那干脆就找拓武的“上辈”——本来这应该是个好方法，但这位蓝色军团原干部，在半年前的“后门程式案”被当成主谋，已经被蓝之王以“处决攻击”永远逐出加速世界。

　　除此之外，要熟知心念系统，而且还有理由帮助春雪他们的人，实在没那么——

　　“……啊……啊。”

　　春雪想到这里就急着说话，甚至没发现嘴边掉出虾肉碎屑。

　　“对……对喔，明明在北边不远的战区里头，就有个等级超高的大人物欠了我们天大的人情啊。”

　　一听他这么说，拓武嘴角微微抽动：

　　“喂……喂喂，小春，你该不会……”

　　“已经别无他法了。‘日珥’军团长，红之王‘Scarlet Rain’。她的等级高达9级，相信绝对已经精通心念系统……”

　　就连放低声音说这些话的当下，春雪脑中照样鲜明地浮现出那名列纯色七王之一的鲜红虚拟角色身影。

　　红之王一向以比本体大上许多倍的巨大强化外装具备的重火力，将敌人轰得片甲不留。如果说那样的火力其实还没用上心念系统，那就表示她真正的实力不知道还要高出多少，但眼前春雪还是先把这太过骇人的想像放到一旁，继续说下去：

　　“不只是这样，为了完成Scarlet Rain……仁子的委托，我们当初搞得多惨，阿拓你应该也还记得吧？”

　　“这……记得是记得啦。”

　　仁子——上月由仁子，突然亲自闯进春雪家里，还只是三个月前的事。

　　她的目的是请春雪等人帮忙讨伐出自她军团的疯狂超频连线者“Chrome Disaster”。之所以这么做，是考虑到Chrome Disaster可以在立体空间中自由移动，只有具备翅膀的Silver Crow可以逮住他。

　　春雪当时跟拓武与黑雪公主一起参加任务，但却意外跟任务中来犯的黄色军团展开一场死战。死战并非比喻，当时拓武就跟敌方一名大型虚拟角色同归于尽。

　　“不过小春，我们帮忙讨伐的代价，就是日珥现在跟黑暗星云维持休战状态，不是吗？站在红之王的立场，她难道不会觉得这样已经还了人情吗？”

　　但当事人拓武却以怀疑的口气这么说，让春雪鼓起脸颊反驳：

　　“哪、哪有这样的，那简直就像用牛肉烩饭报答咖哩饭的恩情一样好不好！”

　　“呃，你这比喻我听不太懂……”

　　“不、不管怎么说，现实世界里联络得上的高等级超频连线者，只剩她一个了。想跟能美打，至少要能够挡住他的心念攻击。那么……我们也只能赌赌看仁子会不会大发慈悲……”

　　春雪越说越小声的语尾，跟拓武深呼吸的声音重合在一起。

　　这位身材修长的好友以浏海遮住脸，沉默好一会儿。他轻轻握了握放在桌上的右手，春雪看出他正在回想跟能美征二的激战。

　　随后他抬起的脸上，已经有着与先前迥然不同的坚定眼神，说话的声音也坚毅地回荡在昏暗的客厅里：

　　“嗯，小春你说得不错。跟Dusk Taker那一战，我打到一半左右，都还能跟他有来有往，但等他开始动用心念……说来惭愧，我根本毫无招架之力，让我觉得力量差距实在是压倒性地大。既然想打倒他抢回小千，现在可没时间让我在这边退缩了。”

　　“阿拓……”

　　“而且啊，小春。”

　　拓武说到这里先停顿一下，视线隔着眼镜笔直与春雪交会。

　　“你的‘光之剑’也跟Dusk Taker的‘紫色波动’差不多……不，是比他更厉害。为了练出那一招，小春你一定非常努力，这我看得出来。你……以前在跟我打的时候有说过，说你在现实世界里赢不了我，我在虚拟世界里赢不了你，所以我们是平等的。”

　　“啊……不，那是……”

　　那是对战打得起劲所以说出口的话。春雪想这么辩解，但拓武伸手制止，继续说下去：

　　“可是……可是呢，我不觉得那样是真正的‘平等’。不管在现实世界还是虚拟世界，都要互相竞争，互相肯定，我们才能真正平等。”

　　说到这里，这位儿时玩伴忽然露出了怀念过往似的神情：

　　“……我读小学的时候，每次去买新出的游戏，都会立刻跑去看攻略网站。不只是动作游戏，连RPG都会开着资料视窗来玩，还以为这样就是在冒险。所以遇到‘BRAIN BURST’这个别说攻略法，就连说明书都几乎完全不存在的游戏，我真的不安到了极点。现在回想起来，会去依赖后门程式这样的东西，可能也是因为觉得不安——不过现在我总算懂了，安排好的剧情发展在这个游戏里根本不存在，一切都得靠自己去面对、去开创。如果说‘心念系统’是种可以超越程式框架的力量……那么我就要学会它，这样一来才有资格继续并肩站在你……站在Silver Crow身旁。”

　　拓武闭上嘴之后好一阵子，春雪都还默默咀嚼着他的话。

　　这半年来拓武动辄流露出自嘲的言行，一直放不下当初输给害怕失去“BRAIN BURST”的恐惧，不惜在千百合的神经连结装置里施放病毒来猎杀黑雪公主的行为，钻牛角尖地认定那是种永远得不到原谅的罪，在许多场合采取自我牺牲的行动。

　　而这样的他尽管遭千百合背离——哪怕还不清楚她真正的动机——虽然如此震撼，却仍然试图再次面对自己的脆弱。

　　……阿拓，你果然很坚强，在任何一方面都比我更坚强。虽然你这么看得起我，但是我在现实世界里实在没资格跟你并肩啊。

　　春雪把自言自语压在心中，露出得意的笑容：

　　“这才像话。你一定要练出可以不把能美的‘波动’当回事的招式，然后痛宰他一顿，三两下把小百抢回来……只是我想仁子的修练多半比Sky Raker还要斯巴达十倍就是了。”

　　“……我、我已经有心理准备了。”

　　春雪将目光从嘴角有点抽动的拓武身上移开，朝显示在视野右端的时间瞥了一眼。这边吃冷冻披萨边开的作战会议谈得意外地久，不知不觉间已经过了晚上七点。

　　红之王仁子尽管是个9级的最强超频连线者，在现实世界中却还只是小学六年级生，而且读的还是完全住宿制的学校，夜晚外出受到严格限制，现在要找她出来多半非常困难。

　　“……明天放学马上联络她，然后跑一趟练马吧。阿拓，你连两天不去社团没关系吗？”

　　这么一间，拓武立刻点点头说：

　　“嗯，毕竟我练剑道已经不是为了要在大赛拿到好成绩，被指导老师或社长瞪一瞪，根本没什么大不了的。”

　　“这样啊，那就这么说定了。”

　　两人对望一眼，点了点头，接着同时从座位上站起。

　　正要走向玄关时，春雪忽然想问个不相关的问题。

　　——阿拓，今天对战快结束的时候，你有没有听到奇怪的说话声？

　　但这句话却没从他张开的嘴里发出。春雪只对投来讶异眼神的拓武摇摇头，举手说声明天学校见，同时在内心深处自言自语。

　　——一定是错觉。当时那个场地上已经没有任何观众或对战者，所以不可能会听到别人说话的声音。

　　目送拓武走进电梯，关上门后响起喀嚓的自动上锁声，之后整个家就笼罩在一片深沉的寂静中。春雪产生了有人站在自己背后的错觉，整个背先用力贴在门上，之后才小跑步回到客厅去收拾。

　　3

　　四月十七日，星期三。

　　梅乡国中三年级学生的毕业旅行总算过了一半，而春雪就在这天清晨梦到了许久没梦过的黑雪公主。

　　但这个梦却不同于过去那种让他懊恼为什么不能录下来的梦，甚至可以说正好相反。

　　梦境里的黑雪公主并未以现实中的模样出现，而是以背负着黑凤蝶翅膀的校内虚拟角色姿态现身。她身上同样穿着黑色礼服，有着蕾丝滚边的裙摆轻舞飞扬，在深邃的树林间轻快穿梭。

　　春雪也换上粉红猪的虚拟角色模样，拼命动着短短的脚追逐黑蝶。妖精公主向他招手，轻飘飘地半飞半走，逐渐离春雪越来越远。

　　——学姐！

　　春雪的喊声加上了奇妙的回音，在森林深处回荡。

　　——学姐，请你等等我！

　　但黑雪公主没有停步。尽管她不时会回过头来，红唇露出神秘的微笑，但身影立刻就会被长了青苔的粗壮树干遮住。没多久，春雪看得见的只剩那妆点漆黑翅膀的红宝石色花纹。而这些有如火焰般闪烁的光芒，也随即融入昏暗的景色之中。

　　——不要丢下我，不要……不要抛弃我。

　　无论怎么喊，她都不回答。

　　——我没有了翅膀，所以你就要抛弃我？就不需要我了？

　　她没有回答。

　　春雪背上某个点忽然一阵抽痛，随即化为实体剧烈扭动。

　　有种不明物体从体内穿出虚拟角色的感觉。不是翅膀，而是一条黑黝黝的细长尾巴状物体从他背上长出，接着在空中甩动，隔着肩膀昂起尖端——像长枪似的笔直伸出。

　　森林远处传来一声闷响。

　　春雪跟着自己的尾巴，摇摇晃晃地往前走。

　　绕过不知道第几棵树时，一幅景象在眼前展开。那儿有棵大树比周围的同类还粗上一圈，一只黑凤尾蝶被细针钉在粗糙的树干上。从春雪背上延伸出去的钢索状尾巴，刺穿了黑雪公主巨大翅膀的一边，简直就像钉十字架似的把她固定在上头。

　　在受到异物阻碍的思考引领下，春雪走到蝴蝶面前，抬头望向她。她那白得如梦似幻的美丽容貌上，没有任何明显的表情，就只是微微皱起眉头，目光笔直与春雪对望。

　　——就是因为有这种翅膀……

　　春雪听着自己的嘴吐露出阴沉而扭曲的声音。

　　——就是因为有翅膀，你才会随心所欲地飞走。

　　他的左手擅自举了起来。不知不觉间这只手已经不再是猪型虚拟角色那造型逗趣的猪蹄，而成了泛黑的银色钩爪。发出凶恶光芒的指尖抓住拍动得十分无力的漆黑翅膀边缘。

　　只是轻轻一用力，四片翅膀中右下那片就被连根扯下，转眼间便化为干枯的黑沙，从春雪手中滑落。

　　再一片。

　　又一片。

　　不知不觉间，黑雪公主的脸庞与四肢皆已无力地垂下。春雪将手伸向最后一片翅膀说：

　　——这样你就哪儿都去不了了，你会永远困在这黑暗深渊之中。跟我一起，跟我一样。

　　一扯下最后那片翅膀，黑雪公主苗条的身体就沉重地落到春雪怀里。

　　春雪以黑银色的钩爪用力抱紧她。

　　但一秒钟后，连他怀里的身体也化为黑色的微小粒子，应声洒落，在脚边堆成一座小小的沙丘——

　　“……啊啊啊！”

　　春雪在这沙哑的喊声中跳起。

　　心脏仿佛敲警报似的在胸口猛跳，全身冷汗直流，嘴里却十分干渴。

　　他连连眨动惺忪睡眼，在从窗帘缝隙间射进的灰色光线中拼命打量双手。上头当然没有那凶恶的钩爪，只有十根圆滚滚的手指。他用力握紧手掌，贴在额头上。

　　不同于半年前刚安装BRAIN BURST的那一夜，这个恶梦他记得清清楚楚，分毫不差，更可怕的是春雪睡觉时还先摘下了神经连结装置。也就是说刚刚的梦并非出于程式的干涉，纯粹是由春雪的记忆跟思考编织而成。

　　他慢慢摇着头，以干哑的嗓音喃喃说道：

　　“学姐……我，没有想对你这样……我，我只是……”

　　想一直跟你在一起，就只是这样而已。

　　春雪冲动地从床头抓起神经连结装置戴到脖子上，打开电源完成开机程序之后，朝时间显示处瞥了一眼。上午六点十五分，比他平常的起床时间早得多，但睡意已经连一丁点儿都不剩。春雪放松全身，简短地说出了全感觉沉潜的指令：

　　“直接连线。”

　　昏暗的房间光景就此消失，黑暗从放射状光线的远方扩散开来。春雪在虚拟重力的牵引下坠落，没过多久就掉在一个朴素的灰色平面上。一阵清脆的音效中，几个有挂上“公费提供”与“大楼管委会”等标签的半透明视窗从周围浮现出来。这个除了功能性以外什么都不重视的区域，就是有田家家用网路的主控台。

　　春雪朝自己粉红猪虚拟角色圆滚滚的右手看了好一会儿，接着才喃喃念出语音指令：

　　“沉潜呼叫指令，编号○一。”

　　眼前开出一个对话框，显示：【是否确定对登录位址○一号之联络人要求全感觉通讯？】春雪抛开一瞬间的犹豫，按下YES。

　　运用神经连结装置进行的双向通信，有数种模式可供运用。

　　最常用的就是跟既有的行动电话一样，只靠声音交谈的语音通讯；其次是取下装在神经连结装置前端的摄影机，拍自己的脸来交谈的影像通讯。

　　全感觉通讯则是让双方置身于虚拟空间，透过虚拟角色来交谈，除非有非常重要的事情，否则一般不会使用。理由非常单纯，因为收到通讯要求的一方不见得可以立刻沉潜。要进行这种通讯，必须事先以邮件或语音通讯等方式约好时间，而大部分事情只靠这些通讯手段就能谈妥。

　　因此春雪现在一大早就打去找人，而且劈头就要求对方进行沉潜通讯，无疑是相当没常识的行为。明知如此，他仍然无论如何都想见这个人。希望不只透过声音跟平面影像，而是用上所有感觉跟这个人相处。他觉得如果不这么做，自己的一部分就会变质。

　　【呼叫中】的明朝体字闪烁了八九次，就在要切换成来电留言模式之际，转变成【接通】的字样。

　　周围的视窗全都应声消失，无机质的灰色空间里开始产生白色的发光粒子。粒子的数目迅速增加，凝聚成一个虚拟角色。

　　高跟鞋的鞋尖喀一声碰上地板，背着黑凤蝶翅膀的妖精公主缓缓眨了两三下眼，认出站在稍远处的猪型虚拟角色后，露出温和的微笑：

　　“嗨，早啊，春雪。”

　　尽管听到她以平滑如丝绢的嗓音对自己开口，春雪仍然好一阵子什么话都说不出来。一种担心眼前的娇小身影会化为沙粒崩解消失的预感让他害怕，只能聚精会神地看着对方。

　　当然，不管过了几秒虚拟角色都没有消失。春雪这才惊觉过来，赶忙开口回话：

　　“这、这个，早……早安，黑雪公主学姐。呃……对、对不起，这种时间还突然用沉潜呼叫……”

　　“不会，我正好醒了，还在犹豫要不要睡回笼觉呢。”

　　黑雪公主又露出微笑，接着才开始环顾四周。

　　“……话说回来，这地方还真是空荡荡的啊。当然以资料传输速度为第一优先，确实很像你的作风啦……”

　　“啊，不、不是，这个。”

　　沉潜呼叫预设是将受话方叫到发话方所在的虚拟实境空间里。由于春雪呼叫前还留在自家用网路的主区域，也就等于招待黑雪公主来到这个连张椅子都没有的世界。

　　“对、对不起，我马上换地方！”

　　春雪赶忙叫出选单，想要叫出自己编辑的物件组，但这些组合不是废墟、战场，就是战舰的甲板，全都是一些焚琴煮鹤的地方。

　　黑雪公主在苦笑中等着春雪满身大汗地卷动清单，过了一会儿后，忽然拍手说道：

　　“既然这样，那可以让我读取手上的物件组合吗？昨天才刚买的，我很想试试看，只是传输起来可能挺久的。”

　　“啊，好的，请请请！”

　　春雪像找到救星般连连点头，黑雪公主又笑了笑，接着动起右手，以弹奏钢琴般的指法高速操作选单。

　　进度条啵的一声出现在春雪眼前，这表示物件组正从远在冲绳的黑雪公主所配戴的神经连结装置，透过全球网路传输过来。

　　她说传输要很久这点确实不假，光接收档案便花了五秒，解压缩跟执行又要两秒。就在进度条消失同时，头上突然出现强烈照明，不，是洒下了耀眼阳光，蒸发了四周的无机质感。

　　出现在眼前的，是片令人眼睛一亮的南国风光。场地或许是神社，可以看到长青苔的石狮蹲踞在短短的参道两旁，左右都是成排棕榈树，参道最底端则有着往下的石梯，更远方还可以看到蔚蓝大海。

　　回过头，就能看到个漆成深红色的小神龛。站在一旁的黑雪公主啵一声打开阳伞，撑在自己跟春雪头上。简直就像伞上有着开关似的，满山遍野的蝉鸣声立刻由四面八方涌来，春雪也深深吸了一口充满太阳味道的空气。

　　“我们就到那边坐下聊聊吧。”

　　黑雪公主指了指设在神龛正面的小阶梯。春雪点头称是，踩着小圆石铺成的路行进，跟黑雪公主一起让虚拟角色坐下。眼前的风景尽管属于异乡，却又让人有些怀念，两人就这么陶醉地看了好一会儿。

　　这当然是由数位资料建构而成的虚拟实境空间，但并非只是拿现有的多边形布置而成。石狮与棕榈树等所有物件，都是以专用高解析度摄影机花了许多时间拍到的真正风景为基础制作而成。像这样精致重现风景名胜的物件组，已经成了旅行时必买的纪念品。

　　别说是冲绳，足迹从来不曾踏出本州一步的春雪，甚至忘了这次通讯是他主动呼叫，看风景看得呆住了。黑雪公主虽然很有耐心地陪着他，但最后终于忍不住清了清嗓子说：

　　“怎么说呢，就算只是跟你这样一起看风景，我也完全不介意啦……”

　　听到这句话，春雪连嘴也没合上，就这么呆呆地抬头望向身旁妖精公主那令人爱怜的脸庞，接着才想起现在这状况是从自己缺乏常识的清晨沉潜呼叫发展出来的。

　　“啊呜啊……对、对不、对不起！”

　　“不会，你不用道歉，我只是想你似乎有什么十万火急的事要找我。”

　　春雪凝视微笑的黑雪公主——

　　接着他发现一件可怕的事实，那就是自己根本没有任何要事。

　　没错，就只是黎明时作了个梦，而这个梦非常可怕——

　　梦里扯下黑雪公主翅膀的触感突然在手中苏醒，春雪表情一歪，握紧拳头放低视线。

　　接着从他口里说出的话，仿佛字句并非来自大脑的语言领域，而是神经连结装置从更深层的精神核心汲取出来似的，悄悄地在空间中回荡。

　　“我……我、我好寂寞。”

　　春雪没有明确意识到自己在说什么，任由自己的化身说下去：

　　“见不到学姐……离得这么远，让我觉得好难受，所以……”

　　虚拟的森林似乎变得鸦雀无声。他不知道是大片蝉鸣真的停了，还是自己的大脑屏蔽了环境音效。

　　持续良久的寂静过后，他获得了简短的回答。

　　“我也是。”

　　猪型虚拟角色的肩膀微微一颤，战战兢兢地抬起头，看到一张略微扭曲的白色脸庞。

　　“我也好寂寞啊，春雪。”

　　黑雪公主丝毫不压抑泪中带笑的表情，举起双手用力捧住春雪的脸：

　　“我从来不曾觉得短短一星期有这么漫长……我明明经常在加速世界里一待就是好几倍的时间……现在却只想赶快回东京见你。”

　　“……我也……一样。”

　　好不容易挤出这句话，黑雪公主立刻咬紧嘴唇，以双手将春雪的头拥在胸前。

　　一股鲜明的温暖、柔软与香气，在春雪全身的神经系统流窜，虚拟角色触觉稀释到极限的梅乡国中校内网路里，绝对体验不到这样的感觉。如果是平常，这样的状况早就让他慌了手脚，现在却是例外。春雪在压倒性的渴望驱使下，不自觉地伸出双手，同样抱住了黑雪公主苗条的身体。

　　——请你回来。

　　他很想这么说：请你回来，像平常那样来救我。

　　这一瞬间，春雪明白地了解到自己已经被逼得离极限深渊多近。无论怎么死命抵抗，敌人——Dusk Taker始终像一堵漆黑的钢铁墙壁拦在去路上，仿佛在嘲笑他的努力。凭Silver Crow瘦小的拳头，无论是要在墙上打洞还是翻过墙去，都让他觉得希望渺茫。

　　但他就是说不出口。

　　不只是为了千百合，也为了自己，他非得跟这个敌人抗战到最后不可。要是此时输给绝望，去依赖还在毕业旅行的黑雪公主，那么在本质上就跟自己梦里所作所为没有两样。

　　“……我们应该很快就可以见面了吧，毕竟都只剩三天了。”

　　春雪勉力以沙哑的嗓音这么说。

　　“嗯……是啊。”

　　黑雪公主也这么回答，最后双手再次灌注全力拥抱春雪之后才放开。她以水汪汪的黑色大眼，从零距离直视春雪的眼睛——

　　“春雪……”

　　黑雪公主似乎已经猜到事情不单纯，以带着几分顾虑的声音喊了他一声。

　　春雪绞尽所有精神力挤出笑容，抢在黑雪公主说下去之前开口：

　　“那个，剩下的几天，请学姐放心去玩。突然找你出来真的很抱歉。”

　　“不会，就算你不呼叫，我也会主动找你。能见到你我很高兴，就算只是透过虚拟角色也一样。我会买真正的纪念品回去，你等着。”

　　黑雪公主微微一笑，起身踏上石子路。接着收起阳伞，叫出选单视窗。

　　即使对方按下断线按钮，身影化为发光的粒子消失，春雪仍然在原地呆站了好一会儿。音量再度增大的蝉鸣，冲走了他胸中的恶梦余韵。

　　春雪吃完五谷片跟牛奶，跟寝室里的母亲说声要去上学后，便打开自家门，整片灰濛濛的天空已在外头恭候多时。

　　他将视线聚焦在排列于虚拟桌面左侧的图示上，按下气象预报的捷径。午后十二点四十分起降雨机率将达到百分之七十二。春雪看完预报后退开一步，从鞋箱旁边拔出浅灰色的雨伞离开家门。

　　雨伞这种工具，多半是基本构造维持最久没有改变的日常生活用品之一了。顶多只是伞布换成不会劣化的拨水材质，伞骨换成高弹性碳纤。

　　如果能像黑雪公主的虚拟角色那把阳伞一样，配备自动折叠装置，雨天也会多点乐趣吧？春雪这么想着，穿过走廊搭上电梯。

　　当朝地面下降的箱子在两层楼下停止时，春雪产生了一种近乎确信的预感。

　　滑开的电梯门后所站的，果然就是仓嵨千百合。

　　对个正着的视线所向之处，能看到千百合那对有点像猫的大眼闪烁着，显得有些犹豫。如果是平常的她，早就大喊一声“早啊！”然后活力充沛地冲进电梯，但那双黑色的鞋子现在却并拢在那儿毫无动静。

　　过了几秒，电梯门要关上的那一瞬间，春雪反射性地用左手按住“开门”按钮，就这么固执地注视千百合的脸。

　　就在警告声即将响起之际，千百合别过视线，放轻脚步走进电梯。

　　“……谢谢，早安。”

　　听到她小声这么说，春雪的手也从按钮上放开。

　　电梯开始移动。千百合站得比平常稍微远了一些，春雪以眼角余光瞄过她拿着粉红色雨伞的左手，无力地回答：

　　“……早。”

　　接下来该说的话不断从脑海中涌出。

　　不管能美征二说什么都不用听；在淋浴室前偷拍到的影片就更不用担心了，他不可能真的拿出这段影片来用，因为就在他以那段影片逼得春雪身败名裂的那一瞬间，春雪也可以将能美的“个人资料”散布到加速世界之中，藉此跟他同归于尽。

　　但这种简直像“保证彼此毁灭的核武吓阻力”的说法，也明显地很难让千百合信服。春雪有可能背上极不名誉的罪名而退学——最糟的情形下甚至可能被警方逮捕，只要有一丁点儿近样的可能性存在，想必千百合就会为了避免惨剧而竭尽所能，哪怕被强迫去当Dusk Taker的专属治愈师，在加速世界里跟春雪及拓武为敌也不例外。

　　因为他们是朋友，因为他们是在这个现实世界里一起度过很长很长一段时间的儿时玩伴，也因为这样的关系对千百合来说比什么都重要，比其他一切都需要保护。

　　“……小百。”

　　春雪以小得几乎会被电梯持续下降的轻微驱动声掩盖的音量，喊了儿时玩伴的名字。

　　千百合小小的肩膀微微一颤，但嘴唇仍然紧紧闭着。春雪视线落到千百合用力握住伞柄的左手，举起自己的右手，想要抓住这只手让她面向自己。

　　但接下来该说的话却成了一团滚烫的东西卡在喉咙中。

　　春雪做不出更进一步的行动，只能呆呆站在原地，让一阵平缓的减速感笼罩住他的身体。千百合更不回头，从打开的电梯门大跨步走向一楼大厅。

　　春雪转眼间就被参加田径社的青梅竹马拉开距离，踩着跟昨天回家时一模一样的沉重脚步走到学校。

　　平常每到星期三，他都会先到便利商店买本平常爱看的漫画杂志实体包装版，但今天他没有这样的心情，直接从店门前走过。

　　春雪交互感受着顺利跟黑雪公主沉潜通讯的喜悦，以及跟千百合什么话都没说上的苦闷，走在因为三年级生不在而导致人口密度少了三分之一左右的通学路上，就这么驼着背慢慢通过出现在眼前的梅乡国中校门。神经连结装置连上校内网路，到校时间记录、今日课程表，校方联络事项等资讯都接连表列在视野右侧。

　　春雪在整排资讯的最后面找到一行红色字体写着“重要通知事项：个人通知”，不禁皱起了眉头。

　　他先在楼梯口换好室内鞋，按捺住心中不祥的预感，用手指碰向这行字。

　　讯息内文咻一声开启，粗犷的明朝体排列在春雪的视野之中。

　　【二年C班 学号460017 有田春雪：到校后立刻至一般教室栋一楼生涯规划谘询室：二年C班导师 菅野浩次】

　　他一时以为能美真的提报那段影片给校方，整颗心纠在一起。但春雪随即发现这个讯息的发信人是导师菅野，如果校方已经得到那么明确的证据，不可能还让教师来问话，多半会直接由管理部的人来处理。这次叫春雪过去问话，应该是出于菅野个人的猜测。

　　尽管脑袋里这样推论，春雪紧握的双手仍然掌心冒汗，就这么从往上的楼梯前通过，走向位于校舍一楼深处的生涯规划谘询室。他在移动的同时，还以浏览器打开校内网路的学生专用资料库，不抱期望地想找找看有没有“被老师叫去问话时的行动准则”之类的东西。

　　结果就发现几年前的校报里正好有着他要的东西，尽管这让他有些傻眼，却还是心怀感激地拜读完毕。

　　一来到谘询室前面，他就立刻遵照行动准则第一条，先往走廊左右看看有没有学生在；接着在灰色的门前先做一次深呼吸，按下显示在视野之中的入室按钮。进行学生身分认证后，锁就喀啦一声解开。

　　然而这门终究不是自动的，春雪拉开门往里头一看，就发现菅野已经等在这个不怎么大的房间里头。他坐在长桌前靠窗的椅子上，仿佛是要展现手臂有多粗壮似的双手抱胸。

　　“你来啦？进来吧。”

　　年轻的日本史教师第一句话并不太友善，春雪按捺住想要直接关门走人的冲动，谨慎地踏进室内，以含糊的语气打了声招呼：

　　“……老师早。”

　　菅野一听到这句话，就深深吸一口气，显得很想出口纠正，但似乎又打消主意，先闭上嘴之后才又开口说道：

　　“早，坐下吧。”

　　菅野指的位子跟他自己隔了一张椅子，春雪也不敢说自己站着就好，只好乖乖听话。

　　这位教师晒黑的额头上起了一道深深的皱纹，对春雪投以一种“观看”以上，“瞪视”未满的视线好一会儿，接着扬起嘴角说：

　　“有田，其实啊，别看老师现在这样，老师中学的时候一点女人缘都没有。”

　　“啊……？”

　　“我可没骗你。毕竟老师当时参加的是柔道社，对足球社那些三天两头就换女朋友的家伙们可羡慕了。”

　　春雪哑口无言地看着菅野连连点头的模样，在脑子里嘀咕：

　　——刚刚这段台词至少有四个地方言论失当啊。说自己长得很帅，又说柔道社社员都没女人缘，还说足球社的都是花花公子，最后还一口咬定我没女人缘。

　　春雪在内心补上一句“只是最后一点我也不得不同意”，菅野的独白却还没结束：

　　“所以啊，有田你这种年纪的男生会有很多地方管不住自己，这我也清楚得很，我非～常清楚……我说啊，有田。”

　　他说到这里，在两道粗眉毛上散发出“一切就交给我处理吧”的气息，重重点了点头：

　　“如果有什么话想跟老师说……如果有什么话非说不可，可以请你现在说出来吗？老师答应你，会站在有田你这一边，怎么样？”

　　“……”

　　春雪听得更加哑口无言，凝视着对方的脸好几秒之久。

　　之后才好不容易整理好思绪开口回答：

　　“……这、这个。”

　　“哦哦，什么事？有话尽管说！”

　　“呃……在这之前，我要录下我们的谈话……”

　　行动准则第二条上有提到一定要录音，但话才刚出口，春雪就强烈地后悔。菅野瞪大了眼睛，从脖子到双颊乃至于发际全变得通红，等到最后那可靠大哥哥的表情剥落时，春雪甚至觉得自己听到了“铿”一声。

　　“有田，你这话是什么意思！你信不过老师？”

　　看到他扬起眉毛大吼的模样，春雪立刻缩起脖子，但他已经没有退路，只好含糊地反驳：

　　“没有，这不是相不相信的问题……学生可以把跟老师一对一面谈的过程录音，这是法律准许的权利……”

　　“去他的法律！去他的权利！”

　　菅野发出了以教师而言略有失当的怒吼，磅一声用力拍在长桌上。

　　“你不明白老师是为你着想才这么说的吗？事情拖得越久，你的立场就会越糟啊！现在赶快认错，还有可能不用跟警察局扯上关系哪！”

　　他的台词忽然中断，是因为春雪自暴自弃之下操作虚拟桌面，启动了录音模式。春雪并不是校刊社的人，所以必须对方答应才能录下谈话。相信现在菅野的视野之中，应该已经显示出询问是否准许录音的按钮。

　　要是他这时按下拒绝钮，就会在记录档上留下拒绝正当要求的记录。菅野一脸有气没地方出的表情直瞪着空中某一点，最后终于举起手指，朝空气用力一刺。

　　春雪的视野中出现通知开始录音的讯息，同时【SREC】图示也开始闪烁。不过话说回来，春雪也没胆得意，只是拼命缩起脖子，结果就听到菅野更加僵硬的嗓音低沉地响起：

　　“有田，有件事我要你给我……要你说清楚。十四日礼拜天，你这……你没有参加社团却跑来学校，这是为什么？”

　　——看样子录音这招比想像中还要有效。

　　“为了跟剑道社的朋友见面。”

　　尽管说话声音变细，但春雪仍然立刻回答，菅野听了就沉吟着不说话。菅野应该也知道剑道社的拓武跟春雪很要好，校内网路也有拓武星期天来学校的记录。而且真要说起来，春雪这天会到学校来，的确就是为了跟拓武谈事情。

　　但菅野的太阳穴却青筋抽动，继续追问：

　　“真的只有这样？你敢断言没有任何其他理由？看着老师的眼睛回答。”

　　——算了，他应该不是坏人啦，只是我们多半没办法互相了解。

　　春雪心里这么想，同时抬头看着菅野黑白分明的双眼回答：

　　“我敢，真的就只有这样。”

　　“……是吗？我知道了，那你可以回去了。”

　　菅野以像是大型电风扇似的声音叹了口长气这么说，于是春雪赶快站起身，以进入这个房间以来最大的音量说声“我告退了！”接着走最短距离朝门口前进，只拉开最低限度需要的宽度就跑了出去。

　　春雪逃到走廊上，猛力深呼吸之后停止录音模式，确定录音档有正常储存下来的同时快步走向教室。这么一来，除非有新的证据出现，不然春雪的无辜已经算是得到校方认可。只是话说回来，刚才的互动多半会让菅野对自己的观感严重恶化。跟教师敌对不会有任何好处，而且春雪也没有这种兴趣。即便如此，如果只为了讨菅野欢心而招认自己根本没做的偷拍行为，就更是本末倒置了。

　　——不过话说回来……

　　春雪一边上楼一边思考。

　　即便能美没有拿出那段致命的影片，他设下的圈套也已经像是微弱的毒素一样开始生效。原因就是能美亲自犯险，在女子更衣室里藏了一台小型相机。

　　结果，他安排出那场实际发生的偷拍未遂案，导致没有参加社团却在星期天到校的春雪遭到怀疑。能美真的有算到这么远吗？不——怎么可能？

　　春雪摇摇头，在预备钟声响起的一分前打开自己教室的门。

　　一开门他就觉得不对劲，整间教室的闲聊音量似乎有一瞬间下降了。

　　“……？”

　　他四处张望，但这时教室里已经跟平常的早上没有什么两样。学生们三五成群，讨论着网路节目与运动比赛，春雪就从这些学生之间走过，坐到自己的座位上。

　　就在他将书包挂在桌旁想要喘口气时，视野中央开始闪烁语音呼叫的图示。发信人是——拓武。

　　春雪忍不住就想回头朝座位靠教室后面的他看去，但最后还是忍住，按下了图示。

　　‘小春，事情不妙了。’

　　劈头第一句话，就让春雪差点开口回答，但他还是选择以思考发声回话：

　　‘啥？是……是怎样啊，这么突然。’

　　‘班上传开了奇怪的谣言，说你就是……’

　　说到这里，通讯就毫无预兆地切断，同时听觉中充满了轻快的钟声。原来是预备钟声已经响起，学生之间的即时通讯也跟着禁止。接下来要等到午休时间才能再行呼叫，唯一例外就是可以发出纯文字邮件，然而内容跟学业无关的邮件往来仍然受到校规禁止。

　　春雪本想干脆站起来，直接走到拓武座位前问个清楚，但这时导师菅野已经从前门走进教室，让他不得不放弃。尽管对谣言内容十分好奇，但若真是无论如何都得立刻告知的事情，他们其实还有透过“加速对战”来交谈的手段。既然没有做到这个地步，那么等到下次休息时间也没什么太大的差别。

　　春雪做出这个判断，跟其他学生一同起立行礼，眼睛完全没跟老师对上。

　　然而——就在这堂课刚上完时。

　　春雪正准备动手发邮件给拓武，就有两名男生挡在他桌前。

　　全身僵硬的春雪反射性地抬起头来。这两人都是同班同学，但他只记得右边的男生姓什么。如果春雪没记错，他应该姓石尾，是男篮校队的先发选手。

　　石尾有着让人怎么看都不觉得跟自己同年的高大身材。他将那张早熟的脸往左一撇说：

　　“有田，不好意思，借一步说话。”

　　不知不觉间，整个班上都变得鸦雀无声，但这阵寂静之中却几乎没有任何惊讶的神色。众人反而显得心里有底，仿佛早已料到会有这种场面。

　　看到理解不了状况而全身僵硬的春雪，石尾以快变声完毕的低音说下去：

　　“我不想在这种地方讲那些不愉快的事情，你应该也一样吧，有田。”

　　听到这句话的同时，春雪有种整个胃都缩起来的感觉。

　　“不愉快的事情”这几个字，他想得到的就只有那起偷拍未遂案。

　　——也就是说不知不觉间，这个石尾还有他身旁的男生，不，应该说全班同学都一样，相信我就是犯案者的气氛已经极为浓厚。

　　“啊……我、我，不是……”

　　春雪以沙哑的声音说着，抱着求救的心情将视线转往右前方——也就是千百合的座位。

　　他看到青梅竹马深深低着头，用力闭起眼睛，在桌上握紧双手，仿佛忍受着莫大痛苦。

　　一看到她这样，春雪便忘了自己置身于危机之中，这么想着：

　　——这瞬间，让小百痛苦的并不是能美，而是我。是我愚蠢的行动造成了这个状况，要是这时我摆出没出息的态度，只会无谓地让小百更难受而已。既然如此，现在我非得采取坚定的态度不可。

　　哪怕只是打肿脸充胖子。

　　春雪深深吸一口气，猛然站起，带得椅子喀啷作响。

　　“好，我们就出去。”

　　听到这简短的回答，石尾的眉毛抽动了一下。但他面不改色，点点头开始往外走。

　　春雪随后跟上，另一个男生则走在春雪背后。正当春雪心想“这简直是在押送要犯”时，就发现教室后面有个学生慢慢站起。那人是拓武。

　　这个身高足以跟石尾匹敌的好友眯起眼镜下的双眸，正要踏出一步。

　　春雪以右手制止他，很快地摇摇头。

　　——不要紧，我一个人就能应付。

　　这不是语音通讯，所以思考自然不会直接传达给对方，但拓武仍然用力咬紧牙关，再次坐回座位。石尾用力拉开门的声响，在鸦雀无声的教室里显得格外清楚。

　　石尾领着春雪到了一个他非常熟悉的地方——屋顶的西侧。第一堂课才刚结束，这里没有其他学生在场。

　　春雪一年级时，几乎每天都在这里被一群不良学生勒索，被迫帮他们跑腿买面包或饮料。春雪想起当时的种种，同时往霸凌地点——天线塔后面走去。然而石尾却在此停步说：

　　“到这里就好。”

　　春雪连连眨眼回答：

　　“……可是，这里还在公共摄影机拍得到的范围内啊。”

　　“我才不管。”

　　石尾撂下这句话，双手插进制服口袋，背靠在高高的不锈钢栅栏上说下去：

　　“……有田，菅野叫你去问话了对吧？”

　　——这件事果然全班都知道了。拓武在语音通讯里说的“奇怪的谣言”，多半便是指这件事。春雪自认十分小心，但或许在走进谘询室的时候还是被其他学生看到了？就算真是这样，事情传开的速度也未免太快，简直像是有人在特意散播……

　　春雪转念一想，觉得现在没时间考虑这些多余的事，于是先仔细看看石尾，以及站在稍远处的另一个男生，轻轻点头回答：

　　“……嗯。”

　　“那，事情是你干的啰！是你在女更衣室里装相机啰？”

　　“不是我！”

　　这次春雪立刻回答。石尾从高处回看用力摇头的春雪，搓了搓接近光头的短发，这时另一个男生才首度出声：

　　“也是啦，有田你也不可能就这么承认吧。不过啊，我怎么想都不觉得这年头学校会没有任何证据就叫学生去问话，毕竟搞不好还会被提告。”

　　可是那个热血菅野偏偏就是会这样啊！连什么“去他的法律，去他的权利”这种话他都说过咧！

　　但就算这么主张，对方也肯定不会相信，春雪只能选择沉默。看到他这样，石尾一步步走近，用耳语的音量对他说：

　　“被叫去问话却又白白放你回来，应该就是说校方虽然觉得你很可疑，却没有证据是吧？可是啊，就算没有证据，我也不能就这么算了。”

　　石尾突然用左手抓住春雪的领带，猛力一拉，从零距离对他投以激愤如火的视线：

　　“你听好了，那台相机被发现的时候，我的女朋友也待在更衣室里你知道吗？她受到很大的惊吓，昨天跟今天都没来上学啊！”

　　在这个时间点上，石尾已经明确地违反了校规。但这位篮球校队的主力选手却无视男一名男生的制止，高高举起右拳。

　　“有田，我不能原谅你，无论如何我都非得这么做不可！”

　　说着就以生疏的动作挥出一拳——

　　这一拳春雪或许躲得开。比起过去霸凌春雪那群干架惯犯所挥出的拳头，石尾动作显得十分生硬。不，如果还嫌不够，只要动用“物理加速”，也许反而可以痛扁石尾一顿。石尾的表情严重扭曲，仿佛在述说这是他第一次打入。

　　但春雪当然不闪躲也不反击，任由这一拳打在左脸上。不用拿出黑暗星云的团规，他也知道利用加速在打架中取胜是再恶劣不过的行为。“啪！”的声音响起，这拳实实在在地让春雪往后退了几步。

　　如果是半年前的春雪，也许这时就已经完全崩溃，卑躬屈膝地开始道歉。

　　但现在的他尽管被打得脚步不稳，仍然努力站好，感受着脸颊上的滚烫之余猛然回瞪石尾并大喊：

　　“要说几次都行，我没有做！”

　　石尾听了咬牙切齿，准备再次动手……但不久就放开拳头回答：

　　“……只要证明你是清白的，随你爱打我几拳都行。可是啊……”

　　理着三分头的篮球校队队员放开拳头，指着春雪斩钉截铁地说：

　　“如果确定是你干的，我就会砸烂你的神经连结装置，让里面所有照片跟影片都读不出来。”

　　接着石尾就转身大跨步走向楼梯，还仿佛想要擦掉触感似的不断用左手摩擦右手。另一人也随后跟去，屋顶上只剩下春雪。

　　刚刚这一幕理应已经被好几具公共摄影机拍得清清楚楚，只要春雪控诉他施暴，无论有任何理由，石尾至少会被停学，篮球校队主力选手的位子多半也会不保。

　　但春雪当然没有这个意思，因为石尾同样只是被牵连的，他也是被能美征二这个冷酷掠夺者所安排的虚无漩涡拖下水的受害者。

　　春雪摸摸左脸，确定没有出血，踩着沉重的脚步走向楼梯。途中还启动邮件软体，敲了封简讯给拓武。

　　上头只写了【事情没闹大，详情等放学后我再跟你说，抱歉让你担心了。】这几句话，接着他就要伸手去点千百合的邮件位址。

　　然而春雪在最后一刻缩了手。如今只靠言语已经去除不了千百合的忧虑，要抢回她唯一的方法，就是打倒罪魁祸首能美。

　　拓武立刻回了一句【了解。】春雪在这封讯息的简洁中感受到好友的善体人意，这才总算放松肩膀，小跑步回教室以便赶上下一堂课。

　　午休时间。

　　钟声才刚响起，春雪就独自前往学生餐厅。

　　餐厅也因为没有三年级生在，比平常空得多。春雪没心情在刚才发生不愉快的屋顶上吃面包，于是在自助餐的柜台前排队。他从显示在视野中的菜单上，挑了猪排咖哩饭跟水煮秋葵，并确定自己身前有浮现出投影标签。

　　厨房的大婶以超高速盛好咖哩，排上秋葵，将饭菜放到柜台上，立刻就响起喀啷一声结帐的音效。春雪双手抱着托盘，看着四周心想要在哪里吃才好。

　　他的目光自然地投向位于餐厅东侧的交谊厅，但他又没勇气孤身一人闯进那个有盆栽围绕着白色圆桌，气氛显然完全不一样的地方，只好在排得满坑满谷的长餐桌角落坐下。

　　春雪拿起汤匙，双眼往四周窥探。学生们都一边大声谈笑一边用餐，根本没人会去看春雪——本来应该如此。

　　但春雪就是觉得在场的每个人都透过心电感应式的通讯互相说“偷拍犯来啦”这种话。本来他还想告诉自己这种猜测太离谱，但早上走进二年C班时那种难以言喻的不快气氛却已经缠在他身上，甩也甩不掉。

　　春雪大口大口地猛塞咖哩饭，想要抛开这个想法。平常他只要这么做，就能无条件地觉得幸福，然而现在卡在喉咙上的东西却迟迟咽不下去。

　　如果——

　　如果就在没有证据的情形下，全校学生都认定“二C的有田就是偷拍犯”的话……

　　恐怕就连身为学生会副会长的黑雪公主，也很难颠覆这样的观感，而且她难保不会被春雪拖累而失去现在的地位。尽管就算事情真的演变到这个地步，春雪也不认为她会抛弃自己——但要是连黑雪公主都因此遭人白眼呢？要是她变得像去年的自己一样，在校内受到排挤，甚至遭到具体的骚扰呢……？

　　春雪感觉全身都因为这些念头而起了鸡皮疙瘩。

　　汤匙锵一声掉到盘子上，他双手用力握住手臂，就在这时——

　　春雪忽然察觉到一股异样的声息，于是抬起头来。

　　映入眼帘的是走在颇远处的四、五个人。

　　私立梅乡国中基本上也存在着运动校队的体育资优生制度。虽然梅乡并不是运动名校，因此这个制度的待遇也不高，只会对曾在首都大赛以上级别的赛事里拿到好成绩的选手给予低额学费减免，但“体育资优生”仍然无疑是种明确存在的特权阶级。

　　春雪留意到的这几个人，就是为数不多的运动校队菁英。有女子垒球队的先发选手，男子游泳队的新星，而其中有个个子较小的学生站在他们中间笑嘻嘻地谈天——

　　他无疑就是剑道社的一年级新生能美征二。

　　梅乡国中剑道社的确实力坚强，但这个月才刚刚入社的能美并没有参加正式比赛的经验，理论上最快也要等到下半年才会获得体育资优生的资格，但他却已经打进这圈子里，可见他在上周的社内锦标赛里夺冠有多么令人震撼。

　　——可是那场胜利明明不是你靠自己的力量赢来的！

　　春雪不知不觉间用力咬紧嘴唇。这时能美似乎感觉到了春雪从距离颇远的长桌角落投来的目光，若无其事地将视线转过去。

　　那张像女生般眉清目秀的脸上原本挂着天真笑容，此刻却在春雪眼前变质。

　　面具剥落后出现的愉悦笑容，有如磨到薄得不能再薄的剃刀般冰冷而残虐。春雪甚至觉得脑海中听见了能美说话声。

　　——有田学长，弄得一身是泥，从山坡往下滑个不停的感觉怎么样啊？珍惜的东西一样样被抢走、被破坏，感觉如何啊……？

　　接着能美就将脸转回正面，对学长姐们投以先前那种天真的笑容，同时毫不犹豫地走进充满耀眼光芒的交谊厅。

　　就算被用来隔间的盆栽遮住，春雪仍然一直瞪着能美所在的位置。

　　春雪心想错不了，自己被导师叫去问话的事情会那么快就在班上传开，肯定是能美动了手脚。不，仔细想想，也许告知校方春雪星期天到校的人也是他。

　　忽然间身体最深处涌起一股莫大的愤怒，以及超乎愤怒之上的恐惧，春雪拼命按捺住想要往桌上一捶的冲动。

　　不行，不可以在这里认输，这样只会回到半年前那个卑躬屈膝的自己。还不只这样，要是自己在这里认输，无止尽地沉进能美挖出来的无底沼泽，就连拓武、千百合，甚至黑雪公主，都会被自己牵连进去。

　　——就从这里开始。

　　春雪使劲握紧汤匙，在内心深处自言自语。

　　——这种程度的逆境已经遇过好几次了，我要再次从这里爬起来。不对，不管几次我都要爬起来。我已经决定以后再也不要低着头走路了。

　　春雪张大嘴吃着堆得高高的咖哩饭，非常用力地咀嚼，以惊人的速度清空盘子，让坐在斜对面的一年级女生看得目瞪口呆。

　　4

　　下午的两个小时，春雪就算不是如坐针毡，也有如坐在刨皮刀上。唯一不幸中的大幸，大概就是由于篮球队的石尾率先找了春雪麻烦，让班上维持一种有所保留的观望态度。

　　只是话说回来，女生的视线还是比平常冰冷了三成左右，部分男生看样子更是已经在审议要送给春雪什么绰号。没等他们从疑似最终候选方案的“相机阿有”跟“狗仔雪”敲定，春雪就抓起书包跟雨伞逃出了教室。

　　天气预报没有说错，午后开始下起了雨。春雪笔直跑过地面湿润发黑的前庭，出了校门后才松了口气。就在“放学路上要小心”的讯息显示出来的同时，跟梅乡国中校内网路的连线也跟着切断，取而代之的是各种来自全球网路的线上资讯，这种连线感甚至让他觉得内心得到了抚慰。

　　春雪站在离校门约有二十公尺远的墙边，听着雨滴打在伞上的声音当背景音乐，漫不经心地看着头条新闻。没过多久，就有个听惯的脚步声慢慢接近。

　　“久等了，小春。”

　　看到拓武将海军蓝的雨伞轻轻往上一举，春雪也小幅度挥了挥手，两人就这么并肩在人行道上往东走。

　　几十秒后，春雪先开了口：

　　“阿拓，你连续两天不去社团，真的不要紧吗？”

　　“没事没事，社长跟指导老师都只顾着关心天才新人，根本没把中途入社的我放在眼里。”

　　“……这也让人高兴不起来啊。不过我们就解释成能美那小子引人注目，反而让你方便行动吧……”

　　两人一起露出苦笑，就这么默默走了一分钟左右。

　　就在慢慢可以看到青梅大道与环状七号线交叉口时，春雪才总算主动切入正题：

　　“今天我被菅野叫去问话，是问偷拍未遂案……当然犯人不是我。”

　　“那还用说。菅野那家伙，竟然连证据都没有就叫人去问话……”

　　春雪制止口气愤慨的拓武，挣扎地解释：

　　“但我就是处在这种容易变成犯人的立场啊。整件事情都是能美征二安排的圈套，而我就这么傻呼呼地上当了……”

　　说明能美圈套全貌所花的时间，长得出乎他意料之外。

　　两人搭上环状七号线外圈路线的电力公车，一起坐在最后排。过了几分钟后，春雪才总算把自己所处的状况几乎全部说完。只有两件事他没有说：第一是能美设下的视野遮蔽程式感染途径，再来就是在淋浴间里撞见全裸的千百合。

　　但拓武脑筋的转速在这种时候也不马虎，立刻看穿了感染途径。春雪几乎才刚闭上嘴，好友就拿下蓝边眼镜，手用力顶在额头上。

　　“……这样啊。”

　　拓武的声音被自责压得沙哑：

　　“是那张照片对吧？我传给你的那张剑道社新进社员团体照……病毒就是放在那张照片里吧？对不起，小春，都是因为我疏忽了检查……”

　　“不、不对，这不能怪你。”

　　春雪连忙摇头说：

　　“我想那个病毒多半特别设定过，当有剑道社名牌的系统读取照片时，就会瞬间自毁，所以如果有谁可以发现病毒，就只有身为目标的我。因为那小子盯上的人从一开始就不是阿拓，而是我……”

　　“不，光是发现档案太大，我就应该要起疑了。而我什么都不知道，还跑到你家里讲那些跩得二五八万的话……还打了你。”

　　拓武忽然间重新戴上眼镜，用力抓起春雪的右手。

　　“哇、喂，你干嘛？”

　　“小春，打我一拳。你不打我，我没办法原谅自己。”

　　“不要，不用了、不用了啦！”

　　春雪目瞪口呆，视线在拓武的脸与公车前方来来去去。坐在前面的主妇跟学生不是瞪大了眼，就是笑嘻嘻看着最后面的他们俩。身材高眺又俊美的的拓武，握着又矮又圆的春雪一只手，上半身还压过去，如果没听到谈话内容，真不知道他们对这状况会如何解释。

　　但拓武根本不在意周围的视线，一张脸越凑越近，春雪不得已之下只好小声对他说：

　　“等等、等一下，阿拓，这个，我也……我也做了该让你揍的事情。”

　　“咦……？什么事？”

　　拓武讶异地眉头深锁，春雪看着他的眼睛，在脑海中大喊“小百抱歉！”虽然她说绝对不可以讲出来，但春雪再也不想低头不语敷衍拓武了。

　　“就是……我被视野遮蔽程式骗得闯进女更衣室的时候……在那边撞见了小百。”

　　要说明这件事，又花了两分钟左右。

　　拓武的背重重靠回座位上，用手指按住眉间，夹带着叹息声说出评语：

　　“这样啊……原来小千她跟这件事有这种关连啊……”

　　“……就是这样……”

　　拓武半闭着眼斜看春雪，竖起一根手指说：

　　“……小春，我就先不问你实际看到什么东西了，这也是为了小千好。”

　　“你你……你果然是个绅士啊，阿拓。”

　　“谢谢夸奖——不过如果是这么回事，那我们应该可以假设这就是能美用来威胁小千的材料。小春被偷拍的影片，对小千来说多半也确实是一张有效的牌。不，应该说……”

　　“嗯，应该说与其用来威胁我，不如用来威胁小千还比较有效……如果能美连这点都有算到才去威胁小千，那他可真是个攻击别人弱点的天才啊。”

　　拓武在叹气的春雪膝盖上轻轻一拍，以多了几分锐利的嗓音低声说道：

　　“不过，这同时也是他的弱点所在。”

　　“咦……？”

　　“你想想，靠硬抢、威胁的方式来逼人就范，对方也不会真正变成他的朋友。即使暂时逼得小千……‘Lime Bell’就范，本质上能美这个人，也就是‘Dusk Taker’终究还是孤独的。我们才不会输给这样的家伙。”

　　“……嗯，说得也是。”

　　这次换春雪反握住拓武放在他膝盖上的手。这只手虽然瘦削，却令人感觉可靠得难以言喻，让春雪由衷感谢现在身旁能有拓武——“Cyan Pile”陪在身边。

　　两人在公车即将越过新青梅大道开进练马区前下了车。

　　他们打开伞，停步望着眼前流动的车河好一会儿。只要越过这条发出马达或氢气引擎低沉驱动声行驶的车流，就是“日珥”所支配的土地。尽管对方跟“黑暗星云”处于停战状态，但这个约定只限周末的领土战，要是现在他们两人让神经连结装置保持与全球网路连线的状态到对面去，肯定不用五分钟，就会有人找上门对战。

　　春雪先跟拓武互相点点头，深吸一口气，说出了语音指令：

　　“语音呼叫指令，编号○五。”

　　只是听着呼叫铃声，春雪就已经两手冒汗。

　　虽然他告诉自己要冷静，但就是没办法不紧张。毕竟他打电话的对象可是控制加速世界最强远距型对战虚拟角色的9级玩家，令人间风丧胆的“不动要塞”红之王“Scarlet Rain”，也就是——

　　‘好久不见啦～春雪大哥哥～～’

　　高音回荡在脑海之中，让春雪差点膝盖一软。好不容易站稳的他，为了让身旁的拓武听见，选择实际动嘴回答：

　　“啊，你、你好，好久不见了，由仁子小妹妹……”

　　‘叫我仁子就好了啦，真是的。今天吹什么风啊？怎么突然打电话给我？’

　　红之工会以这种“天使模式”跟春雪说话，纯粹只是高兴时的心血来潮。但这种状态下的确比较好说话，于是春雪决定抓住良机，一口气说下去：

　　“呃、呃，我有些话想跟仁子说……不对，应该说是有事要找你商量……可以的话，我是希望等会儿就直接在现实中碰面……这、这个，当然是我主动去练马找你。”

　　‘嗯～～现在下雨耶？啊，不过我现在有点想吃蛋糕说，想吃那种上面放满草莓的～～’

　　“我、我请我请，要吃多少我都请。”

　　‘太棒了！那我们就在这间店碰头啰！’

　　这句话一说完，春雪视野中就开出一张地图，上头有个地方的像素在闪烁，是离春雪他们现在位置还挺近的西武线樱台站外围。

　　“嗯、嗯，从我这里大概十五分钟左右就能到。”

　　‘OK，那就待会见啦。’

　　通讯就在这里切断。春雪气喘吁吁地想着总算过了第一关，抬起头一看，拓武就一脸正经地说：

　　“……茶点的费用我来出。”

　　“……不用，各付一半就好了。”

　　“不，你今天是陪我来的。”

　　两人还在争执，下一班公车已经开到，只好先跳上车再说。两人才刚上车，就不约而同切断了神经连结装置与全球网路的连线。

　　公车在大型马达低吼声中起步，穿越新青梅大道，进入了由红色军团统治的练马战区。

　　仁子指定的地点，是小规模商店街里一间小巧可爱的蛋糕店。店里有一半的空间排放桌椅，看样子可以内用。

　　两人在店门外收起雨伞，甩掉水滴之后，就听到一阵精力充沛，踩得积水啪啪作响的脚步声从后接近。正要回头的春雪还来不及闪开，一个小小的拳头已经陷进他圆滚滚的肚子。

　　“呜……”

　　一个背著书包，穿着深蓝色制服的可爱小女孩，从大红伞下抬头看着春雪闷哼。她小小的脸上有雀斑，带着几分绿色的大眼睛闪闪发光；柔软的红发在头部两侧各绑了一小撮马尾，脖子上露出的神经连结装置则是有如宝石般晶莹剔透的红色。

　　少女退开一步，转着雨伞说道：

　　“好久不见，春雪大哥哥还是一样圆滚滚的呢！还有……”

　　她说着脸往左一转：

　　“博士也好久不见，你也还是一样阴沉耶！”

　　春雪跟拓武嘴角不约而同地抽动，低头打了声招呼：

　　“好、好久不见。不好意思啦，仁子，还找你出来……”

　　“就说不要紧啦！别说这些了，赶快、蛋糕蛋糕！”

　　看着少女——练马战区的支配者，红之王上月由仁子——收起伞后啵一声丢进伞架，跟着就冲进店里，两人赶忙从后跟上。

　　他们在最里面的一张桌前坐下，等候仁子点的“草莓迷宫”。当草莓多得骇人的蛋糕、冰牛奶，以及两杯咖啡都送到桌上之后，仁子立刻拿起了叉子，叉起最上面一颗光泽鲜亮的大粒草莓，大口咬下，满脸洋溢着幸福笑容。

　　仁子看着被引诱得动起嘴来的春雪，露出纯真的微笑说：

　　“不给你！”

　　“……不、不用啦。”

　　“没有啦，骗你的骗你的！来，啊～”

　　说着，她又起一颗草莓往前递，于是春雪反射性地张大嘴。但草莓随着一声无情的“骗你的啦！”而一百八十度翻转，让春雪的牙齿喀啦一声只咬到空气。

　　多亏在一旁看他出糗的拓武刻意地咳了一声，春雪才回过神来。他想起现在不是胡闹的时候，挺直了背脊说：

　　“那……那么仁子，今天我找你来……像这样请你在现实中跟我们碰面，是因为有点事想拜托你……”

　　“拜呴？唔，只要价值不超过十个草莓我就答应。”

　　“我、我是不知道值不值啦……”

　　春雪瞥了拓武一眼后搔搔头，切入这次会面的正题：

　　“呃，我想请你教博士……不对，是教拓武一些东西。就是……‘心念系统’的用法。”

　　一听到这句话——

　　正要咬下第六颗草莓的仁子整个人停住。

　　她深绿色的眼睛眨了好几下，头微微歪向一旁，接着将叉着草莓的叉子放回盘上，身体也靠上椅背。

　　这一瞬间，春雪听到了喀啷一声的切换声响，也就是仁子的“天使模式”结束的声音。

　　少女收起国小六年级生的天真笑容，眯起双眼，以仿佛带着火焰的危险声音短短说了一句：“……你说啥？”

　　满头大汗的春雪想要说明事情原委，但仁子只伸出一根手指叫他闭嘴，起身朝着稍远处柜台里的店员说了声：

　　“里面房间借一下。”

　　穿着葡萄色围裙的年轻女店员默默点头，仁子右手端着还有半块蛋糕的盘子，左手拿着玻璃杯，大跨步走向里头。春雪跟拓武对看一眼，只能拿起咖啡杯跟在后面。

　　内用区深处延伸出一条很窄的走廊，里头有扇挂“PRIVATE”牌子的厚重门板。看起来当然有上锁，但仁子只用拿着玻璃杯的手在空中一敲，就听到喀啦的开锁声。

　　门后是间装潢颇有格调的欧风空房，约有三坪大。墙壁跟地板都是泛黑的木板，一套大型沙发坐镇于房间中央，里头还有疑似厕所的门。

　　仁子将杯盘轻轻放到矮桌上，迅速操作虚拟桌面，不知道在查看些什么。接着她突然转身面对春雪他们大喊：

　　“你白痴啊！‘心念’这种东西不要突然在公共场所讲出来！”

　　“是、是，对不起！”

　　春雪跟拓武被吓得立正，仁子以似乎能发出热线攻击的眼神瞪了他们一会儿，接着大大叹口气，娇小的身体往沙发上倒去，高高翘起一条腿说：

　　“……算了，现在就先不管这个，坐下吧。”

　　“遵、遵命。”

　　两人放好咖啡，并肩在对面的沙发坐下。仁子提起另一颗草莓丢进嘴里，之后才稍稍放低声调说：

　　“这个房间有经过遮蔽，很安全的……先告诉我，你们是从哪里知道心念系统的？应该不是那女人……Black Lotus吧？不然你们直接要她教就好了，而且你们要学这个还太早了，实在太早。”

　　但在回答这个问题前，春雪也有事情想问，那就是……这间店到底什么来头？为什么街上的蛋糕店会有电波屏障室？

　　但仁子的表情看来根本不容他扯开话题，春雪只好先放下自己的疑问，深深吸一口气，笔直望向红之王的脸说起：

　　“呃……这说来话长……事情的开端，是我们就读那所梅乡国中今年的一年级新生里面，有个超频连线者……”

　　春雪边努力将要点简洁整理出来边说明：

　　这个新生“Dusk Taker”有连上校内网路，却没有出现在别人的BB对战名单中。

　　他在现实世界里诡计多端，逼得春雪他们走投无路，更在加速世界里运用一种叫做“魔王征收令”的必杀技抢走春雪的翅膀。

　　为了对抗这个强敌，春雪在无限制中立空间里花了很长的时间训练，学会了“心念”的用法，并靠这种力量逼得Dusk Taker差点落败，却因为“Lime Bell”突然倒戈，被对方反败为胜。

　　最后是黑之王Black Lotus因为参加毕业旅行，到下周六为止都不会在。

　　他没说出口的就只有Lime Bell的“治愈”能力，以及Dusk Taker的个人资料——也就是能美征二这个名字。

　　春雪长达十五分钟的说明结束之后，仁子仍然迟迟不开口。她边听边慢慢吃着蛋糕，大口吃下最后一片，花时间咽下之后，才总算哼了一声：

　　“……原来如此。Dusk Taker……拥有掠夺能力的对战虚拟角色啊？再加上这人还懂得运用心念，那的确不是现在的你们应付得了的。”

　　“很遗憾，你说得一点都不错。”

　　拓武平静地承认：

　　“就连处于室内接近战这种理应对我有利的状况下，当他一开始动用心念系统，我就完全不是对手了。这样下去，我只能当个碍手碍脚的包袱……我不要这样，无论如何都不要。”

　　拓武交握的双手用力顶在额头上，仁子先以锐利的视线瞥了他一眼，又呼出一口气说：

　　“所以你们两个才会特地跑来练马区，要我教你们两个……尤其是教Pile你学会心念系统的用法了？”

　　“正是，红之王。”

　　拓武深深点头，仁子就灵活地用手指将叉子转了一圈，依序用握柄指了指他们两人。

　　“你们的状况我也不是不同情，可是啊……说穿了这终究是别人家的事，而且还是其他‘王’麾下军团的争执。你们不觉得我应该当作不知道，等‘黑暗星云’自己崩溃，这样还比较合理吗？”

　　春雪听到这里忍不住就想插嘴，但仁子的台词却还没说完：

　　“……假设我这么说，旁边的Crow一定会说话。像是‘虽然你这么说，可是你当初还不是跑来委托我们解决你自己军团里的问题？我倒觉得你还欠我们一份很大的人情’之类的。你们是打着这样的算盘对吧？”

　　春雪正想这么说，却被她先发制人，一张嘴开也不是，闭也不是。

　　仁子将手上叉子放回盘子上，推到桌子角落，接着把脱掉雨鞋的双脚重重放到桌上，双手抱在脑后说：

　　“唉唉唉，我早就觉得迟早有一天会碰到这样的情形啦！只是没料到竟然会要我传授心念系统，这利息实在够贵的了……”

　　春雪打量了长叹的仁子好一会儿，接着忍不住探出上半身问道：

　　“咦，这、这么说来……你是答应了？”

　　“有什么办法？要是你们就这样一直觉得我欠了人情不还，那多让人不爽。受不了，早知道会这样，我就不该点‘草莓迷宫’，应该点‘皇宫’才对。”

　　尽管她嘴上抱怨，但春雪仍然无法控制胸中一股热流直往上涌。

　　加速世界果然不是只为了让“对战者”相争而存在的。哪怕立场敌对，仍然有着更值得珍惜的事物存在。没错——那就是友情，是一种斩不断的羁绊。

　　春雪不知道该怎么表达满腔情绪，看到一双裹在白色袜子里的脚放在眼前的桌上，就一头热地紧紧抓住其中一只，紧接着——

　　“嘎啊啊！你、你这变态为什么每次都要抓我的脚啊！”

　　另一条腿在大吼的同时踢了出去，深深陷进春雪的脸颊。

　　怒气冲天的仁子教官第一道指令，就是：【从桌子底下拉出接头，接上神经连结装置。】

　　春雪歪着头伸手摸索，就发现一个疑似HUB，有附卷线器的的装置上，确实有突出几条XSB接头。尽管他跟拓武同时拉出了接头，但要跟来路不明的线路直连，终究还是有些犹豫。

　　但仁子自己也随手接上接头说：

　　“里面什么机关都没有啦！这么做是因为这个房间有无线电波屏障，只能用有线方式连上全球网路！”

　　春雪听了赶忙照做。连线警告在视野中浮现后又立刻消失。

　　仁子双手在空中比划了一阵，之后依序看看春雪跟拓武的脸，以严肃的嗓音说道：

　　“好，就快到下午五点了，我六点就得回宿舍去，所以只能陪你们到五点半为止，三十分钟换算到加速世界就是五百小时……大约等于二十天，我要你在这段时间里学会可以在实战中派上用场的心念招式。就算你学不会，我也没办法帮更多了。”

　　听到红之王的冷酷发言，拓武立刻回答：

　　“不……有加速世界内的一个礼拜就够了。”

　　“哦？你话可说得真满啊，博士。我就试试看你的觉悟到底是不是玩真的。”

　　仁子得意地一笑，穿着深蓝色外套与百褶裙的娇小身体靠到沙发上。

　　“那么，我们数到零就沉潜到无限制中立空间，准备好了吗？”

　　春雪他们也同样让背部跟头牢牢固定在沙发上，接着回答：“好了。”

　　“要上了。十、九、八、七……”

　　他们闭上眼睛，深深吸一口气……

　　在仁子倒数到一的一秒后，三人大声喊出飞向真正加速世界的指令。

　　5

　　首先感觉到的，就是一阵毫不留情的寒气，冷得几乎让人以为季节回溯了三个月。

　　春雪战战兢兢地睁眼一看，整片视野充满了介于白蓝之间的色彩。

　　是雪——还有冰。所有的地形都由厚实的冰块构成，上头还薄薄铺着一层纯白的雪，而整片天空都是牛奶色的云。

　　“‘冰雪’场地喔？我可不喜欢。”

　　往右方瞧，就看到有着红宝石般鲜艳红色装甲的少女型虚拟角色，正甩着头顶的长天线站在那儿。

　　她的体型比Silver Crow还小上一圈，不管是有着滴溜溜镜头眼的面罩也好，还是几乎没有棱角的圆润体形也好，怎么看都只像是个无害的吉祥物。

　　但这个对战虚拟角色正是令人间风丧胆的远攻火力恶魔，“日珥”军团首领Scarlet Rain的本体。

　　红之王抬头白了春雪一眼，以不服气的口吻说：

　　“喂，Crow，记得你这金属装甲对寒气也有抗性？”

　　“是、是啊，算是有……”

　　看到春雪连连点头，她大喊一声：“喝啊！”忽然用双手挖起一大团脚边的雪，捧到春雪背上磨蹭。

　　“呜哈噜哇！”

　　“喝啊，这种身体给我生锈去吧！喝啊喝啊！”

　　“喔呜！说、说有抗性也只是数值上的损伤会少一点，还、还是一样会觉得冰啊！”

　　春雪正蹦蹦跳跳地想要躲过冰敷攻击，就听到稍远处传来盛大的咳嗽。春雪跟仁子同时望去，看到暗蓝色装甲的大型虚拟角色双手抱胸站在那儿，这人当然是拓武——Cyan Pile。

　　“喔、喔，对喔对喔。”

　　Scarlet Rain有点害羞地离开春雪身边，跟着咳了一声。

　　“总之，我就先说声‘欢迎来到我们练马战区’吧。虽然要不是遇到这种状况，我二话不说就会把你们轰出去了！”

　　说着她双手一摊，春雪仔细看看四周。

　　最先感觉到的，就是天空的宽广，理由一目了然。他们三人站在一个结冰的交叉路口，虽然空间不算宽广，但几乎看不到任何会遮住视野的大型地形物件。

　　唯一的例外，就是西北方稍远处可以看见一栋略高的冰雪宫殿。春雪在脑中比对现实世界的地图，就发现那里多半是练马区公所。除此之外，就只有遥远的东方有栋融入天空似的巨大高塔，那多半就是他们跟“Chrome Disaster ”对打时所在的丰岛区池袋阳光城。视野可及的范围内看不到“公敌”，也看不到其他超频连线者。

　　春雪深深吸进一口冰冷的空气，说道：

　　“这地方这么开阔，真是让人畅快啊！”

　　紧接着一颗雪球势夹劲风地飞来，正中Silver Crow的面罩正中央。

　　“真、真是不好意思喔，我们这里什么都没有！你们杉并区还不是五十步笑百步！”

　　仁子倒竖天线大吼，别过脸说下去：

　　“啊啊够了，开场白结束了！我们马上开始上课！你们给我坐下！”

　　春雪察觉到自己的话似乎踩到了练马区居民的地雷，跟拓武对看一眼，连忙在路口正中央采跪坐姿势坐好。

　　Scarlet Rain双手抱胸，大步走到两人面前一站，整个人散发出来的气息突然一变。

　　先前流露出的几分稚气登时消失无踪，镜头眼下的磷光更显锐利，虚拟角色的体格仿佛也跟着变大了。

　　“我话先说在前面。”

　　她的说话声也显得比场地上的寒风更加凛冽。

　　“在教你们‘心念系统’之前，我要你们先发誓。”

　　仁子看看大声吞了口口水的春雪，再看看拓武，斩钉截铁地宣告：

　　“我要你们以身为超频连线者的尊严发誓，除非被心念招式攻击，否则绝对不会动用心念招式。”

　　“……请、请问，这是因为，用心念太卑鄙了？”

　　春雪忍不住这么问，仁子立刻否认：

　　“不，是因为在这个游戏里，自己才是真正的敌人。说得极端点，心念不是用来打倒敌人，而是为了跟自己的脆弱对峙而存在的……怎么样，你们敢不敢发誓？”

　　被她这么逼问，自然没法说不要。而且他们想学心念系统，也绝对不是为了在对战中百战百胜，纯粹是为了打倒擅用心念攻击的Dusk Taker。

　　春雪跟拓武对望一眼，同时大喊：“敢！”

　　“好，要是你们敢违背约定，我可会负起责任给你们惨痛的教训。”

　　春雪连连点头，接着战战兢兢地追加一个问题：

　　“……可、可是，该怎么说呢，心念攻击跟一般的必杀技很难分辨……我总觉得要挨了才分辨得出……”

　　“我说你喔，你不是已经学过基础了吗？”

　　仁子发出厌烦的声音，右手食指笔直伸出：

　　“听好，心念招式跟必杀技有两个很大的差别。第一，用了也不会扣必杀技计量表！”

　　“啊……嗯，的、的确……”

　　春雪先点点头，紧接着又涌出下个疑问：

　　“……不过，如果是在看不到对方计量表的无限制中立空间又该怎么办？”

　　于是仁子将伸出的手指增加为两根：

　　“第二，会发光！”

　　“发、发光？”

　　这个说法实在太模糊，春雪只能跟着复诵。不过听她这么说也没错，春雪的“光之剑”可说招如其名，会发出白色的光，而能美的“虚无波动”也会发出紫光，所以这些迹象是心念招式共通的系统现象了？

　　听到春雪含糊的声音，仁子浅笑一声说：

　　“我说的可不是什么‘气势’或‘斗气’这种含糊的东西。你们听好了，使用心念招式的时候，我们的意识就会透过‘想像控制体系’来跟对战虚拟角色连线，当过剩的想像通过这种线路时，系统就会将过量的非正规讯号当成粒子状的特效——也就是当成光来处理。具体来说……就像这样。”

　　仁子伸出的右手用力一握。

　　从拳头到手肘附近的部分忽然火红燃烧起来。不，严格说来那并不是火焰，而是一道火红色的光缠绕在她的手臂上晃动。

　　“……虽然会受心念的强度影响，但只要想像坚定到能在战斗中派上用场的地步，就至少会发出这种程度的光，我们是称之为‘过剩光’啦。你们听好了，除了发动心念系统的时候以外，这种虚拟角色持续发光的现象绝对不会发生，就算是必杀技的光芒也只能出现一瞬间。”

　　仁子忽然消掉火焰，做出结论：

　　“也就是说，如果敌方虚拟角色像刚刚那样发出有如灵气的光，而且计量表没有在扣，那就能确定是心念攻击。可是啊……就算遇到这样的状况，跑得掉的时候就要跑，只有面临绝对不能妥协的一战时，才可以用心念应战，知道了吧！”

　　——为什么非得限制到这种地步不可？这样的疑问当然存在，但等待他们回答的仁子却散发着一种让人觉得“不愧是王”的强烈压迫感，让春雪不敢追问下去。

　　“……是，我明白了。”

　　他跟拓武异口同声地回答，红之王才总算满意地点头：

　　“好，那开场白就到这里。”

　　仁子双手环抱在平坦的胸前，咳了一声清清嗓子——

　　接着讲出了他们意料之外的台词：

　　“你们现在一定会觉得，既然我限制得这么严，‘心念系统’一定有非常强大的力量，学会以后就无所不能了，对吧？其实这是大错特错。”

　　“……咦……”

　　对这段发言所产生的惊讶，压过了红之王散发出来的压迫感，让春雪不由得发出疑问：

　　“怎、怎么这样？照理说心念应该可以化一切不可能为可能……”

　　“不对，你们听好了，心念的力量绝对不是万能的，首先你们要把这点牢记在心。”

　　仁子以高温火焰般的语气这么强调，接着嘴角露出些许笑容说下去：

　　“Crow，你看起来很不服气啊，你不能接受这个说法？”

　　春雪吞了吞口水，心惊胆战地点点头：

　　“嗯……嗯。因为我……我亲身体验过心念的力量有多么惊人。不但有挨过，也有对人用过。”

　　“哼？看起来你挺有自信的嘛。好，你站起来。”

　　春雪听从晃动的手指指示，畏畏缩缩地站起。他在往前踏上几步的同时，还感觉得到拓武的视线投注在自己身上。

　　“那就让我们见识见识你所谓的心念力量吧。”

　　春雪早料到她会这么说，所以起身时就已经做好心理准备，只回答一声“我明白了”便走向不远处一块较大的冰。

　　相信我的心念招式看在仁子这个王的眼里，一定没什么大不了——但在这种预测的底下，也的确存在着想让她吃惊的心情。毕竟春雪面对东京铁塔遗址那超过三百公尺的峭壁花了一个星期练出来的“光之剑”，甚至贯穿了强敌Dusk Taker的“虚无波动”。

　　春雪在这块约跟自己差不多大，有着剔透蓝色光泽的冰块前一点五公尺之处停下脚步，放低姿势。如果只是正常出拳，从这样的间距绝对打不到。

　　他右手拇指折进掌心，剩下四指伸直并拢。上半身往右扭转，举起化为锐剑形状的手刀。

　　——我的手是剑，是一把能以光速贯穿一切的剑。

　　场地上肆虐的寒风声逐渐远去，最后终于消失；四周的风景也沉入昏暗的光线之中，只剩蓝色冰块正中央的一个点鲜明地浮现在视野当中。

　　嗡一声轻微的振动透过身体传递，手刀前端产生了白光，也就是仁子所说的“过剩光”。光芒随即从手腕一路传到手肘附近。

　　“……叱！”

　　随着这声低喝，春雪笔直刺出了加上腰部扭转力道的手刀。

　　咻一声高亢而清澈的声音响起，锐利的白光从他伸直的右手迸出一公尺以上，被吸进冰块的正中央。

　　光芒消失后隔了一拍，冰块发出霹的一声响——巨大的冰块上头出现垂直的裂痕，分开倒向左右，沉重的振动掀起了地上薄薄的积雪。

　　春雪呼出一口气，站直身体转过身去，随即获得两个掌声的迎接。拓武由衷以右手的“打桩机”跟左手互拍，仁子也轻轻拍动双手鼓掌。

　　“哦？没想到还挺像样的嘛，了不起。”

　　对红之王的评语，春雪正要搔搔头客气几句，但接下来这句台词却让他停住动作。

　　“——以初步中的初步来说还不错。”

　　“……初、初步？”

　　“那还用说！你刚刚用的就是心念的基本技术之一，‘强化射程距离’。”

　　“……基、基本？”

　　仁子对茫然复诵的春雪招招手，让他坐回原位，咳了一声之后继续说：

　　“你听好，虽然我们煞有其事地称之为‘心念’，但这玩意儿说穿了只是一种在BRAIN田URST程式上运作的逻辑引擎，要旨在于‘覆写现象’……也就是透过沉潜者的想像力来操作现象。换句话说，就是透过坚定的自我催眠，让这个世界的天神……也就是系统误以为那是事实。”

　　说到这里，火红的虚拟角色先深吸一口气，接着仿佛是要让自己的话深深刻在两名学生心中似的慢慢说下去：

　　“可是呢，要实际引发现象，就得先有连自己都骗得过的坚定想像，才有办法去欺骗系统，所以需要超越想像力层次的‘确信’。而要让心中有这样的确信，就得符合两个条件。首先是投注大量时间的‘经验’，再来就是以绝对性的欠缺为根源的‘愿望’。没有这两者支撑，想像就绝对不会变成事实。”

　　“……经验跟、愿望……”

　　春雪以沙哑的嗓音喃喃自语，正要微微点头，仁子却退开几步，软软地垂下双手说道：

　　“——这可是大优待，我只示范一次，你们看清楚了。”

　　一听到这句话，春雪跟拓武维持跪坐姿势重新坐正，面罩下的双眼更是睁得几乎都要掉出来似的，生怕漏看了任何一个画面。

　　体型属于最小一级的少女型虚拟角色身体转向路口南方——

　　突然就像先前那样，在左拳加上了淡红色火焰般的斗气。

　　“这就是四种基本技术之一的‘强化射程距离’。”

　　她这句话说得平淡，同时左手以快得冒烟的速度往前一挥。空气就像甩鞭似的发出声响，在空中划出一道火线。

　　紧接着，距离有三十公尺远的冰墙上就嗤一声喷出全白的水蒸气，当水汽被风吹散，就看到墙壁的正中央开出了够让一个人钻进去的巨大洞口。平滑的墙壁内侧颜色由蓝转黑，根本看不出这个洞开得多深。

　　正当两人看得目瞪口呆之际，又有一句话传到他们耳里：

　　“然后这是基本技术之二‘强化移动能力’。”

　　火焰斗气这次裹住了她小小的双脚。虚拟角色一沉身——便忽然消失无踪。

　　不，春雪眼里，勉强看得见一个快得只留下残像的身影在后面。他连忙转身，仁子已经双手叉腰站在那儿，离她原先所站的位置至少有二十公尺。再仔细一看，就发现结冰的路面划出一道冒着白烟的融化轨迹。还来不及倒吸一口气，仁子的身影又咻的一声消失无踪。她以圆形的轨迹圈住了春雪跟拓武，接着回到原地。

　　一切都那么令人震撼。

　　远距离攻击的射程胜过Silver Crow的“光之剑”不知道多远，而滑步移动的速度也远远凌驾在Ash Roller的机车冲刺之上。

　　春雪握紧双手，按捺巨大的震惊，同时聚精会神准备观看下一次示范，生怕错过任何一个画面。

　　——然而天不从人愿。

　　火红的虚拟角色轻轻摊开双手说：

　　“就这样。”

　　“可、可是……”

　　出声抗议的人是拓武。

　　“你刚刚说基本技术有四种……”

　　“有啊，第三种是‘强化攻击威力’，第四种是‘强化装甲强度’。可是啊……这两种我都不会。”

　　“不会用？身为王的仁子你……连基本技术都不会？”

　　仁子瞪了反射性喊出声的春雪一眼，但说明时的语气倒是心平气和：

　　“没错，原因就在于……我非常清楚地知道自己没那么坚强。而这就是这个对战虚拟角色……Scarlet Rain根源所在的‘精神创伤’。”

　　惹人怜爱的面罩正对着下雪的天空。身为支配加速世界的最强玩家之一，有着骇人远攻火力的红之王，以带着几分寂寥的声音开始独白：

　　“……我害怕这个世界，因为世界越接近我，就越会不择手段伤害我。BRAIN BURST就是吞下了我这种想要远离世界的渴望，才塑造出这个虚拟角色。Scarlet Rain的远攻火力其实就跟刺猬的刺一样，躲在里面的我，只是个软弱无力的小鬼头……所以我没有办法透过心念来强化这个虚拟角色本体的攻击力跟防御力。Crow、Pile，你们懂了吗？这就是心念系统绝对跨越不了的极限。”

　　（插图）

　　接下来好一阵子，冰雪世界里只剩北风的音色细细流过。

　　春雪深深低头，在心中咀嚼红之王的话。

　　对于现实世界之中的仁子——上月由仁子，他了解的不多。只知道她连亲生父母的长相都不晓得，就读兼作育幼院的全校住宿制国小。她就只透露了这些，但这样的身世，想必会让仁子受到各种让春雪根本无法想像的伤害，伤得她就算化身为虚拟世界中的虚拟角色，也无法相信自己的坚强。

　　春雪接着又想，那我呢？

　　——我的虚拟角色反映出“想逃离这里”的渴望，这点已经明显得不能再明显。手的存在是为了追求碰不到的事物，翅膀的存在是为了逃到没有人在的地方。所以我才得以学会“强化射程距离”的心念，也因而得以用“强化移动能力”的心念来重新充填“疾风推进器”的计量表。而我多半也会因为同样的理由，而没有办法学会提升防御力的“强化装甲强度”。

　　——可是，哪怕事实真的是这样，我还是想要去相信……相信学姐一次又一次对我说过的“你可以改变”这句话……

　　“……也就是这么回事了？”

　　持续良久的沉默被拓武的轻声细语打破。春雪惊觉地抬起头，望向身旁的Cyan Pile。

　　“……每个人可以学会的心念，必须与各自的对战虚拟角色性质一致。换句话说，就算学会心念，做不到的事情还是做不到。”

　　“没错。”

　　仁子简短地断定，接着视线转往春雪身上：

　　“例如说，刚刚Crow示范过的‘强化射程距离’，说穿了只要有Silver Crow原有的速度跟飞行能力，是用不着这种技术的。当然我想之所以要练这个，多半是因为那种修练最适合用来让他学会想像控制回路的用法啦。我刚刚示范过的技术也一样，虽然我在冰块上开了大洞，但是这种事情根本不用集中什么想像力，只要用这玩意……”

　　说着，她拍了拍腰间的枪套。

　　“就可以更简单地开出更大的洞。那为什么会需要用到心念招式呢？”

　　春雪盯着停顿下来的仁子，歪着头思索。但拓武则果然不简单，他端端正正地保持跪坐，斩钉截铁地回答：

　　“因为只有心念攻击才能抵御心念攻击，是吧？”

　　“就是这样。因为想像控制体系能够抢在运动命令体系对系统下令之前，就决定攻防的结果。就像我方只拿着皮盾跟棍棒，对方却拿着雷射步枪一样。博士你曾经在完全不知情的状况下挨过那个Dusk Taker所用的心念攻击，应该很清楚那种没天理的感觉吧。”

　　“……所谓切身之痛指的就是这么回事吧。Dusk Taker那种什么东西都能用钩爪削下来的攻击，多半是属于‘强化攻击威力’的技术，我当时的感觉简直就像用有血有肉的拳头去跟刀刃硬碰硬一样……”

　　仁子哼了一声，双手啪一声叉到腰问这么说：

　　“说穿了，如果你要正面跟Dusk Taker对打，至少得学会‘攻击’或‘防御’其中一种技术才行……好了，总算回到我们来这儿的主要目的了，不过……”

　　说到这里，红之王难得在语气中掺进了些许踌躇：

　　“……刚刚我也说过，与自身虚拟角色属性相反的心念，无论花多少时间修练，学会的可能性都是微乎其微。所以呢，有件事我非问不可——Pile，你这虚拟角色到底是‘近战’还是‘远攻’型的？”

　　“咦？”

　　大声惊呼的人是春雪。他交互看着仁子跟拓武，茫然说道：

　　“当、当然是近战啦……对吧？他这‘象征近战的蓝色’这么明显，就连新宿区都很难看到吧？”

　　“我也是这么觉得，只是他的强化外装可就……”

　　“啊……”

　　听她这么一说，春雪重新细细打量裹住Cyan Pile右手肘以下部位的巨大“打桩机”。

　　这件强化外装能猛烈地高速击出长度超过一公尺的内藏钢桩，贯穿力十分惊人，连好歹算是金属色的Silver Crow，都曾经被他一桩扯断手臂。

　　如果只是这样，还勉强可以算是近战武装，问题在于Cyan Pile的最强必杀技“雷霆快枪”。这个招式会将刺桩化为光线发射出去，射程肯定超过五十公尺，显然应该分类成远距离攻击。

　　春雪忍不住仔细凝视了好几秒之后——

　　忽然惊觉地抬起头，接着视线猛然撇向一旁。

　　对战虚拟角色是以精神创伤为根源塑造出来的。Cyan Pile的模样以及他右手的强化外装，理应显示出拓武心中怀抱的恐惧与欲望，而春雪也早已决定不擅自臆测。

　　然而——

　　“没关系的，小春。”

　　拓武以平静的语气这么说，春雪才战战兢兢抬起脸来：

　　“……阿、阿拓……”

　　“昨天晚上听你说起心念系统的时候，我就隐约猜到了，要学会这个系统的用法，就非得正视我的精神创伤不可……”

　　“那、那我先下线了。”

　　“不，我希望你也在场一起听。因为老实说，这件事我早在更早以前就该说了……”

　　拓武端正坐姿，目光依序直视春雪与仁子，接着说道：

　　“——我认为Cyan Pile这个虚拟角色，本质上还是属于近战型，那为什么诞生时会具备这种远攻型的起始装备呢……那多半是因为我的恐惧就表现在强化外装之中。”

　　“……恐惧……？”

　　拓武他……优秀的黛拓武从外貌、能力到其他各方面条件，看似一样不缺，这样的他还会害怕什么呢？

　　拓武对听得入神的春雪继续说下去：

　　“我从国小三年级到五年级，一直受到严重的霸凌，其间也不只一两次想从大楼屋顶跳楼自杀。”

　　“……”

　　春雪打了个冷颤，全身僵硬。骗人，怎么可能，拓武竟然会被人霸凌……这样的想法在脑海中剧烈翻腾。而拓武反而像在怜悯震惊不已的春雪，以平静的嗓音说下去：

　　“也难怪你没有发现，因为我被霸凌的现场既不在学校，也不在我们住的大楼，而是当时我去上的剑道班。我……这么说有点太自大，不过我想我在剑道上还真有点天分。从升上三年级的春天开始学剑道之后，各种招式似乎都学得很快，级数也很快就往上跳，到后来甚至赢得了年长的学生。可是……记得大概是在第二学期快结束的时候吧。有一次老师只留学生在道场，一群学年比我高的家伙就提议说要练突刺招式。”

　　“突、突刺？可是……”

　　“当然在上高中之前都是禁止用突刺的。当时我就说不要，可是说要练习只是藉口。他们从后方架住我，一次又一次、一次又一次地用竹刀猛刺我的咽喉，那真的好恐怖……我在面罩下哭喊着住手，向他们求饶。没过多久，我连声音都喊不出来了……虽然有隔着护具，还是造成了很严重的伤痕。到现在……”

　　Cyan Pile举起右手，用力按了按脖子左侧。

　　“……这里的伤痕都还留着。同样的事情之后还发生过很多次，可是我终究没有退出剑道班。不对，是不敢退出。对父母……还有对小春你跟小千，我都说不出口。‘因为被霸凌所以不练剑道’这种话，我实在说不出口。”

　　“……阿拓……我完全……没注意到……”

　　春雪好不容易挤出这句话，但拓武却轻轻摇摇头，仿佛是要他别放在心上。

　　“我当然也可以选择跟父母或老师商量，可是那个道场里没有公共摄影机，而且神经连结装置也因为老师的教学方针而取下，根本就没有证据……不，先不说证据，我想当时的我甚至没有力气去抵抗他们。在去道场的路上，我不知道有多少次想要就这么消失……霸凌一直持续到主谋上了国中，退出剑道班为止。当他离开的时候，我不知道有多高兴……”

　　在叹息声中说出的这几句话，听在春雪耳里，就像亲身经历过似的心有戚戚焉。

　　但拓武还没说完。接在后面的，是一段春雪万万没有料到的自白：

　　“可是啊，升上六年级后没有多久，我就注意到自己养成了一个习惯。练习的时候不要紧，可是到了比赛里，对方的竹刀一指向我的咽喉，我就会反射性地想用自己的竹刀去挡。这种破绽非常致命。我很努力想改掉，但越是专心比赛，这个习惯就越是明显……那天咽喉被他们乱刺一通的恐惧，已经深深留在我心里。所幸现在规则禁止使用突刺招式，总算还勉强可以蒙混过去，但是等到升上高中，我多半连一场比赛都打不好。不管是挨突刺也好，还是自己对别人用也好，我一定会受不了。”

　　拓武说到这里先顿了顿，看看一直没有说话的仁子，看看她身旁的春雪，最后看看自己右手上的强化外装，平静地做出结论：

　　“这具‘打桩机’体现的就是我对突刺招式的恐惧……还有愤怒。我想让当时霸凌我的家伙排成一排，用这根铁桩一个个刺穿他们的喉咙……所以我才会身为近战型的对战虚拟角色，诞生时却不是带剑而是配备贯穿武器，红之王。”

　　最后这句话，是对默默站着的火红虚拟角色说的。

　　仁子听完这段漫长的独白，点头说道：

　　“你的‘精神创伤’我听得很清楚了。你的大部分潜能会灌在属性跟虚拟角色本体相反的强化外装上，原来有这样的理由……那Pile，你非得面对不可的创伤就是你自己的刺桩。只要你能克服这种恐惧，相信你就可以成为真正的近战型，让你的虚拟角色得到‘强化攻击威力’的心念。”

　　仁子以庄严的口吻这么宣告，接着就转身朝春雪问道：

　　“……就这样，我跟博士要开始实际修练了……Crow，你打算怎么办？要陪我们吗？”

　　“咦……呃。”

　　为了不让他们两人发现自己银色面罩下已经泪流满面，春雪先猛力眨了眨眼才回答：

　　“……不，我想我不在应该会比较好，虽然理由我也说不太清楚……”

　　“谢谢你，小春。”

　　拓武也点点头，于是春雪生硬地笑了笑，接着站起身来，看着仁子补上几句：

　　“而且接下来我打算一个人去查些事情，要搞清楚Dusk Taker可以不出现在对战名单上的机关。”

　　“这件事的确也不能听过就算啊，从某些角度来看，这问题比心念攻击还严重。而且我总觉得最近好像听过类似的消息……”

　　“咦……真、真的吗？”

　　春雪忍不住靠向仁子，红之王立刻用力推开他大喊：

　　“就说了你为什么每次都要离我这么近！只是谣传啦，谣传！有人比我更清楚，你自己去问那个人！”

　　“咦？这……这人在哪儿？”

　　春雪不由得望向周遭，但当然一个人都没看到。

　　“你登出以后就会知道，登出点就在那栋练马区公所的一楼。”

　　“知、知道了……”

　　仁子一副已经没事找他的模样冷淡地挥挥手，于是春雪就要迈出脚步……

　　“啊，等一下！”

　　但立刻又被叫住，于是再次转过头去：

　　“什、什么事？”

　　“呃——你刚刚那招‘强化射程距离’的心念招式，有取名字吗？”

　　“名、名字？”

　　听到这个意料之外的问题，春雪拉高了声音，紧接着仁子就指着他大喊：

　　“我问这个可不是为了‘这样比较帅’那种幼稚的理由！心念招式的关键就在怎么加强想像，最理想的就是可以练到跟原本就拥有的能力或必杀技一样想用就用。你刚刚从摆出架势到实际出招，就花了将近三秒的时间在集中精神，那样实在太慢啦！所以你要先帮招式取名字，浓缩招式的意念，用声音来触发。给我取就对了，现在就取！”

　　被她这样大吼一阵，春雪赶忙看着双手思索：

　　“呃……剑刃……剑……光……那、那就……”

　　说着抬起视线说道：

　　“就叫雷……‘雷射剑’。”

　　“噗，土爆了。”

　　春雪拼命想出来的名称，以他自己的基准来说算是超帅气，却被仁子一笑置之，让他忍不住回嘴：

　　“那、那刚刚仁子你的‘射程’跟‘移动’强化又叫做什么名字！”

　　“谁会告诉你啊，白痴。”

　　这时又听见熟悉的咳嗽声，春雪赶忙看了拓武一眼，搔搔头说：

　　“不，这个，呃……阿拓，加……加油！”

　　他生硬地伸出右手大拇指，就看到站起来的Cyan Pile也比出同样的手势说：

　　“小春也是，不过你千万别太冒险啊。”

　　“我知道，晚上再跟你报告。”

　　两人互相点点头，春雪总算真的朝耸立在西边的练马区公所跑了几步，最后又回头大喊：

　　“仁子，谢谢你！”

　　得到的回答则是仁子一如往常那很有精神的骂声：

　　“少啰唆，快走啦！”

　　6

　　春雪经由设置在练马区公所大厅的登出点，回到了现实世界。

　　他喘了口气，从沙发上坐起并拔掉XSB传输线，身旁的拓武则是低垂着长睫毛，呼吸十分平稳。

　　现在好友的意识应该处在不同时间流之中，焚膏继晷地拼命修练。不，那不是修练两个字就可以交代过去的。拓武正面对长年压在心底的精神创伤，想要加以克服。

　　“……加油啊，阿拓。”

　　春雪以最小的音量低语，接着站起身。

　　桌子对面身穿国小制服的少女，露出了天真睡脸——虽然实际上并不是在睡觉——看着她天使般的容颜，春雪在心中说了句谢谢，打开电波屏障室厚重的房门来到走廊。

　　——就在此时。

　　“这边，快点。”

　　头上传来这句话，让他瞪大了眼。

　　错不了，站在那儿的正是先前送饮料跟蛋糕到春雪他们那桌的店员小姐。

　　她身穿有公主袖的暗樱桃色上衣跟长裙，披着一件装饰少许蕾丝滚边的围裙，头上还戴着白色发箍，胸前的细丝带则是色调比衣服稍微明亮一些的火红色。

　　说穿了，这位店员小姐的打扮就是女仆。站这么近看，才发现她比春雪想像中年轻得多，虽然身材相当高眺，但多半还是高中生。她将浏海中分，后面编成过肩的长辫；轮廓十分锐利，细细的单眼皮更让这印象加倍明显。

　　……她这么说是要我快点出来吗？不知道放着仁子他们这样要不要紧？

　　春雪想归想，还是先点头示意，就要从走廊走向店里。然而……

　　“不是那边。”

　　听到这句话的同时，春雪制服后领被她用力一拉，整个人猛然往后一仰。

　　穿女仆装的蛋糕店店员居然对客人做出这种事？春雪对此大感震惊，接下来这句话更将其增幅到数十倍之多。

　　“走后门。跟我来，Silver Crow。”

　　“……什么……？”

　　现实身分竟然曝光了？春雪脑中暗叫不妙，同时反射性地拔腿就跑，不过衣领被牢牢抓住，只换来了脖子又被勒住一次的下场。这位店员小姐虽然苗条，握力却非常惊人。

　　“不必逃，而且现在才逃也已经太迟了。”

　　听她用没什么起伏的沙哑嗓音这么说，春雪只好放弃逃走，转过头去。

　　女仆小姐面无表情地注视了春雪好一会儿，这才放开他制服衣领，若无其事地宣告：

　　“Scarlet吩咐我要协助你调查，我的名字叫‘Blood Leopard’，叫我的时候不要叫Blood，要叫Leopard，要省略的话也不可以叫Leo，要叫Pard。”

　　“等……请……等一下。”

　　春雪好不容易挤出这句话，拼命想搞清楚状况。

　　有人比我更清楚，你自己去问这个人。

　　红之王仁子在春雪即将登出之际确实说过这句话，但春雪却理所当然地以为她是指在加速世界里碰面。

　　然而看样子眼前这个在现实世界中露相的女仆小姐，正是仁子口中“更清楚的人”，也是红色军团旗下的超频连线者，更是这间店的店员。换句话说这里并非寻常蛋糕店，而是“日珥”的活动据点……

　　他好不容易思考到这里，女仆小姐“Blood Leopard”，简称“Pard小姐”却已经等得不耐烦地说道：

　　“我等了两秒，剩下你就边移动边想吧。”

　　接着她长裙一翻，往昏暗走廊上最里头的门走去。

　　春雪只剩下唯一的选择，那就是遵从这位神秘年长女性的命令。

　　看样子这扇门就是后门，一出去就到了蛋糕店隔壁的车库旁边。

　　女仆小姐以手指操作了几下，正对马路的铁卷门就开始升起。看样子“Blood Leopard”性子急得很，连等门拉开的时间都不想浪费。她指着春雪说道：

　　“军团长告诉我的情报就只有两点：一，有超频连线者连上区域网路却没出现在对战名单上；二，你想看破其中的机关。就这样，K？”

　　听她以把“OK”又再省略一半的缩写这么一问，春雪点了点头。

　　“是……是啊，你说得没错。”

　　“可以阻隔名单搜寻的事我是第一次听到，不过最近我也有听说过‘区域网路闹事分子’的传闻。”

　　女仆小姐突然这么说，让春雪忍不住往前一跌，急着追问：

　　“区、区域网路闹事分子……？那是什么样的人？”

　　“详细情形我不清楚。听说是在某个网路上，有超频连线者突然现身挑战，可是等到别人想再找他打一场时，却已经消失无踪。”

　　“你、你说的‘某个网路’在哪里？”

　　“秋叶原。”

　　听到她简洁的回答，这次春雪改往后缩。

　　“……秋、秋叶原，记得那不是黄色军团的领土吗……”

　　“对。”

　　看到女仆小姐若无其事地点头，春雪忍不住吞了吞口水。

　　率领“宇宙秘境马戏团”的黄之王“Yellow Radio”设下诡计，逼得红之王仁子陷入绝境，还只是三个月前的事。当时同行的春雪等黑暗星云成员也被拖下水对抗多达数十人的埋伏而大吃苦头，所以黄色军团可说是六大军团之中黑暗星云最敌视的军团。

　　虽然春雪满心想去收集情报，但又少了点深入敌境的胆识，不由得咬紧嘴唇。

　　——然而现在不是退缩的时候，光是问出秋叶原有线索，就已经非常幸运了。如果只是在那里正常观战，佯装不经意地打听传闻，应该不至于会搞得太狼狈……

　　正当春雪打着这样的主意，绞尽为数不多的勇气时……

　　同样沉默了几秒的BIood Leopard简短地说：

　　“K，这就去。”

　　“咦？”

　　……去？去秋叶原？跟她一起？她该不会打算穿这样去搭电车……？

　　春雪还猛眨着眼，女仆小姐就一副不想继续在这里说话的模样，再次抓起他的衣领并走进车库，踩得半长靴喀喀作响。

　　里头有着散发压倒性存在感的物体——

　　一辆全长恐怕有两公尺以上的巨大电动机车。

　　怎么看都觉得这辆机车跟路上那些跑得十分和平的电动速克达机车“不一样”。整个车身最外层是光亮的红黑车壳，内藏马达的前后轮也宽得离谱，固定车轮的可动悬吊轮架厚实得让人觉得像装甲，整辆机车的外型却仿佛贴在地上一样低而平滑。

　　“好……好猛……”

　　Pard小姐从墙边置物架上拿起一个圆形的物体，朝着忍不住发出感叹声的春雪扔去。春雪反射性地接住，低头一看，就发现那是顶红色的半罩式安全帽。

　　“……这？”

　　春雪搞不懂她的用意，两眼盯着安全帽猛瞧。Blood Leopard快步走近，又一次拿起这顶安全帽，啵一声套到春雪头上，灵活地以单手扣上环扣。

　　接着她自己也戴上一顶黑色全罩式安全帽，甩了甩露出来的辫子，再度抓起春雪的衣领，把他丢在大型机车的后座上。

　　……不会吧？不要、等等、等一下……

　　春雪还来不及在脑海中嚷嚷，女仆小姐就这么直接跨上机车，用戴上皮手套的纤细双手握住厚重的握把。

　　“发动。”

　　她念的似乎是语音指令，只见机车的仪表板应声亮起，原本伸到最长的前后轮架也强而有力地加上预载负重。

　　看来春雪的神经连结装置也有连上机车的CPU，速度与电池计量表等视窗接连在视野中开启，同时他还能透过无线通讯听见Bload Leopard说话的声音。

　　‘抓紧。’

　　‘咦，请问、不、可是……’

　　思考发声刚说到这里，就有两只手从前面伸来抓住春雪双臂，就这么拉过去让他隔着围裙抱住自己苗条的腰身。看样子“同样指示不说第二次”乃是这位女性的原则。

　　尽管半死心地领悟到事态已经不容他退缩，春雪还是不认命地开口：

　　‘请……请问，你要穿这样骑车吗？’

　　‘换衣服太浪费时间。’

　　‘还……还有，你不用看店吗？’

　　‘我的班只到五点，有其他问题一次问完。’

　　‘……没有了。’

　　‘K。’

　　说着女仆小姐想也不想地催了电门。

　　随着一阵平稳中暗藏无穷扭力的马达声，巨大机车平顺地从蛋糕店附设车库中滑了出去。

　　视野右下方显示现在时刻是下午五点八分。不知不觉间雨已经停了，往西流动的云层缝隙间染成漂亮的橘色。

　　啊，伞忘在店里了。算了，反正阿拓应该会帮我带走。

　　电动机车载着脑中满是这些念头以便逃避现实的春雪，以几乎无声的低速，平顺地在樱台街上穿梭。看样子Blood Leopard虽然急性子，骑车却是安全第一——

　　正当春雪这么想而准备放松时，机车往右弯过一个较大的路口，跑上了环状七号线。

　　前后轮的内藏马达发出咆哮，投影仪表的指针一口气往上跳。

　　长裙在视野角落连连翻动，风压隔着安全帽的面罩打在脸上。

　　“……啊——————————————！”

　　春雪以自己的喉咙发出惨叫。

　　大型机车载着女仆装骑士与身穿制服的国中生，从环状七号线转进了目白大道，一路往东疾驰。

　　——话说回来，这个时代的机车跟小客车根本就不可能超速，因为控制系统会自动根据行驶道路的速限来对车速设限。要想破除这个限制，就得非法改造系统，再不然就是切换到紧急模式，让控制AI暂停运作。当然没有正当理由就停止AI运作也会违法，所以无论如何都得做好被取缔的心理准备。

　　Blood Leopard所驾驭的机车当然没有违规，老老实实将最高速设定为目白大道的八十公里速限。然而机车从零加速到上限的时间短得非比寻常，春雪圆滚滚的身体也就必然得承受在现实世界中从未体验过的巨大G力，每次都让他大声惨叫，再加上Pard小姐那苗条的身体也被G力推得往他肚子上重压，让春雪不知该如何是好。

　　……坐在后座总算是不幸中的大幸。如果反过来，就得面对前方的触感……不对，从原理上来说不可能发生这种情形啊！

　　春雪还在用晕头转向的脑子想着这些念头，机车已经走饭田桥骑进了外堀大道。毕竟是傍晚时分的东京都心，道路逐渐拥挤起来，周围的电动小客车驾驶跟电动速克达骑士一看到春雪他们的机车，都惊讶得瞪大了眼。

　　这也难怪，他们看到一辆这年头几乎连看都没机会看到的大型竞技用机车，骑车的又是个身上纯白围裙在暮色中十分耀眼的女仆，再加上她身后还载着个子又小又圆的国中生。

　　等红灯时朝自己集中照射的视线多得让春雪受不了，他缩着头用思考发声说道：

　　‘……我、我说呢，我总觉得这样有够招摇。’

　　‘是吗？’

　　Pard小姐的回答仿佛在说她根本不在意……不，肯定真的不在意，但春雪还是不死心地问：

　　‘……要、要是就这样冲进CCC团的大本营，我总觉得危险了点。’

　　这次的回答声长了一些：

　　‘NP（没问题），这样反而不招摇。’

　　‘咦？’

　　但她没有更进一步回答，一转成绿灯就全开电门，催得马达发出电光，令春雪当场窒息。

　　等她将机车停进位于秋叶原地区西端不远处的立体停车场，两人徒步走了几分钟后，春雪就了解她那句话的意思。

　　一走进南北向贯穿这条电器街的大路，至少就有三名女仆进入春雪的视野。不过虽说是女仆，她们当然不是真货——尽管若要论真假，Blood Leopard同样不是正牌女仆——看样子是在帮各自的店宣传，只见她们对行人投以灿烂的微笑，同时递出投影传单。确实，她们跟Pard小姐在外观上唯一的差别就是笑容。

　　“……原来如此……”

　　春雪大为信服，再次仰望不夜城·秋叶原雄伟的景观。

　　听说这个市区在二○○○年代初叶的重划案中，曾经整理成清爽的智慧型街景，但之后家电贩卖的重心转移到了池袋与新宿等地区而导致地价下滑，又正值不景气的冲击，因此体质不佳的银行立刻抽手，让地权越分越细，到了二○年代，宛如上个世纪的混沌景象又再度充斥在整条街上。

　　而到了二○四七年的现在，这条街上挤满了无数电器、网路及次文化相关的各行各业小规模商店，成排的大楼窗户全都成了任由店家爱怎么放就怎么放的霓虹灯，色彩上完全没有统一性可言，让人觉得简直像是置身于三原色恒星密集的银河正中央。

　　如果春雪现在将神经连结装置连上全球网路，而且还对AD的接收不设限，整个视野一定会塞满神经连结装置、桌上型PC用改造零件，以及各种应用程式的投影优惠传单，除此之外什么都看不见。

　　“真好……”

　　这种让人怎么想都觉得已经超脱现实，只有在虚拟世界才会实现的资讯无序性，让春雪嘴角自然放松，此时他的衣领又突然被人一把抓住。

　　“这边。”

　　Blood Leopard看来不怎么感慨，拖着春雪在挤满了购物群众的步道上开始往北走。

　　她带春雪走到一条离大道有段小距离的巷子里，在某栋特别吵的大楼前停下脚步。

　　乍看之下根本看不出这是什么店，入口处写着“QUADTOWER”的霓虹灯不停闪烁，店里的照明则调得很暗，更层层叠叠地传出了无数大音量的电子音效。

　　“……QUADTOWER？这是什么店……？”

　　春雪有点被吓到，但还是出声发问。

　　“游乐场。”

　　Pard小姐只答了这句话，就毫不犹豫地踩响脚步声走向店内。春雪小跑步从后追去，还纳闷地想着什么是游乐场。

　　走下短短的楼梯，一踏进昏暗的楼层，他立刻就知道了这个字眼的意思。

　　在没铺地砖的水泥地面上排得密密麻麻的，正是无数巨大框体上塞进旧式CRT荧幕与摇杆式控制面板的前世代游戏机台。这些机台的喇叭毫不客气地将各自游戏中的打击声、爆炸声或背景音乐散发到空气中，坐在宽椅上的玩家们一心一意地猛力摇着摇杆、拍着按钮。

　　春雪从墙边茫然地看着这样的景象。有组机台背靠背排在一起，其中一边玩家摆出握拳姿势，他背后的大群观众也大声欢呼，而坐在他对面的一名年轻男子则懊恼地站起。看样子他们刚刚就在用这两台机子对战。

　　台子空出来后，后面的观众群里立刻走出一人坐了上去。这名穿着打扮夸张得仿佛自己就是游戏人物的少女，从口袋里掏出一枚银色百圆硬币，投进位于面板中央的投币孔。

　　“原……原来如此。”

　　春雪以干渴的嘴喃喃说道：

　　“你说的游乐场……指的就是电玩游乐场……那些机台，就是很多年以前所谓的‘街机’对吧！”

　　春雪兴奋地说着，但Blood Leopard只照惯例答了一声“对”，又再度迈出脚步。

　　春雪自认知道来这里的目的，也清楚自身所处的状况有多重大，但还是无法自拔地想要坐在那种对战机台上看看。尽管没有碰过那种大型机台的摇杆，但那些用手把控制的2D对战格斗游戏，他早就已经用家里的电视游乐器玩到不想玩了。

　　不过非常遗憾，无论是口袋或背上的包包，都找不到一枚百圆硬币这种落伍的实体货币。当然在店里找找，或许能看到电子货币兑币机，但若在这么黑、这么大的店里跟Pard小姐走散可就麻烦——不，是多半会被她骂，春雪只好万般不情愿地放弃。

　　再说她为什么会到这里来？春雪心中抱着这个来得实在太晚的疑问，跟着在女仆装背上甩啊甩的辫子走，最后来到一部设置在最里头墙边的电梯前面。

　　这个旧得令人害怕的包厢装进他们两人之后，就摇摇晃晃地开始上升，在四楼停下。

　　门一打开，就能发现这里跟一楼大异其趣，整个空间鸦雀无声。排在里头的并非游戏机台，而是以看起来十分牢固的隔板分开的狭窄隔间，右边墙上则密密麻麻地排满了饮料机。

　　这种地方春雪就不陌生了。这里是所谓的“沉潜咖啡厅”，是一种在街上以低价提供房间，供使用者完全沉潜的店家。各个隔间都可以上锁，比起将现实中的身体丢在快餐店或一般咖啡厅之类的开放空间不管，这里的安全性要高得多了。

　　不过话说回来，如果只是要找沉潜咖啡厅，记得在她刚刚停机车的停车区附近就有好几家，为什么要特地跑到这么远的大楼来呢？春雪心中纳闷，但Pard小姐很快就在正面的无人柜台登记好，大步走向里头，春雪只好跟上。

　　然而——

　　“进去。”

　　Blood Leopard指的隔间怎么看都是单人用，而且她自己也理所当然地跟进来，让春雪实在是非问不可：

　　“这、这个，椅子只有一张。”

　　“双人座的隔间都满了，挤一挤就坐得下。”

　　Pard小姐面无表情地这么回答并关上滑轨式的门，坚固的锁喀啦几声锁上。接着她理一理长裙，同时横向坐在坐卧两用的沙发椅上。

　　她苗条的身体往旁一靠，就看到椅面上确实空出了约四十公分宽的空间。然而要让圆滚滚的春雪坐下，这样的空间只能算勉强够用，而且肯定会很挤。

　　“……我想……”

　　春雪本想说他自己也另外找间房，但女仆小姐却先发制人地说：

　　“NP，我不在意跟小朋友挤一挤。”

　　——我超在意的好不好！而且考虑到当上超频连线者的第一要件，我们顶多也只差三岁！

　　春雪尽管在心中这么呐喊，最后还是不管三七二十一，吞吞吐吐地说声“我我我失礼了”就在Blood Leopard身旁坐下。他极力想让身体贴往一旁的扶手，但不管再怎么分开，裹在纯白围裙下的胸部跟春雪鼻头之间，还是只空得出两公厘左右的距离。

　　一阵轻柔的甜香传来，春雪发现那是奶油跟草莓的气味，差点眼前一黑。他好不容易撑住，就从近得连额头都感觉得到气息的距离听见对方轻声细语说道：

　　“先设定一种让人联想不到你现实身分的完全沉潜用虚拟角色。”

　　“……咦？好、好的。”

　　春雪好不容易将减速中的思考整理好，迅速操作虚拟桌面，将虚拟角色从他在梅乡国中校内网路所用的粉红猪，换成从来没用过的绿色蜥蜴。

　　“完、完成了。”

　　“等到完全沉潜之后，就钻过挂有‘秋叶原BG’标签的网站入口。”

　　“知、知道了。”

　　“K。开始倒数，一、零。”

　　……一般人至少也会从三开始倒数吧！

　　就在这个念头浮现时，两张嘴说出了同样的指令：

　　““直接连线。””

　　随着咻的一声，春雪的意识从现实身体切离，在黑暗中不断下坠。

　　几个网站入口从下方接近。由于春雪现在没有连上全球网路，照理说这些入口都是通往这栋“QUADTOWER”大楼所经营的区域网路。大群写着“漫画随你看！”跟“网路游戏免费玩”的文字闪闪发光，其中确实有个不太醒目的标签写着“秋叶原BG”。

　　春雪朝这个入口伸出无形的手，视野立刻拉近。被吸进圆形入口的瞬间，产生了些微的延迟，看来应该是在进行某种认证。

　　移动的感觉随即再度来临，不久春雪的脚就在坚硬的金属声响中着地。

　　他抬起头一看，发现这里是个又像巨大酒馆又像夜总会的地方。

　　地板跟墙壁全都以锈成红色的钢板跟铁丝网构成，中央有个方形空间特别挑高。围绕着这个空间而设置的一楼跟一楼半部分，则按照等间隔排列着铁板直接外露的朴素餐桌。

　　（插图）

　　昏暗的餐桌座位上，可以看到几名状似同时沉潜到这间酒馆里的虚拟角色。他们的身影融入阴影之中，但一看到他们的轮廓，就觉得有种刺人的感觉。

　　这个地方不是加速世界，而是一般的虚拟空间，但春雪仍然感觉得出这些人全都是超频连线者。换言之这个叫做“秋叶原BG”的网路，只有神经连结装置中安装了BRAIN BURST的人才能进来。

　　春雪让绿色蜥蜴虚拟角色的喉咙吞了吞口水，接着继续转动视线。

　　接着他注意到正中央那宽广的空间里，有四面大型荧幕用锁炼吊在天花板下。由于店里的光线很暗，显示在虚拟画面上的文字显得十分清晰。

　　显示在最上面的——是串写着【TODAY'S BATTLE】的黑体字形。

　　下面的【1 8 ： 0 O】多半是时间。

　　更下面的【 “Frost Horn Lv5”1.57 VS “Slate Bolt Lv4”3.22】，肯定是对战预告不会错，但写在等级后面那些有小数点的数字，春雪就不知道意思了。

　　“……请问，这里是……”

　　春雪这才停止四处张望，小声对站在身边的Blood Leopard发问。

　　也不知道该觉得当然还是意外，这个虚拟角色已经不再穿着女仆装，换成了紧紧包住全身的黑色骑士皮衣。但皮衣上却不是人类的头，而是有着亮丽暗红色毛皮的猫科野兽。这时春雪才总算想起“Leopard”这个单字的意思就是豹。

　　豹头的女性骑士以微微发出金光的眼睛看着春雪的蜥蜴虚拟角色回答：

　　“这儿是‘Akihabara Battle Ground（秋叶原对战场）’，超频连线者的对战圣地。”

　　“圣、圣地……？”

　　春雪先复诵一次，这才忽然想起什么似的问道：

　　“既然冠上秋叶原的名字，也就表示这里是黄色军团的据点了？”

　　“不。秋叶原里只有这儿是绝对中立……跟我来。”

　　她踩响皮靴开始行走，春雪只好先跟过去再说。

　　酒馆最里头有个同样用铁板组成的吧台，Blood Leopard以强韧而优美的动作，坐上正中央的一张高脚椅，春雪也用小小的蜥蜴身体爬呀爬地坐到她身旁。

　　“晚安，‘赛程安排人’。”

　　Pard小姐这句悄悄话，使得某个虚拟角色从吧台后方探出头来，春雪一看之下立刻心想：“是矮人！”

　　他身体粗短、满嘴胡须，凹陷的双眼戴着铁框眼镜，脖子上还绑着巨大领结，甚至让人纳闷他手上为什么没有拿着厚重的双手斧。

　　矮人型虚拟角色看看Pard小姐的豹头，扬起眉毛，再看看春雪的蜥蜴头，哼了一声，最后又转回去看Pard小姐，得意地笑着说：

　　“这可真是稀客啊，豹，你几个月没来啦？”

　　完美的男中音，完美的矮人语气。然而既然有连上这个网路，控制这个虚拟角色的人应该也是超频连线者，也就是说这人资格再老，应该也不超过十七岁。

　　不过在意这种事多半很煞风景。Pard小姐微微耸肩，简短地回答：“八个月。”

　　这位别名“赛程安排人”的矮人又一次动着胡须发笑，说道：

　　“你是怀念起这里真刀真枪的比赛，还是来赚点外快的？”

　　“不好意思，我今天不是来对战，也没打算下注。”

　　听到这句台词，春雪反射性地喊出声：

　　“下、下注……？”

　　矮人听了就扬起眉毛，用胡子指向中央的巨大荧幕说：

　　“看到那些数字了吧？那玩意儿不是赔率，还能是啥？”

　　“赔率……”

　　听他这么一说，就觉得一点都没说错。接在预告对战者名称后面的1.57跟3.22这些数字，确实只可能是下注的赔率。

　　也就是说，这是拿超频连线者之间的“对战”来赌博的地方。

　　“……到、到底是拿什么来下注？该该该不会是超频点数？”

　　春雪以沙哑的嗓音这么一问，矮人就重重哼了一声：

　　“你白痴啊，要是让他们赌点数，那些赌昏头的蠢材肯定会陷得太深，最后一个个输到被强制移除。赌金当然是现实中的钱，这还用说吗？”

　　“现、现实中的钱……”

　　这也一样很危险，不，应该说私营赌博根本完全违法。看到春雪惊讶得一张嘴时开时闭，赛程安排人突然满脸堆笑：

　　“你知道这个豹头大姐在这里赚了多少钱吗？”

　　“不要说这种容易让人误会的话。我只赚过参战费，从来没有赌过。而且就算打赢，一场也只有五百圆，比打工的时薪还低得多了。”

　　“……五、五百圆……”

　　春雪一听之下，又茫然地自言自语，矮人听了后愉悦地嘻嘻笑：

　　“说穿了就这么回事，一场比赛的赌金上限是三百圆，凭国高中生的零用钱，顶多就是这样了。”

　　“……原、原来如此……”

　　春雪总算稍微松了口气，但听了Bload Leopard说的话，又立刻紧张起来。

　　“招呼就到这里，切入正题。”

　　“你还是一样性急啊。既然不打也不赌，那你来做什么？”

　　“今天我是来见身为情报贩子的你。我想知道‘区域网路闹事分子’……也就是那个明明有连上网路，却可以阻隔对战名单搜寻的超频连线者相关情报。”

　　对方的反应非常明显。

　　一听完Pard小姐的问题，矮人立刻面露凶光，迅速往吧台左右一扫。确定听得到说话声音的范围内没有其他使用者之后，才压低声音说道：

　　“……阻隔名单搜寻的事你是从哪里听来的？现在外头的传闻应该没有这么详细。”

　　这次换Blood Leopard皱起了豹头上的眉毛说：

　　“是我在问问题。”

　　“唔……也对。这件事的相关情报我不收你钱，告诉我你知道的部分。”

　　“K，可以说的我就会说。”

　　赛程安排人哼一声点点头，上半身探出吧台，从胡子下发出低吼似的声音开始说起：

　　“……有超频连线者可以阻隔对战名单搜寻……这正是在水面下动摇这整个秋叶原BG的大问题。”

　　矮人对第一次来到这里的春雪这么说：

　　年轻人，你听好了。

　　秋叶原BG是个只能从“QUADTOWER”游乐场连上的区域网路。如果超频连线者想参加这里的下注比赛，就得先来到这个酒馆，在吧台登记为选手。接着系统就会考虑等级跟相克，挑出适合的对手，并在酒馆正中央的荧幕上显示比赛开始时间跟赔率。

　　如果有人想下注，就得在截止时间之前，将上限三百圆的金额押在其中一方。剩下就是由其中一方的选手在比赛时间即将来临时加速，从对战名单点选对手来开始“对战”。基本的运作方式就只有这样，简单吧？

　　这个区域网路里最重要的规则，就是除非双方皆为已排进赛程的选手，否则不能在这里进行“对战”。要是有人触犯这条规矩，擅自找赌客或选手对战，就会有实力坚强的保镖出手——当然是透过对战——把他从这个区域网路轰出去。这里是连支配秋叶原的“黄之王”都不能染指的对战圣地。

　　“可是啊——”

　　赛程安排人先拿起不知不觉间出现在吧台上的平底杯，啜了一口杯中液体后继续说：

　　“大概一个礼拜前，跑来一个不知好歹的家伙，在预告比赛就要开始时，找了其中一个对战者对战。凡是进来秋叶原BG的人，第一次登入时都会自动分配一组ID，所以我们的保镖打算抓准这小子隔天大摇大摆跑进来的瞬间加速教训他一顿，没想到这小子明明就有连上区域网路……对战名单上却没出现名字。”

　　“……！”

　　春雪倒抽一口气。

　　赛程安排人所说的情形，就跟梅乡国中校内网路中所发生的状况一模一样。

　　矮人喝干杯中的琥珀色液体，将平底杯重重砸在吧台的铁板上：

　　“当天那小子又跑来乱了一场比赛，打挂选手之后还好整以暇地登出。隔天又来，再隔天又来。目前我们对选手跟客人的说法是比赛登录系统故障，但这个解释也快撑不下去了，毕竟‘区域网路闹事分子’的传闻已经传开了。若继续放任这小子作乱，整个秋叶原BG都会经营不下去。”

　　春雪先吞了口口水，才战战兢兢地问道：

　　“请、请问……这个不会出现在名单上的超频连线者名字叫做……？”

　　矮人忿忿不平地说出了一个名字——

　　“‘Rust Jigsaw’。”

　　——是另一个人。

　　春雪不由得松了口气，但又觉得另有一个这样的人也是问题，因为这就表示像能美那样可以阻隔对战名单搜寻的超频连线者不只一个。对BRAIN BURST系统来说，这样的特权实在太大了。

　　赛程安排人也说出了同样的担忧：

　　“‘不能自由选择对战对象’是加速世界的大原则，毕竟就算想只挑好对付的对象来打，也不知道对方什么时候会出现。在等对方出现的过程里，也可能反而会被自己不擅长对付的家伙找去对战。因此每个超频连线者都会拼命努力，想加强自己拿手的招式，或是克服自己的弱点。”

　　“……你说得对极了。”

　　“可是‘Rust Jigsaw’却利用秋叶原BG的系统，自由挑选对战对手。只要看一眼那个荧幕，马上就知道哪个超频连线者会在几点几分上线，接下来只要挑选自己肯定打得赢的对手，在比赛即将开始时插队就行了。这家伙光是透过在这里进行的对战，就已经赚了一百点以上。不光是站在赛程安排人的立场……我身为一个超频连线者，也同样不能容许这种事情发生。”

　　矮人苦闷地说完，就从圆眼镜下依序瞪了春雪跟Blood Leopard一眼：

　　“我要说的已经说完了。好了，现在换你们。知道‘Rust Jigsaw’可以阻隔对战名单搜寻的人，应该只有我跟我们这里的保镖，你们到底是从哪里听到这消息的？”

　　春雪抬头往左边的Pard小姐一瞥，接着吞吞吐吐地动起了蜥蜴虚拟角色的嘴：

　　“……这个，其实跟这里无关。我平常有在连的一个区域网路上，就出现了另一个有着完全相同能耐的超频连线者……所以我才想说秋叶原里应该有人知道一些情报……”

　　“你说什么？同时期还有另一个……？这可不能听过就算啊……”

　　矮人先沉吟几声，接着理所当然地问起：

　　“你说的区域网路是哪里？”

　　“对、对不起，这跟我现实中的身分有关……”

　　“你说什么？那不是变成几乎只有我在透露情报了吗？”

　　——就在这时。

　　Pard小姐终于悄悄出声了：

　　“赛程安排人，你说的Rust Jigsaw等级跟类型是？”

　　“嗯唔？等级是6，跟你一样，颜色也是名符其实的铁锈色，这点也跟你很像，不过战斗方式不同。那家伙擅长保持中远距离应战，专门猎杀近战型的人，老实说以近战为主的你打起来会很辛苦。”

　　……Pard小姐是近战型？参加红色军团，名字里也有个偏红的血字，却属于近战型？

　　不过春雪的疑问，一听见Blood Leopard接下来的话便抛到九霄云外了。

　　“K，那情报费我用另一种方式来付。我跟他登记成双人组选手，为我们安排一组远战型的团队当对手。然后只要把其他比赛全部取消，没有其他对手可以攻击的Rust Jigsaw应该就会挑我们当今天的猎物。”

　　“……你、你、你说什么？”

　　矮人一脸狐疑，望向差点从高脚椅摔下赶忙抓着吧台稳住的春雪说道：

　　“……豹，你要当诱饵，名头确实够响亮……可是话说回来，这个新来的小子到底是什么人，又是哪里来的？”

　　Pard小姐听了后露出轻描淡写却又实在的笑意，朝矮人耳边轻声说道：

　　“搞不好比我更有名，他就是复活的黑暗星云军团旗下的‘银鸦’。”

　　咻。

　　这低沉的声音，是赛程安排人吹响的口哨。

　　春雪跟Blood Leopard各自打开自己的BRAIN BURST选单，互相登录为双人搭档。这样一来只要有人找他们之中的一个对战，两人都会自动连上对战场地。

　　超频连线者是否有设定成双人组，可以从对战名单上看到，单人还是可以挑战双人组，但相反的情形当然行不通，双人组不能去挑战单人玩家。

　　“Blood Leopard”跟“Silver Crow”的名字以团队形式出现在酒馆中央的大型荧幕时，整层楼瞬间掀起了一阵交头接耳的声浪。到处都传出了“喂，日珥的‘豹’要下场耶！”不然就是“为什么她会跟NN的‘鸦’搭档？”之类的声音，赔率的数字立刻开始变动。

　　两人从吧台移动到昏暗的餐桌席位。在等待比赛开始的期间，春雪决定先解决几个疑问：

　　“……请问，为什么要组成搭档？我们要找的Rust Jigsaw是单独行动，应该不会找双人组出手吧……？”

　　“未必。”

　　Pard小姐先以鸡尾酒杯轻触豹嘴，接着摇摇头说：

　　“等级差距是以双人组的合计而非平均来计算，所以他以单人来挑战的情形下，就算输了也扣不了几点，赢了就可以拿到很多点。看样子Rust Jigsaw对点数很执着，所以他很可能会觉得我们这组猎物好赚。毕竟我是出名的近战型，而听来Jigsaw又正好擅长猎杀近战型，战术上对方并非不利。而且……”

　　说到这里，她金色的眼睛望向春雪，沉默一阵子后才继续说：

　　“……而且你似乎飞不起来的传闻也已经传得很开了。要是Rust Jigsaw知道，跑来挑战的可能性就会更高。”

　　哪怕只有一瞬间，看到Blood Leopard对自己失去翅膀一事表示担心，仍然让春雪觉得既难受又欣慰，赶忙找话来说：

　　“这样啊……只要能瞬杀我，接下来就可以跟你正常单挑了。”

　　Pard小姐微微点头，再次将酒杯送到嘴边，春雪也有样学样，喝了一口虚拟的鸡尾酒，接着一边为那奇妙的滋味皱起眉头一边思考。

　　就算这个Rust Jigsaw跟Dusk Taker有关，已经知道Silver Crow的个人资料，照理说也不会因此而产生戒心。毕竟Dusk Taker就是抢走Silver Crow而导致他战力降低的元凶。

　　春雪看离比赛开始还有段时间，提出了下一个疑问：

　　“还有……这其实是比对战更基本的事……虽然Rust Jigsaw可以不出现在对战名单上，但既然有连上这个区域网路，也就表示他人待在现实世界里的‘QUADTOWER’之中对吧？”

　　“对。”

　　“那么，有办法找出他的本体吗？”

　　Pard小姐听了就耸耸穿着皮衣的肩膀说：

　　“这里从地下一楼到三楼都是游乐场，四楼到六楼是沉潜咖啡厅。这个时间应该有多达几百个客人待在里头，人口密度很高，很难筛选出来……不过……”

　　“不、不过？”

　　“也许还是有办法。”

　　“什、什么样的办法？”

　　“晚点再跟你说，更重要的是……”

　　Pard小姐动了动跟春雪并肩坐在沙发椅上的身体，将嘴凑在蜥蜴型虚拟角色的耳边，以其他沉潜者绝对听不见的极小音量悄悄说了一句话：

　　“除非敌人先用，否则千万不能动用‘心念系统’。”

　　春雪全身一缩，点了点头，但还是忍不住多问了一句：

　　“好……好的，这点红之王也吩咐过。可是……可是这是为什么？我也知道那力量太强，只有一方在用确实很不公平，可是如果是对付触犯BRAIN BURST规则的家伙……”

　　“不。不是为了对方，是为你好。”

　　“咦……？”

　　——这么说来，仁子似乎也说过一样的话。正当春雪想到这里……

　　Pard小姐将身体凑得更近，于极近距离看着春雪的眼睛轻声说道：

　　“‘心念’的力量来自心中的洞。从里面抽出力量时，你自己也会慢慢被拉进洞里。等到有一天拔河拔输了，你就会被洞底的黑暗吞噬。”

　　“黑、黑暗……？”

　　“跟你打过的‘灾祸之铠’，就是初代Chrome Disaster失控的心念塑造出来的。正因为知道这件事，几年来诸王才会一直隐瞒心念系统的存在。”

　　“……！”

　　春雪再度全身僵硬。

　　心念的产生，靠的是以绝对性缺损为根源的愿望——红之王仁子确实也说过这句话，说一定要正视自己的精神创伤，才有办法学会心念。

　　“……可是……”

　　春雪有一句没一句地说着，仿佛不是在跟Blood Leopard对话，而是要说给自己听：

　　“最先教我学会心念的人曾经说过，心念是来自‘愿望’的力量，精神创伤跟‘希望’是一体两面。”

　　听到这几句话，深红色的豹就夹杂着叹气声悄悄回答：

　　“……我也觉得这个说法同样有他真实的一面。可是就像BRAIN BURST一样，心念系统也是一体两面的存在。‘希望’的另一面是‘绝望’，既然要追求那种力量，就一定会失去某些事物做为代价，我想就连你的师父也不例外。”

　　春雪脑海中瞬间浮现出Sky Raker坐在银色轮椅上的身影，以及她那再也不会恢复的双脚。

　　春雪用力地眨动虚拟角色的双眼，说出一番诚挚的话语：

　　“……就算如此，我还是想要相信‘心念’……相信‘愿望’的力量。不……应该说想相信曾经拯救我的BRAIN BURST。 ”

　　“……”

　　Blood Leopard难得欲言又止，却又很长一段时间没有说话。

　　过了一会儿，她剽悍的眼角一松，嘴凑在春雪的耳边轻声说道：

　　“原来如此，Rain说得没错，你……也许加速世界得由你来……”

　　但这句话他却没能听到最后。

　　比荧幕上预告的正规比赛时间还早一分钟以上，清脆的雷声就敲响了春雪的听觉，接着宣告挑战者出现的文字列就在整个视野中熊熊燃烧。

　　7

　　春雪变成对战虚拟角色“Silver Crow”后，落到突出于大楼屋顶的水塔上。

　　周围的街道就跟沉潜进来以前看到的风景一样，有无数霓虹灯在其中点缀。地上多不胜数的灯光与雷射投影，照亮了夜空中低垂的云。挂着巨大闪亮广告看板的飞船从头上经过，街上到处都在播放由奇怪语言构成的广告影片。

　　但这里当然不是现实世界当中的秋叶原，而是根据公共摄影机拍到的画面重新建构出来的3D空间，属性是“闹区”。

　　春雪立刻蹲低，先检查视野上方的HP计量表。

　　他的计量表在左上，下面一点的地方则以较小比例显示双人组搭档Blood Leopard的计量表。

　　而在右上方发光的计量表，则果然不出他们的安排，显示出“Rust Jigsaw”的名字。春雪在银色面罩下屏气凝神，瞪着浮现在视野正中央的一个蓝色小游标，照理说敌人应该就位于游标所指的方向。也不知道运气是好还是坏，闹区场地就跟世纪末场地一样，禁止进入建筑物内，所以系统会帮本来位于建筑物内的各个虚拟角色拉开距离，再重新安排位置。

　　好了，得先跟Pard小姐会合——

　　才刚想到这里，背后就传来一个小小的说话声，让春雪打了个冷颤回头。

　　“K，上钩了。”

　　别说脚步声，甚至没感觉到任何气息，这个又高又瘦的虚拟角色便已静悄悄地站到春雪背后了。

　　她的外型就跟在酒馆用的豹头骑士十分类似，但现在覆盖她全身的并非连身皮衣，而是没有光泽的暗红装甲。面罩有着炮弹状的尖头外型，后端左右又有状似耳朵的突起，看起来确实有点像猫科猛兽。

　　那苗条修长的轮廓里，最引人注目的就是结实的大腿。这位“日珥”旗下的6级超频连线者“Bload Leopard”让她那显然十分敏捷的对战用虚拟体在春雪身旁蹲下，继续小声说话：

　　“我跟你是近战型，相对的敌人则是中远距离型。对方应该会先以长程攻击逼我们分开，再从你开始料理。所以你不要勉强想反击，专心顾好别跟我分开。”

　　“……了、了解。”

　　就在春雪点头的半秒后。

　　嗤一声刺耳的振动声响从游标方向急速接近，让春雪反射性地跳开，Leopard则跳得比他远上许多。

　　（插图）

　　短暂的延迟后，先前他所站的水塔一分为二，大量的水在屋顶上扩散。春雪小心避开积水，一路跑到远方背贴在烟囱上的队友身旁。

　　“刚刚应该就是这家伙的远程攻击‘轮锯’。”

　　听到她的快嘴解说，春雪一边回想事先从赛程安排人口中听到的Rust Jigsaw能力情报，也尽可能以最快速度回答：

　　“就是将线锯卷成轮状丢出的招式对吧？可是这么暗，根本看不到轮锯本体啊。”

　　“只能听声反应了。看样子这招不能连发，躲过下次攻击后就一口气缩短距离。”

　　“K、K。”

　　春雪还来不及点头，嗤嗤声已经再度逼近。

　　他看清……不，应该说听清楚声音来源，往右前方一跳。一个极细的环从他左侧掠过，背后的烟囱断裂倒塌。

　　但春雪毫不回头，拼命跟上跑在自己前方不远处的Blood Leopard。

　　深红豹型虚拟角色的速度果然非比寻常，那动作已经不像奔跑，反而比较接近跳跃。她三两步就跑到大楼边缘——接着毫不犹豫地纵身一跳。

　　从他们所在处到对面大楼之间隔着一条很宽的道路，距离明显超过二十公尺，深红豹却轻巧地跃过这条有着霓虹灯光点缀的空隙。

　　……我也跳得过吗？

　　——不要犹豫，跳就对了！

　　春雪将这一瞬间的思考灌注在右脚，同样全力一蹬。空气在他耳边咻咻作响，对面大楼的屋顶迅速逼近。

　　春雪的脚所捕捉到的位置，离水泥屋顶边缘只有十公分左右。但他没有时间喘息，因为敌人就在隔壁大楼的屋顶上。周围灯光照出一个外观呈锈红色的直线轮廓。

　　——Rust Jigsawi！

　　春雪在心中大喊。

　　——你是能美的……Dusk Taker的同伙吗？你也是用同样的手段来阻隔搜寻吗？这秘密到底是什么？

　　Rust Jigsaw仿佛在嘲笑春雪的焦虑，大大摊开双手，接着轻巧地转过身去，以出人意表的高速退往另一栋大楼。

　　“……别想跑！”

　　春雪低声一喊，猛然往前冲刺。哪怕没有翅膀，他在速度上也不可能输给远攻型……

　　“停。”

　　要不是听到这尖锐的声音而稍微放慢速度，也许春雪已经脑袋搬家。

　　他喉头忽然受到一阵猛烈的冲击，感觉有种很细的物体陷了进去。接着嗡的振动涌向咽喉，橘色火花有如鲜血般飞溅，HP计量表与颈部装甲同时被削掉一段。

　　“呜……”

　　春雪咬紧牙关，全力后仰上身，逃开了陷进脖子的物体。往后倒下之际，他看得清清楚楚，空中——也就是几秒前Rust Jigsaw双手一摊的位置，有条极细的线水平浮着。是线锯。

　　Blood Leopard才伸手用力拉起滚倒在屋顶上的Silver Crow，远方飞来的圆锯就切开了他刚刚躺着的地方。

　　“幸亏你是金属色的。”

　　“对……对不起，我忘了……刚刚那下就是对方的另一招……”

　　“‘定位锯’，一种将线锯固定在空中的招式。”

　　Leopard眯起尖形面罩下的金色眼睛，继续说道：

　　“以固定线锯阻挡对手逼近，再用圆锯持续进行远程攻击，确实是近战型的天敌啊。”

　　“……怎、怎么办？”

　　豹稍加思考后说道：

　　“必杀技计量表给我。”

　　春雪还来不及反应，她就张大了面罩下方的嘴，利牙一口咬上Silver Crow的肩膀。

　　“呜？”

　　春雪差点发出哀嚎，不过看到接着发生的现象便震惊得说不出话来。Silver Crow先前因伤累积到三成左右的必杀技计量表正迅速削减，BIood Leopard的计量表则以同样速度增加中。

　　豹抢完计量表后，放开嘴大喊：

　　“‘变形’！”

　　双手按上水泥地的虚拟角色，瞬间发出深红色的光芒——

　　霎时，她从“手脚撑地的人”变成“以四脚步行的野兽”。背部延伸得更长，肩膀也雄壮地隆起，后脚更是弯成蕴含了巨大力量的Z字形。

　　“……这、这……”

　　Blood Leopard以特效变得更重的嗓音，对连续震惊了三次的春雪说道：

　　“上来。”

　　不管怎么说，他唯一确定的就是如果现在继续发呆，一定又会被咬。春雪跳到巨大的豹背上，豹吼了一声放低姿势，往旁边一跳闪过再度飞来的“轮锯”，紧接着笔直跳向映着霓虹灯光芒的夜空。

　　“……呜！”

　　这冲刺绝非一个快字就能形容，让春雪忍不住从喉头闷哼一声。

　　一蹬的距离肯定有十公尺，无数灯火化为细细的光轨从视野两旁流过。

　　转眼间，Rust Jigsaw奔跑的身影便从隔了几栋的大楼屋顶现形。他一边奔跑，一边重复做出迅速转身并双手外分的动作。照理说他做出这个动作的位置，应该都会有致命的固定线锯留在原地，但以这样的速度移动，根本什么也看不见——

　　春雪才刚担心起这个问题，豹就往右前方用力一跳。

　　她以四肢在打着探照灯的广告看板后方落地，又往左方一跳，踢倒落地处的霓虹灯塔，接着再度往右跳跃。她以锯齿状的大跳跃行进，避开设有“定位锯”的空间，逐步而确实地拉近跟笔直奔跑的敌人之间的距离。

　　就在只差三次，不，只差两次跳跃就能赶上的时候，转过身来的Rust Jigsaw却做出了跟先前不同的动作。

　　他以右手在空中划了个大圈，接着笔直朝春雪一甩。

　　嗤的一声振动响起，“轮锯”来了。然而Blood Leopard正处于跳跃的轨道上，根本没办法进行闪避——

　　“交给你了。”

　　听到身体下方传来这句话，春雪反射性地回答：“K。”

　　轮锯确实有着压倒性的切断力，但仍有死角存在。如果说轮锯是由先前差点锯下春雪首级的线锯弯成轮状而成，那么内侧应该没有锯齿。而最重要的是，这种攻击远比枪弹要慢。

　　当然如果没有看到投射的动作，他多半无从判断时机。但春雪的双眼却在极为惊险的间距，捕捉到了细线划过原色夜景的画面。就在这条细线即将碰到Blood Leopard右肩时——春雪毅然将右手伸向轮锯的内侧。

　　铿一声尖锐的声音响起，他的指尖冒出了火花。但Silver Crow纤细的手指没被切断，反而钩住直径有五十公分的轮锯，并改变了飞行轨道使其往背后飞去。绝招被春雪从万无一失的距离破解，让Rust Jigsaw微微露出动摇的模样。

　　“GJ。”

　　Blood Leopard留下这句话，做了最后一次跳跃。

　　往正要摊开手在空中设下线锯的Rust Jigsaw正面扑去——

　　张得极开的下颚深深咬进了他的肩膀。

　　猛烈的冲击将春雪从Blood Leopard背上抛了出去，坐倒在地的他也不起身，就这样茫然看着眼前的猎杀戏码。

　　“呜……”

　　仿佛由铁架组成的虚拟角色Rust Jigsaw闷哼一声，拼命用左拳胡乱殴打扑到自己身上的深红豹。然而深深陷进他右肩的巨大牙齿却像老虎钳一样紧咬不放。

　　如果Jigsaw是近战型，也许还有办法扭转局势。每当他的拳击打中，Leopard的HP横条都有减少，但Jigsaw的HP却以更快的速度不断消耗。他被咬住的肩膀周期性迸出代表伤害的红色特效火花，看上去就像真正的血。即使Jigsaw想强行翻身逃过利牙，Leopard也不打算放过他，立刻又扑过去咬向同样部位。

　　就在他受到不知道第几次的撕咬攻击后——

　　“呜……呜啊！”

　　Rust Jigsaw的面罩下迸出一声痛苦不堪的惨叫。

　　令人不舒服的金属声同时响起，Jigsaw的右手被连肩扯下，滚落在地。

　　部位缺损的伤害，让他剩下的HP计量表当场消失无踪。随着耳熟的玻璃碎裂特效声响起，Rust Jigsaw的虚拟身体化为无数碎片爆炸飞散。直到一串写着【You WIN！】的火焰文字在视野中央熊熊燃烧，春雪还是站不起来。

　　……太强了！

　　春雪发麻的脑袋里就只转着这个念头。单靠一下撕咬就屠戮敌人的巨豹倏地抬起头来，以金色双眼看着春雪，说了一句话：

　　“GG。”

　　接着加速就此结束。

　　历经一瞬间的晕眩，全身感觉恢复之后，春雪霎时间还想不起现实中的自己人在哪里、在做什么。

　　也因此，他根本无法推测自己即将睁开眼睛之际，脸上那种软绵绵又有弹性的触感到底是什么。全身僵硬的他反射性再次闭上双眼思考，却有人扯他的衣领，还听见两个字：

　　“起来。”

　　他立刻从单人隔间中的坐卧两用沙发椅上跳起，这里当然是位于QUADTOWER的沉潜咖啡厅。BRAIN BURST预设为一旦对战结束，完全沉潜的状态就会跟加速一起解除，因此他们没有先回到秋叶原BG的酒馆，而是直接回到现实世界。

　　同样坐在椅子上沉潜的女仆装女性已经起身，打开了隔间的锁。她一开门就探出头去，迅速往左右查探。

　　满怀疑惑的春雪跳下座位，但听到她的下一句话便全身一栗。

　　“我们出店去，现在也许可以筛选出来。”

　　筛选？筛选什么——那还用说，当然是筛选出Rust Jigsaw的现实身分。

　　春雪先不去想做法为何，跟着女仆装背上摇摆的辫子出去。

　　Blood Leopard边留意四周，边高速走向电梯按了往下的按钮。她一走进电梯包厢，就小声以极快速度说了一大串：

　　“我刚刚连续对Jigsaw的右边脖子造成损伤。若被人长时间连续刺激同一个位置的痛觉，那么就算登出超频连线，短时间内还是会留下影响，我们就在入口附近找找看有没有人露出马脚。”

　　“……了、了解。”

　　真亏她想得出这么可怕的标记方式，然而这或许真的是加速世界中唯一可以在敌人现实身体上标记的手段。

　　电梯到了一楼，春雪吞了口口水，从这群热中于用街机对战的少年少女之间走过。他以最小的动作让视线左右扫动，但没看到有谁显得肩膀疼痛，每个人都盯着旧式的平面荧幕看得目不转睛。

　　春雪跟Pard小姐就这么走过整层楼，离开大楼走向人来人往的马路。两人对望一眼，接着无言地兵分两路。

　　春雪沿着大道左侧行进，将全身的神经集中在映入眼帘的数十名行人上。

　　一名女性作游戏人物打扮在发投影传单；三名年轻人站在路旁聊得起劲；一名男子提着五花八门的纸袋快步行走——

　　这些人潮后方有一名少年的背影，将春雪的视线吸了过去。

　　他颈子上有着没配戴神经连结装置而露出的白色晒痕。春雪心中一凛，凝神观看，就看到他以左手用力按着脖子右侧。

　　——就是他？

　　春雪加快脚步，追赶渐行渐远的少年。少年身穿灰色棒球外套与褪色的牛仔裤，头上带了顶皮帽，底下露出暗咖啡色的头发。

　　少年低着头，快步朝车站方向前进。他左手按着颈子，右手则仿佛想赶开人群似的在空中往旁一拨。

　　春雪回头想叫Blood Leopard一声，但在人墙的遮掩下，他根本找不到女仆装的身影。无可奈何之下，只好转回视线往前看，就在这一刻——

　　“请参考看看！”

　　随着可爱的说话声，有只手掌伸到春雪眼前，挡住了他的去路。春雪吓了一跳，抬头就看到帮店家宣传的大姐姐脸上挂满了笑容。想来她应该是在发投影传单，但没有连上全球网路的春雪什么都看不见。

　　春雪摇摇头说声对不起，从手掌底下钻到前面去。然而……

　　“咦……奇怪……”

　　看不到，灰色的棒球外套背影已经消失无踪。

　春雪暗叫不妙，加快步伐拼命转动视线，但少年或许已经弯过了转角，不管走了多远就是没找到。春雪赶忙折回，仔细观察左右的小巷，但还是没有发现目标。

　　“呜……”

　　他无奈地停下脚步，嫌他挡路的无数行人通过，但春雪对这些人的表情视而不见，心中只剩自责与悔恨苦涩地回荡，懊恼不该跟丢了大费周章得来的线索。

　　“看到背影已经很成功了。”

　　会合后BIood Leopard这样安慰他，但春雪仍然靠在大楼墙上，好一阵子抬不起头来。

　　“……对不起，枉费Leopard小姐出了那么多力……却因为我……”

　　无论对战还是之后的跟踪都没帮上忙，自我厌恶的情绪沉重地压在他肩上。

　　接着有只手放到春雪乱糟糟的头上。

　　“你也出了很多力。”

　　“……咦……”

　　春雪不由得抬起头来，这位先前一直摆着完美扑克脸的年长女性，唇边露出淡淡笑意，轻声说道：

　　“你很英勇……我会把你看到的背影特征告诉赛程安排人。等下次Jigsaw来的时候，如果可以筛选出他的现实身分，也许之后就能靠监视行动揭开阻隔名单搜寻的秘密。一旦查出机制，我也会马上通知你。”

　　“……好、好的……”

　　这样一想就觉得总算留住了一线希望……不知道这样是不是太乐观了？

　　春雪这么安慰自己，尽管多半还是很没出息，但总算挤出了笑容回应。Pard小姐的手从春雪头上移往肩膀，恢复原本的表情补充说明：

　　“ Jigsaw今天一定不会再出现了，而且到这时间，小朋友也差不多该回家了。”

　　说别人是小朋友的Pard小姐，照理说顶多也只有高中二年级，但春雪还是不由得老实地点点头说：

　　“好的。”

　　Blood Leopard听了就以一贯的简略语法，宣告当晚冒险行动的结束：

　　“K，回家。”

　　过了晚上八点，两人离开益发热闹的电子街，骑上机车走原路朝西返回。

　　Pard小姐骑车还是一样剽悍，转眼之间就从目白大道回到环状七号线上，还一路送春雪回到杉并区。

　　就在大约可以看到中央线高架道路的地方，春雪出声请Leopard放自己下车。还了安全帽之后，他再次深深鞠躬道谢：

　　“那个……非常谢谢你，真的……明明是其他军团的问题，却让你帮这么多忙……”

　　Blood Leopard脱下安全帽，轻轻摇了摇头说：

　　“秋叶原BG对我来说是个重要的地方，所以这也算是我的问题。而且……”

　　穿女仆装的超频连线者先顿了顿，撇开视线，接着以有些缅腼的表情说下去：

　　“……我一直很想正式跟你道谢。谢谢你在Chrome Disaster事件时保护Rain……保护我的‘王’。”

　　“咦……”

　　“希望你今后也继续跟她做朋友。”

　　Blood Leopard露出了相遇以来第一次的明确笑容，接着立刻戴上安全帽。马达发出低吼，重型机车一百八十度掉头，转到对向车道上，以惊人的速度往北方离去。

　　春雪目送机车尾灯混入车流中，慢几拍涌上的情绪让他用力咬着嘴唇，再次深深鞠躬。

　　一回到没人在的家里，春雪就将书包丢到房间地板上，整个人往床上一倒。

　　——不知道拓武那边怎么样了。

　　只是想归想，他现在却觉得连动动右手呼叫都费力。肉体与精神两方面的疲劳一起爆发，沉重地压在背上。

　　春雪就这么在床上躺了一会儿，却只觉得眼皮越来越重，于是用力摇摇头起身。他现在不能睡，毕竟得趁对秋叶原那些事的记忆还比较鲜明时先跟拓武商量，而且今天的家庭作业也还没动。

　　他先脱掉制服，顺便冲个澡，用微波炉加热冷冻海鲜焗饭，并利用等待微波的时间，将神经连结装置连上全球网路，以语音呼叫联络拓武。

　　“嗨，小春。”

　　答话声听来一如往常，让春雪先松了口气。

　　“哟……还好吗？到今天为止发生的事情都还记得吗？”

　　春雪战战兢兢地以思考发声这么一问，就有一阵苦笑透过线路传来。

　　“喂喂，我再怎么说也没有潜那么久吧？不过倒也潜了整整一个礼拜就是了……”

　　“那、那么，你顺利学会心念了吗……？”

　　“嗯～”

　　对面传来短短的沉吟声。

　　“红之王是说离可以用在实战的水准还差得远啦，不过我好歹抓到了起头。”

　　“这样啊？毕竟你一向是完美主义者嘛。你可不要一个人偷偷地潜到无限制中立空间练上好几年啊！”

　　松了口气的春雪这么说完，拓武也跟着笑了笑：

　　“我可没这种力气了。话说回来，你那边情形如何？有查到什么有关Dusk Taker阻隔名单搜寻的线索吗？”

　　“你不知道，事情有了很意外的发展……”

　　春雪边极力简略跟Blood Leopard有关的部分，边说出离开蛋糕店内那间电波屏障室之后所发生的一连串事情经过。尽管如此……

　　“……哼？原来我孤伶伶一个人修行的时候，你又跑去跟年纪比你大的女生约会啦？”

　　听到拓武第一时间的反应，春雪赶忙抗辩：

　　“才、才不是那么回事呢！而、而且你还不是一整个礼拜都跟仁子在一起……”

　　“很不巧的是，她说难得进来要去猎公敌赚点数，只有刚开始跟最后有来指导，其他时间都跑得不见人影。”

　　“这……这样啊……”

　　春雪趁对谈还没发展到太奇怪的方向，强行拉回话题：

　　“不提这个，重点是阻隔名单搜索的机关。因为我搞砸而跟丢‘Rust Jigsaw’本人，现在只能等‘秋叶原BG’的管理员提供情报了。”

　　“对战圣地啊……我是有听过传闻，原来真的有这种地下竞技场啊？”

　　“不过赌金跟下场参战的报酬都没有那么法外啦。”

　　“要不是处在这种状况，我也想去玩玩啊……”

　　拓武顿了顿，接着送来了安慰的声音：

　　“不管结果怎么说，我觉得小春你已经做得很好了，辛苦了。剩下的部分，我们就期待那边的管理员可以马上查出机关所在吧。”

　　“这……说得也是，谢谢你。”

　　“你的伞我已经帮你拿回来了，那我们明天学校见。”

　　春雪切断通讯，喘了口气之后，拿出已经加热完毕的焗饭来吃。

　　吃完并整理好桌子后，他就回房间开始做功课，却没办法像往常那样迅速集中精神解决。

　　他内心深处其实多少有在预期——不，应该说是期待——今天一天就破解能美阻隔名单搜寻的系统，明天立刻找他对战，跟习得心念的拓武一起打得他体无完肤。

　　然而很遗憾，这种情形已经不可能发生了。每过一天，能美跟千百合扯上关系的时间就会增加。就算只是讲上一句话，光想像那两人有往来，都让春雪十分难受。

　　他摇摇头，试图让意识专注在眼前的投影视窗上，但就连辛辛苦苦翻译英文的期间，仍然没有摆脱心中沉重的负担。

　　而事态的发展简直像在嘲笑春雪的焦虑——

　　就在这一天，四月十七日傍晚，“Dusk Taker”与“Lime sell ”对双人组搭档，正式在加速世界公开亮相。这件事春雪到了隔天才从拓武口中得知。这他们两人并没有在杉并区出场，而是跑去东京西部的对战圣地新宿区踢馆。Dusk Taker拥有“飞行能力”跟“远距离火力”这种终极的能力组合，加上Lime Be口的“治愈能力”，让这对双人组名副其实地所向无敌，彻底击溃了每一种类型的对战者。

　　能美的战法非常合理：他积极利用攻击力较差的千百合作为诱饵，再以火焰放射来屠戮想要先解决她的敌人，有时甚至不惜让搭档也卷入范围攻击之中。这种冷酷的作风里找不到任何死角，让第一次跟他们对战的超频连线者全都束手无策地燃烧殆尽。

　　最后就连蓝色军团两名主力成员组成的搭档也战败，让Dusk Taker的名号带来了比半年前Silver Crow出现时更大的震撼，响彻了整个加速世界。

　　8

　　“胜……胜率百分之百？”

　　隔天，也就是十八日星期四的午休时间。

　　春雪在梅乡国中屋顶的长椅上，发出了惊愕的喊声：

　　“这话……不是比喻，是真的一次都没输过……？”

　　身旁的拓武点点头，他从餐厅买来的三明治还放在膝盖上没动。

　　“对，我是从新宿区的朋友那边听来的。他似乎从能美跟小千第一次对战起，就开始观战到最后，想来应该是真的……他说等Dusk Taker的计量表集够，开始飞行之后，任何对战虚拟角色遇到他都是束手无策。”

　　“……”

　　春雪茫然地盯着正要咬的汉堡好一会儿，才慢慢点头说：

　　“……想来也是啊……近战型根本就接近不了，远战型就算跟他用火力对轰，多半也打不下有治愈术士帮忙的Dusk Taker。”

　　“嗯——这么说对小春你很不好意思，不过‘飞行能力’本来应该是种强大到必须舍弃其他所有潜能才能体现的力量，可是能美却透过夺取的方式，让飞行能力跟远攻能力并存。现在的他已经远远摆脱了‘等级潜能比例守恒’原则，在战术上也没有死角……”

　　拓武半机械式地撕开三明治包装膜，以沉重的嗓音补充说明：

　　“听说昨天7、8级的高等级玩家都还只是观望，要是他们出场，情形也许会很难说……不过如果连这样的对手能美都打得赢，那事态就远比我们想像中还要严重了。”

　　“这、这话怎么说……？”

　　“……小春，我们内心深处应该多多少少都有这样的想法：认为不管能美多强，只要军团长……只要Black Lotus回来，一切就能解决；认为凭学姐的本事，必然可以将这种状况一刀两断。可是……”

　　听到拓武这么说，春雪手中的汉堡差点掉了下去。他反射性地猛力一抓，也没注意到挤出来的酱汁沾到手上，以沙哑的嗓音喊说：

　　“阿、阿拓，你是说她会输？学姐会输给能美？”

　　“我也不想考虑这种事！但能美是这么打算，我们非得认清这点不可啊！”

　　春雪留意到拓武的手在微微颤抖。好友白皙的脸变得更加苍白，挣扎着说道：

　　“没错……能美多半一开始就打这种主意，要趁军团长不在的这一个礼拜逼得我们走投无路，掌握我们的把柄，凑齐足以对抗军团长的牌。不，他要的不是对抗这么简单，那小子……打算拿下黑之王Black Lotus的人头。”

　　“人……人头……？”

　　“对——过去的我是因为黑之王只以伪装用虚拟角色现身，不具有战斗力，才敢打这种主意。就连当时那种情形，我也只想多少拿到一些点数就好。可是能美不同。他肯定是想打倒以真面目现身的Black Lotus，统治这间学校……不，搞不好想抢下黑之王的宝座……”

　　春雪用力摇摇头，仿佛想要甩开背脊上的寒意。

　　“不可能……学姐怎么可能输给那种、那种家伙……”

　　对春雪来说，那个美丽的漆黑虚拟角色，是整个加速世界中唯一绝对性的存在。他一直相信无论对上什么样的超频连线者，哪怕对手是其他“王”，她都不可能会输。

　　要说这样的“黑之王”会败给能美那种犯规的“加速利用者”，根本就不可能。虽然不可能——

　　……要是我扯她后腿……

　　要是我这个被人放了病毒、偷拍影片，连翅膀都被抢走的笨蛋，害得她出手迟疑……

　　最糟糕的事态也许就会成真……

　　“——小春。”

　　拓武忽然用力抓住春雪肩膀。

　　“小春，不管能美到底有什么意图，我们该做的事都只有一件，那就是在星期六以前，竭尽我们一切所能。”

　　“你说竭尽我们所能……我们又能做什么？只要那小子继续阻隔对战名单的搜寻，我们根本就束手无策啊。”

　　春雪无神地咕哝完这句话，脸用力皱成一团继续说下去：

　　“不然你是说我们也该去新宿？我们两个去挑战能美，连小百一起干掉吗……？”

　　这次换拓武沉默了。

　　过了很长一段时间，他的手从春雪肩膀上拿开，闭起镜片后的双眼悄悄回答：

　　“——不要让我……说这句话。”

　　“……抱歉。”

　　春雪同样垂下头，叹口气之后出声道歉：

　　“实在不能把学姐跟小百放到天秤两端去衡量啊……现在我们要有信心，相信秋叶原BG的人跟Blood Leopard会揭穿阻隔名单搜寻的秘密……”

　　这话已经不像是期待，比较接近抱佛脚，但他们已经无计可施也是事实。即使再跑一趟秋叶原，也只能在路上瞎撞而已。

　　春雪咬了一大口压扁的汉堡，动着塞满的嘴，抬头凝视有些阴沉的天空。

　　撑完下午的两堂课以后，春雪逃命似的快速离开气氛冰冷的教室，接着换上外出鞋，全力冲出校外。

　　他以祈祷的心情将神经连结装置连上全球网路，看看告诉Blood Leopard的匿名邮件信箱里有没有信……

　　“……还没啊……”

　　尽管知道事情没那么简单，春雪仍然感受到一股巨大的失望，变得垂头丧气。

　　后天，也就是星期六晚上，黑雪公主就要从冲绳回来。他明明衷心盼望这一瞬间快点来临，然而希望她在安全的冲绳哪怕多留一天都好的心情也同样强烈。

　　还剩四十八小时。他非得在这段时间里看穿能美的秘密、删除影片，同时夺回千百合不可。然而现在除了等待情报之外，他完全无能为力。

　　春雪忍受着灼热的焦躁感，头低得不能再低，就这么独自踏上回家的路。拓武终究不方便连续三天请假，所以今天去参加社团活动了。

　　在阴郁的天空下，春雪踩着沉重脚步回到所住的公寓。进到大楼入口时他抬头一看……

　　远处一条通道尽头的墙壁前，有个同样穿着梅乡国中制服的女生，站在电梯前面。

　　这个女生留着及肩短发，斜背着运动提包。即使只看到背影，春雪仍然立刻认出了她——可是、为什么、会在这种时间碰到？

　　千百合参加田径社，每天都在操场上跑到学校快关门才回家。照理说她回家的时间，应该与一放学就回家的春雪差了两小时以上，而从今天她在教室的模样看来，也不像是感冒了。

　　等这个熟悉的背影消失在电梯中，门也关上之后，春雪才总算恍然大悟。

　　能美不让她去参加社团活动。这是为了跟昨天一样，从傍晚就到新宿去“对战”；也为了用她的虚拟角色当诱饵去吸引敌人，并持续治疗躲在空中应战的Dusk Taker。

　　“……小百。”

　　春雪喃喃自语之余，无意识地用力握紧双拳，丹田深处涌起一股有如液态金属般高温高密度的情绪。他不知道这是什么，但就在这股火热情绪的驱使下冲到电梯前，门一打开就跳了上去。接着他任凭冲动驱使，一拳打在比自己家低了两层的楼层——也就是二十一楼的按钮。

　　他一出电梯，就飞奔至仓鸣家门前，接着毫不犹豫地按下眼前的门铃，音效轻快地响起。

　　相信千百合也已经透过家用伺服器，知道来访的人是春雪。

　　春雪就这么坚决地等待，过了一会儿，锁喀嚓一声解除，大门应声而开。

　　或许是伯母出去买东西了，站在玄关口垫高地板上的就是千百合本人。她已经脱下制服外套，松开的蓝色丝带从上衣领口垂下，看样子衣服才换到一半。

　　千百合乍看之下颇为平静的脸孔微微一歪，只说了一句话：

　　“……什么事？”

　　“我来找你谈谈。”

　　春雪立刻回答。其实他完全没有演练过自己该说什么话，但嘴却全自动地发出声音。

　　“……是吗。”

　　千百合再次简短地回答，转身回到走廊。春雪吸了口气走进玄关，脱下鞋子从后跟上。

　　半年前春雪就曾经在一股类似的冲动驱使下，来到千百合的房间。

　　当时，他是想透过直连，查清楚千百合是不是袭击梅乡国中校内网路的神秘超频连线者“Cyan Pile” 。

　　这次也同样跟BRAIN BURST有关，但状况看似相近，情势却大不相同。如今千百合确定是超频连线者“Lime Bell”，而且至少在表面上是自愿跟春雪他们敌对。

　　她咚一声坐到床上，从房间里无数大布偶型坐垫中捡起一个——多半是某种海洋生物——抱在膝盖上，又说了一次：

　　“有什么话要跟我说？”

　　春雪仍然站在房门附近，任凭一张嘴自顾自地说话：

　　“……你社团请假了吗？”

　　“嗯。”

　　春雪鼓起勇气，牢牢盯住只做最低限度回答的千百合双眼，继续追问：

　　“是能美要你这么做？”

　　“……如果我说是呢？”

　　“是的话就别再这样了，让BRAIN BURST比现实还优先是不对的。”

　　一说到这里，千百合的表情首次有了改变。她微微皱起眉头，以尖锐的声音回答：

　　“你在说你自己吧？小春你不管什么时候，都只想着BRAIN BURST不是吗？”

　　“才……才没有。我又没参加社团，而且也不曾为了它忘记做功课。”

　　“只是除此之外的时间全都砸了进去……”

　　千百合顿时住了口。

　　突然嘻嘻一笑：

　　“别说了，只不过是个游戏，别那么认真嘛。”

　　千百合的笑容看似开朗，但看在对她的脸远比对自己的脸更熟的春雪眼里，藏在表情下的些许生硬却再明显不过。然而千百合却笑得更加开朗，用右手比了个V字形说：

　　“……我很厉害吧？光昨天一天我就连升了两级。观众里有人说像我这样一天内从1级升到3级的例子，搞不好是BRAIN BURST史上最快，邀我进他们军团的更是多到数不清呢。”

　　“……小百。”

　　春雪往前踏并喊了她一声，那声音听起来仿佛有东西卡在喉咙里。

　　“我也只有这阵子会请假不参加社团，别在意。等练到单打表现也稳定下来，我就会放慢步调了。现在就连对战的诀窍，我也已经……”

　　“小百！”

　　春雪半叫喊出声，满腔话语从他的喉咙源源不绝涌出：

　　“小百，你会听能美的话，都是因为那段影片对吧？他是不是说他会对学校提出那段偷拍到我的影片？如果是这样，你根本不用理会！能美不敢动用那段影片，因为他也知道一旦动用那张牌，我就会把他的个人资料散布给其他超频连线者知道。那张牌……那段影片对我不管用，只能用来威胁你啊，所以你千万别再理他了！”

　　——理智告诉春雪，这番话说了也是白搭。

　　一旦能美公开那段影片，春雪几乎肯定会被退学，而且还会遭到逮捕。少年法庭审理后，甚至有可能判他进少年观护所。

　　只要这个可能性确实存在，千百合多半就会一直听命于能美。原因很简单，因为她是千百合，是从小就随时都想保护春雪的儿时玩伴。

　　“……”

　　千百合双眼低垂，沉默了很长一段时间之后，再次微笑说道：

　　“不是这样的，小春。我只是想要多赚点数赶快升级而已，之前我不也说过吗？”

　　“这样……这样一点都不像你啊！”

　　不知不觉间，春雪已经双目含泪地大喊：

　　“都怪我，都是我不好！是我被能美要得团团转，还被他抓住这么多把柄，要是连……连你都被他抢走，我、我到底该怎么办才好……”

　　春雪无力地蹲在地板上，垂头丧气——

　　耳里却听到了千百合同样带泪的说话声。

　　春雪抬起头一看，发现儿时玩伴晒黑的脸上仍然挂着笑容，却流出了两行细细的泪水。

　　“……小春，你不懂，你根本不了解我。”

　　“咦……”

　　“你明明……你明明什么都不懂！”

　　千百合突然哭喊，做出了春雪意想不到的行动。

　　她以颤抖的手指，开始接连解开白色上衣的钮扣。

　　就在看得倒吸一口气，全身僵住不能动弹的春雪眼前，千百合犹豫了一瞬间，接着一口气脱掉上衣。只穿着简单款式内衣的上半身毫无遮掩，暴露在春雪的视野中。

　　几天前，春雪被视野标记程式所骗而冲进女子淋浴室时，就曾经看过千百合一丝不挂的模样，但不知道为什么，现在眼前的身影却有着远比当时更巨大的意义，击溃了春雪的意识。

　　“……我这样，你总该懂了吧？”

　　千百合以颤抖的嗓音轻声说道：

　　“就算加速世界的虚拟角色对能美唯命是从，现实世界的我就待在这里……待在小春你想碰就碰得到的地方。这样你还不懂？不懂我根本没有被他抢走？”

　　千百合含泪却闪耀着强烈意志的双眼注视着春雪，一字一句仿佛恨不得刻下来似的说道：

　　“我是照自己的意志行动，以前是，以后也是。”

　　春雪——

　　还是不懂。

　　千百合是照千百合自己的意思在行动，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是该照字面解释，认为她是从超频连线者的角度出发，认为投靠能美会比投靠春雪他们有利，所以为了拿到更多点数，才会跟那小子联手？

　　这一刻，春雪体会到那股从大楼入口驱策自己来此的情绪，就叫做嫉妒。自己明明喜欢黑雪公主，希望拓武跟千百合的感情顺利，但光想到千百合待在能美身边，一股丑恶的情感便无穷无尽地从内心深处上涌。

　　但春雪抛开这些感情，只是深深低头开口说道：

　　“……抱歉，请你穿上衣服。”

　　他不懂千百合的用意。

　　但春雪决定相信她。千百合多半也在努力抗战，想凭自己的力量克服逆境，唯有这点他非相信不可。要是听她这么说，却还不肯相信她，那自己就再也没有资格当她的朋友。

　　千百合始终不动，春雪刻意不看她，起身走向房门，最后以有力的声音说：

　　“……我相信你，所以也请你相信我。我不会输给能美那种人，被抢走的东西我绝对会全部夺回来。”

　　接着他打开门，大步走回自己的家。

　　春雪从自家客厅来到阳台，双手放上栏杆，看着轮廓浮现在东方天空中的新宿副都心。

　　以高度超过五百公尺的东京都厅为首的高楼群，在斜阳的照耀下闪闪发光。照理说就连现在这一瞬间，都有许多人忙着以那栋摩天大楼为舞台进行“对战”。

　　Dusk Taker一步步增强战力，威名远播，自己却只能眼睁睁地看着。

　　但这时绝对不能放弃，春雪用力握紧栏杆喃喃说道：

　　“……我还有事可以做。”

　　那就是思考。

　　针对所有情报仔细审核、评估跟推测。

　　无论掠夺者的能耐有多大，这种武器他绝对抢不走。春雪连制服也不脱，便吹着二十三楼呼啸的冷风，开始仔细回想事情的开端——也就是从八天前能美征二入学以来发生的所有事情。

　　这一天，Dusk Taker出现在涩谷而非新宿，这件事春雪一直到了深夜，才从拓武口中得知。

　　然而即使区域不同，进行的事情却跟昨天一模一样。能美凑齐了“飞行”、“治愈”、“超火力”这几张已知范围内最强的牌，中等级的超频连线者根本没有人能在第一次遇到这样的敌手时，就找出有效的对策。

　　这对双人搭档接连两天写下全胜记录，再度取得大量的点数，结果Dusk Taker升上6级，Lime Bell也达到了4级。

　　这已经超脱了“对战”的范畴。

　　而是一种对既有加速世界的“侵略”。

　　当涩谷的天空被战火染红的当下，春雪仍然靠在阳台的栏杆上不动，不断地思考。

　　记忆已经重播完星期二跟能美的死斗，正要进展到昨天在秋叶原发生的那一幕。

　　神秘超频连线者“Rust Jigsaw”的所作所为，同样是一种对既有系统的侵略。这人运用阻隔名单搜寻的特权，在区域网路秋叶原BG之内赚取点数上的暴利。

　　既然如此，认为Rust Jigsaw跟Dusk Taker之间有某种关连，也不能说是牵强附会，至少他们阻隔名单搜寻的机制很可能一样，因此跟丢Rust Jigsaw让春雪怎么想怎么懊恼。

　　他再次品尝这份从昨天以来就不知咀嚼了多少次的苦涩，从脑中唤出曾闪过自己眼前的那个背影。

　　对方身穿灰色的棒球外套，脖子上清楚地留下白色的神经连结装置晒痕。一副十分疼痛的模样，一边用左手揉着右肩，一边快步离去。

　　即将从春雪视野中消失之际，少年仿佛嫌面前的行人挡路，右手很快地往旁边一拨——

　　记忆的重播在这个场面暂停了。

　　接着倒转几格。

　　少年右手手指伸直，在大约跟自己胸部同高的空间迅速地往右一划。

　　为什么这个场面如此令人在意？

　　春雪双手握紧阳台的栏杆，绞尽所有的思考力。玩解谜游戏找到通往解答的线索时，脑中那种微微的触电感，正断断续续地涌起。

　　想清楚、想清楚啊！

　　春雪一次又一次地播放少年的背影，自己也无意识中开始做起同样的动作。

　　举起右手，迅速往右一划。

　　神奇的是，他觉得自己的手臂也很熟悉这个动作。

　　右手迅速一划。右手划过去。划过去。

　　这——这恐怕不是用来赶开前面的人而做的手势……

　　而是用来消除虚拟桌面上视窗的动作？

　　当时少年并没有配戴神经连结装置。那他是配挂了某种视网膜投射型的可穿戴装置吗？不，根据记忆里的画面，他身上并不存在任何这类器材。

　　没有神经连结装置，也没有其他替代装置，却在看投影视窗？

　　……不可能。据春雪所知，现在还没有开发出隐形眼镜型极小荧幕这类的科技产品，应该也不存在可以植入眼球的装置。

　　正当他心想也许是误会，准备放弃这条思考路线时，过去能美征二说过的台词却忽然在脑海中苏醒。

　　‘……学长是不是以为这世上除了神经连结装置以外，就没有其他携带型的电子废品了？’

　　这句话是指他设置在梅乡国中更衣室前那台用来偷拍春雪的小型数位相机，仅此而已。那为何自己现在却这么在意这句话？

　　“装置……神经连结装置以外的装置……”

　　春雪一边摸着戴在自己脖子上的铝银色神经连结装置，一边喃喃自语。

　　神经连结装置以外的虚拟实境器材的确存在。在春雪出生以前的二○二○年代，应该是在头上配戴一顶巨大的头盔。但当时的这种器材专供全感觉沉潜用，最早实际配备扩增实境功能，让使用者能一边在现实世界活动，一边操作虚拟桌面的器材应该是神经连结装置……

　　“……不对。”

　　春雪忽然皱起眉头。

　　“不对，好像不是。记得最先实现AR的应该是……”

　　他停止自言自语，让视线在空中乱飘。模糊的记忆中有个东西让他觉得耿耿于怀。初期的头盔型器材跟现在的神经连结装置之间，应该还存在着另一种不同的装置。

　　犹豫了一会儿后，春雪轻动手指，敲下虚拟桌面上的储存装置区图示。

　　他在神经连结装置本机记忆区里无数的资料夹中不断下潜，最后在一个极深极深的层级，看到了一个只写着【F】字样的资料夹。

　　F是父亲（father）的F。里头储存着从多年前离家以来就不曾联络家里的父亲留下的所有相关资讯……不，应该说是回忆。里面有少少几张照片、几个录音档、一些纯文字备忘录，gl退有一个在母亲正准备从家用伺服器里完全删除之前复制过来的资料夹。那是父亲工作相关的资料。

　　父亲过去在一家中型的网路相关企业担任业务员，几乎完全不回家。即使偶尔放假在家，也只会将工作资料摊满整个视野，除此之外什么都不去看。

　　春雪想起了父亲在伺服器里留下的资料中，应该有类似虚拟实境装置开发史之类的文件，于是抛开一股稍稍刺痛胸口的情绪，拼命地翻找资料夹。没多久，他找到了想找的资料夹，于是打开来查看，并以手指卷动整理成年表形式的文字列。

　　最先实现全感觉沉潜技术的头盔型虚拟实境器材，是在二○二三年五月登场。

　　现行的神经连结装置第一世代机种，则是在二○三一年上市。

　　当视线被吸引到写在这两行之间的一行小字，看到装置名称的那一瞬间——

　　春雪心脏猛然一跳，呼吸跟着停住。他感觉全身皮肤急速变冷，猛力以双手握住栏杆。

　　——怎么会？怎么可能？太离谱了。可是……

　　——有可能。只要用了这种器材，就可以不靠神经连结装置而操作虚拟桌面，同时也可以不透过神经连结装置而连上区域网路。

　　春雪嘴唇发颤，以沙哑到了极点的声音，将这个字眼吐到空气之中。

　　“……脑内……植入式晶片……”

　　Brain Implant Chip，缩写BIC。

　　它在可穿戴式虚拟实境器材发展史上只存在过一段短暂的时间，可说是种异类。

　　装置本身就是种植入大脑表层跟硬膜之中的小型神经电子晶片。它透过将自我成长型的端子遍布于大脑表面的知觉领域，让使用者不需要配戴任何体外装置，就可以显示虚拟桌面等扩增实境资讯，甚至进行全感觉沉潜。从某些角度来看，可以说超越了神经连结装置，乃是一种最极致的虚拟实境器材。

　　这种器材于二○三九年上市，但短短数年之后，就被禁止在日本国内使用。

　　理由是BIC跟神经连结装置不一样，不但不能取下，甚至不能切断电源。一旦受到恶意入侵，将会非常难以处置。

　　反之，一旦使用者怀抱恶意使用，就可以进行各式各样的非法行为。最明显的例子就是高中、大学的入学考，或是各种证照考试。当时还没有神经连结装置存在，原则上考试都禁止携带虚拟实境器材，但只要植入BIC，背诵类的科目都可以轻松拿到满分，毕竟这无异于带了所有的辞典跟参考书应考。

　　因此全国各地都发生了多起双亲让考生子女植入BIC的案例，后来就连司法考试与国家公务员考试也都发生同样的情形，逼得政府非得立法禁止BIC的制造与使用不可。

　　没错——二○四七年的现在，BIC这种虚拟实境器材是违法的。

　　所以春雪在能美入学时，根本没有考虑过这种可能性。现在他却觉得除此之外，不会再有其他结论。BIC虽然受到立法限制，禁止一般民众使用，但仍然有继续制造，以供专门用途使用，甚至还听说过有医院会帮忙植入非法买卖的黑市晶片。虽然他完全想不出国中生怎么有办法植入晶片，但能美的言行举止确实让人觉得他也许有办法走后门。

　　能美征二／Dusk Taker——想来Rust Jigsaw多半也是如此——在大脑表层拥有第二具虚拟实境装置。

　　能美并不是在连上梅乡国中校内网路的同时，却还阻隔住对战名单的搜寻，而是从一开始就没有将安装了BRAIN BURST程式的神经连结装置连上网路。

　　说穿了就是这么回事。他的神经连结装置平常是以离线方式运作，这样一来就可以规避超频连线者获得“加速能力”这项特权而须背负的“不能避开对战”的风险，却又能透过BIC来连上网路。

　　举例来说，在剑道比赛跟拓武对打的时候，能美就用头盖骨内的BIC连上校内网路，同时使用离线状态的神经连结装置来进行物理加速，不断躲过拓武的竹刀。对战名单上找不到他的名字也是理所当然。

　　只有一次例外，就是能美为了使用“加速”在社会科考试中获得高分，因此以神经连结装置来连上考试用程式的那一瞬间——

　　“原来……是这样啊……”

　　春雪先挥手消掉占满整个视野的无数视窗，才挤出沙哑的声音。

　　终于——终于找到了唯一的答案。

　　而且这项情报对能美征二来说非常致命。脑内是否植入BIC，可以透过X光扫瞄来辨识。一旦在能美脑中发现晶片，他在梅乡国中的学籍肯定会被开除。

　　只要打出这张牌，就可以将能美拖到跟自己平等的地方——没有特权的战场。那么接下来要做的事就只剩下一件，也就是跟他“对战”，使尽全力跟他打——并且取胜。

　　春雪凝视着黄昏时的东京都心天空，此刻Dusk Taker应该正在其中飞翔吧？他吐出一句话，声音有如扣下步枪扳机似的简短有力：

　　“能美……这次真的该做个了断了。”

　　9

　　四月十九日。

　　星期五。

　　离黑雪公主回东京只剩一天。这天的午休时间里，春雪前往学生餐厅，横越成排的长桌，笔直走向最里面。

　　他的目标是交谊厅。除了只有二、三年级生可以使用的不成文规定之外，这里的许多桌椅已成为部分委员会及强势社团的专用座位，春雪从未于黑雪公主不在时踏进里头一步。

　　但唯有现在，他鼓足勇气走过白色的大门，来到一张圆桌前。桌旁谈笑吃着午餐的学生留意到春雪接近，抬起头看他。

　　游泳社与垒球社的菁英分子对这个似乎来错地方的学生投以讶异的目光，而春雪就在他们面前，对唯一一个仍然背对着他的小个子一年级生低声说：

　　“能美，我有话要跟你说，麻烦你到我们第一次谈话的那个地方一趟。”

　　接着不等对方回答就转身离开。

　　中庭深处某片没有公共摄影机的茂密树林下，春雪在此等着能美，同时回想起第一次与那个一年级生交手的事。

　　这个长得像女生一样可爱的学弟，以嘻皮笑脸的表情跟开朗的嗓音，对春雪宣告战斗已经结束。而他所言不虚，之后春雪越是挣扎，就越是恶化自身的处境。

　　动手要打能美，却反而被他痛揍一顿之后用脚践踏；在直连对战之中被抢走了飞行能力；在无限制中立空间学会心念系统后再战，眼看就要反败为胜，却又因为千百合出乎意料的搅局而吞下更惨痛的败仗。

　　能美的攻击还不只这样，他在现实世界中散播春雪是偷拍犯的谣言，逼得春雪走投无路；在加速世界则利用翅膀跟千百合赚取大量的点数，甚至还提升了等级。

　　再这样下去，难保不会应验拓武的话，让能美的最终目标黑之王Black Lotus陷入险境。

　　——可是……

　　到此为止了，能美。

　　背后有个踩到枯枝的脚步声接近，春雪转过身去。

　　对方从水橡树树干后现身，春雪盯着那张天真却又狡猾的笑脸——开口说道：

　　“游戏结束了，能美征二……不，应该叫你Dusk Taker。”

　　“……你说什么？”

　　能美脸上仍然挂着笑容，微微歪着头说：

　　“也就是说，这次学长终于完全认输了吗？你打算弃权，求我不要再欺负你了？”

　　“……不，我是说我跟你的‘斗智’已经结束了。”

　　春雪低声回答。他将所有力道灌注在两眼，接下对方揶揄的视线。

　　能美的微笑逐渐淡去，厌烦地微微皱眉。

　　“……学长，你这人真是学不乖。我也知道你非常努力，不但练会小家子气的心念招式，还去捡了那种冲天炮似的强化外装。可是这些努力一点用都没有，应该已经再明白不过了吧？你跟黛学长唯一能做的，就是在旁边干瞪眼，看着我打倒黑之王，支配学校……不，是支配整个杉并区。”

　　春雪用力摇头，甩开这番如刀般冰冷的话语：

　　“没这回事，我不会让你称心如意。”

　　说着他踏上一步——

　　以斩钉截铁的嗓音宣告：

　　“你能不出现在对战名单上的理由，在于你的脑袋里有第二具虚拟实境器材，也就是……违法的脑内植入式晶片。”

　　这一瞬间，能美表情的剧变印证了春雪的推测正确。

　　能美瞬间瞪大双眼，接着又阴沉地眯起，外露的牙齿咬得叽叽作响，鼻子上还皱起好几条细纹。

　　“……”

　　能美完全没有要说话的样子，春雪乘胜追击：

　　“要是你想否认，现在就马上拿下你脖子上的神经连结装置看看。我想就算拿下装置，你显示在我视野内的学籍标签应该也不会消失。”

　　他当然可以说自己没有义务这么做，但两人都很清楚死不承认没有意义。一旦春雪匿名将这个疑点通知校方，能美就得在学校管理部职员的见证下，在医院接受头部扫瞄，而无论他多么神通广大，都不可能窜改检查结果。这一来就证明能美在入学考中作弊，不但会受到退学处分，还必须接受瘫痪BIC的处置。

　　这种伤害比起春雪被当成偷拍犯处置的下场，多半有过之而无不及。

　　能美毫不掩饰怒意地瞪着春雪，以沙哑的嗓音撂话：

　　“……本来以为你是只猪，真没想到你其实是只老鼠啊。老是给我到处钻来钻去，乱嗅一通……”

　　“那你一开始就该毁了我，没这么做就是你的失误。”

　　听到春雪反唇相讥，能美逐渐收起愤怒的神色，再次露出轻蔑的笑容：

　　“算了，这点我就承认吧。那学长打算怎么做？你希望我们两个拿核弹对轰，拼个同归于尽？我跟学长都退学，我被送去医院，学长被关进少年观护所，将来我们两个还会在现实中受到攻击，丧失BRAIN BURST……这就是学长选择的结局吗？”

　　“若有必要，我倒是不怕事情演变成这样。”

　　春雪用力握紧冒冷汗的拳头，说出他花了一晚想出来的了断方法：

　　“——能美，你有我的影片，我有你的秘密，我们各自握有一张王牌。如果说除了用这些东西逼得我们两个都在现实中身败名裂以外，还有什么方法能做个了断……当然只剩‘对战’这条路，不是吗？”

　　“对战……？”

　　“没错，毕竟我跟你都是超频连线者。你现在就别再用BIC，改用神经连结装置连上校内网路，而且要解除一天只能对战一次的限制，跟我一直打下去，直到有一边认输，或是输光超频点数为止……只是我自己就算打到最后1点输光，也不打算投降。”

　　——而且就算我输了，接着还有拓武，以及黑雪公主学姐会跟你打。

　　相信能美也听见了春雪在心中补上的这几句话。

　　能美征二脸上再次短暂露出深沉的愤怒与焦躁：

　　“……对战、超频连线者，这两个字眼我都讨厌。不，应该说会认真讲出这两个字眼的精神最让我讨厌得不得了。不过……如果学长这么希望，那也无可奈何。”

　　能美换回一贯的浅笑，背靠在水橡树上，轻轻竖起一根手指说：

　　“既然如此，我这边也有个提案。”

　　“……提案？”

　　“对。为了打光我跟学长其中一边的点数，重复打上几十场，甚至几百场加速对战，不觉得这样很愚蠢吗？而且就算其中一边投降，又要怎么保证那是真心的？”

　　“那你说该怎么办？”

　　“我们一次了结吧，就用有田学长最喜欢的‘决斗’。”

　　能美在脸上刻出凄厉的笑容说道：

　　“在无限制中立空间里，有个方法可以在一次对战里赌上双方的所有超频点数。只要有两名以上的对战者把所有点数都灌进一件物品，活下来的一个就可以拿走全部点数。如何？学长不觉得这样了断比较聪明吗？”

　　“……”

　　春雪凝视能美的笑容好几秒，接着微微摇头说：

　　（插图）

　　“……说来遗憾，能美，我已经没办法相信你了，虽然我想你也不意外。要是在无限制中立空间打，就没办法排除你事先找好同伙埋伏在决斗地点的可能性。”

　　能美听了，一副无可奈何的模样双手一摊：

　　“我倒觉得我也有同样的危险呢……那好，我就再多给学长两道保障吧。首先，学长你可以带Cyan Pile……黛学长来，我会轮流跟你们两位打。第二就是决斗时间，学长要临时延后几次，每次延后几分钟都行，这样一来，先找人埋伏的手法在现实上就已经不可能实现了。”

　　“……”

　　春雪屏住呼吸，迅速思量了一番。

　　无限制中立空间的时间流动速度是现实世界的一千倍，假设刚开始指定下午五点沉潜，但却在数秒前延期十分钟，加速世界内就会整整过掉一星期。只要多来几次，里头经过的时间就会变得极为庞大，照正常人的耐性根本不可能一直等下去。

　　如果不想一直等，因而频频下潜又登出，每次都得消耗多达10点的超频点数，这种消耗也只有“王”级的玩家才付得起。

　　说到在无限制空间埋伏，便让春雪想起三个月前的Chrome Disaster事件中，黄色军团伏击红之王仁子的情形，但他们并非在内部等候不知何时才会出现的仁子等上好几个月，而是从转让强化外装的过程中找出Disaster本体“Cherry Rook”的现实身分，监视他的动向，藉此推测沉潜的时间。

　　如果不用上这类手段，要在无限制空间中设下埋伏的确是不可能——在他想来是这样。

　　但春雪也有自觉到自己对于加速世界的知识还不够充分，所以没有立刻回答。

　　“……既然这样，我先跟拓武商量一下应该无所谓吧？”

　　“那当然，请请请！学长爱怎么商量都行。”

　　能美嘻嘻一笑，退开一步。

　　“等学长讨论出结果，请寄信到这个位址，毕竟我也需要一些时间做好心理准备。”

　　说着他就弹给春雪一个匿名的邮件位址，之后转身离开。春雪屏气凝神地看着能美的背影渐行渐远。

　　春雪有种不妙的感觉。照当初的预测，当他说出BIC这个词，应该就要立刻发展成对战的局面才是。这时被能美来了个缓兵之计，让他觉得步调又被对方掌握住。

　　确定能美消失在校舍中之后，春雪靠在附近的树上，以思考发声问道：

　　‘……阿拓，你怎么看？’

　　‘……很危险。’

　　一直在线上倾听所有谈话的拓武，立刻做出回答。

　　春雪昨晚发现关键在于BIC之后，立刻将情形告诉拓武，同时也决定好要怎么利用这项情报来跟能美征二做个了断。也就是先由春雪挑战，再来是拓武，不断地找能美进行区域网路对战，直到能美的超频点数输光为止。

　　当然他们也不是没有考虑到，要面对6级的Dusk Taker，也许他们两人的点数都会输光。但如果是败在公平的对战——那不就表示事情也只能这样了吗？“一旦沉潜到战场上……唯一要做的就是一心一意地战斗！”这正是军团长黑雪公主的教诲。

　　然而能美的提案却出乎预料。拓武紧张地再次重复：

　　‘小春，这样太危险了。到了无限制中立空间里，根本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更何况对方是狡猾的能美啊。’

　　‘难道我们要拒绝吗？’

　　这时拓武也沉默了。过了一会儿，低沉的声音在春雪脑海中响起：

　　‘……能美说得的确没错，就算他投降，也没有方法可以保证他就此认输……还是会留下他有朝一日设下新圈套的可能性……’

　　‘那阿拓，能美说让我们“临时延长指定时间”，你有想到什么方法能规避这种安全措施，在无限制空间里埋伏吗……？’

　　拓武又沉默了几秒，接着缓缓回答：

　　‘要有莫大的超频点数……或是莫大的耐心，除此之外应该别无他法。所以问题应该在于能美有没有愿意为他牺牲这么多的同伙了吧……’

　　这次换春雪沉吟了一会儿说道：

　　‘嗯……我想他很可能有参加某种组织，而且还是一群会替成员植入BIC的家伙。我在秋叶原打过的Rust Jigsaw多半也是其中之一。只是他们两个的虚拟角色名称上都没有挂标签，所以这组织多半不是系统规定的军团……’

　　‘也就是一群试图用脑内晶片有效率地赚取超频点数，在现实中毫无节制地使用的家伙？能美之前说过他们是“加速利用者”，还真是名副其实啊。’

　　‘的确……这样的一群人，会为了能美个人的问题，几乎毫无节制地浪费点数或时间来帮他吗……？”

　　春雪用力咬紧嘴唇，随即说下去：

　　‘不，我怎么想都不这么认为。能美说这世上不存在无偿的友情，我想这句话对他来说多半属实。换个角度来看，如果能美有这样的同伙……我想他应该会是一个更像样的超频连线者。’

　　春雪这番话没有根据，但拓武立刻表示同意：

　　‘嗯，也对……你说得对。这是我们这些超频连线者，跟能美那种加速利用者之间的战斗。就是这个信念支撑着我们……对吧……’

　　瞬间，双方的共同意志化为白色闪光，在语音呼叫线路中流过。

　　春雪用力点点头，送出强而有力的思念：

　　‘好，我们就接受决斗。第一次的指定时间，得订在你跟能美社团活动完毕回家以后……我想想，就定在晚上八点吧。之后最少也要延长十次，合计一小时以上，去除埋伏的可能性。’

　　‘了解。’

　　听到拓武二话不说地答应，春雪稍稍放松肩膀，补上一句：

　　‘……而且老实说，一次决胜负也比较省事。’

　　‘呵呵，因为小春你是属于单点集中型的啊，我会期待你可以速战速决的。’

　　‘对特地跑去修练心念的你可就不太好意思了。’

　　两人互相笑了笑，说好放学后见，春雪就切断了通讯。

　　——幸好身边有拓武在。

　　春雪深深这么觉得，接着由衷高兴半年前首次跟Cyan Pile对打时，没有选择彻底终结他。

　　放学后，晚上七点三十分。

　　春雪整理完自己家客厅，才刚从冷冻库里拿出常吃的盒装冷冻披萨，准备拿去加热，就听到门铃响起。

　　他朝着显示在投影视窗的拓武脸上瞥了一眼，就跑向玄关按下开锁键，朝着开启的门说：

　　“嗨，你很准时……”

　　“嘛”这个字还没说完，春雪就惊讶得张大了嘴，上身直往后仰。

　　一脸严肃站在门前的拓武身后，有张他十分熟悉的脸孔。

　　“……小、小百……？”

　　为什么现在，你会在这里？

　　穿着便服的千百合不给春雪时间质疑，面无表情地低声说句：“打扰了。”就走上走廊，迅速从春雪身旁走过，朝着客厅走去。

　　春雪先茫然目送她的背影离开，接着才转过去对拓武问道：

　　“……为、为什么？”

　　“我没有找她，是在电梯里碰到的。”

　　拓武也一头雾水地回答。他轻舒一口气关上门，问春雪是不是可以上去。

　　春雪连连点头，接着跟拓武一起回到走廊。

　　千百合这时已经站在厨房，她拿起丢在流理台没动的冷冻披萨盒子，微微一笑说道：

　　“……你还是老样子，都在吃这种东西。”

　　说着就把盒子放回冷冻库，举起她自己带来的纸袋说：

　　“我又请妈妈做了千层面，我们三个一起吃吧。”

　　顿了一会儿后又说：

　　“……别担心，没有下毒啦。”

　　一听到这个玩笑，锐利的刺痛贯穿春雪胸口，让他表情一歪。

　　——为什么我们就非得闹得这么尴尬不可？

　　这念头在他脑海中流窜。一撇开视线，就看到拓武在镜片后的双眼同样僵住不动。

　　千百合也不再看他们两人，迅速从纸袋里拿出耐热容器，将里面的东西分到三个盘子上。接着灵活地左手端一盘，右手端两盘，一路走到客厅来。

　　“好了，坐吧。”

　　她微笑着将其中装得稍满的一盘放到春雪眼前，另外两个差不多满的盘子则放到拓武跟自己前面。接着从餐桌正中央的餐具篮里拿出叉子，递给他们两人。

　　跟上周以前的千百合比起来，现在她的每个动作都像被看不见的丝线绑住般沉重，让春雪不忍心多看一眼。他接过叉子，将视线固定在盘子上，小声说了句：

　　“……谢谢，我要开动了。”

　　“……我开动了。”

　　拓武也跟着说了一声，接着在千百合一声“请”之下，三个人就开始默默吃起千百合妈妈特制的千层面。

　　非常好吃，味道比上周吃到的更上一层楼。然而这样的美味，却将春雪胸中的刺痛勾勒得更加鲜明。他只觉得一停下嘴就会忍不住哭出来，整个人几乎抱住盘子，一心一意吃个不停。

　　三人只花了十五分钟就清空了盘子。千百合洗完餐具放回原位，又坐回餐桌旁。

　　等到好一阵子不说话的千百合终于开口，已经七点五十分了。

　　“……能美他要我过来。要我到决斗的地方去。”

　　“这……”

　　“咦……”

　　春雪跟拓武同时出了声。

　　一瞬间的空白过后，思考开始高速运转：

　　“这……这样啊。你已经4级了……所以连无限制空间也进得去了啊……”

　　春雪完全没考虑到千百合出现的可能性，连他自己都觉得这样实在愚不可及。然而一想就觉得没错，凭能美的个性，要拿Lime Bell当伏兵来利用是不会有所犹豫的。

　　“可、可是……能美打算怎么告诉小千正确的时间……？”

　　拓武的疑问很有道理。春雪他们可以任意变更指定时间，甩掉埋伏在里头的超频连线者，就连千百合也不例外。

　　千百合像是要躲开他们视线似的低下头，喃喃说道：

　　“……能美是这样指示我的。他要我直接来见小春你们，告诉你们说我要背叛能美，让你们相信我，然后同时沉潜进去……等对战开始之后就去治疗他。”

　　“……你说、什么……”

　　春雪咬牙切齿。

　　——他要卑鄙到什么地步！

　　就在这种激愤贯穿脑海的同时，春雪心中也涌起了更多疑问，猜不透千百合将这个计划泄露给他们知道的用意。

　　千百合似乎也感觉到了这点，小声说下去：

　　“……可是，我怎么办得到呢？现在我再说这种话，根本就没有说服力。所以我……我想说出真话，拜托你们答应我。”

　　“拜托……？”

　　千百合以一对泛着泪光的大眼，看着春雪跟拓武，斩钉截铁地说道：

　　“求求你们，带我一起去，我非去不可。如果你们不答应……那我也没办法，只好现在就在这里潜到无限制中立空间里，在那边等到你们两个来为止。不管要等几个月、几年，我都会等到底。”

　　“……小百，你……”

　　春雪从差点梗住的喉咙挤出了声音。千百合这番宣言固然令他震惊，然而在一个星期前连BRAIN BURST的基础知识都不知道的初学者，现在口中却顺畅地说出“无限制中立空间”一词，这个事实也同样让他深受震撼。

　　春雪内心深处迸出一个从这个状况开始以来，已经不知道涌出过几十次、几百次的疑问：

　　——这是为什么！

　　——小百，你到底为什么要做到这个地步！你之前那么否定BRAIN BURST，现在为什么这么固执，简直像被恶灵上身似的一直赚取点数，到底是为了什么！

　　没错，春雪没有办法阻止自己怀疑。

　　如果连千百合刚刚那番话也是圈套该怎么办？如果她的计划是设下双重骗局来干预决斗，临时背叛我们，抢走我跟拓武的点数，那又该怎么办？

　　老实说，就连一对一的情形下，跟Dusk Taker对打都未必可以取胜，要是再加上Lime Bell的治愈能力，他们几乎毫无胜算，就像星期二的那场决战一样。

　　春雪不明白。他无论如何都搞不懂千百合的意图。

　　这凝重的沉默，被拓武平静的声音打破：

　　“……我明白了，小千。我们就一起去吧。”

　　“阿、阿拓……”

　　拓武转过去面对春雪，平静地微笑说道：

　　“小春，半年前你在那间医院第一次跟我对战时，最后饶了我一命，相信你当时一定非常犹豫吧？毕竟我向你求饶很有可能只是嘴上说说，大可等对战一结束，就去猎杀还处于昏睡状态的Black Lotus。可是……你还是原谅了我。不，应该说你相信了我。当时的事情我永远不会忘记。所以……”

　　拓武以颤抖的喉咙深深吸一口气，毅然表态：

　　“我也相信小千。虽然怎么想都想不透小千的真意，让我非常懊恼……可是不管小千的行动会带来什么样的结果，我都打算接受。”

　　再度来临的寂静之中，春雪看到千百合的嘴唇无声地动了动。

　　那反应小得几乎只像是振动，但两人耳中却听到了明确的话语：

　　……谢谢你，小拓。

　　听到这句话的瞬间，春雪用力闭上眼睛。昨天千百合流泪的模样，就这么在他的眼睑中苏醒过来。

　　我是照自己的意志行动。

　　当时千百合哭着这么说。既然如此，细节根本就不重要。就如拓武所言，唯一的问题就是要不要相信她，而这个问题的答案当然早已确定。早在多年前，甚至从千百合跟春雪根本还没办法好好讲话的那个时候，就已经确定了。

　　“好。”

　　春雪也深深点了点头。

　　“我们三个一起去。”

　　就在时刻来到晚上八点的同时，春雪对能美寄出了第一封纯打字的邮件。指定的沉潜时间是八点五分，地点是无限制中立空间内的高圆寺站前。

　　当然地点跟时间都还会陆续变更，而新的指示都在上一次指定时间快到的几秒钟前才会送去，所以即使能美想找人埋伏，也不可能告知这个人延期的消息。唯一的危险就是负责埋伏的人就像春雪他们一样，先在现实世界跟能美碰头，然后同时沉潜进去，但他怎么想都不觉得能美会有那么信得过的同伙。另外为了消除这种可能，他也想过先跟能美在现实世界碰头之后再行沉潜，但考虑到将血肉之躯丢在能美面前不管将会更加危险，便驳回了这个计划。

　　春雪一边不规则地变更时间与地点，一边接连寄出邮件。

　　等待时的紧张感，就像在牙医诊所的候诊室里长时间被人丢着不管一样令人不快，仰想到能美感受到的焦躁肯定远非自己所能比，也就忍了下来。毕竟对方就连春雪他们到底打算延后几分钟、几次都不知道。

　　午后九点十二分。

　　整整延长了十五次以上之后，春雪终于说了：

　　“好……一分钟后沉潜进去。”

　　“了解。”

　　拓武出声回答，千百合也点点头。

　　这一战将会赌上三人的所有点数。不管战斗拖得再久，也花不到一小时。也就是说，在现实世界时间的短短三点六秒钟之后，一切就会结束了。

　　春雪在心中朝着远在冲绳的黑雪公主喊了一声。

　　……学姐，要是我输了，你一定会非常生气、非常伤心。但我相信最后你一定会体谅我，了解到正因为我希望有朝一日能成为你的骑士，才非得这么做不可。

　　离九点十三分只剩五秒。

　　春雪按下了最后一封邮件的寄出按钮。

　　信中写着【地点：梅乡国中操场。时间：现在。】

　　“我们上！”

　　继春雪这么大喊之后，三人异口同声念出了语音指令：

　　“““无限超频！”””

　　10

　　夜晚。

　　黑色天空中，巨大的苍白圆盘发出皓然光辉。

　　从地面到建筑物都像脱了色般一片全白。不是无色，而是骨头干燥后的颜色。四四方方的住家影子清晰地落在宽广道路上，远方还可以看到成了象牙白螺旋塔的新宿副都心，仿佛恨不得贯穿夜空似的耸立。

　　“……是‘月光’场地？”

　　拓武——Cyan Pile对虚拟世界的东京西部环顾一周，喃喃低语。

　　春雪也立刻列举出他记住的特征：

　　“很明亮，但是阴影处几乎完全看不见。声音传得很远、公敌很少，也没有陷阱型的地形效果……”

　　“在开阔空间里，要躲起来偷袭几乎是不可能的。选操场真是选对了。”

　　两人互相点点头，朝身后瞥了一眼。

　　原本是有田家客厅的白色空旷空间里，可以看到身上绿宝石光辉连在月光下都十分鲜明的Lime Bell静静伫立。

　　外观跟星期二看到的时候没有两样，但她短短两天打过的对战场数却极为庞大，而且每一场都获得胜利，让她跟春雪还有拓武一样升上了4级。

　　只是话说回来，4级以后的升级路途都极为漫长，跟就快升上5级的他们两人比起来，千百合的累计获得点数还是有一段不小的差距，但至少在角色潜能点数上应该是同等的。

　　千百合在短期攀升的过程中，为能美担任治愈与诱饵的角色，肯定承受过无数超频连线者的各式攻击。这样的经验有多难受、多痛苦，春雪自己也曾经亲身体验。

　　但千百合却以丝毫不显疲态的动作，轻快地站到两人面前，简短说道：

　　“走吧。”

　　接着就从高度相当于二十三楼的阳台上毫不犹豫地纵身一跳，并以稍低处的阳台与装饰当作踏脚石，轻巧地逐步降到地上。她的动作已经完全没有新手的生硬感。

　　春雪又跟拓武对望一眼，忍不住苦笑一声，接着依样画葫芦地跳下去。

　　三人避开平常通学走的干道，以小跑步钻小路行进。春雪跟拓武一边留意周遭，一边破坏合适的物件来累积必杀技计量表。

　　他们没直接进入学校，而先到对面的一家快餐店屋顶上，躲起来观察决斗场地的情形。

　　梅乡国中外观变得像是一座中世纪欧洲的宫廷。不知道是不是叫做哥德式建筑，只见其正面有着成排的巨大圆柱，墙上还有许多天使与恶魔的浮雕。

　　这些浮雕总不会全都是对战虚拟角色吧？春雪凝神观看了一会儿，确定这些全都是石头之后，再重新观察操场。

　　开阔的操场成了庭园，有许多细小磁砖铺成复杂的纹路。里头不存在任何物件，只有南端耸立着一座长枪似的高塔——原本是挡球网的支柱——拉出一条细长的影子。

　　“……看样子没人躲在里面。”

　　春雪这么一说，拓武也点了点头：

　　“嗯……然而能美也不在……是他沉潜的时间晚了我们半秒左右吗……”

　　“要是等五分钟没看到他来，我们就从高圆寺车站离开吧……不对，等一下。”

　　这时一个极小的破风声传进春雪耳里。场地上完全无风，所以肯定是有物体在空中移动。可能是飞行型公敌——再不然就是飞行型对战虚拟角色。

　　春雪猛然抬头望向西南方的天空，一看到那个影子，他就变得全身僵硬。

　　群星闪烁的夜空里，一个被月光照得十分苍白的影子慢慢接近。

　　对方身形瘦小，双手有着钩爪，背上还长了一副恶魔翅膀。

　　——Dusk Taker。

　　“能……美……！”

　　虚拟角色仿佛受到春雪无意中的低呼吸引，开始慢慢下降。他双手抱胸，画出优美的螺旋，在操场正中央翩翩落地。

　　着地几乎安静无声。光是这动作，春雪就看得出能美对飞行能力的控制已经驾轻就熟。

　　有着“掠夺”属性的虚拟角色慢慢收好翅膀后，停下动作。

　　完全的寂静再度笼罩整个世界。

　　春雪的五感捕捉不到任何变化。没有悄悄接近的动作，也没有沿着死角潜行的脚步声。

　　整整等了一分钟以上，春雪才小声说：

　　“……我们过去吧。”

　　春雪跟身旁点头的拓武同时站起，跳到马路上。Dusk Taker听到他们的脚步声，便迅速地转过头来。

　　春雪等人就这样注视着Dusk Taker，一路从校门走进梅乡国中校地，并绕过校舍边缘往操场前进。

　　三人的脚步声在地砖上踩出坚硬声响，月光将三个影子刻得极为鲜明。

　　千百合没进入操场，而是沿着校舍南边的墙壁走到阴影处，悄悄站着不动；春雪跟拓武则笔直朝开阔空间的正中央前进。

　　春雪在离正中央的Dusk Taker还有二十公尺左右的地方停步，默默地注视对方。

　　能美承受他的目光几秒后，放开环抱在胸前的手，往左右轻轻一摊：

　　“……当初的确是我说要延长几次都行啦！”

　　带着金属质感特效的少年嗓音，轻快地回荡在苍白世界之中。

　　“不过我可万万没想到学长竟然会拖那么多次呢！也不知道该说你们是谨慎，还是疑心病太重……”

　　“因为我们学聪明了，对付你这种人，再怎么提防都不嫌多。”

　　听到春雪反唇相讥，能美先冷笑了几声，接着右手笔直往前伸出。

　　他的手指夹着一张卡片。这卡片很类似先前黄之王Yellow Radio用来播放影片的装置，却有着鲜血般的红色。据说在无限制中立空间的“商店”贩卖的特殊物品，几乎全都做成这种卡片的型态。

　　能美将卡片秀给春雪他们看，接着说道：

　　“这是名副其实的‘生死决斗卡’，价钱还挺贵的，不过买这个的点数就算我请客吧。”

　　说着又冷笑了几声。

　　“……首先我会把手上的所有点数都灌进这卡片里，剩下的两个决斗者名额我已经设定成团队，请你们两位也都把自己的点数灌进去。若我的HP计量表归零，而你们两位都还活着，灌进去的所有点数就会平均分配给你们，只剩一个的话则由他全拿。至于我，则得让你们两位都倒下，才能得到点数。”

　　“换言之，如果我们两个都活了下来，也不必自相残杀？”

　　“没错。这算是一点小小的优待，重要的是……”

　　能美再次翻动卡片说道：

　　“这场决斗一定要有人阵亡才会结束，其次是阵亡的人一定会失去BRAIN BURST，没有任何缓刑的余地。我话先说在前面，要是从登出口‘登出’，就会立刻视为落败，在回到现实的同时被强制反安装。”

　　“……原来如此。”

　　春雪点点头，看了拓武一眼。

　　Cyan Pile面罩下的双眼也发出强光，用力点点头。

　　“好，就这么办。”

　　听春雪这么说，能美缓缓点头，用左手指尖碰了碰卡片。操作几下之后，卡片就发出了鲜红色光芒。

　　接着他咻地一声将卡片抛向拓武。拓武接过卡片，依样画葫芦地一摸，就看到卡片再度发光。

　　这次换春雪以右手手指夹住拓武扔来的卡片。

　　他先深深吸了一口气，以左手点选操作。接着往跳出的投影视窗正中央，点选输入点数的按键。

　　视野中先以不讨喜的字形流过一段生死斗规则的说明，接着浮现出询问YES／NO的对话框。他点选YES。

　　接着那平常冷漠到了极点的BRAIN BURST系统竟然再次询问是否确定，让春雪切身体认到自己真的处于死地边缘。意识明明跟现实中的身体分开，现在却觉得背上一阵冰冷，手脚开始麻痹，同时虚拟的肾上腺素也分泌到了血液中。

　　然而他当然点选了YES。

　　卡片发出了更加耀眼的血色光芒——从春雪手中离开，飘浮到稍高的位置。

　　倒数计时的数字在卡片周围慢慢旋转。

　　如果这次决斗有在加速世界广为宣传，想必会有多得吓人的观众跑来。春雪当上超频连线者的这半年来，从没听过有人进行这种一次赌上全部点数的生死斗。

　　——不对。

　　不是这样，自己明明有听过。

　　春雪最为敬爱的剑之主——黑之王Black Lotus，她受到专门针对9级超频连线者的特例规则限制，必须随时抱着死斗的可能性而战。没错，每个周末的领土战争就是这样，万一有别的王做好周全准备现身，而她又在那次对战中落败，就会当场永久丧失BRAIN BURST。

　　……学姐，原来你一直都活在这么沉重的压力下啊。

　　春雪在内心深处这么自言自语的一秒钟后——

　　倒数计时数到了零。

　　熊熊燃烧的文字宣告对战开始。

　　Dusk Taker大动作摊开双手的钩爪。

　　春雪也放低姿势，摆出左右手刀一前一后的架势。

　　能美的翅膀仍然收叠在身后，看样子也还没打算发出紫色的波动，似乎想先来一场不动用心念的地面战。

　　——正合我意！

　　春雪在心中喊了一声，往地面猛力一蹬。

　　他猛然往前冲刺，一口气缩短间距，视野中央的敌人身影迅速变大。

　　春雪越过延伸到白色操场的铁柱影子。一条、两条——

　　事情就在踩到第三条影子的时候发生了。

　　这条影子宽不到十公分，照理说应该藏不了任何东西，但却有个物体有如喷泉似的从这块黑暗中弹起，从左右两边逼向春雪。

　　那是每边长约一公尺的方形薄板。两片没有光泽的全黑薄板，在春雪踏上柱影的瞬间就像装了弹簧般弹起，排山倒海地夹向他。

　　就连Silver Crow的速度，也躲不过这一夹，春雪只来得及张开双手，挥拳击向薄板侧面。

　　铿一声响起，春雪的双臂关节溅出火花，只见视野中的HP计量表立刻微量减少。

　　“呜……”

　　剧痛让他忍不住出声呻吟。薄板明明只有几公厘厚，压力却强得像是被巨大老虎钳夹住一样。春雪实在张不开双手，只好手臂一翻，用手肘跟手背拼命抵抗。然而漆黑的薄板转眼间就将Silver Crow挤进宽度只剩五十公分左右的空隙，这才总算停住。

　　春雪听着自己的虚拟身体被挤压而发出的弯折声，强行甩开惊愕的情绪，思考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月光”场地上没有陷阱，那么这会是Dusk Taker暗藏的必杀技吗？不，如果真是这样，发动之际一定得先发声或做出特定的动作。而且如果他有这么强的招式，上次对战中就会拿出来用了。这么说来——

　　这漆黑的薄板不是能美的招式，当然也不会来自Lime Bell。

　　也就是说，这个战场上还有一个人……

　　不对，不可能。先前临时延期那么多次，不可能还有人可以在这次决斗中埋伏。

　　思考运转到这里，春雪感觉到一阵极其稀薄的声息，轻易颠覆了他的思考。

　　他的目光被吸往右侧，也就是校舍的方向。

　　白色操场北端被四层楼校舍的影子遮住，显得十分阴暗。墙边可以看到Lime Bell小小的影子蹲在那儿。

　　而在校舍影子尖端一处离他们近得多的位置，第五个虚拟角色无声无息地冒了出来，让春雪跟背后的拓武目瞪口呆。

　　奇形怪状。

　　这个虚拟角色的模样只能这样形容。春雪过去在加速世界之中，从没看过这么奇特的对战虚拟角色。

　　整个身体由许多垂直排列的薄板构成，简直像用无数张裁剪成方形的纸片堆叠出来的。薄板与薄板之间存在约一公分宽的空隙，因此从旁看去可以看到鲜明的轮廓，但从正面看去就只看得到几条纵向并列的线。

　　而这数十片组成虚拟角色的薄板全都像涂了墨水似的，染成了没有光泽的黑色。

　　对春雪来说，这个虚拟角色的颜色或许比造型更加令他觉得震撼。

　　这个积层板虚拟角色怎么看都黑得极为彻底，跟春雪见过的那些“有点黑”的虚拟角色不一样——不像Chrome Disaster那样泛着银光，也不像Dusk Taker那样泛紫。是种会吸收所有波长的光，拒绝染上其他颜色的完美黑色。

　　“……你是？”

　　春雪以沙哑的嗓音这么问。

　　但虚拟角色什么都没有回答，只是歪了歪方形的头，从几道缝隙下回望。紧接着从左右包夹的两块薄板压力变得更强，使得Silver Crow的装甲发出令人不快的咿呀声。

　　这时春雪才总算发现积层虚拟角色的整只右手都不存在，反倒是肩膀附近摇曳着朦胧的灰色光芒。

　　尽管不知道其中的运作机制，但从颜色跟形状来看，明显可以看出现在困住春雪的两片薄板就是这只消失的右手。

　　还有一件事也很明确。

　　这个黑色虚拟角色是能美安排的伏兵。照理说春雪他们已经评估过所有可能性，想尽办法排除了埋伏的机会。

　　“……为什么……这是怎么办到的……你们应该不可能猜到这个时间……”

　　惊呼声来自于呆站在后方的拓武。

　　（插图）

　　对此，积层虚拟角色则保持沉默，反倒是站在春雪几公尺前的Dusk Taker发出几声冷笑。

　　夜暮色的虚拟角色慢慢解开架势出声：

　　“哼哼，学长们还真是会逗我开心啊。这副震惊的样子实在有意思，甚至让我想付参观费呢……对了，你们刚刚说什么来着？‘学聪明了，知道再怎么提防都不嫌多’？很遗憾，看来学长你们学得还不够啊，哈哈、哈哈哈哈！”

　　他大笑几声，接着双手一摊说道：

　　“……话说回来，两位马上要失去所有点数了，即使收我参观费也没有意义。就让我揭开谜底，当作饯别礼吧——不是我预测到你们指定的时间，眼前这个人当然也没在这里等上好几个月。”

　　Dusk Taker以右手钩爪敲敲自己那戴着护目镜的头部。

　　“‘我们’的这里装着脑内植入式晶片，这点两位也都知道。BIC是将一种成长型端子接在大脑的知觉领域上，作为生化电子介面……所以只要透过程式下令，要让这种端子深入大脑深处也是办得到的。”

　　“深……深处……？”

　　听到春雪喃喃自语，能美夸张地点点头说：

　　“没错。当然这样非常危险，我也没有做到这种地步。可是各位眼前这个人虽然外表温文儒雅，胆子却大得很，直接让端子深入到大脑里控制思考时脉的部分。”

　　思考时脉。

　　让春雪这些超频连线者能“加速”的超科技，关键就在这个字眼上。BRAIN BURST可以让原本以使用者心跳为准的基础思考时脉提升到一千倍之多，只要沉潜到正常对战场地或是无限制中立空间，倍率就会固定，完全无法调整。

　　也就是说，春雪他们将决斗时间延后一小时以上，这个世界里的主观时间已经过了将近两个月，照理说能美应该没有愿意为他忍耐这么久来埋伏的同伙——才对，然而……

　　“我再说一次，他从现实世界的晚上八点开始，就已经沉潜到了这个无限制中立空间，但他绝对没有在这里等上好几个月。你们听清楚了……他能够透过BIC来抑制大脑中的思考时脉控制区，任意停止思考。所以啊，他可是加速世界里唯一的‘减速能力者’呢！”

　　“……减速……能力……”

　　春雪甚至不晓得这声音是出于自己的喉咙，还是拓武口中。

　　哑口无言的他，接着又听到了一个新的说话声：

　　“……真拿你没办法。”

　　尽管加上对战虚拟角色特有的电子特效处理，仍然听得出是个平静的青年嗓音，甚至让人觉得温暖。春雪小学时代唯一喜欢的级任导师是个戴着眼镜的年轻男性，这嗓音就跟那位老师很像。

　　积层虚拟角色以惊人力道困住春雪的同时，仍以丝毫不带紧张感的温和嗓音，说出了登场以来的第一句话：

　　“我说啊，Taker同学，我怎么想都觉得就是因为你太多话，才会逼得自己非搞这种生死斗不可啊。”

　　“哈哈，那只是见解不同。你认为沉默是武器，我认为能言善道是武器，如此而已。你觉得他们两个吓呆的表情怎样？我们领先的技术力，已经吓得他们丧失战意了吧？”

　　“恐怕很难说啊。这边这个小个子可相当拼，硬得让我没办法压得更扁。”

　　“哼？看来再差劲的金属色还是金属色啊。”

　　听到能美哼哼低笑，积层虚拟角色以身上仅剩的左手比了个小手势说：

　　“就这样，我用尽全力也只能困住他，如果你可以快点解决后面的大个子，我也就轻松多了。”

　　“了解了解，我没打算要你做超出报酬量的工作。那种货色我三分钟……不，三十秒就解决得掉。”

　　听见能美这句侮蔑人到了极点的话——

　　春雪的斗志总算重新点燃。

　　——那种货色？你从来没跟阿拓公平打过，还敢说他是“那种货色”？

　　春雪咬牙切齿，目光扫向左右两侧的薄板。

　　——现在不是被这种玩意儿绊住的时候了。敌人有两个，我们也有两个人。能美交给阿拓，而我……就打倒这家伙！

　　春雪将所有意识集中在眉心。

　　一阵不知从何而来的金属高频振动，撼动了Silver Crow的身体。这代表他的意识连接上了BRAIN BURST程式中隐藏的想像控制回路。

　　困住春雪的积层虚拟角色右肩一直裹在灰色光芒中。仁子说过，这种持续发光的现象——“过剩光”，正是行使心念系统的证明。换言之，这薄板是那个虚拟角色的心念招式。既然如此，自己要做的事情也很简单，就是全力奋战到底。

　　Silver Crow尖锐的指尖微微亮起了一阵白光。

　　薄薄的光芒随即从手腕向上延伸，一路覆盖到手肘。

　　春雪深吸一口气，大声喊出才定案不久的心念招式之名。

　　“‘雷射……剑’！”

　　接着双手交叉，右手刺向左侧薄板，左手刺向右侧薄板。

　　“锵！”尖锐的声音响起，伸长的光之剑撞在漆黑薄板上，激荡出刺眼的火花。

　　光剑刺中的部位就像受到电浆烧灼般，转眼间就烤得滚烫发红。薄板剧烈震荡，光芒迅速在表面不断散开。

　　——就这样穿过去！

　　就在春雪内心这么呐喊，竭尽所有想像力的这一刻。

　　“哟……这可真了不起。”

　　他听见了个平静的说话声。

　　“‘静止重压’。”

　　是招式名称。

　　两片薄板忽然间发出轰隆巨响。

　　薄板的厚度原本只有一公厘左右，现在却迅速增加。五公分、十公分，过了一会儿便已经厚得不能再叫做薄板，成了巨大的立方体。

　　两个巨大立方体仿佛是用刀切出来的黑暗本身，春雪立刻感受到远超过先前处境的压力。

　　“唔……呜！”

　　春雪呻吟之余，仍然绞尽所有心念以光剑对抗。然而尽管先前薄板就要熔化，厚度增加后火红的部分立刻减半。

　　积层虚拟角色的肩上发出了更强的灰色光芒。这下完全可以确定这个招式不是系统规定的必杀技，而是敌对虚拟角色以想像力使出的心念招式。

　　双方输出的想像力互相激荡，让春雪觉得自己碰触到了积层虚拟角色的内心。

　　黑暗。

　　这种黑暗跟能美的心念不同，不是那种想要吞噬万物的饥渴虚无。明明存在于此，却不具有任何能量，因此不给予也不夺取，拒绝一切干涉。不，甚至连主动的拒绝都没有。那是一种“隔绝”，是种怎么想都不觉得还属于人类精神面貌的绝对疏离。

　　感觉到这点时，春雪反射性地对心念互触的行为感到恐惧。

　　他双手的光剑有一瞬间转弱，闪烁了一下。

　　这样就够了。沉重得骇人的物体陷进双肩，完全封住了春雪的动作。这时他又听到了积层虚拟角色说话的声音：

　　“我说这位同学，算我求你，可以请你就这样乖乖不要动吗？我接下的工作就只是暂时困住你而已，我不想跟你打。”

　　——你……想得也太美了！

　　春雪在心中高喊回话，重新提高光剑的出力，但顶多只能减轻黑色物体的重压，没办法推回去。

　　他被完全定住而动弹不得，这时他的视野捕捉到两个虚拟角色缓步走近彼此的身影。

　　西侧是体格娇小，两条下垂的手臂却显得过长的Dusk Taker。

　　东侧是右手“打桩机”尖端闪耀着光芒的Cyan Pile。

　　双方就在操场正中央，保持几步距离互相对峙。

　　空间中充满了急速增加的斗气，推高了空气的密度。在这一触即发的情形下，春雪发不出声音，也没办法集中心念。

　　“……欸？”

　　能美忽然间甩动手腕说道：

　　“看样子你们是有备而来，那应该多少会有点意思了……是吧？”

　　说着能美便举起双手，十指在胸前互触。扭曲的振动声响起，一道紫色光芒忽然从他的双掌之间迸射而出。那是能美的心念招式，春雪称之为“虚无波动”。春雪原本以为他会立刻升空，以远距离火力攻击，但能美似乎看不起Cyan Pile，打算来一场地面战。

　　“你这招式有名字吗？”

　　拓武冷静地发问，能美则以像是重重呼气的笑声回答：

　　“哼，我怎么可能取什么鬼招式名！虽然听说没有名字多少会让发动速度慢一点，但我才不想搞这种游戏玩家喜欢的把戏……而且啊……”

　　他双手往外一分，光波在空中留下朦胧的轨迹。

　　“学长你问这种事有什么意义吗？再过几分钟就要失去BRAIN BURST的你，问这个又有什么用呢？”

　　“当然有用。我亲手送一个人归天，总希望记住他一阵子。”

　　拓武冷冷地反唇相讥，并将右手的强化外装横在胸前。

　　春雪知道拓武曾在红之王仁子的指导下，花了一个礼拜修练心念。但对于拓武练出了什么样的招式、有没有练到能在实战中派上用场的水准，就没有问得这么清楚了。

　　尽管虚拟肉体被两块立方体夹得发出哀嚎，春雪仍然忍不住将目光投注在拓武身上。

　　接着Cyan Pile举起左手——

　　做出了春雪意料之外的行为。

　　拓武用左手五指，用力握住强化外装的锐利铁桩尖端。

　　……阿拓，你到底要做什么？

　　春雪瞪大了眼睛。那铁桩是从拓武的精神创伤——小时候在剑道教室所受的凄惨霸凌记忆——产生出来的。那是曾经一次又一次刺在他喉咙上的竹刀，同时也是为了贯穿当年霸凌他的那群家伙而生的凶器。

　　那他为什么要自己握住这根铁桩的尖端呢？

　　拓武以行动回答了春雪的疑问。

　　“——‘苍刃剑’！”

　　随着低吼的招式名，铁桩锵一声发射出来。春雪不由得预期会见到铁桩扯下拓武左手的景象，然而……

　　化为碎片飞散消失的，却是Cyan Pile右手的“打桩机”本体，铁桩本身则化为泛青色的光芒，继续握在拓武手中。拓武拿着这个发光的物体划出一个半圆并举到头上，接着空出来的右手也握上去，俐落地往前方挥下。

　　光芒应声飞散，从中出现的是……

　　一把造型刚毅而优美的近战用切断型武器。

　　也就是剑。

　　刀身长达一点五公尺，虽然属于单刃剑，刀背却完全笔直，上头还可以看到一条深蓝色的线直窜而过。刀刃则是淡蓝色，整把剑都裹在同色的微弱磷光之中。

　　Cyan Pile拿着这把美丽的武器摆出架势，剑与装甲相互辉映，怎么看都是个完完全全的近战型虚拟角色。不，他的模样已经可以称之为“剑士”了。

　　……阿拓。

　　春雪发出不成声的呢喃。

　　不知是否听见了这个思念，拓武看了春雪一眼并点点头。接着他再度转头向前，右脚倏然踏上一步，摆出中段架势，实实在在就是个剑道高手的样子。

　　拓武脚下发出更剧烈的斗气，让附在能美双手上的光芒频频摇曳。

　　“……原来如此。”

　　尽管看到这样的景象，能美自言自语的声音仍看不出一丝动摇，还发出轻视的笑声：

　　“哼哼，原来如此啊。学长对剑道比赛打输我这件事这么懊恼？竟然还体现出这种廉价的剑。不过啊，如果学长想要用剑分个高下……那也没办法，我就陪学长玩两下。”

　　接着能美也做出双手合握的动作，稳稳摆出中段架势。

　　紫色波动迅速伸长，化为长剑的形状，让一旁的春雪看得惊讶与佩服参半。能美以前曾将那种波动变成钩爪的形状，想来只要是近战武器，他都可以透过想像变出想要的型态。

　　尽管外貌换成了对战虚拟角色，两名剑士仍以跟上周剑道社社内锦标赛决赛中完全相同的架势展开对峙。然而这里没有裁判也没有护具，赌上的是身为超频连线者的生命。

　　双方的脚尖都开始微微挪动，慢慢拉近距离。

　　两人剑尖之间爆出细小的白色火花，烧灼着空气。

　　战斗已经开始了。拓武与能美正以心念较劲，要用比对方更强的想像力来“覆写现象”。

　　——阿拓，相信自己！

　　就在春雪在内心这么大喊的那一刻。

　　“——喝啊啊啊啊！”

　　“——嘿啊啊啊啊！”

　　两声呼喝在月夜的战场上高声响起，双方同时踢向地面。

　　两把剑分别划出蓝色与紫色的鲜明轨迹，正面对砍。

　　“铿！”强烈的冲击声响起，拓武以体现出剑刃本质“切断力”的心念，拨开能美那企图攫取万物的心念。两把弹得老远的剑又同时挥下，再次撞出巨响与火花。接着又是一次对砍。

　　双方拉开距离，再次以中段架势对峙。

　　Dusk Taker面罩下发出了捉弄对手取乐的声音：

　　“唉呀呀，这可让我吓了一跳，以临阵磨枪来说还挺能撑的嘛。”

　　“那当然，只要是不作弊的剑道比赛，我就比你强。”

　　听到拓武的反讽，能美用喉咙发出冷笑说：

　　“这恐怕很难说吧，学长。你以为我没有发现吗？不管你怎么掩饰都欲盖弥彰啊！我早就知道……你有个致命的习惯动作！”

　　能美在大喊同时犀利地踏上一步，双手握住的紫色长剑迅速延伸。

　　Dusk Taker伸长刀身并加上了冲刺，猛然挺剑刺向Cyan Pile的咽喉。

　　“嘿啊啊啊啊！”

　　拓武的双手仿佛痉挛似地弹起，企图以蓝剑护住咽喉。但就在这一瞬间，能美的剑有如击剑比赛用的钝剑般甩弯，改变了突刺轨道。

　　刺耳的嗡嗡声响起，剑尖从Cyan Pile空门大开的右腋下划过。

　　能美顺势往前将剑直挥到底，拓武的伤口也喷出一道泛青色的火花追着能美流去。

　　“呜……”

　　拓武呻吟之余仍立刻转身攻击能美。小手、小手、面。拓武的连续剑招快得令人目不暇给，但紫剑却有如生物般灵活扭动，精准地拨开攻击。

　　“学长你看看你，这样好吗？不用保护脖子吗？”

　　能美的剑再次应声刺出，丝毫不放过拓武所露出的瞬间破绽，这次在他左腹部劈开了一道伤口。

　　——阿拓，加油！

　　春雪拼命抗拒黑色钳子，同时在心中大声呐喊。

　　拓武的精神创伤，来自国小时在剑道教室所受的霸凌。被人架住而沦为刺击活靶这件事，既令他觉得受辱，更带给他压倒性的恐惧。

　　但拓武没有放弃剑道。他自己说是因为当时连放弃的力气都没有，但事实不可能如此。拓武之所以能继续练，全是因为喜欢剑道，因为对剑道的爱胜过了恐惧。对于这样的心意……

　　阿拓，你要相信自己对剑道的热爱！

　　拓武不可能听到春雪内心的呐喊，但他仍重新稳住踉跄的脚步——

　　接着他将双手握持的剑猛然往上一举。剑超过中段、越过脖子，高举过头。

　　不只是举到大上段的剑，连Cyan Pile双手到肩膀的部分，都裹在一层比月光还要苍蓝的光芒之中。

　　拓武散发出“过剩光”，摆出不动的架势，能美则瞪着他说：

　　“……这虚张声势还真是明显。也好，既然学长那么希望我在你喉头开个大洞……”

　　能美的剑跟双手也猛然迸出黑紫色的过剩光。

　　“……那就成全学长，一剑刺穿你的喉咙！”

　　Dusk Taker高速冲刺，猛然发出确实瞄准喉咙的一刺，身影快得让春雪看不清。

　　拓武的反应是——不闪也不挡。

　　他反而往前踏上一步，以厚实的左肩接下了这有着必杀威力的剑尖。紫黑色光芒深深贯穿蓝色装甲，一道细细的泛青色火花喷了出来。

　　“呜……”

　　面罩下传出低沉的忍痛声，但紧接着……

　　“喝啊啊啊啊！”

　　随着撼动空气的呼喝，“苍刃剑”垂直往下劈去。

　　能美以惊人的反应往右跳开，但终究没能完全躲过，左胸被剑尖划中。尽管伤口略浅，仍然喷出了耀眼的红紫色火花。

　　“啧……”

　　能美啐了一声想要拉开距离，但拓武乘胜追击又挥出一刀。蓝色刀刃即将碰到面罩之际，紫剑惊险地将其拦了下来。

　　两人就这样刀刃互抵，双剑交叉点喷出瀑布似的火花，照亮了两个面罩。

　　均衡的状态只维持了一瞬间。Cyan Pile的体格跟力气都占优势，一寸寸将剑前推。这样的结果与心念系统无关，体现出的纯粹是近战型跟均衡型之间的力量差距。

　　没多久，Dusk Taker右膝跪到了地上。

　　刀刃跟着一滑，拓武的“苍刃剑”逼向能美左肩。巨大压力让铺有白色地砖的地面出现细小裂痕，两人的面罩凑得几乎要碰在一起——

　　春雪脑中忽然有种预感随着战栗一起闪过。

　　——阿拓，快躲！

　　但能美的尖锐喊声却比春雪快了一步：

　　“‘魔王征收令’！”

　　啪一声响起，一道有密度的漩涡状黑暗从Dusk Taker的护目镜放射出来。

　　这丛黑暗正面命中Cyan Pile的面罩，宛如动物般抖动着侵入面罩。蓝色虚拟角色上身后仰，动作瞬间停住。

　　“魔王征收令”。

　　这是Dusk Taker唯一的固有必杀技。这种要耗掉整条计量表才能发动的必杀技，效果就是从目标对战虚拟角色身上，夺取一项特殊能力、必杀技或是强化外装。先前能美不动用翅膀而展开硬碰硬的接近战，其实是在找机会使出这一招。

　　Cyan Pile不具备任何系统上的特殊能力，而他的三项必杀技之中，有两项来自强化外装。也就是说一旦挨了“魔王征收令”，由于必杀技的连带关系“打桩机”会有百分之七十五的机率被夺走。

　　一旦发生这种情形——透过心念让铁桩转化而成的那把“苍刃剑”也会跟着消失。

　　覆盖住整个空间的静止状态虽然仅有一刹那，对春雪来说却如永恒般漫长。

　　接着黑暗就会从Cyan Pile的面罩逆流，回到Dusk Taker身上—

　　但这并没有发生。

　　反而是……

　　“……喔喔喔！”

　　拓武在怒吼中将双手握住的剑笔直硬劈下去。

　　能美左臂当场被砍断，洒着紫光飞开。同时虚拟角色本体也猛力撞在地上，剧烈地弹跳数次，往后翻滚了将近十公尺之远。

　　能美终究身手不凡，立刻起身以右手握住虚无之剑，但剑尖却微微晃动，显示出他内心的动摇。

　　Cyan Pile握着发出辉煌蓝光的刀刃，面对Dusk Taker摆好架式，同时开口说道：

　　“再怎么说，你也太贪心了。”

　　春雪一时间领会不出这句话的含意。拓武尽管原先并不打算解释，仍然平静地说下去：

　　“——我一直觉得纳闷，想不通你为什么不抢走Lime Bell的治愈能力。你明明只要抢下她的能力，就可以兼具‘飞行’、‘火力’、‘治愈’这三种能力，成为超越在王之上的绝对存在。理由就在于——”

　　拓武面罩细缝下的双眼闪出亮光，铿锵有力地说出了答案：

　　“你的容量不够。‘抢走别人的能力’这种强得过火的必杀技，使用上不可能没有限制。你的‘魔王征收令’所能抢夺并保有的能力总数或总潜能量一定有上限，要抢走‘飞行’跟‘治愈’这两种稀有能力，就算把其他能力全都删掉，容量仍然不够。我没说错吧？”

　　Dusk Taker用右手按住被砍断的左臂断面，保持沉默。如今能美应该正受到相当于正常对战场地两倍的强烈疼痛所苦。不知道他是痛得动弹不得——还是正燃起一股让他忘了疼痛的怒火？

　　拓武维持摆好的架式，慎重地慢慢逼近。平静的说话声再次流出：

　　“——教我心念的人说过，Cyan Pile的大部分潜能都在于这‘打桩机’。你一定以为我的强化外装没什么了不起，就凭你现在的剩余容量也抢得过去……很遗憾，这你可大错特错了。”

　　“……哼哼哼，原来如此啊。”

　　这时Dusk Taker总算发出了一如往常的轻蔑笑声，或许这反映出了他的心情，嗓音中带着阴森的失真特效。

　　“原来如此。之前我也说过，学长你这根铁棒，想必是根据非常难受的回忆塑造出来的。这玩意儿……就是竹刀的隐喻对吧？学长你是不是在剑道社出过什么不愉快的事啊？该不会，学长你那么帅，其实却曾经悲惨地遭人霸凌？哈哈，怎么可能啊！学长你又不是那边那只肥猪！”

　　……阿拓，这些话同样是能美的圈套！不要听！

　　春雪拼命抵抗毫不容情压迫自己的漆黑钳子之余，在心中这么呐喊。

　　或许是拓武心中产生了愤怒，剑上的光芒微微晃动。但他随即恢复，以冷静的声音回答：

　　“——我的回忆没什么大不了的，跟体现出Dusk Taker这个虚拟角色的创伤没得比。你之所以会成为‘掠夺者’，是因为你心中什么都不剩。因为你的一切都被抢走，成了个空荡荡的洞。我想你自己应该早就注意到了，抢走别人的力量……不，应该说抢走别人的希望、友情或爱情，都不会真正变成你自己的东西。”

　　又是一阵沉默。

　　倾泄的苍蓝月光底下，阴暗的虚拟角色深深垂着头。

　　过了一会儿，他无力地站起，按着左肩缓缓仰起头。先是全身微微颤动，随即转变为剧烈地晃动——

　　“……哼哼哼。”

　　球面护目镜下，发出一阵细小的窃笑声。

　　“哼哼、哼哼哼……哈哈哈、啊哈……啊哈哈哈哈哈哈！”

　　Dusk Taker全身后仰，放声大笑。

　　“啊哈哈哈哈哈！什么都没有？空荡荡？哈哈哈，你说的……你说的，是他才对！”

　　他又笑了一阵，心中累积的话语有如溃堤般涌出：

　　“你们这么聪明，应该已经从毕业纪念册之类的线索看出端倪了吧？没错，我的‘上辈’就是大我三岁的亲哥哥。他才是真正的掠夺者，仗着自己个子大了点，从小就用暴力抢我的点心跟玩具，大了几岁以后就改抢零用钱跟压岁钱……到后来甚至抢走了唯一跟我要好的女生。他的掠夺可彻底得很啊，哼哼哼。”

　　能美先摇摇头，一副不敢领教的模样笑了笑，继续这段阴沉的独白：

　　“……专抢我东西的他，第一次给我的东西就是‘BRAIN BURST’。可是我却笨得喜出望外，甚至满心感动。所以，当他帮我上完第一课就开口说出：‘每个礼拜给我赚10点来’时，我不知道有多失望。然而要是我拒绝，又会在现实中被施暴，所以我只好听话，甚至大老远跑去人口稀疏的地区，一点一滴地捡点数去进贡给哥哥，简直像条狗似的。没错，就在这个过程里，他从我身上抢走了最后一样东西，那就是身为一个人的‘尊严’。”

　　……不要，我不想听。

　　春雪屏气凝神，想要将能美的话赶出意识，仿佛这些话本身就具有攻击力，光是听都会带来痛楚。

　　……我不想听这些话，不，我根本不必听。

　　——阿拓，别再听了，现在就解决他，结束这一切吧。我们不必理会这种不知是真是假的事情。不对，那一定是假的，是企图动摇我们的计谋。

　　但春雪就是知道。

　　他知道能美说的是真相，也知道拓武这个人不可能在这种状况下动手。

　　Dusk Taker朝着停下动作的Cyan Pile继续说：

　　“……可是啊，就算在这种状况，我还是一点一滴为自己累积点数，慢慢提升等级。直到某天，这个没什么突出能力的虚拟角色，终于有了第一种必杀技，那就是‘魔王征收令’……大约在同一时期，我又得到了两种强大的力量，也就是BIC，以及心念系统的知识。心念的训练可辛苦了……教我的人不知道说过几次这是在浪费时间。不过啊，我靠着对哥哥的恨，总算咬牙撑了过来。没错，那一刻终于来了。让我可以从他……从哥哥身上，把以前被夺走的东西全部抢回来的那一刻。”

　　哼哼哼哼。

　　带着怨恨声响的笑声滴落在整个空间中。

　　“——我把哥哥叫到无限制空间里，先抢走了他的能力。然后我就用心念的力量，将吓了一跳的他折磨到死。不过我不小心一下子砍掉他太多HP，因此第二次就多花了些脑筋。每过一个小时他会重生一次，而我杀他的手法也就高明了一些。当时的感动跟痛快，真不知道该怎么用言语来形容啊！想到他的点数终于输光，再输一次就要失去BRAIN BURST的时候，他那种哭着求饶的表情……光是回想起来，我到现在都还会忍不住笑出声……哼哼、哼哼哼，啊哈哈哈哈哈！”

　　能美先捧腹笑了一阵，接着猛然抬头大喊：

　　“什么都没有？空荡荡的洞？这些话啊，指的应该不是我，而是现在的他！还能有什么比失去BRAIN BURST的前加速能力者更可悲、更凄惨！我不一样……我将会得到一切，不管在加速世界，还是现实世界都一样。你们所相信的友情或什么斩不断的羁绊这些幻想，我都会照样……”

　　护目镜下的双眼闪闪发光。

　　“——抢得干干净净！”

　　随着这声嘶吼，能美的右手用力一挥。

　　他的左肩断臂处，以猛烈的速度射出了长蛇般的黑色物体。那是三根触手，他首次跟春雪对峙时装备的强化外装。他刚刚就是暗中念出着装指令，等待触手再生完毕。

　　这些触手不断延伸，势夹劲风地飞出，但既不是扑向站在正面的Cyan Pile，也不是攻向仍被夹住的Silver Crow。

　　而是扑向悄悄躲在远方校舍后头，到现在都没主动开口说过话的千百合——Lime Bell。

　　“什……”

　　拓武尽管十分惊愕，但反应仍然很快，立刻挥剑想砍断触手。

　　但对方比他快了一步。

　　触手有如橡皮筋般迅速收缩，将绑住的嫩叶色虚拟角色举在刀下。

　　Cyan Pile全身挤出声响，猛力停住了这一刀。刀锋微微碰到Lime Bell(犬帽的帽缘，爆出一道火花。

　　三根触手立刻卷上千百合全身，毫不留情地绞紧。

　　“……！”

　　娇小的虚拟角色弓起后背，发出痛苦的呻吟，跟能美的窃笑声重合在一起。

　　“哼、哼哼哼，学长你以为我找她来这里，只是为了让她帮我补血吗？怎么可能！我早知道Lime Bell是你们的要害。派得上用场的东西，当然都得有效利用才行……这就是‘对战’的秘诀，不是吗！”

　　“……你这家伙……”

　　千百合想要朝着晃动剑尖低声怒喝的拓武说些什么，但触手立刻层层缠住她的嘴，打断了Lime Bell的话。

　　“好了，请学长丢下手中的剑，强化外装也要解除。”

　　听到能美冷酷的命令，拓武咬牙切齿地回答：

　　“……Lime Bell没有参加‘生死斗’，她可当不了人质。”

　　“哦？真的吗？”

　　Dusk Taker说着便歪歪头，以滴出紫色波动的右手，随手抓住Lime Bell右手肘。

　　喀啦。

　　响起一声令人非常、非常不舒服的声响。黄绿色的纤细手臂自肘关节以下被整个扯断。

　　“……——！”

　　LimeBell全身痉挛，迸出无声的惨叫。整个背部不断痛苦地后仰，每次都让手臂断面喷出大量的绿色火花。

　　春雪的视野猛然染红。压倒性的激愤在心中肆虐，让他忘我挣扎着想要脱困。然而黑色的钳子仿佛在嘲笑他的努力，丝毫没有影响。抵抗压力的雷射剑出力还受到愤怒妨碍，使得春雪双肩立刻感受到更强的压迫力道。

　　“你……这小子！”

　　代替他大喊的是拓武。Cyan Pile刚踏出一步，就有个物体啪一声撞上胸口……是Lime Bell被扯下的手臂。手臂被弹开，还没落地就化为无数多边形碎片而消失。

　　“……学长，你有搞清楚状况吗？她可是第一次来到无限制空间，第一次来到这个痛觉相当于下级空间两倍的世界。”

　　用不着能美来说，他们都知道千百合现在多半正承受着相当于在现实世界中被人切断手臂的疼痛。或许是因为痛觉造成的震撼太大，她瘦小的虚拟角色频频痉挛。

　　就在僵住不动的Cyan Pile眼前，能美再次举起右手：

　　“……而且这么一来，用来替我补血的必杀技计量表也会累积起来。”

　　说着他就以锐利的食指尖端，噗嗤一声插进千百合的侧腹。

　　虚拟角色再次猛力反弹，尽管被一层又一层的触手裹住，仍然可以清楚听到细小的哀嚎。

　　手指一拔出来，惨不忍睹的伤痕立刻喷出细小的火花。

　　噗。又一次。再来——又是一次。

　　就在她身上即将被刺出第四个洞之际——

　　“……住手！”

　　拓武全身不断颤抖。先前笼罩着剑跟双手的过剩光像是接触不良的电灯，不规则地闪烁。

　　——不行啊，阿拓！春雪很想这么大喊，但他说不出口。

　　因为他很清楚拓武——而且就算换做是自己也一样——没有其他选择。

　　“……算我求你，请你住手。”

　　Cyan Pile呻吟似的这么说，“苍刃剑”从手中跌落，发出清脆的金属声响滚落地上。

　　剑立刻化成光消失。光辉在空中流过，被吸向虚拟角色右手，变回了原来的打桩机。

　　拓武低声说出除装指令，强化外装也跟着消灭。Dusk Taker一确定强化外装消失，左手立刻猛力甩动，将千百合抛到远处的地上。

　　接着完全不朝弓起身体忍受痛苦的LimeBell看上一眼。

　　夜暮色的虚拟角色笔直冲向Cyan Pile，将右手钩爪埋进他厚实的腹部。

　　噗一声闷响，黑色的手臂从背上穿出。

　　手臂跟着一拔，留下泛青色火花的洪流。拓武脚步踉跄，双膝一软，垂着头不再动弹。

　　“都怪你们相信这世上有什么‘斩不断的情谊’这样的谎言。”

　　能美说话的声音十分宁静，简直像是真心怜悯拓武。

　　“不，都怪你们假装相信这种东西，才会输给我。如果你们真的信赖彼此，你应该把她跟我一起劈了，不是吗？”

　　——不对……不对，不是这样！

　　春雪疯狂地挣扎，想要挣脱钳子去救拓武，连双臂关节都溅出了火花。他边抵抗边无声地大吼：

　　——你懂什么！阿拓对小百的心意有多深，你根本不可能会懂！要是刚刚他把你连着小百一起劈了，那根本不叫信赖，只是在计算得失而已！

　　但左右两团黑色物体却不为所动地继续施加压力，仿佛要连他的愤怒一起压扁。

　　——我为什么动不了！为什么连声音都发不出来！要是现在不动，我到底是为什么……

　　“不好意思啊，小弟弟。”

　　背后传来了几句轻声细语。是刚刚一直保持沉默的积层虚拟角色的声音。

　　“这个招式不但会定住动作，还会让目标发不出声音。所以你不能说话，也用不出语音指令。我是很想让你至少跟朋友讲几句道别的话……真是不好意思。”

　　这几句仿佛真心觉得过意不去的话，让春雪满腔怒火烧得更旺，在整个虚拟体内肆虐。

　　他背上忽然抽痛了一下。

　　一下、又是一下。电光似的刺痛从肩胛骨中央以一定频率往外扩散。

　　他觉得听见了某个声音。但或许就连这个声音也被钳子阻断，没有送进春雪的意识。

　　既然不能说话，那唯一的方法就是用心念——用“雷射剑”对抗。想归想，但脉动的怒气却让他无法集中精神。

　　操场上可以看到Dusk Taker正朝Cyan Pile举起右手。

　　虚无波动再度化为一把细剑。剑挥动了两次，响起嗡嗡两声。

　　一阵令人喘不过气的沉重声响中，Cyan Pile的双手被齐肩砍断，滚落地面。大丛电光火花有如瀑布般从双肩迸射而出。

　　春雪听见一个声音。

　　……小春，对不起。

　　……我已经无能为力了。真的，很对不起……

　　春雪银色面罩下夺眶而出的泪水，让他的视野一片模糊。就在扭曲变形的视野远方，可以看到Dusk Taker高高举起剑，准备补上最后一刀。

　　——就这样？

　　就这样结束？我……还有拓武的“BRAIN BURST”，要走上这样的结局？

　　思念滴落在内心深处。

　　这滴思念仿佛有着绝对零度般的低温，让怒火化为冰霜四散。四肢迅速变得冰冷，双手的光也闪烁消失，全身感觉都逐渐远去。这是春雪曾经多次体验过的虚拟角色停机前兆。

　　……啊，原来是“零化现象”啊？这也是心念系统带来的效果吗？负面的想像浇熄了心中的热火，将虚拟角色变成冰冷的铁块。

　　……现在留意到这种事，也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

　　……不对，不会没有意义。

　　若说“零化”是所有超频连线者都可以使用的“负面心念”，那相反的情形应该也是成立的。只要发出正面的想像，应该就可以让动弹不得的虚拟角色动起来。哪怕——哪怕处于这种被有着绝对强度的钳子固定住的状况也不例外。

　　就跟过去自己从睡在黑色荆棘床上的学姐身旁，鞭策残破不堪的身体再次站起的那个时候一样。

　　小小的火苗自春雪内心深处应声燃起。

　　这不是先前多次对能美燃起的黑色怒火，而是种应该称之为意志的火苗。那是黑雪公主、仁子、Blood Leopard，还有Sky Raker所教导他那种最为纯粹的心灵力量。

　　微小的热流开始融化束缚全身的冰，四肢重新恢复连线。

　　Silver Crow全身镜片装甲的缝隙与关节部位，突然发出了有如高温火焰一般的蓝色光芒——“过剩光”。

　　但春雪甚至没有意识到这个情形，双掌轻轻贴上左右两边的钳子。

　　“唔……呜……”

　　喉咙发出低沉的声音。他绞尽全身每一分力气，想要撑开缝隙。虚拟身体发出骨架弯折的声响，手肘与肩膀一阵剧痛。

　　尖锐的金属声接连响起，那是手臂装甲上窜出细小裂痕的声音。裂痕下同样不断闪烁着蓝色的光芒。

　　“呜……喔……喔……”

　　神经系统各个地方都爆出整团整团的剧痛，将他的意识染成一片空白，但春雪仍然继续使力。装甲碎裂四散落在脚边，蓝色光芒就像火焰一般，笼罩住装甲底下露出的深灰色身体。

　　即使如此，黑色物体那压倒性的硬度与压力仍然丝毫不见缓和。然而春雪已经决定要相信到底。

　　不是相信自己的力量。

　　而是相信支撑自己走到这一步的人们所带给他的力量，绝不会屈服于只把加速世界当成工具利用的人。

　　“喔……喔、喔喔喔喔喔！”

　　就在咆哮的同时，Silver Crow头盔以外的上半身装甲悉数碎裂炸开。

　　蓝色的闪光凝缩、炸开，渲染了整个世界。

　　春雪感觉到了，黑色钳子的束缚有极短暂的放松。

　　他使尽全身力气蹬地，双肩擦过墙面，让HP计量表转变为四散的火花。春雪投注所有能量，跑过漫长得像是没有尽头的一步距离，终于摆脱了束缚。

　　他翻倒在地，打了个滚站起，顺势边跑边收紧右手，集中心念。

　　接着大吼：

　　“呜……啊啊啊！”

　　Dusk Taker停住企图砍下Cyan Pile首级的手臂，惊讶地转头看向春雪。春雪使尽剩下的所有精神力，发出了“雷射剑”。

　　咻一声响起，光剑的剑尖在空中窜出五公尺以上——

　　砍断了能美左手三根触手之中的两根。

　　这样已经是极限了。

插图

　　春雪全身虚脱，脚下一绊，一头栽到地上，滚倒成仰躺的姿势。

　　由于挤出的想像太强烈，他的意识闪烁不已，只觉得能美的说话声十分遥远。

　　“啊哟，学长，请你别吓我好不好？”

　　隔了一会儿，能美又说：

　　“……你的钳子竟然会让猎物给跑了，是不是放水放过头啦？”

　　积层虚拟角色从远处回应：

　　“冤枉啊，我刚刚已经使出全力了。你该称赞这个小弟弟，他实在够拼命的。只是话说回来，看样子他力气也用完了。”

　　接着春雪只能以空洞的眼神，眼睁睁地看着薄板再次从身体两侧升起。

　　他转动视线一看，在上下颠倒的视野中，Dusk Taker正要挥动紫剑给拓武最后一击。

　　春雪的精神消耗过度，完全无法思考，甚至连绝望都感受不到。

　　“那……Cyan Pile，永别…了。”

　　虚无的刀刃从空中滑过，留下几道半月形的残影，朝着蓝色虚拟角色的颈子砍去——

　　春雪闭上眼睛，准备切断意识。就在这时……

　　铿。

　　一声清脆的声响。

　　能美的剑眼看就要碰到拓武的脖子，刀身却被连根斩断，凭空溶解消失。

　　——只有心念可以斩断心念。

　　春雪没有出手，而困住春雪的积层虚拟角色也没道理妨碍能美。

　　也就是说，又有一个超频连线者来到了这个战场。

　　春雪睁大眼睛，仿佛冥冥之中有人引导般抬起头来，望向正面的夜空。

　　月光照亮了伫立在眼前的壮丽宫殿。就在正中央，本来属于梅乡国中校舍楼梯部分的尖塔上方。

　　有个影子背负着巨大的苍蓝满月站在那儿。

　　来者是位骑士。

　　雄壮的黑马一头长鬃毛在风中飞舞，眼睛闪着蓝色光辉，四只马蹄也笼罩在蓝色火焰中。

　　它的背上还坐着一名英姿焕发的苗条骑手。

　　一身黑水晶装甲拨开了月光，面罩呈锐利的V字形，黑睡莲状的护裙更裹住了娇小身躯。

　　骑士的双臂各是一把锐利的长剑，双脚——同样呈刀剑型态。刀身的光辉极其耀眼，仿佛连洒下的月光都能斩断。

　　“……啊。”

　　春雪口中发出像是叹息的声音。接着又是一声：

　　“……啊……”

　　他甚至觉得不能再多说话，否则骑士就会化为幻影消失无踪。

　　但这位骑士仿佛听见了躺在遥远地面上的春雪所发出的声音，对他微微点头，右脚往黑马腹部轻轻一踢。

　　黑马高举前脚，鼻孔喷着蓝色火焰，发出剧烈的嘶鸣，踏响蹄声在空中奔跑。地上众人哑口无言地看着一人一马在夜空中划出苍蓝轨迹，到达操场的正上方——

　　接着骑手轻巧地纵身一跳，张开双手长剑，以滑翔般的态势朝地面接近。即将着地之际，剑刃般的脚往正下方轻轻一踢。

　　“铿！”尖锐的声音响起，虚拟角色以右脚剑尖的一点，降落在白色地面上。

　　空中的黑马则继续划出弧线，开始朝西南方的天空飞奔而去，随即像是溶入空气般消失得无影无踪。

　　目送黑马离开之后，漆黑的虚拟角色直视春雪，又点了点头。接着抬头望向Cyan Pile，其后继续移动目光，依序看看远处的积层虚拟角色，以及倒在地上的Lime Bell。

　　最后从正面凝视Dusk Taker。

　　蓝紫色的双眼在镜面面罩下应声亮起。

　　“……怎、怎么可能？”

　　这沙哑的声音出自于能美。

　　“怎么可能？为什么……你是怎么赶到这里的？为什么你会在这里？”

　　春雪心中也有着同样的惊愕与疑问，然而满腔远远凌驾在惊疑之上的感动，让他什么话都说不出来。倒在地上的他，就只是拼命望着那美丽的黑水晶对战虚拟角色。

　　能美又发出了惊呼声：

　　“难道说……你为了这次决斗，自己一个人从冲绳赶回来？不对，就算是这样，你也不可能赶上这个时间。不可能……为什么？你为什么会在这里！黑之王……Black Lotus！”

　　没错，这个漆黑的虚拟角色只可能是一个人，那就是“黑暗星云”的首领，“纯色七王”之一的黑之王“Black Lotus”。

　　但她的真身，也就是梅乡国中三年级生，担任学生会副会长的黑雪公主，现在应该还留在毕业旅行地点冲绳。而春雪他们定下决斗时刻，不过是现实世界中约莫一个小时前的事。就算黑雪公主以特殊手段得知这次决斗的时间，也不可能立刻从冲绳赶回东京。

　　听到能美的嘶吼，黑雪公主不在意地摇摇面罩，首次出声：

　　“你就是‘Dusk Taker’？看来你在谋略这方面很自傲……但是你还嫩得很，加速世界里还有无限多种你作梦都想不到的战法。”

　　她说话的声音简直像丝绢一样柔滑美妙，但话锋却化为利刃撕开虚拟的空气，让能美后退半步。

　　“我既没有，也不需要回到东京……就在此帮你复习一下BRAIN BURST的基本规则吧。在‘通常对战场地’上，有着一八○○秒的时间限制，以及战区分界线的移动范围限制；但这两种限制在‘无限制中立空间’都不存在，所以才叫做‘无限制’。你听好了……”

　　黑雪公主右手剑一挥，凛然说道：

　　“在这个世界里，冲绳跟东京的陆地是连在一起的……看样子你终于懂了啊。没错，我从冲绳沉潜到这个空间，然后一路跑到东京来。虽然我驯服刚刚那只神兽级公敌，一路骑它飞到这里，足足花了十五个小时左右，但在现实世界当中仍然不到一分钟。”

　　“……你说什么……”

　　听着能美惊讶的声音，春雪也同样地吃惊。

　　——的确，先前自己也来过无限制中立空间几次，曾经想过这个世界不知会延伸到哪里。当时那只是个隐隐约约的疑问，根本没有想过实际验证，但答案其实非常简单，也就是作为加速世界媒介的“公共摄影机网路所及范围”。换句话说就是日本全国，北至北海道，南至冲绳。

　　然而又有谁会想要孤身一人在这广大的世界中纵断全土呢？这里不是安全的观光用虚拟实境，而是有着各种能独力击退数十名超频连线者的大型公敌四处游荡的死地。

　　没错，只有一个人例外，只有眼前这个人例外。

　　“……学……姐。”

　　春雪发出沙哑的呼声，出现裂痕的银色面罩下热泪盈眶。

　　黑雪公主又看了感激涕零的春雪一眼，这才首次露出了微笑的气息。但她随即收起微笑，将目光转往困住Silver Crow的钳子所有者——积层虚拟角色身上。

　　随着一声尖锐的金属音，黑夜中爆出白色火花。

　　困住Silver Crow的黑色薄板消失无踪，接着春雪才领悟到发生了什么事。

　　是黑雪公主。她全身丝毫不动，只以右手上淡淡的光芒发出了远程心念攻击。而积层虚拟角色同样以心念迎击，导致困住春雪的钳子就此解除。

　　铿、铿铿！闪光在空中三度炸开。尽管视觉上的现象很小，碰撞的攻击力却极为巨大，让春雪感觉到身体下方的场地都在沉重地晃动。

　　这强大的威力固然令他看得倒抽一口气，然而身为王的黑雪公主使用心念攻击并不值得惊讶。同样9级但资历远比黑雪公主要浅的仁子，也已经实际表演出威力惊人的招式给他看过。

　　但正面迎击黑雪公主的积层虚拟角色，实力也同样深不可测。

　　Black Lotus就像打完招呼似的停住攻击，简短地问道：

　　“你，叫什么名字？”

　　积层虚拟角色站在约有二千公尺远的地方，困惑地歪了歪以薄板构成的头部。接着发出像个年轻教师的平稳嗓音回应：

　　“……我是觉得在这里报上名号完全没有意义，可是难得让尊贵的王千里迢迢赶来，不做个自我介绍就太失礼了对吧？”

　　咻咻几声响起，多片黑色薄板从虚拟角色脚边的影子里浮现，排列出先前消失的右手。那无疑就是先前一直困住春雪的钳子。

　　虚拟角色用这只右手在胸前一摆，深深一鞠躬。接着再次出声：

　　“我是‘加速研究社’副社长……‘Black Vice’，参见黑之王阁下。”

　　——也许早在看到他身上颜色的时候，就隐约猜到了。

　　但实际听到他的名字，仍不禁让人受到巨大的震撼。

　　Black，“纯色的黑”。

　　过去春雪一直深信不疑，相信只有Black Lotus冠有这个颜色。不，应该说春雪从来没听过加速世界里赋予超频连线者的颜色会有重复的情形。

　　春雪震惊得瞪大眼睛，当事人黑雪公主自己却丝毫没有动摇，只是轻轻呼出一口气说道：

　　“哼，不是军团而是‘社团’？设想可真周到。”

　　“对不起，这是我们社团的方针。”

　　“你的名字我当然也看不顺眼……不过更重要的是你们狠狠折磨了我的团员，这份大恩我可不能不报，而且还得加倍奉还才行啊。”

　　蓝紫色的双眸发出强烈光芒，左右双剑也附上了同色的光。

　　对此，积层虚拟角色——Black Vice，则是毫无紧张感地双手一摊回应：

　　“这可伤脑筋了，伤害你伙伴的基本上是Taker同学，不是我啊。不过嘛，我大概也没有立场要你手下留情……吧？”

　　他缓缓垂下一只附上淡墨色光芒的手，紧接着好几片薄板无声无息地松开，滑进脚边的影子之中。

　　“学……”

　　春雪正想出声示警，但他才喊出第一个字，两片薄板已经从黑雪公主脚边飞出，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从左右夹击。

　　锵一声，薄板猛力撞在她的双手上，接着迅速膨胀成巨大立方体。这是Black Vice的心念攻击“静止重压”，凡是被这招夹住的虚拟角色，动作跟声音都会被完全封住。尝过这骇人威力的春雪忘了全身剧痛，想要再次出声示警，然而在这之前……

　　一声轻响，蓝色线条划过两个漆黑的方块。

　　春雪茫然地看着方块从中间一分为二并往左右滑开，重重滚落到地面上。从后方现身的黑雪公主双手微微一摊，若无其事地说道：

　　“很遗憾，物理拘束对我不管用。”

　　被切断的立方体变回薄板，沉入地面。这回黑雪公主右手剑喷出了红色的火焰。

　　这只手往后一收——

　　“‘夺命击’！”

　　她以充满威严的声音喊出招式名称，同时送出猛烈的一刺。

　　动作很类似Black Lotus的必杀技“死亡穿刺”，但射程却天差地远。从剑尖窜出的火红色长枪发出掺杂金属质共鸣的轰隆巨响，射向远方的Black Vice。

　　全身漆黑的积层虚拟角色则将笼罩着灰色光芒的左手笔直往前一伸：

　　“‘复层装甲’。”

　　‘构成手臂的薄板应声散开，各自变化为巨大的正方形。十张薄板彼此保留一定间隔依序并列，挡在火红色长枪之前以保护虚拟角色本体。

　　“铿！”剧烈的碰撞声响震荡，整个世界因而摇晃。

　　长枪贯穿了九层防护板才停住，但并没有就此消失，继续发出强烈的光芒想要穿透剩下的薄板，挤得四周的空间都发出刺耳的吱嘎声。

　　两个冠有纯黑名号的超频连线者各自伸出左右手，以彼此的心念较劲。

　　处于这样的极限状况下，黑雪公主却瞥了春雪一眼，以那严厉而不失温暖的嗓音下令：

　　“站起来吧，Silver Crow。这家伙我会处理，你就去打倒你的敌人……Dusk Taker。”

　　直到一秒钟之前，春雪还觉得自己已经不剩半点战力。

　　但心爱的剑之主所说的话就像一股心念，渗透到春雪胸中，重新点燃了他即将熄灭的希望之火。

　　“……遵命。”

　　回答的声音有些沙哑，却十分坚定。

　　春雪弯起虚拟体残破不堪的脚，以手撑地，摇摇晃晃地站了起来。HP计量表剩下三成多一些。

　　确认过HP后，他转头望向站在稍远处的Dusk Taker，以及他身旁的Cyan Pile。

　　拓武腹部被刺穿，双手也被砍断。或许是意识受到剧痛阻碍，他仍然保持深深低着头的姿势不动，面罩下的眼睛没有一丝光芒。然而他还存在，还活着。

　　而Dusk Taker宛如刚从震撼中回神，慢慢举起右手遮住脸部的护目镜。

　　“……哼、哼、哼哼。”

　　过去曾经听过无数次的嘲笑，从他的手指间流泄出来。

　　“哼哼，你们这些人……总是让我觉得恶心。什么自己人啦，切不断的情谊啦，你们这种扮家家酒打算玩到什么时候？从冲绳一路跑到这里来？哼哼，这根本不是神智清醒的人会做的事。”

　　说着，能美的手用力一挥，朦胧波动罩住手上钩爪。

　　“不过嘛，这样反而省了我不少工夫哪。只要解决掉这边的傻大个跟那只小虫子，就只剩Black Lotus一个人了。就算你号称王，总不可能打得过我们两个联手，对我来说反而是千载难逢的良机啊……我会跟对付那家伙一样，每隔一小时就慢慢折磨你到死一次，直到你的点数全部输光为止。哼哼、哼哼哼哼。”

　　春雪几乎完全没有听到这番嘲笑的话，他的意识只放在身受重伤的拓武，以及远处倒地不动的千百合。

　　能美折磨他们两人的光景在脑子里的屏幕上重新闪现。千百合被扯断手臂而惨叫，拓武更被他用刀挖开腹部而倒地。他们两人感受到的不只有虚拟的痛觉，更是一种友情跟爱遭到利用，被人践踏的痛苦，是一种最宝贵的事物遭到玷污、破坏的绝望。

　　春雪握紧双拳，全身发抖，能美则以安慰似的口吻对他轻声细语：

　　“不过请学长放心，对她……Lime Bell我会破例饶她一命。理由可不是刚刚这个傻大个所说的什么我抢不走她的治愈能力。而是看在千百合的忠实份上才决定这么做的，毕竟她对我牺牲奉献的模样实在太惹人怜爱了啊……以后我也会好好疼爱她的，哈哈哈哈！”

　　“……”

　　春雪从几乎要咬碎的牙齿缝隙问挤出话来：

　　“……能美，你错了。”

　　“我做错什么了？我几时做错了？”

　　春雪正视暮色的虚拟角色，平静地宣告：

　　“全都错了，从一开始就错了。要是你在进梅乡国中的时候……找我们之中的任何一个人都行，只要光明正大找我们对战，跟我们打声招呼，说你想进我们军团，这样就行了。这样一来，你就可以得到你真正想要的东西，得到朋友、友情，以及牵绊。”

　　这番话一说完。

　　Dusk Taker的动作倏然停止，护目镜下发出的声音也随即变得低沉沙哑：

　　“……你说什么？你说我……想要朋友？”

　　“没错。你也跟我和拓武一样，遭人欺凌，心灵受创，然后当上了超频连线者。你应该也已经透过对战，知道这加速世界里有着我们所追求的真正情谊存在。为什么你就是不肯相信？为什么要依赖BIC这种不实在的力量？当初你应该也有一条相反的路可以走吧？”

　　经过几秒钟的沉默。

　　能美的虚拟角色忽然全身迸发出强烈的光芒。春雪感觉得出那是一股莫大的愤怒波动，也知道这种愤怒源自闷在内心深处的情绪。

　　“……所以学长你的意思是这样了？”

　　能美以不成声的音量问道：

　　“你会原谅我？会看我可怜，收我当同伴？你是大发慈悲对我伸出援手？”

　　“不。”

　　春雪立刻摇了摇头：

　　“我没这个打算，我们永远没办法互相了解。来做个了断吧，能美征二。”

　　春雪心中当然也存在着对能美的愤怒，但有一股远远凌驾在怒气之上的情绪，化为超高温的蓝色火焰笼罩他全身，那就是决心，一种要在此结束一切的坚定意志。这团火焰的温度极高，毫不摇晃，看上去甚至像是静止不动，仿佛是在夜空中静静发出冰冷光芒的恒星。

　　“……哼哼，听到学长这么说，我总算放心了。不然就算在这里解决了你的虚拟角色，我可能还是没办法饶了现实世界中可怜的学长呢……也好，就来分个高下吧，有田春雪。这个世界不需要两个飞行者。”

　　能美举起右手，握住拳头用力往后一拉。

　　先前一直折叠在背上的黑翼也同时啪一声大大张开。

　　春雪见状也将右手举向天空，张开手掌大喊：

　　“‘疾风推进器’，着装！”

　　夜空中一颗特大号的天空色星星发出闪光，化为两道雷射朝地面洒落，打在春雪背上，接着便闪耀着光芒留在原处化为实体，形成了一件美丽的强化外装。

　　Dusk Taker将翅膀张得更开，强而有力地拍动。

　　Silver Crow背上推进器开始发出高亢的驱动声。

　　短短一瞬间，加速世界中仅有的两个飞行型对战虚拟角色视线笔直交错，静止不动。

　　能美蹬地的动作稍稍快了一些。他拍响飞膜型的翅膀，左手剩下的那根触手有如尾巴般拖动，化为如假包换的恶魔笔直上升。

　　“……上啊！”

　　春雪在尖锐的喊声中，解放了推进器的所有能量。

　　蓝色喷射火焰烤焦了地面，强得骇人的推力让小小的虚拟角色如爆炸般起飞，转眼之间就追上了先升空的暮色人影。

　　能美往下一瞥，用力拍动一边翅膀，在急速回旋的同时右手一挥。

　　“嘿啊啊啊啊！”

　　尖锐的咆哮声中，紫色波动化为长长的钩爪，在夜空中划出五道弧线直逼Silver Crow。

　　春雪也将右手五指并拢大喊：

　　“雷射……剑！”

　　白色光剑从正下方迎击紫色钩爪，猛力碰撞在一起。

　　交错只在一瞬之间。光剑剑尖与钩爪尖端都被切断，但双方剩下的心念依然继续扑向对方身上。

　　Dusk Taker的胸口多了一道很粗的直线痕迹，而Silver Crow的胸口则刻下了五条细细的伤口，喷出两种颜色的火花。春雪咬牙忍着剧痛继续上升，等推进器的能量表用光之后，摊开双手进入自由落体的态势。

　　Sky Raker转让给他的强化外装“疾风推进器”有着压倒性的推力，但喷射一次就会耗光整条计量表，既不能分成多次喷射，也不能调整推力进行悬停。一旦达到上升轨道顶点，之后就只能靠装备在推进器上的稳定翼来控制落下方向，重新补满计量表更需要耗费将近十分钟的时间。

　　但春雪能够透过“强化移动能力”的心念，将自己会飞的现象覆写到系统之中。当然他离只靠心念就飞得起来的水准还差了十万八千里，但现在背上既然有着疾风推进器，系统就会为了整合心念覆写过的现象与原有现象之间的矛盾，将计量表的填充时间缩短到极限。

　　也就是说，尽管春雪离完全掌握心念系统还差得很远，但他拥有靠先前经验而养成习惯的“飞行想像”与经系统认定具有推力的“疾风推进器”，只要将这两者合而为一，他就能够飞行。

　　问题在于——要发动用来恢复喷射计量表的心念，得花上将近五秒钟。

　　而且能美在上次对战中看过他以心念填充计量表，已经知道这一点。

　　春雪在落下的同时大大摊开双手，坚定地在心中描绘出以背上翅膀遨游天际的想像。

　　他有考虑过要听仁子的建议，帮这种心念也取个名字以缩短发动时间。然而要对渴望天空的心情安上“招式名称”来固定心念，却让春雪十分抗拒。

　　因为这是春雪长年来一直藏在心底的愿望，更是塑造出Silver Crow的核心。除了“希望”这两个字，难道还能有什么别的名称吗？

　　因此春雪就只是默默在心中念诵，告诉自己：“我能飞。哪怕翅膀被抢走，哪怕被人痛宰，一次又一次被打得在地上爬，我还是要朝天空迈进。”

　　然而他的祈祷对能美来说却只是个大大的破绽。

　　“你想得美！”

　　Dusk Taker尖声一喊，剧烈拍动黑色翅膀，笔直朝春雪冲来。

　　春雪竭尽所有的精神力，漠视这不祥的飞翔声，完成了自己的心念。

　　清澈的天空色在内心深处铺展开来，过剩光化为幻影的翅膀释放到背上，流进上头的推进器，转变为一种叫做意志的燃料。

　　轰一声强烈的冲击过后，五根钩爪深深削过春雪胸口，留下了与先前伤痕交叉的伤口。

　　“呜……”

　　尽管在呻吟声中喷出大量的火花，春雪仍睁开眼睛，握住了准备飞走的Dusk Taker左臂仅剩的触手。

　　与体现出“飞行能力”的翅膀相比，推进器在运用上的自由度确实遥不可及，但前者仍然有弱点。拥有高机动力的代价，就是欠缺稳定性。

　　春雪拉住触手，让能美猛然失去平衡，陷入螺旋下坠的态势。春雪将这股力道也加以利用，猛力甩动对手，接着以光剑一口气切断触手。推进力加上离心力，让Dusk Taker狠狠地摔往水平方向。

　　“啐！”

　　他发出愤怒的吼声，剧烈拍动翅膀想要维持平衡，但却没有这么容易恢复控制。

　　春雪转身面向他，深深吸一口气——

　　放声大喊：

　　“给我……飞啊啊啊啊啊！”

　　疾风推进器以强烈的燃烧声做出回应。

　　春雪在夜空中化为一道蓝色流星往前冲。地上的灯光与天上的星星全都融为放射状的光条，唯有Dusk Taker的身影鲜明地保持在视野之中。

　　右手后缩，五指并拢。

　　已经没有念出招式名称的必要。纯粹的贯穿意志化成光附在手上，引发剧烈振动。

　　“喔……喔喔喔喔喔——！”

　　春雪顺着咆哮声，将白银的光辉往放射状光条的正中央解放。

　　“嘿……啊啊啊啊啊——！”

　　千钧一发之际恢复平衡的能美，也在呐喊声中以右手钩爪迎击。

　　尖锐的共鸣声与爆炸般的冲击波撼动了世界。

　　虚无的钩爪分别从五个方向咬上光剑剑尖，接住了这一招。两人以伸出右手的姿势较劲，接触的部分放射出强烈的高热与振动，不断烧灼双方的面罩。

　　“唔喔喔！”

　　春雪令推进器喷射出所有的能量，企图穿破能美的防御。背上的驱动声拉高到了极限，无限延伸的火焰将天空染成一片湛蓝。

　　——就快了，只要再往前推一点，我的剑就可以刺中这个终极的敌人。只差一点……只差、这一点……！

　　尽管处于经过加速的感觉之中，仍然可以看到视野左上方的能量表急速减少。

　　一旦这条计量表用尽，想必能美不会再让春雪有空填充心念，而会用爪子一口气撕裂他。

　　要在这之前——刺穿他！

　　“喔……喔喔……！”

　　过热的意识将视野烧得一片空白，但春雪仍然继续挤出想像，想要贯穿眼前的屏障。

　　银光不断挤压虚无，计量表无情地消耗。

　　或许是因为集中的攻击力密度太高，让空间本身产生波纹状特效而晃动。而光剑就在波纹正中央一分一毫地慢慢推进。

　　刺到了。剑尖终于就要碰到能美的手掌——

　　就在这时。

　　能量表中最后一个发光的像素消失了。

　　推进器的燃烧声响开始高低起伏，喷射火焰也间歇性地闪动。

　　Dusk Taker在护目镜下露出疯狂的笑容。

　　就在这时——

　　‘来……鸦先生，只差一点了。’

　　春雪听见一个声音，一只白皙的手放上了他的右手。

　　‘来，加油，只差一点点了。’

　　又有另一个声音响起，有人推了春雪的肩膀一把。

　　“唔……啊……啊啊啊啊啊——！”

　　春雪将剩下所有力量集中在右手的一个点上，大声怒吼。尽管只有短短一瞬间，能量理应耗尽的推进器却喷出了巨大的火焰。

　　在这最后的推力帮助下，光剑终于穿破了虚无的屏障，五根钩爪散出紫色光芒而蒸发。

　　“什么……”

　　能美的惊呼被另一种声音掩盖过去。

　　“锵！”高亢的声音响起，伸长的光剑将Dusk Taker的右手一刀两断，分解成无数的碎片。

　　“……啦啊啊！”

　　春雪的意识已经消耗到能活动反而让人觉得奇怪的地步，但身体仍然半自动地在从高空落下之前有了动作，左手用力刺向敌人的胸口。

　　心念的光芒已经微弱得几乎看不见，但手臂仍然在沉重的手感中刺穿夜色的虚拟角色，从背后微微穿出。

　　“唔……唔呜呜……！”

　　能美洒着红紫色的火花发出呻吟，痛得弓起上半身。

　　——还差，一招！

　　想来只要再补上一记重击，Dusk Taker的HP计量表就会耗尽。

　　但到时候春雪自己也肯定会死。

　　别说再次填充疾风推进器的能量，他现在就连靠稳定翼控制落下方向的力气都不剩。HP只剩一点点，一旦从这个高度坠落到地面，肯定会立刻粉身碎骨。

　　——可是，就算这样也没关系。

　　——只要打个同归于尽，让双方的点数都归于Cyan Pile；只要拓武能接替我的梦想，我的奋战就不是白费力气。

　　春雪鞭策着随时都会消失的意识，高高举起右手。

　　朝着同样几乎已经昏厥过去的敌对黑色虚拟角色，发出最后的一击——

　　就在春雪即将送出这一击之际。

　　他听见了一个声音。

　　“香橼钟声！”

　　那是春雪在这世上听过最多次的声音，想来连双亲的声音都没听过这么多次。是那个会跟他一起欢笑、一起游戏，有时还跟他争吵，但立刻又会和好的声音——

　　春雪的视线就像受到吸引似的转往地上。

　　悄悄站在操场上的嫩草色虚拟角色，发出一道美丽的绿宝石色光柱，笼罩住Dusk Taker 。

　　无数钟声在夜空中回荡，仿佛天使的祝福，让夜暮色虚拟角色身上的伤痕逐一痊愈。龟裂、焦黑的装甲恢复光泽，失去的双手也迅速重生。

　　一阵极其短暂但却太过深刻的绝望笼罩住春雪。

　　黑色的球面护目镜下，一对红紫色的眼睛开始闪烁，重新亮起强烈的光芒。

　　“……哼、哼哈、哈哈哈！”

　　尖锐的笑声。

　　“哈哈哈！啊哈哈哈哈哈哈！”

　　Dusk Taker就像上次一样，高高举起重生的双手，大声呐喊：

　　“看，她的忠诚多么令人动容？怎么样……这才叫做力量！这才叫做支配！友情？牵绊？谁需要这种东西！只有靠掠夺得来的支配，才是唯一不可动摇的力量！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扭曲的大笑化为光芒往外放射，空中窜过无数电光。

　　“好了……是时候……做个了结了——！”

　　虚无的波动从充满煞气的十指不断延伸。

　　眼看这几道波动就要截断春雪的身体——

　　瞬间。

　　发生了奇妙的现象。

　　强烈的光芒啪一声闪过。

　　发光的是Dusk Taker背上那对往左右舒展开来的恶魔翅膀。

　　翅膀仿佛成了一片极薄的玻璃，迅速龟裂、应声崩解。

　　就这么消失无踪。

　　“这……”

　　能美瞪大眼碃，出声惊呼：

　　“为……什么？……为什么，我的翅膀会消……”

　　他话还没说完，两个虚拟角色就全身一晃。两人留在空中的飞翔力已经消失，因而交缠在一起开始落下。

　　但春雪立刻感觉到有种力量在将自己往回拉。

　　那是一股热量。一股活生生的小小热量附着在背部两侧肩胛骨前端。

　　只有Silver Crow的掉落速度变慢，刺穿Dusk Taker的左手随即松脱。

　　夜暮色的虚拟角色惊愕地维持张开双臂的姿势，头下脚上地往地面坠落。

　　相较之下，春雪的下坠则变得更加缓慢，随即产生了一种飘浮感——就此悬空。

　　不是疾风推进器造成的。这件强化外装的计量表已经彻底用完，没有动静。

　　这个感觉错不了——是种迫切得令他想哭的渴望与兴奋。

　　“……啊、啊……”

　　他在忍不住惊呼出声的同时，双眼更渗出泪水。

　　附着在肩胛骨上的热流温度不断提升，能量高涨翻腾，想要寻找出口宣泄。仿佛这两块骨头在唤醒曾经长在它们上头的器官所留下的记忆。

　　在这种感觉的引导下，春雪举起双手在身前交叉。

　　握紧拳头，灌注力道。

　　“……欢迎回来，谢谢你。”

　　他小声说完这句话，双手一口气往左右张开。

　　唰！

　　比任何音色都来得美妙的声音响起，回荡在夜空中。

　　不必直接用眼睛看，春雪也知道发生了什么事：背上推进器的两侧，张开了左右各十片闪着银色光辉的金属翼片。

　　这对白银翅膀，是证明Silver Crow存在意义的飞翔之力。

　　他终于恢复了本来的面目，回到那个由春雪的精神创伤所塑造出来的形体，加速世界唯一的飞行型对战虚拟角色。

　　当这份确信与感动填满春雪心头的那一瞬间，还发生了另一个现象。

　　与飞翼合而为一的疾风推进器计量表也跟着发出光芒，自动重新充填完毕。

　　仿佛有人在对他说：“飞吧。”

　　春雪点点头，右手收回胸前，身体朝向正下方。

　　在一望无际的广大白色场地正中央，可以看到Dusk Taker小小的影子还在继续掉落。

　　虽说失去了翅膀，但他的HP应该已经靠着“香橼钟声”而恢复，也许承受得住从高空坠落的伤害。

　　——不过，我会让这一切结束。

　　（插图）

　　春雪将银翼完全张开。

　　翼片开始微幅振动，一股怀念的推进力笼罩住整个身体。

　　同时疾风推进器也喷出了火，蓝焰映在银翼上，发出美丽的光辉。

　　高得骇人的能量，让春雪一口气好不容易才转过来，接着他大喊：

　　“给我……上啊啊啊啊啊——”

　　白银光芒从翅膀扩散开来，推进器也迸射出长长的蓝色喷射火焰。

　　春雪瞬间突破空气的障壁。

　　他的移动速度，在这个加速世界中恐怕是前所未见。不但用上了翅膀跟推进器的推进力，甚至还加上虚拟重力，让Silver Crow化为一道雷光往下直冲。

　　哪怕感觉已经加速过，春雪仍然觉得一切只发生在转眼之间。

　　Silver Crow以附上心念剑刃的右手为顶点，化为一支光箭朝下坠的Dusk Taker逼近，最后终于接触——贯穿对方。

　　暮色的虚拟角色从身体正中央往外呈同心圆状分解。

　　春雪连他的多边形碎片都没碰到，便从交错处飞驰而过。

　　他用翅膀调整姿势，将推进器朝向正下方，以推进力抵销下坠的力道来减速，最后慢慢停住。

　　紧接着两只脚的脚底捕捉到了地面。

　　春雪就这么双膝一软，耳里听到了咚一声沉重的落地声响。

　　春雪奋力抵抗剧烈涌起的疲倦感，抬起头来。

　　这里是梅乡国中操场，离起飞位置很近，稍远处可以看到一个黑色物体滚落在地。

　　是Dusk Taker，但他剩下的只有头部、胸膛，以及左肩正要开始重生的短触手。护目镜下的两眼不规则地微弱闪烁，HP计量表就算有剩，想必也已经不到一成。

　　春雪拖着身体站起。

　　往前走上一两步，就听到说话的声音。

　　“……为、什么……为什么……我的翅膀……会消失……？”

　　从能美的呻吟听来，这件事带给他的震撼似乎比身体被打掉一大半还要严重。

　　回答他的不是春雪。

　　“这是因为……我的能力不是‘治愈’。”

　　回头一看，就见到千百合——Lime Bell的身影。她以断掉的右臂遮住穿孔的侧腹部。

　　她身旁还站着失去双臂没有治愈的Cyan Pile，另外还可以看到Black Lotus跟Black Vice对峙的身影。他们毫不松懈地互相提防，但看来双方都已经停下心念攻击。

　　“你……说、什么？”

　　能美以沙哑的嗓音发问：

　　“不是治愈能力……那还会是什么能力？”

　　千百合先沉默了一会儿，才缓缓开口：

　　“……我从当上超频连线者时，就一直觉得不可思议，想不通为什么系统赋予我‘治愈’的能力。可是啊……星期二的第五堂课，第一次治疗你以后，我在跟小春他们讲话时就发现事情不对劲。那时候小春说我不只治好虚拟角色的伤势跟HP，连你右手的机械都复原了，当时我就觉得说不通，这样根本不是治疗，而是修理。于是……我发现了真相。”

　　新绿色的虚拟角色深吸一口气，明白地宣告：

　　“我的能力不是‘治愈’，而是‘倒转时间’，也就是让目标虚拟角色的时间回溯。所以……我就有了个想法，只要好好运用这个能力，一定可以拿回小春的翅膀，可以把时间倒转回Dusk Taker抢走Silver Crow的能力之前，让一切跟没发生过一样。”

　　——原来……是这样啊？

　　一想到这里，春雪内心就猛烈刺痛，双眼热泪盈眶。

　　——但我却怀疑小百，没能相信为了我这么努力的儿时玩伴。我是个傻瓜，是个大傻瓜。

　　春雪深深垂下头，耳里却听见一个仿佛来自地底般充满怨恨的声音：

　　“……你说什么……你背叛我？Lime Bell，你竟敢背叛我？”

　　尽管已经失去大半具身体，处于濒死的状态，但能美却仿佛透过愤怒得到力量似的大喊：

　　“我让你赢了那么多次……给了你大量的点数，你却背叛我！”

　　“不对，我才没有背叛你。”

　　千百合以稍稍找回了一贯倔强的嗓音回答：

　　“我第一次治疗你，是因为被你用影片威胁。后来我听你的命令，是为了让必杀技升级，增加可以倒转的时间……更是为了抓住今天这唯一的机会。我从来就没有跟你站在同一边过！”

　　又是一阵沉默。

　　暮色虚拟角色突然开始抖动那已经有一半算是残骸的身体，低声笑道：

　　“……哼、哼哼哼，够了……你们一个个都是笨蛋，我看到你们的脸就烦，我要回去了。我会把你们每个人的个人资料散播出去，让别人去解决你们。我会转学，换一个地方开创我的王国——好了，Vice，你还愣着做什么？赶快带我登出。”

　　一听到这句话，春雪惊觉地抬起头，望向在远方跟Black Lotus对峙的积层虚拟角色。

　　漆黑的虚拟角色慢慢歪了歪头——

　　接着以平静的语气说：

　　“这可伤脑筋了。处于这种状况下，你的要求再怎么说都太严苛了啊，Taker同学。”

　　“……那就努力克服啊。少了我这个主力，‘研究社’应该也很伤脑筋吧？说不定BIC的情报也会泄漏出去喔？”

　　“这点我想不用担心。我们的BIC经过调整，一侦测到使用者失去BRAIN BURST，就会瞬间停止运作，随即溶解在脑脊髓液里头消失不见，所以不太可能追踪得到晶片的存在。而且啊……Taker同学，你应该也知道的，加速能力者一旦退出，就再也不能对这个世界做出任何干涉。”

　　春雪完全听不懂Black Vice最后这句话的意思。

　　但能美却昂起头来瞪向正上方的满月——忽然间大喊：

　　“该死！该死！该死啊啊啊啊啊啊！”

　　他咆哮了一阵，又继续说道：

　　“我不能接受！我不能容许这样的收场！来人啊，谁都好，来人啊！来救我！我会把点数给你！”

　　——够了。

　　春雪心中闪过这个念头，拓武也看着春雪说道：

　　“……结束这一切吧，小春。”

　　“……嗯。”

　　春雪点点头，开始往前走，为的是结束这一切。

　　Dusk Taker一认出走近的Silver Crow，立刻高声叫闹：

　　“住……住手！对了，以后换我提供点数给你们！这交易应该不坏吧！不然要我加入你们军团也行！”

　　春雪边走边举起右手，白色光辉从并拢的手指延伸出来。

　　“住手、不要、我不想失去！这是我的力量！是我的‘加速’！不要，我不要……不要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Dusk Taker弹起只剩一半的身体翻了个面，用短短的触手抓着地面想要爬远。

　　春雪心一横，高高举起光剑——

　　毫不犹豫地一闪而过。

　　空气振动，一道光线从白色地砖上划过、延伸，吞没了位于延长线上的Dusk Taker。

　　这一剑无声无息，将暮色的虚拟角色一刀两断。

　　紧接着巨大的红紫色火柱喷出，无数丝带状的光解放到空中，溶入空气消失无踪。这些丝带全都是用微小的数位码织成，春雪过去只看过一次这个光景，那就是超频连线者的最终消灭现象。

　　这一瞬间，曾主宰梅乡国中，以压倒性实力一再蹂躏春雪等人的“掠夺者”，永远离开了加速世界。

　　春雪呆立不动，视野中出现了红色发光的系统字形，宣告生死斗已经分出胜负。接着是一段系统讯息，告知有大量点数加算进来，已经可以升上5级。

　　但春雪心中不但没有胜利的快感，甚至没有一丁点成就感。

　　只觉得一切都结束了。只有这样的认知平静地扩散到全身。

　　当他拖着遍体鳞伤的身体，走向千百合跟拓武时，听见一个坚毅的声音。

　　“那么——”

　　是刚刚以心念战完全压制住神秘超频连线者“Black Vice”的黑雪公主说话的声音。

　　“虽然我有一大堆问题要问，然而看来你不打算回答，那我们还是赶快做个了结吧。”

　　对此积层虚拟角色则频频摇头：

　　“啊呀呀，这几分钟已经够让我体认到王的实力有多强了，实在是没胜算啊，我还是乖乖退场吧。”

　　他的声音非常平静，似乎完全不把自己人就在眼前完全消灭这回事放在眼里。黑雪公主倏地举起右手剑，以更加严峻的声音小声说道：

　　“我们可没道理这么简单放你走。我会先砍了你，再利用等你复活的一小时，考虑该怎么处置你。”

　　“好可怕～”

　　Black Vice耸耸肩，仍然显得气定神闲：

　　“——不过我最突出的能力就是‘跑得快’呢。啊，在跑之前我得先交代一件事，我跟黑色军团的各位无冤无仇，之所以会来这里，纯粹是因为Taker同学付了报酬委托我帮忙。我当然没有收到各位的个人资料，如果可以，我也希望今后再也不会跟各位扯上关系。”

　　“已经太迟了。”

　　黑雪公主冰冷地回了这句话，右手剑泛起红光，左手剑则泛起蓝光。

　　就在她前进之际——

　　忽然发生了一个奇妙的现象。

　　Black Vice以正中央的一片薄板为中心，将构成他全身的无数薄板啪啪几声聚集在一起。

　　这时出现在他们眼前的，已经只剩一片黑色薄板——不，只剩一道影子。从春雪的位置还勉强看得出形状，但若是从他正面看去，几乎完全看不到形体。

　　“那么各位，在下先告辞了。”

　　刚听到这句话，这道薄影就仿佛融化般沉入脚边的校舍影子中，咻一声高速远离。

　　“——哼！”

　　黑雪公主大喝一声，右臂往正上方一挥。

　　一道火红直线从地面窜过，碰到校舍后往上窜去——

　　“唔，啊？”

　　白色宫殿西南方一角，在现实世界中是办公室与校长室一带的部分被切了下来，大肆崩塌，吓得春雪惊呼出声。

　　碎裂四散的无数白色物件中，一片小小的黑色薄板高高弹起，插在一处离操场颇远的地方——接着变成一条手臂滚落在地。

　　但破坏只到这里。手臂也迅速化为无数多边形碎片飞散消失。

　　“……让他给跑了啊。”

　　黑雪公主说着放下剑。

　　春雪看着她那太美、太英勇，又太过梦幻的身影。

　　过了好一会儿才大喊一声，朝她跑去：

　　“……学姐！”

　　他拼命驱使着上半身装甲已经爆开，身上更有着无数伤痕的虚拟角色往前飞奔。黑雪公主听到脚步声，转过身来看着他。

　　春雪在她眼前停步，用力握紧双手。

　　“学姐……学姐……我……我……”

　　一句话再也说不下去。

　　黑雪公主注视着春雪背上与翅膀合而为一，闪闪发光的强化外装——“疾风推进器”，沉默了好一会儿。

　　接着她闪动蓝紫色的眼睛，深深地点了点头。然后举起右手剑，用刀背拍了拍春雪的肩膀说道：

　　“——你做得很好。详细情形等明天我回东京再说吧，现在就先好好休息。”

　　她将视线转往春雪背后，Cyan Pile跟Lime Bell也已集合到此。

　　“拓武你也做得很好，辛苦了。还有……仓嵨，不、千百合。”

　　这时黑雪公主做出了出人意表的行动。她朝着Lime Bell低头鞠躬。

　　但真正惊人的是她接着说出的一番话：

　　“——真的很谢谢你。要不是有你通知，我就赶不上了。”

　　“有……”

　　“有这种事？”

　　春雪跟拓武同时惊叫出声。

　　“通、通知学姐……小百，是你去通知黑雪公主学姐的？”

　　“不然咧？”

　　千百合左手摇铃乱挥一通，以一如往常的开朗声调大声说道：

　　“小春你以为我干嘛要特地跑去你家？当然是为了确定真正的决斗时间，好告诉黑雪学姐啊！”

　　“呃……呃呃……等、等一下……”

　　春雪一边哀嚎，一边拼命运转疲惫至极的头脑。

　　就在即将沉潜到无限制中立空间之际，春雪对能美送出最后一封延期讯息之后，确实有说过：“好，一分钟后沉潜进去。”

　　所以千百合一听到这句话，就立刻按下了事先放到虚拟桌面上的按钮，传讯给黑雪公主。而黑雪公主在冲绳收到讯息之后，就立刻沉潜到无限制空间，抓住飞马型公敌，飞奔十五小时一路赶到东京——事情就是这样？

　　春雪跟拓武面面相觑，千百合继续说道：

　　“事情交给你们这些爱逞强的男生实在让人放心不下，所以早在你们确定要找他决斗的时候，我就已经先发邮件给学姐，把先前发生的事情全都告诉她。学姐看了就回信说她会从游戏空间里赶来，要我确定正确时间。刚刚在小春家里一直不知道你们到底几时才要确定时间，搞得我真的快发疯了！”

　　“对……对不起……”

　　春雪先向她道歉，接着用力摇摇头——

　　首先对黑雪公主深深一鞠躬。

　　“谢谢你，学姐。学姐竟然整整花了十五小时来救我们……当我看到屋顶上的学姐，真的觉得好感动……好高兴。”

　　“我好像耍帅要得过火了点。”

　　看到黑雪公主耸耸肩膀，春雪忍着眼泪以微笑回应。

　　接着望向千百合，再次向她低头说道：

　　“……谢谢你，小百。要是只有我跟阿拓，我们一定已经输了。真的……很谢谢你。”

　　他喉头哽咽，声音发颤。

　　“……真拿你们没办法。”

　　千百合回答的声音也带着几分颤抖，但这位儿时玩伴仍以开朗的语气说下去：

　　“要是只有你们，以后我一样会担心得不得了……所以我就大发慈悲，加入黑暗星云吧。”

　　“咦？”

　　“小、小千？”

　　千百合也不理会两个惊讶的男生，迳自面对黑雪公主，有些缅腼地歪头示意询问。

　　黑雪公主见状也点点头，迅速操作BB程式的介面。

　　千百合看到显示在视野中的军团加入邀请，毫不犹豫地按了下去。

　　接着漆黑与嫩草两种颜色的女性型虚拟角色各自走上一步——

　　用剑跟手摇铃高声互击。

　　默默看着这幅光景的春雪，听见身旁的拓武低声说：

　　“……我们之前到底在担什么心啊？”

　　“……就是说啊。不过……太好了，真的……太好了……”

　　春雪也在无意识中伸出手，牢牢抱住Cyan Pile的肩膀。

　　四名超频连线者在加速世界的苍蓝月光照耀下，就这么在原地伫立了好一会儿。

　　没过多久，黑雪公主抬起头来，以爽朗的声音命令部下：

　　“好了……我们回去吧，回现实世界去。”

　　春雪从高圆寺车站的登出点离开无限制中立空间，回到现实世界的家里。

　　虽说决斗过程接连发生意想不到的转折，但所花的时间合计还不到一小时，也就是说在现实世界中还过不到三秒。

　　但一回到现实中的身体，春雪立刻感受到一股莫大的倦意，整个人累得趴到桌上。接着才强忍疲惫，抬起头来。

　　当他的双眼总算对好焦距后，就发现眼前的千百合同样连连眨着眼睛。

　　两人的视线交错了短短一瞬间。只是这么一下，就让春雪心中涌起一股热流，差点双目含泪，赶忙开口说道：

　　“……你早说不就好了？”

　　接着在身旁频频摇头的拓武也说：

　　“就是说啊。要是你早点告诉我们你已经通知军图长……不，更重要的是如果你早告诉我们说你会跟能美联手，都是为了拿回小春的翅膀，我们就不用那么烦恼了。”

　　看到两个男生因为过度自责而忍不住抱怨，千百合重重叹了一口气，以一副不敢领教似的声音回答：

　　“我说你们喔，刚刚我明明说过！要用‘香橼钟声’倒转Dusk Taker的时间只有一次机会，所以我不能冒任何被能美发现的风险。虽然我是觉得不可能，但要是能美在我身上放了窃听用的程式或装置这类的东西，一说给你们听不就拆穿了吗！”

　　春雪哑口无言，跟拓武对望了一眼，接着才茫然说道：

　　“原、原来你考虑得这么周到……小百居然会这么机灵……”

　　“等一下，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千百合大喊一声，从椅子上站起，就要绕过桌子去赏春雪一拳。

　　但她才刚起身，就头昏眼花地瘫坐下来，吓得另外两人连忙移到她身前坐下。

　　“小、小千，你还好吗？”

　　千百合轻轻点头回应拓武——

　　忽然以颤抖的嗓音小声说道：

　　“……我真的好努力哟。”

　　一滴水啵一声落在木头地板上。

　　“……虽然真的好难受……可是人家好努力，真的好努力……”

　　接二连三落下的水珠，在地板上发出宝石般美丽的光辉。

　　春雪心中一阵激荡，以颤抖的嗓音轻声说道：

　　“嗯……谢谢你。真的……很谢谢你，小百。”

　　千百合打了个大大的嗝，接着抬起被眼泪沾湿的脸，突然双手伸向他们两人的脖子，左右手分别拥住拓武跟春雪，用力蹭着他们的头说：

　　“我最喜欢……最喜欢你们两个了！”

　　看到儿时玩伴像个孩子般放声大哭，春雪用力回抱她，眼泪夺眶而出，拓武的眼镜下也流过一行泪水。

　　同年出生、一起长大的三人，就这样相拥而泣。

　　11

　　“胜率百分百！”

　　春雪先握紧右手喊了这么一声，才垂头丧气地说下去：

　　“……就好了，只要没输掉最后一场……”

　　翌日，四月二十日星期六傍晚，地点跟昨天一样在有田家客厅。

　　每周这个时间，是对战格斗游戏“BRAIN BURST”最精彩的时段，军团间会进行领土战争。本周春雪他们所属的“黑暗星云”军团在阵容上少了军团长Black Lotus，本来以为会陷入苦战，当结果揭晓时，战绩却接近全胜。

　　理由就是昨天才刚加入军团的“Lime Bell”立刻加入战局。

　　尽管她的“治愈能力”其实是“时间回溯能力”，但还是可以作为等效的HP回复手段。问题在于如果一直重复治疗、中弹、治疗，一旦回溯太多时间，搞不好就会回溯到更早一次中弹而受到损伤的情形，但这点也勉强可以由施术者凭感觉来弥补。

　　因此春雪等人的战法，就是以Silver Crow与Cyan Pile其中之一保护Lime Bell，另一方则进行不要命的特攻再回到据点治疗。这个战法发挥了作用，眼看就可以写下许久没有人达成的领土战全胜记录，然而……

　　最后跑来进攻的远攻型三人团队采用了完全不同的战法，那就是完全不接近春雪他们的据点，以集中炮火攻击冲锋的一人。遇到这种战术，剩下两人也不得不慢慢推进，等到三人聚集在一起时，就被对方以必杀技集中炮火一口气歼灭了。

　　“算了，没办法。以仓促成军的团队来说，能赢这么多场已经很够了。”

　　看到拓武说完后啜着大杯饮料，春雪噘起嘴说：

　　“话是这么说没错啦。只是到头来，又是被敌人抓住我们缺乏远程火力的弱点才打输，实在很不甘心啊。”

　　“只是这个弱点就算军团长回来，也一样不会改善啊……”

　　“当然是在不动用心念的前提下啦。”

　　他们两人同时想起黑雪公主那记劈开梅乡国中校舍的远程攻击，忍不住背脊发抖。

　　千百合大概是因为昨天在他们面前大哭而觉得不好意思，说要从自己家下潜，没有到春雪家来，所以现在只有他们两个在场。春雪从先前自一楼购物中心买来的汉堡套餐里抓起一根薯条丢进嘴里，咳了一声改变话题：

　　“总之领土战辛苦了。那……阿拓，我说啊……他后来有跟你接触吗？”

　　这个问题省略了能美征二这个名字，但拓武仍然微微摇头回答：

　　“不……都没有，我也觉得很好奇……虽然说是他自己提出决斗这个主意，可是我怎么想都不觉得能美那样的人输了就会立刻死心。”

　　“我也是。”

　　气氛突然变得沉重，两人同时陷入沉默。

　　春雪又拎起一根薯条，咬着一端说道：

　　“……当时出现那个叫‘Black Vice’的虚拟角色，他有说过一句高深莫测的话对吧？失去BRAIN BURST的加速能力者，再也不能干涉加速世界。你想那会是什么意思……？”

　　“咦……？不就单纯指不能加速，所以无法找人对战了吗？”

　　“我当时也是这么想。可是该怎么说……我总觉得这种事情理所当然……实在不需要在那个时候特地讲出来提醒能美——我说阿拓啊，问这个你可能不太想回答……”

　　春雪朝坐在身旁的拓武瞥了一眼，问道：

　　“你的‘上辈’……就是你之前那间学校的剑道社主将，被蓝之王用‘处决攻击’强制反安装了对吧？”

　　“……嗯，我是这么听说的。”

　　“之后你有跟他谈过BRAIN BURST的事吗？”

　　拓武听了后皱起清秀的眉毛，露出思索的表情：

　　“——那个时候我忙着办转校……我有去剑道社跟大家道别，可是当时还有其他社员在，当然也就没有提到BRAIN BURST。而且……该怎么说呢，他看起来好像想开了，我也就没有特地旧话重提。”

　　“想开了，是吗……”

　　春雪喃喃自语地复诵一遍，觉得自己也听过类似的情形。他很快就想到了答案——红之王仁子的上辈“Cherry Rook”。他以灾祸之铠Chrome Disaster在加速世界中肆虐，最后被仁子亲手处决，失去了BRAIN BURST。

　　仁子有说过他后来的情形，说他恢复了以前的个性，肯好好跟她说话，还说搬家以后也打算继续跟仁子玩其他网路游戏，跟拓武所说的情形确实有几分类似。

　　但他怎么想，都不觉得这两个例子可以套用到能美身上。能美被逐出加速世界之前那充满怨恨的喊声，到现在还留在脑海中。春雪本已做好心理准备，认为能美极有可能会做出报复性质的行动——但直到现在，能美都没有来跟春雪、拓武或是千百合接触。

　　“……看来只有等到星期一，直接去找他谈谈了。”

　　拓武有气无力地说出这句话，春雪也微微点头：

　　“说得也是……而且影片的事情总要解决。”

　　不再是超频连线者之后，能美征二在加速世界中已经没有东西可以失去。只要他有这个意思，确实可以为了报复而散播那段偷拍的影片，或是将春雪等人的个人资料交给其他超频连线者。春雪他们只有一张牌可以对抗，那就是能美脑子里的植入式晶片，然而在这点上Black Vice说了一句令人担心的话。

　　他说一旦失去BRAIN BURST，BIC也会自动停止运作，就这么溶解在人体组织中。

　　BIC的本体是一团由合成蛋白微型机器组成的集合体。只要事先编写这样的指令，要进行分离或溶解确实都办得到，这样一来就再也无法用扫瞄方式检查出晶片的存在。也就是说，能美不会为了这个理由而被退学。

　　因此站在春雪的立场，实在无法就此不再跟能美接触，非得跟他直接交涉，要他删掉影片不可。只是这个任务确实令人想到就觉得沉重。

　　拓武喝光了饮料，在厨房倒掉冰块，将用再生材质做成的杯子洗干净，丢进专用的回收袋之后说：

　　“那我们就星期一学校见了。你去见能美的时候要不要我陪？”

　　“不、不用了，我一个人去。谢啦，辛苦你了。”

　　在玄关送走拓武，回客厅收拾好东西后，春雪这才喘了口气。

　　他看了看虚拟桌面上的时钟，接着望向窗外傍晚的天空。

　　——不知道学姐是不是还在飞机上？还是已经到机场了？

　　他脑中模模糊糊地想着这些事，接着用力摇摇头，调整自己的心情。只要等到星期一，就可以在学校见面了。都已经忍了一周，剩下一天半没什么大不了的。

　　春雪强行按捺迫切的心情，因此当门铃响起时，他毫不怀疑地认为是拓武有东西忘了拿。

　　“怎么啦？有东西忘……”

　　“了”这个字卡在喉咙里，甚至让他连呼吸都停住了。但春雪甚至没有意识到这些，眼睛睁得眼珠几乎都要掉出来。

　　站在他眼前的，是个右手提着纸袋、左手拉着附电动马达行李箱，还身穿梅乡国中制服的女生。微风吹得她胭脂色的丝带与一头黑色长发飘起，让春雪觉得传来了一阵南国的芬芳。

　　“……你想定格几秒啊？”

　　听到这个声音，春雪的脑子才总算重新开机。他先用力地吸了几口气，才挤出沙哑到了极点的声音：

　　“……学、学、学、学……学姐？为、为、为什么……”

　　“你这是什么话，亏我直接从羽田机场带纪念品来给你。”

　　看到学姐——黑雪公主可爱地鼓起脸颊，春雪马上立正站好不敢动，以媲美交警机器人的速度反复挥动右手说道：

　　“啊，请、请、请进！学姐请进！”

　　“谢谢，打扰了。”

　　黑雪公主点点头，走进玄关之后留下鞋子跟行李箱，跟着踏上走廊。她大步从春雪身前走过，进入客厅。

　　春雪跌跌撞撞地跟去，一脸完全不知如何是好的表情环顾自己家里说道：

　　“……这、这个，我家长辈总是很晚才会回来。”

　　“我知道，所以我才来的。”

　　“是、是这样啊？呃，这个……对、对了，我我我去泡茶。”

　　春雪拼命叫自己冷静，告诉自己要冷静应付状况，接着准备走向厨房；黑雪公主见状便仿佛想起什么似的将手伸进纸袋里。

　　“那就请你把这个也拿去微波一下吧。”

　　她拿出来的是一个巨大的褐色球体。春雪以双手接过这个直径恐怕有十五公分的物体，盯着它猛瞧。

　　透明的包装纸上，以非常有冲绳风格的字形印有一行字，上面写着“炸弹开口笑”。

　　“……这、这是……开口笑？”

　　“嗯。你不是说想吃直径三十公分的吗？只是我实在找不到你要的尺寸，就请你将就一下吧。”

　　“哪、哪里，这个已经够大了，让我吓了一跳。”

　　“对吧？我找到的时候也吓了一跳。”

　　春雪直盯着笑呵呵的黑雪公主看了好一会儿，才总算觉得没那么紧张。同时双眼也不听使唤地湿了起来，让他赶忙转身躲到厨房去。

　　他从纸袋里拿出巨大的冲绳风甜甜圈，放进微波炉加热。接着又拿了瓶装乌龙茶跟两个杯子到客厅，再把加热过的开口笑放到盘子上。想了一会儿后，他决定把餐刀也一起带去。

　　坐到餐桌前的黑雪公主，从盘子上拿起餐刀，以不同凡响的用刀技术将开口笑一分为二。她拿起金黄色剖面还冒着腾腾热气的其中一半递给春雪，说了声：“请用。”

　　“那……那我开动了。”

　　春雪接下后咬了一大口。品尝外层酥脆、内馅柔软的两种不同口感，心想做得这么大原来真的有意义。

　　“好、好吃，真的很好吃。”

　　“是吗？那太好了。”

　　这时春雪才总算想到了最根本的疑问，那就是自己为什么会要学姐去买巨大开口笑。

　　他边动嘴边拼命回想自己的行动，餐桌对面的黑雪公主便在她水仙花般的美貌上露出更深的笑意说道：

　　“对了，春雪。”

　　“学、学姐请说。”

　　“告诉你我现在的心情吧。”

　　“好……好的。”

　　“想要夸你做得好的心情占了百分之四十九，想要揍你一顿的心情则占了百分之五十。”

　　……剩下的百分之一呢？

　　但春雪当然问不出口，连忙挺直腰杆，却差点被一口比较大的开口笑哽住喉咙。他好不容易咽了下去，这才全力低头道歉：

　　“非……非常对不起！全都是我的责任。我本来不想给去旅行的学姐添麻烦，结果还是靠学姐帮忙……而且我竟然害得学姐得要从冲绳花整整十五个小时跑来……”

　　“我说你喔……”

　　黑雪公主脸上的微笑突然转为严厉，以不高兴到了极点的声音说道：

　　“我不是在气你让我出手。正好相反，你为什么不从一开始就找我？只要你三言两语告诉我状况，我一定马上从冲绳飞回来帮忙！”

　　“那、那怎么可以……这可是一辈子只有一次的毕业旅行啊……”

　　“反正玩起来也不怎么开心！理由应该不需要我说明吧！”

　　如果黑雪公主现在是以对战虚拟角色说出这话，肯定光靠剑气就已经把桌子劈成两半。说完她就嘟起了嘴，所幸又立刻呼了口气，稍稍放低声调说：

　　“……不过这就算了，总之我要你先把事情说清楚。从头到尾一个位元组都不能少！”

　　之后春雪就一边咬着巨大开口笑，一边说出这段十分漫长的故事。从能美征二出现、第一次跟Dusk Taker对战，去无限制空间修练——一直到昨天的决斗为止。

　　听完他花了将近一小时所做的说明，黑雪公主垂下长长的睫毛，轻轻舒了口气。

　　几秒钟后，她轻声说了几句话：

　　“……春雪，你叫来那件强化外装……‘疾风推进器’的时候，我的心脏差点就停了。”

　　喝着乌龙茶的春雪猛然抬起头，却说不出话来。

　　将“疾风推进器”送给春雪的加速世界隐士Sky Raker，曾是第一期黑暗星云的主力团员，也是黑雪公主的朋友。

　　Sky Raker追求飞翔到了着魔的地步，甚至不惜请黑雪公主帮忙砍下她的双脚。黑雪公主答应了她的请求——之后更投身于与其他诸王展开的血腥战斗之中。

　　如今黑雪公主的脸上只露出十分温和，却又带着点悲切的微笑。

　　“真没想到……会由她来传授你‘心念系统’啊……”

　　“……对不起，我没有经过学姐准许就自作主张……”

　　听到春雪道歉，黑雪公主轻轻摇头说：

　　“不，我想她应该比我更适合教你。毕竟在精通心念的高等级超频连线者之中，多半就属Raker最相信那个系统的可能性了。而且……要是由我来教，大概无法对你魔鬼到底吧。”

　　见她嘻嘻一笑，春雪也重重点头说：

　　“她……她真的够狠，还从旧东京铁塔顶端把我推下来。”

　　“哈哈哈，真像她的作风啊。”

　　黑雪公主怀念地笑了一阵后，忽然不再出声。

　　她的目光落在餐桌上好一会儿，接着轻轻碰响椅子站起，走到靠南边的一扇大窗前，默默望着外头的夜景出神。

　　春雪看了那披着黑色长发的背影好一会儿后，终于下定决心走到黑雪公主身旁，依样画葫芦地望向窗外。

　　“……心念系统的力量实在太强大了。”

　　几秒钟后，她轻声开了口：

　　“因此接触过的人都会迷上，会奋不顾身地想钻研到极致，完全纳为己有。可是啊……我却认为如果那只是程式上的漏洞，管理者不可能置之不理。也因此，我总觉得那种力量多半不是偶然产生的非正规系统……而是从一开始就在BRAIN BURST中所设下的圈套。”

　　“圈、圈套……？”

　　“没错，用来引诱我们超频连线者，将我们的精神带到不一样的次元……”

　　这句话对春雪来说完全是个谜，但他仍试图了解，皱起眉头思索。黑雪公主微微转过头来，左手轻轻碰在春雪脸颊上：

　　“不，别在意，你只要继续勇往直前就好。没错……如果是你，说不定……说不定只有你可以跨越那深邃的黑暗，接近真正的心灵之光……”

　　黑雪公主温和一笑，转身正对春雪，将右手也放到他脸上。

　　接着正色说道：

　　“好，我就告诉你剩下的百分之一是什么吧。”

　　春雪吓得全身僵硬，心想“该不会比‘揍一拳’还高阶？也就是用踢的？不，也可能是关节技？”

　　他脑中里正转着这些差了十万八千里的念头，黑雪公主双手已经绕上他的脖子，用力将他拥进怀里。

　　春雪被一阵极具弹性的强大力道固定住，这种来自全方位的压力以及颜面前方的触感，让他的意识三两下就超载，思考的齿轮不断发出哀嚎。

　　想来已经变得火红的左耳，收到从近得几乎要碰到的嘴唇所发出的声音：

　　“——我一直想这样抱住你。当千百合寄邮件通知我，说你翅膀被抢走……却还努力想要对抗敌人的时候，我就一直、一直想要这样抱住你。”

　　黑雪公主以强得不像那苗条身躯所能使出的力道紧抱春雪，以颤抖的声音低语：

　　“你真的很努力，真亏你能熬过来……对不起，这种时候我却没能在身边陪着你。我……真没资格当你的‘上辈’……”

　　一滴火热的水珠碰到了春雪左脸颊。

　　他睁大了眼。视野中摇曳的长发光泽与光线掺在一起，分也分不清。

　　春雪无意识中也举起双手，圈住她苗条的腰，挤出颤抖的声音说：

　　“我……我才应该道歉，对不起，让学姐担心了。”

　　这句话一出口——

　　“我好担心、真的好担心！要是你就这么消失不见，我该怎么办才好……我好怕，真的好怕！”

　　黑雪公主半哭喊地说出这句话，双肩频频颤动。

　　春雪一阵哽咽，什么话都说不出口。他只能在心中拼命念诵“我就在这里”、“我会一直陪在你身边”、“我绝对不会消失”。

　　黑雪公主就这么持续发出细小的呜咽声几十秒，随后深吸一口气，稍稍放松了拥抱说：

　　“……我得奖赏你才行啊。”

　　突然听她这么说，春雪只能连连眨眼：

　　“咦，奖……？”

　　“你不是成功守住了领土吗？之前我也说过，只要你能死守住杉并，我就答应你一个要求作为奖赏。”

　　她在耳边这么轻声细语，春雪的意识立刻又冲进红色警戒区。

　　然而——

　　用只有三十公分的线直连，或是想看她的泳装影片，这些“邪念”瞬间就一扫而空。

　　当下，我们拥抱在一起。

　　当下，她就存在于这个世界之中，除此之外我还能要求什么呢？

　　……我要变得更强，有朝一日成为能够保护你不受任何威胁的骑士。所以，在这之前还请你一直陪在我身边，看着我、引领我。

　　心里一有了这样的愿望，春雪就半自动地开了口：

　　“……那，请你陪在我身边。”

　　他任凭这股从内心深处上涌的情绪驱使，以沙哑的声音说：

　　“请你一直、一直，陪在我身边。这就是……我唯一的要求。”

　　哪怕你毕业，也要继续当我的学姐、当我的军团长、更要继续当我的“上辈”。

　　春雪本想在脑子里补上这几句话，然而……

　　原本轻轻拥着春雪的黑雪公主，身体却猛然僵住。

　　她忽然放开拥抱，转眼间往后退了将近两公尺之远，还撞到沙发一跤坐倒。刚刚还哭得一把鼻涕一把眼泪，现在当事人却仿佛连这些都给忘了似的瞪大眼，嘴还一直开开闭闭。

　　过了一会儿，她的脖子到额头瞬间变得通红，以异常的高音喊道：

　　“你、你、你……你在说什么鬼话啊！”

　　“咦？这个，咦……？我、我，只是、这个，也没有……”

　　春雪愣在那儿搞不清楚状况，就这么过了十秒左右，黑雪公主的脸才由上而下慢慢恢复原本的白皙，叹了一口长——得不得了的气，同时连连摇头。

　　“……好吧。”

　　黑雪公主忽然开口。

　　她站起身来，再次走到春雪身前，右手轻轻放到他头上。

　　“我答应你。我会陪在你身边，直到永远。”

　　黑雪公主将春雪的头发搔得一团乱，同时露出最棒的笑容这么说。

　　（插图）

　　12

　　“……有田，揍我一拳！我求你，揍我一拳！”

　　随着这句已经不知道说了几次的台词，理成三分头的头颅凑向春雪眼前。

　　说话者是篮球校队的石尾，那个前几天找春雪到屋顶揍了他一拳的学生。

　　“不、不用，没关系啦，我知道你认错了。”

　　春雪也说着已经不知道讲了几次的台词，拼命想要摆脱这个场面。

　　然而他所在的地点是二年C班讲台前，时间是星期一早上的班会时间，他的右侧有四十名学生，明显无路可退。而且导师菅野还站在石尾对面，一脸正经地双手抱胸。所谓进退维谷指的就是这种情形吧？

　　石尾的脸又往前凑得更近，眉头皱成八字形恳求：

　　“不，你不揍我，我就不能原谅自己！我明明没有证据，却诬赖你是偷拍未遂犯……甚至还动手揍了你一拳……如果你把事情闹大，我就算遭到校方处分也不奇怪！可是你却什么都没跟老师说。要是你不揍我，我没办法原谅自己！”

　　……那你不会自己打自己啊？

　　春雪一边在心中发出这样的哀嚎，一边对千百合跟拓武投以求救的眼神。但他们俩只摆出一脸笑嘻嘻的表情，拿眼前的状况取乐。

　　——上周女子更衣室的置物柜里发现小型数位相机的“偷拍未遂案”之所以会有这种急转直下的转折，全靠了黑雪公主的手腕。

　　她以那网路魔女般的技能跟创意所实行的计划，内容简单而且立竿见影。黑雪公主在学校的遗失器材清单上动了手脚，将这台相机的厂牌、型号跟序号记录混进清单中。

　　春雪当然问：“这样做真的不要紧吗？”但黑雪公主则答得十分干脆。照她的说法是：“只是让原本就跟你无关的相机，变得跟你更没有关系而已。”

　　既然连序号都一致，那这台相机是校方在两年前遗失的器材这点也就不容怀疑，春雪两年前还不是这间学校的学生，他的嫌疑也就瞬间洗刷干净。当菅野在班会报告完这个情形，石尾立刻站起，将春雪拖到讲台前——演变成现在这个场面。

　　“来，揍我一拳，求求你！”

　　春雪看着再次大喊的石尾，在内心大发牢骚。

　　——你叫我揍你，可是这间教室里也有公共摄影机啊，那不是又会弄出我违反校规的证据吗？还有菅野老师！你怎么不阻止这种情形！为什么一脸事不关己的表情在看好戏！

　　但看样子石尾已经铁了心，不揍他一拳他是不会接受的。

　　春雪吞下叹息，小声说道：

　　“……那、那如果不打脸，改打肚子的话……”

　　而且从这个角度打向身体，就不会被摄影机拍到。这句话他只在心中自言自语。

　　石尾似乎非常高兴，满脸笑容地抬头挺胸，准备挨这一拳。

　　春雪一边慎重地计算摄影机视角，一边握起右拳。

　　接着他便以生硬的动作出手，圆滚滚的拳头打上练得极为结实的腹肌，硬生生弹了回来。

　　石尾脸上闪过不满的神色，但随即得意地一笑，说声：“你人真不错。”接着回到了自己座位上。

　　……我才没有手下留情，根本就是用尽全力在打。

　　尽管内心十分沮丧，但春雪仍然松了口气，打算也回到座位上。

　　结果背后又传来菅野严肃的声音：

　　“……有田，真的很对不起。不用怕，老师也让你打一拳！”

　　——饶了我吧！

　　春雪发出了不成声的哀嚎。

　　只是话说回来……

　　事情并没有就此落幕，还有一件很重大，而且令人心情沉重的任务等着春雪。

　　那就是跟能美征二交涉。照理说他应该有留下更衣室前的偷拍影片，除非让他删掉这段影片，不然春雪实在没办法放心上学。

　　才刚到午休时间，春雪就前往一年级教室所在的三楼。

　　春雪于楼梯附近等了几分钟，就在一群正要前往交谊厅的学生中，看到了眼熟的稍长发型。

　　能美征二开朗地跟几个同学边谈笑边走着。随着距离越来越近，春雪也开始手心冒汗、脉搏加快。

　　——三天前，我跟他展开了一场拼上双方所有恩怨的激战。

　　——而我毫不留情地夺去他的BRAIN BURST，完全剥夺了他执着的加速能力。

　　就在春雪考虑这些事的当下，能美仍然继续走近。他眨着长睫毛，眼睛捕捉到站在走廊角落的春雪——

　　接着直接从他前方走过。

　　“……”

　　春雪倒抽一口气。他原本料定能美会恶狠狠地瞪人，甚至出口骂人，却没料到对方竟然会装作没看到自己。

　　不，不是装的。

　　他的样子像是打从一开始就不认识春雪，仿佛这个人只是同校的几百个学生之一。

　　春雪无意识中踏上一步，叫住了正要从他眼前走过的能美。

　　“你是……能美……学弟，对吧？”

　　“是。找我有什么事吗？”

　　这是怎样？现在状况是怎样？

　　春雪千辛万苦地吞下脑中的混乱，动着僵硬的嘴说道：

　　“这个，我、我有话……想跟你说。”

　　能美露出一脸狐疑的表情，转身面对几个朋友，叫他们先去学生餐厅。

　　然后重新望向春雪——

　　“什么事？”

　　“呃……呃……”

　　春雪怎么看都不觉得他是在演戏。眼前这名小个子的一年级生，就只是露出一副不可思议的模样看着叫住自己的二年级生。那张清秀的脸上找不到除此之外的丝毫情绪。

　　难道是认错人了？是他的双胞胎兄弟之类的？

　　春雪想到这里，决定先报上名字再说：

　　“这个，我、我是有田。二年级的有田春雪……”

　　能美皱起眉头，似乎是在回想。

　　“……有田学长……啊、啊啊，对喔，就是跟我一起玩网路游戏的……”

　　“……是、是这样……没错啦……”

　　事情不对劲，非常不对劲。

　　能美征二抬头望向呆呆站在原地的春雪，露出拼命在记忆中翻找的表情——

　　他说：

　　“呃……那个游戏……是叫什么名字来着……？”

　　这瞬间春雪所感受到的恐惧，无疑是他成为超频连线者以来最为深刻的一次。比跟灾祸之铠Chrome Disaster对峙时，也比翅膀被Dusk Taker抢走时还要冰冷的战栗感，在背上剧烈地四处流窜。

　　——他的记忆被控制了！

　　除此之外，春雪再也想不到其他可能性。

　　能美征二脑中关于BRAIN BURST的记忆，已经被不明手段删除得一干二净。

　　他已经不记得了。不记得自己曾经是“掠夺者”Dusk Taker，不记得自己曾跟春雪等人死斗，甚至不记得加速世界的存在。

　　不知道能美从春雪脸上读出了什么表情，他伤脑筋地微笑说道：

　　“啊，学长该不会是来找我一起玩游戏的？可是……对不起，我对网路游戏已经没什么兴趣了……”

　　学弟脸上露出诚挚的歉意，让春雪只能呆呆地盯着他看。

　　春雪赶在能美脸上再度露出讶异神情之前，辛苦地将嘴巴挤成像是在笑的形状说：

　　“这……这样啊，那……就算了。这个……还有，我的影片……”

　　“咦？影片……？对不起，学长你是指什么影片？”

　　“……没有。对不起，没什么。”

　　春雪频频摇头。能美再次微笑，鞠躬说道：

　　“这样啊？那我先失陪了。”

　　这位曾经被称为Dusk Taker的少年转过矮小的身体，快步下楼，从春雪的视野中消失。

　　春雪踉跄地退后几步，让满是冷汗的背部靠在走廊的墙上，用力闭上眼睛。

　　“加速能力者一旦退出，就再也不能干涉加速世界。”

　　春雪到现在才总算懂得神秘虚拟角色Black Vice这句话的意思。

　　超频连线者失去BRAIN BURST之后，就会失去所有跟加速世界有关的记忆，因此既无法、也无意干涉加速世界。

　　能美征二也透过逼身为自己“上辈”的亲生哥哥强制反安装软体，得知了这个事实。没错，他在月光场地中被打得粉身碎骨的那一瞬间，就已经认知到了这一点。他知道自己的记忆会被消除，知道自己甚至不会记得曾经身为超频连线者的事实。

　　“这……这……”

　　春雪站在一年级教室前，脸色苍白地自言自语，其他学生都一脸不可思议地看着他。

　　放学后。

　　春雪在交谊厅那张惯用的桌子前，将自己得知的事说给拓武与黑雪公主听。他们周围看不到其他学生的影子。

　　光是说明这件事，就让春雪无法不觉得恐惧。他担心搞不好BRAIN BURST有在监视使用者的所有发言，一旦侦测到“反安装”、“记忆”、“消除”这几个关键字，就会连春雪的记忆也一起删除。

　　因此春雪让所有人都拿下神经连结装置，很快地说完整件事。

　　黑雪公主沉默整整三十秒之后，端起红茶杯啜了一口，接着才轻声说道：

　　“……我想你们之前应该也一直觉得纳闷，为什么七年半以来，加速世界的存在可以保密得这么彻底。”

　　“……是。”

　　春雪点点头。

　　“换做是我失去了BRAIN BURST，难保不会自暴自弃，把事情拿到网路或媒体上爆料，带整个加速世界一起陪葬……”

　　“喂喂，怎么讲起自己来啦？”

　　黑雪公主微微苦笑，放下杯子后继续说：

　　“不过你说得也没错，照理说一定会有人这么想……也一定会有人真的付诸实行。但这种事就是没发生。针对这点有过很多推论，例如认为小孩子没有任何证据，媒体不会相信他们空口说白话；认为删除BRAIN BURST相关资讯的体系已经深入所有网路架构；另外还有一个谣言……我也曾经听过。”

　　黑色的眼睛锐利地眯起，说话声音变得更小了：

　　“……谣传BRAIN BURST消失的时候，会带着相关记忆一起陪葬。不过……本来除非亲眼看见，否则我绝不相信……不，应该是不想相信。可是，真没想到……这个谣言竟然就是真相。”

　　又是一阵沉默。

　　现在是剑道社的休息时间，身上还穿着剑道服的拓武压低嗓音问道：

　　“可是军团长，这种事情真的办得到吗？区区一个应用程式，真的有办法删除人类的记忆吗？”

　　“……我听人说过，在原理上并非不可能。”

　　黑雪公主看着放在白色餐桌上的三具装置回答：

　　“量子连线器材严格说来，并不是跟大脑这个生体器官连线。”

　　“咦……那、那又是跟什么连线……？”

　　漆黑的双瞳将视线转到皱眉的春雪身上，仔细端详春雪的眼睛。

　　“其实我也没真的弄懂。脑细胞中有种叫做微型管构造的部分，里头封有光量子，也就是人类意识的本质。这些量子可以透过自旋与向量来储存资料，神经连结装置可以读取或写入这些资料。从这个层级来看，无论感觉资讯还是记忆资讯，都只是一种资料格式。”

　　“……也就是说，神经连结装置可以读取或改写我们的记忆，就像让我们看到或接触到虚拟世界一样容易……是吗？”

　　春雪呻吟似的这么一说，黑雪公主就用力摇了摇头：

　　“这全都是假设。而且就算原理上可行，我也不觉得在市面上流通的神经连结装置会有这样的功能。只是想归想——”

　　——现实就是能美征二已经失去了记忆。

　　尽管没有人说出口，但在场的三人肯定都想到了这一点。

　　一阵沉默过去，黑雪公主斩钉截铁地说了：

　　“再讨论下去也只不过是白费工夫。想知道答案只有一种方法，那就是升上10级，去问BRAHN BURST的开发者”

　　“……说得也是。毕竟打从一开始，这就是我们的目标了……”

　　春雪先点点头，才战战兢兢地问拓武说：

　　“……那，能美看起来怎么样？”

　　“已经完全成了个平凡的一年级社员啊，简直就像上身的恶鬼被驱走了似的。只是他之前在表面上也装得很开朗，除了我们以外可能也看不出有什么改变。”

　　拓武先吸了口气，才以沙哑的声音说：

　　“小春，我总是会不由自主地去想……现在的能美跟我们，到底哪一边算是正常，哪一边算是异常……”

　　“那还用说，我们才是异常。”

　　黑雪公主立刻给出答案。

　　她靠在椅背上，翘起穿着黑色长袜的修长双腿，模样已经恢复了一贯的威严。

　　黑之王依序看着两名部下，在剽悍的笑容中补上一句：

　　“但这是我们自己选的路，不是吗？”

　　拓武连眨了几下眼睛，跟着小声笑了笑：

　　“……一点也不错，军团长。啊，那我差不多该回去了。呃……这件事麻烦你们先不要跟小千……”

　　“嗯，目前我们就先别跟她说。”

　　拓武鞠躬后站起身，拿起桌上的蓝色神经连结装置，小跑步远去。

　　等身着黑色剑道裤的人影从视野中消失，黑雪公主才正视春雪，小声补上一句：

　　“——即使我失去BRAIN BURST，跟加速世界有关的记忆全部被消除……我也不会忘了你，绝对不会。”

　　春雪觉得心脏仿佛被人一把揪住，拼命挤出话回答：

　　“我……我也一样，绝对不会忘记学姐。”

　　“嗯，我相信你。”

　　黑雪公主微微一笑，用力点点头说：

　　“那么，这一连串事件算是告一段落了？”

　　听到这个问题，春雪犹豫了一会儿，但还是摇摇头说：

　　“不……我还有个约定没有完成。”

　　“哦？什么约定？”

　　黑雪公主歪着头这么问。

　　春雪深深一鞠躬回答：

　　“——我要拜托学姐，让我见把自己的翅膀借给我的人……让我见Sky Raker小姐一面。”

　　下午五点。

　　春雪跟黑雪公主并肩走出梅乡国中的校门。

　　他们默默走在青梅大道上，途中转往北方，沿着一条小路走向高圆寺车站。

　　黑雪公主犹豫良久之后送出了纯文字邮件，十分钟后得到的回答，只有两行指定时间地点的文字。

　　为了前往她指定的地点——新宿车站南门的“南方阳台”，两人搭上了中央线电车。

　　黑雪公主一直没有说话。她心中到底是如何地天人交战，春雪根本无从推测。

　　既然拿回了飞行能力，就非得将强化外装“疾风推进器”还给Sky Raker不可。这就是春雪跟她的约定。

　　但春雪却粗心地忘了先问她现实世界中怎么联络，因此他才会拜托至少会知道一两个对方匿名帐号的黑雪公主。

　　严格说来，他也可以再去拜托SkyRaker的下辈Ash Roller，但春雪还是特意选择请黑雪公主帮忙，而且还千拜托万拜托，硬要想回避的她陪自己来。

　　春雪不明白自己做的事对不对。

　　但Sky Raker将强化外装转让给春雪的那天早上，她曾经短暂流露出来的表情，却深深烙印在春雪记忆之中。

　　因为自己的愚笨而失去了友情。

　　这位加速世界的隐士对春雪这么说。

　　她跟黑雪公主间发生过什么事，春雪一无所知，或许他没有权利插嘴或插手管她们的事。

　　但春雪却觉得，就算真的失去了这段友情，又有什么理由不能重新找回来呢？毕竟她们两人都还记得对方，心中都烙印着许许多多的回忆，烙印着当年并肩作战的时光。

　　没错——记忆必定仍将她们两人系在一起。

　　电车慢慢驶进月台，春雪跟黑雪公主挤在许多乘客之中上了电扶梯，就这么从正面大开的南门走出车站。

　　新宿南方阳台是个有着金字塔型构造的巨大购物商场。他们俩从人山人海的客潮间穿过，上了中央电扶梯。

　　黑雪公主还是一样没有说话。

　　春雪心想或许……不，是一定得说些什么才好，但还是什么话都说不出口。

　　两人在巨大电扶梯的运送下，穿过热闹的广告看板，来到了金字塔顶端。

　　顶楼的开放式阳台与地面距离高达一百公尺。这样的高度当然比不上四周的高层建筑，但仍然能够将新宿车站大楼与无数铁轨，以及铁轨上电车来来往往的景色尽收眼底。这个季节的傍晚气温还有点冷，没有东西可以挡风的观景台看不到几个人影。

　　春雪跟黑雪公主走到最北端栏杆前，并肩看着黄昏景象，等待约定的时刻来临。

　　下午五点三十分。

　　春雪听见后方传来“喀、喀”的脚步声。

　　他深深吸一口气——转过身去。隔了一会儿，黑雪公主也跟着转身。

　　她就在红紫色云朵的背景下微笑伫立。

　　一头轻柔的长发在微风中摇曳，白皙的手臂按住飘起的制服裙摆。

　　她穿着过膝长袜的脚又往前走上一步——

　　住在旧东京铁塔的隐士，第一期黑暗星云成员，8级超频连线者“Sky Raker”，先对春雪开了口：

　　“午安，鸦先生。”

　　接着将视线转到他身旁的黑雪公主身上，微笑的神色微微一变，又说了一句话：

　　“……午安，Lotus。”

　　好几种感情哽在胸口，让春雪只能深深鞠躬，但黑雪公主则露出与Sky Raker十分相似的笑容说道：

　　“好久不见，Raker。”

　　“……是啊，真的好久不见了。在现实世界有三年，在加速世界……已经久得根本算不出来了。”

　　“一点也不错。”

　　两人同时轻笑了几声，但没有打算靠近彼此。

　　春雪咬紧嘴唇，踏上几步，再次鞠躬说道：

　　“这个……Raker小姐，我有东西要还你……是你的翅膀。”

　　Sky Raker以温和的笑容轻轻点头：

　　“你已经拿回你的银翼……不，是拿回你的希望了吧？”

　　“是。全靠你大力帮忙。”

　　接着春雪从口袋里拿出事先准备好的XSB传输线，将其中一头插上自己的神经连结装置，再递出另外一头。

　　Sky Raker接过接头，毫不犹豫地插上自己的神经连结装置。

　　以直连对战进行的强化外装再转让十分顺利，过程中两人没有讲上一句话。叫出转让要求视窗、接受、叫出平手要求视窗、再次选择接受，就这么登出了超频连线。

　　当他们回到现实世界时，“疾风推进器”已经回到原本的主人身上。Sky Raker拔起传输线还给春雪，再次微笑说道：

　　“东西我收到了……那么，我先失陪了。”

　　接着她望向黑雪公主——微微鞠躬致意。

　　Sky Raker发出轻微的马达驱动声退开一两步，轻轻动了动嘴唇：

　　“……鸦先生，你一定能飞到我怎么样都摸不着的高度。我会支持你的……加油。”

　　她朝春雪轻轻一眨眼，就这么踩着稳健的脚步走远。

　　但春雪确定他看到了。

　　小小光珠从眨动的眼睛溢出，在空中划出银色轨迹。

　　Sky Raker用背在身后的手提着包包，脚步毫不放慢，越走越远。

　　她的背影在夕阳下逐渐转变为黑色的轮廓。

　　先前一直不说话的黑雪公主忽然踩着踉跄的脚步走上前。

　　却又在春雪身前不远处停步，紧握双手，像是在强行忍耐。

　　——学姐。

　　————学姐！

　　春雪在内心深处大喊：

　　求求你，黑雪公主学姐。她在等你开口，等你伸手啊。所以，快……

　　快点！

　　春雪绞尽心念，用无形的手朝眼前的黑雪公主背上推了一把。

　　这一瞬间。

　　她又往前跑了几步。

　　黑雪公主大喊：

　　“Raker！”

　　渐行渐远的背影全身一颤，停下了脚步。黑雪公主双肩起伏，深吸一口气又喊了一声：

　　“……回来啊，枫子！我需要你！”

　　一听到这句话，Sky Raker深深低下头。

　　左脚又往前——

　　她想跨出这一步，却又停了下来。仿佛控制这只义足的CPU想违抗本人的命令，改而遵从自灵魂输出的真正情绪。

　　她的脚一寸寸地往后拉。

　　Sky Raker很慢很慢地转过身来。

　　她动了嘴唇，发出非常微小的声音：

　　“……小幸。”

　　接着是一个无声的询问。

　　——可以吗？

　　黑雪公主重重点头，又喊了一声：

　　“……枫子。”

　　话才刚出口，两名少女就朝彼此跑去。

　　她们同时抛开了包包。黑雪公主奔跑的速度稍微快了些，形成Sky Raker张开双臂迎接她的画面。

　　这位叫做枫子的女性，将比自己稍矮一些的黑发少女抱在怀里，一张姣好的脸都哭皱了。

　　一滴滴大颗的泪珠流过脸颊。

　　“呜……呜啊啊啊……”

　　Sky Raker将脸埋在黑雪公主的长发中，将早从她出现在这南方阳台时——

　　不，应该是将早从她开始在旧东京铁塔隐居以来就一直压抑的感情，全都释放出来。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她哭泣的声音中，混着黑雪公主小小的呜咽，一路送进春雪耳里。

　　这幅实在太美、太可贵的光景，让春雪再也忍不住，将脸转向正上方，以免眼泪滴落。

　　从蓝转为橙红的辽阔天空正中央，一架飞机从遥远高处拖着一条细细的白云，闪耀出银色的光辉。

　　（完）

　　后记

　　我是川原砾。感谢各位读者拿起我今年的第一本书。

　　只是话说回来，已经二○一○年了耶……时代一下子变得太未来，让我觉得一片茫然。像SD记忆卡、蓝光光碟、触控荧幕式行动电话这类的东西，目前已经存在得理所当然，在我小时候却是不折不扣的科幻道具。附带一提，我买的第一颗硬碟容量是20MB，但据说64GB的SD记忆卡今年春天就要上市……

　　这阵子我越来越觉得自己会跟不上科技的进步，然而现在看来暂时还不会有完全沉潜型的虚拟实境器材登场，所以我要努力撑到那时候为止！我的梦想是退休后当个沉迷网路游戏的废人，到时候还要请各大游戏厂商多多关照了。

　　好了，照惯例要进入道歉单元……

　　上一集《暮色掠夺者》收在那么过分的地方，真的非常抱歉！

　　之所以会用那种方式结束，最大的理由其实就是“剧情演到那里还没结束”而已，不过除此之外确实有极小一部分是刻意造成的。

　　多年来我对于“书的页数”这种东西一直有种隐隐约约的不满。书这种东西翻着翻着，剩下的页数就会一直减少，这会让读者无可避免地接收到“再看多少页就会结束”的资讯。拿电影来比喻，不就像画面右下方随时显示一条剩余时间计量表一样吗……会对这种理所当然的事情觉得不满，或许是因为我一直是个网路小说的写手／读者吧，毕竟网路小说读起来不会有这种从体感上就知道何时结束的情形（笑）。

　　无论如何，要回避这种纸本媒体特有的剧情泄漏方式，我想到的也只有“让字越来越小”或是“让纸张越来越薄”之类的方法，但就算我去拜托责任编辑让我这么做，编辑也只会笑着回答：“办不到。”于是我试着采用相对之下比较现实的手段，那就是“不在这一集结束”。

　　我想，事先没有听说就看完第三集的读者，在翻到最后一页时，除了会有种想要破口大骂：“搞什么鬼！”的怒气之外，也会感受到几分惊讶。如果各位读者有这种感觉，那就表示我的意图达成了。当然不经预告就分成上下两集，毫无疑问是种背叛读者的行为，本人谨在此全力致歉。真的非常抱歉！对不起！我下次大概不敢了！

　　写到这里，就发现后记没办法在一贯的两页篇幅中结束，于是我决定厚起脸皮，继续进行辩解单元。

　　本集最后虽然提到“人的意识是由大脑中‘微型管结构’内的量子所构成”，但这只是从现实中的“量子脑理论”抽出名词套用的原创设定。真正的量子脑理论完全不是这么回事，而且艰涩无比，我也完全看不懂。如果各位读者有兴趣，请去读读看罗杰·潘洛斯爵士所著的论述书籍。还有，看完之后还请偷偷用浅显易懂的方式告诉我到底是怎么回事（笑）。

　　另外还有一点……书中又有新的女性角色登场，我想这点各位读者应该都已经死心了吧！对吧！我也已经死心了，相信黑雪公主学姐一定也已经死心了……

　　每推出一集，都至少要设计出一名女性角色造型的插画家HIMA老师，这次也承蒙您关照了！还有这次原稿一拖再拖，给责任编辑三木先生添了很大的麻烦……前几天在跟三木先生开会时，看到他的头发剪短很多，于是我问：“你剪头发了啊？”结果得到的回答是：“因为终于有时间去剪了。”让我听了都流下同情的眼泪。今年也要请您多多指教了。（只是话说回来，现在已经超过后记的截稿时间十分钟了……）

　　最后要请去年愿意支持我的各位读者，今年也继续给予在下支持与爱护。

　　祈祷二○一○年对每个人来说都是美好的一年。

　　二○○九年十二月十五日 川原砾